秋灯丛话



〔清〕王椷 著

黄河出版社

清代笔记小说

秋 灯 丛 话

〔清〕王椷 著

华莹 校点

黄河出版社

1990年·济南

秋灯丛话

〔清〕王椷著

华莹校点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大纬二路325号）

济南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5　字数24万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58-140-1

I·26　定价：3.80元

序

昔陶九成著《说郛》，易略诗传而外兼采唐宋说家言，纷葩瑰丽，称大观矣。然其中或多穷愁感愤、荒忽无稽之言，君子弗取焉。余尝谓：说家者流，义近于《史》，而旨合于《诗》。正是非以昭法戒，《史》之义也；辨贞淫以示劝惩，《诗》之旨也。此岂徒笔墨驰骋，夸异闻，侈谈助已哉？凝斋王君，以名孝廉宰大邑，循声著江汉间，非穷愁著书者比。《秋灯丛话》一编，盖实有见于人之厌常喜怪，而思因其势以利导之也。使徒执格言、庄论、铮于，申之眶直，以规为瑱，甚且取以覆瓿耳。今观此书，蜃楼海市，可愕可忻；山鬼女萝，欲歌欲泣。当夫孤灯小阁，冷雨幽窗，或一往而情深，或正容而起悟。其油然有所感，而肃然知所惧，则虽《虞初》、《诺皋》之遗，而有关法戒，有系劝惩，非浅鲜也。君尝嘱予序其书，略题数语于简端，俾世之阅是书者，想见作者之苦心，知其近于《史》，合于《诗》，而无徒以小说目之也。

乾隆四十二年冬十月仁和胡高望题于武昌官舍之孙业斋

序

唐宋以来，文人学士多以风流淹雅相尚，生平游历所及，目见耳闻，随其意之所至，荟萃成一家言。散玑碎贝，辉映后先。盖小者之识，贤者亦不遗焉。戊戌秋，吾宗凝斋先生以所著《秋灯丛话》问序于余。凝斋为名孝廉，天资颖茂，学殖深厚，雅与当代名公巨卿赠纻投缟，赏奇问难。壮岁从伯仲方旭观察西园抚军，驰骋名会大都，凡山川之灵奇，风俗之异同，人物之蕃变，无不考据渊源，言之凿凿。至其篇中，往往遇导扬忠节孝义之事，叹咏流连，低徊不置乐道之，诚出于天性。视世之小说家托语诙谐，嫚亵媟骂，哆其口而不顾理之所安，其立言名意之相去，又岂可以道里计耶？国朝商邱愚山、竹垞诸君子，诗话名者不一家，渔洋说部尤脍炙人口。凝斋世居犁育，距新城不千里，先辈遗韵流风，宛乎若接。语云：海岱之隩，代有闻人。此鼎中一脔也，知味者可以识全鼎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下浣宝应宗弟

嵩定量甫题于东园之藉山阁

序

星桥蜃市，微茫幻景原多；月黑磷青，来往精灵不少。媿吾家之良史，干宝《搜神》；采仙洞之奇书，张华《博物》。故尼山不语，谓乾坤自有常经；而禹鼎曾图，讵宇宙全无是事。一直凿开浑沌，蒙庄托以寓言。道入轮回，梵英衍成因果；壶藏日月，不妨元之又元。隍覆鹿蕉，洵属梦中说梦；繄翻新而袭故，半是传讹；或捕影以捉风，强为解事，无关惩劝，只助诙谐。从而效之，抑又甚矣。

有容先生乌衣公子，斑管名流。文成则凤起蛟腾，藻拨则云垂海立。孔文举芝尽满座，益广见闻；荀幼慈棣萼盈朝，更谙掌故。然而早登桂籍，未遂鹏图。因之留佐金昆，暂依莲幕，效黄州之说鬼，剪绛烛以成书。述厥新谈，无事乞灵蠹简；出其余枝，籍以消耗雄心。非同听鬼唱于秋坟，聊以和鹤鸣于凉露。本诸忠厚，觉彼贪痴。其事固信实可征，其文亦雅驯可喜。天地皆有情之物，妖自人兴；旦明无可遁之区，分由数定。岂非譆譆出出，《诺皋》之所弗祥；色色形形，《齐谐》之所未备者欤？彼夫眼光如豆，井处同蛙，下士心疑，竖儒舌咋。茫茫云栈，争知万石之舟；淼淼江乡，谁信千人之帐？遇赏音于特鉴，庶几心则写而心则藏；惊雄辨于四筵，漫谓姑妄言而姑妄听。挥来尘尾，但愁中夜萤飞；播诸鸡林，定有一时纸贵。

乾隆戊寅嘉平平月原姪董元度拜题于潞河书院

跋

《秋灯丛话》，吾宗凝斋先生所手著也。先生少好学，广闻见，从诸兄宦游四方，足迹遍天下。后以孝廉筮任三楚，有惠政，民称贤父母焉。公余之暇，执一卷不辍，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有所得辄笔之于书，积既久，遂成斯编。其大旨在于彰善瘅恶，使阅者怵目警心，可以迁善而改过。夫说部之兴由来久矣，自壬子年《拾遗记》以及《齐谐》、《诺皋》诸书类，皆奇奇怪怪，骇人听闻。近世说部，不下百余种，亦复典雅滑稽，脍炙人口，然不过资谈柄、却睡魔而已，于世道人心曾何裨益？是书所载，忠孝节义可以兴人之善心，邪僻奸淫可以惩人之恶意。下逮昆虫草木，无一不备，皆实有其事，确有其人，非捕风捉影之谈，有合乎兴观群怨之旨。读是书者，以读《三百篇》之法读之，庶无负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岁次庚子小阳月睢水宗侄正祺拜跋

跋

昔有宗苏子容，闻人语故事，必令人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便抄录，且记所言之人。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前明王文恪公，山居阅载籍，有得则录之；观物理，有得则录之；有关治体，有裨闻见则录之，久而成帙。经哲之用心如此，无非以天壤间形而上、形而下，在在皆学问所寓也。今读《秋灯丛话》，古今事迹，合雅俗以杂陈，人物情形，统正变而灿列。蒐奇探异，累牍连篇，如入五都之市，百货云集，巨细妍媸，无不备具，令人目不暇给。其中可歌可泣、可惊可愕之事，委曲写照，绘影绘声，拈毫成趣，尤不啻麻姑掷米，粒粒皆成丹砂。其足阔人耳目，沁人心脾，与曩哲之用心，后先殆有同揆焉？洵哉！博物君子也。至其以椽笔叙琐事，历落嵚奇，直可接韩柳家法，岂堕入唐人小说一派哉？闻昔蔡中郎得王充《论衡》，秘之枕中，如获异珍。余于是编，把玩之下，有不忍释手者，用缀数语书后，从见陶处士有奇共赏之意云尔。

乾隆庚辰秋杪七十有六老人萧韵拜题

跋

圣贤著书立说，必有关于世道人心，故其言垂金石而不朽。至文人学士成一家言者，虽时有新奇之谈，然语涉滑稽，笔近游戏。要必事关劝惩，而后人以言重，言亦以人传。凝斋王公，为山左世裔。丙辰恩科登贤书，来宰玉阳，出所著《秋灯丛话》示余首弁。余友董曲江序，称其“信实可征，雅驯可喜”，诚属确评，余何能复赞一词？然余尤爱其事奇而理常，施异而报称。有关劝惩，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补焉。若李公卒为龙神，事近幻矣，而亡身救民，可为居官者劝；赠光禄公之殁赴神州，事近奇矣，而积德昌后，可为居家者劝。何、陈同年友耳，非有骨肉之亲也。乃曲全友孤，经权互济，卒能挽覆辙而完赵璧，使敦友谊者感激，薄同气者愧心，所劝不既多乎？彼夫奸人暴客，或攘财于昏夜，或戕人于僻地，自以为闻见所不及，刑辟所不加，卒之果极，昭然无毫发爽。俾读者惴惴焉，唯恐迁善弗及。其于惩戒之义又何如也？独是公当吮毫濡墨，时不过适情寄意，非若吏治诸书，予为仕途蓝本。一旦躬膺民社，日劳神于薄书鞅掌中，回忆畴曩所作，当已渺不可追。顾期月之内，百废俱兴，贤声远播，是遵何道而迅捷若斯？意即从集中劝善惩恶之说而推广之耳。至怪异离奇之迹，于治道似无所与，然涂山铸鼎，魑魅潜消；牛渚燃犀，幽冥畏逼。故虽有负含沙之智，与擅如簧之巧者，一至公案，乘间捣虚，诡谋立破。良由昔年变幻之情形，尝

描写于笔端，故此日矫揉之伎俩，自显暴于案下，事不相袭而理实相通。武穆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遇拘者所能解也。昔晋侯之美子产也，曰博物君子，吾夫子称为惠人，许为众母，可知世未有不学无术而能达于治体者；圣门文学首言游，而武城弦歌、政声亦裒然称最，可知世未有长于政事而不优于文学者。则《秋灯》一书，为闻见之博洽也，可即以为经济之绪余也，亦无不可，岂徒与志怪、搜神同称新异而争长于笔墨也哉？

乾隆壬辰季夏玉阳治年眷弟宋楚望谨跋

怪怪奇奇，咄咄甚，谆谆出出。曾记取，宜兴数字，此书堪匹。不向词垣争帖括，那从艺圃敲音律。只年来，廨舍谭元，销闲日。

古今内，勤追述；天地外，频穷诘。更淑旌慝别，文而有质，一枕秋醒庄叟梦，三更灯灺江郎笔。问毫光几许透青箱，吾能悉。

右调《满江红》侄文炯拜题

目　录

序……………………………………………………1
跋……………………………………………………4
满江红词……………………………………………8
卷一
义夫贞女……………………………………………1
李梅宾为龙神………………………………………1
葷季子济贫得嗣……………………………………2
梦筥三十……………………………………………2
明湖题诗……………………………………………3
光禄公为神…………………………………………4
蔓菁汁治痢…………………………………………4
虾蟆吸童子…………………………………………5
陈公不负托孤………………………………………5
狐祟…………………………………………………6
朱衣预兆……………………………………………6
虾蟆吸鸟……………………………………………7
黄女贞节……………………………………………7
诲盗解厄……………………………………………7
喷酒如虹……………………………………………8
财色不惑……………………………………………8
弃盗为僧……………………………………………9

回道人……10
诬妻不贞……10
积钱不能安枕……11
洞庭君神幻显灵……11
贞魂合卺……11
馘耳见志……12
巨木为龙……13
古城夜宴……13
秽行遭神谴……14
采参迷路……14
龙坠……15
猕猴避劫……15
卷二
明经为冥王……17
狐避文襄公……17
拆墓受神杖……18
古　镜……18
易理宜守三戒……18
伏魔大帝降妖……19
韩氏苦节……20
白蛛水牛互闹……20
逢戊则走……21
巨掌如箕……21
责鬼不达……21
道人授地……22
逐磷为戏……22
负心镌级……23

蛰龙隐足甲内……23
李道人……23
不阐幽灵礼闱碎卷……24
爱习采炼吐纳之术……24
眇能视……25
元旦杀鸡……25
济施得当……25
石　卵……26
张真人……27
担柴道人……27
私得瞽子钱变猪……28
疑为仙芝……28
仲由享祭……29
辟佛论……29
女颔生髭……29
白须叟怪……30
匠役厌胜之术……30
妻不与夫同榻……30
卷被邻号生误污……31
神　钟……31
周将军墓……32
冤魂显报……32

卷三

刑曹赴冥质案……33
县名适符积德……34
薛公驱妖……34
吴九峰……35

冤报相寻……35
得不义财必偿异世……36
妓鬼恋情索物……37
捕虎无踪……38
不抚诸孤利其田产……38
人形如球……39
海　马……39
梦阅女郎诗……40
青蛙夹舟……40
鼠　怪……41
磷避贡生……42
义　犬……42
数已预定……42
托生佞佛无疾而终……43
还金得金……43
鳝鱼索命……44
善奕遇仙……44
矢志不坚……44
习数陨身……45
冰　塔……46
新尸搪塞……46
陆　井……47
剑潜沙际……48
鬼怕凶人……48
悍妇自新……48
骨　走……49
医多神效……49

节妇瞽目复明……………………………………50
施棺获报…………………………………………50
卷四
牵经臆断…………………………………………51
数学奇验…………………………………………51
烹食太岁…………………………………………52
再见我当捷………………………………………52
病中入冥…………………………………………53
银随兔失…………………………………………53
鬼唤优人演戏……………………………………54
红煞神……………………………………………54
助雷公一臂………………………………………55
僧　竹……………………………………………55
妖由人兴…………………………………………55
梦游蓬莱阁………………………………………56
苦节自守…………………………………………57
见皮匠否…………………………………………57
负金孽报…………………………………………58
轮回惊觉破疑案…………………………………58
神化救众…………………………………………59
峻拒私奔免难……………………………………60
滇程日记…………………………………………60
口授所拟闱墨……………………………………61
半半斋……………………………………………61
名心未化…………………………………………62
尸分半体…………………………………………62
孝心可嘉…………………………………………63

屠户钩穿手腕…………………………………………64
神授象局戏…………………………………………64
尸爪攫背…………………………………………65
再生符梦…………………………………………65
塔压文星…………………………………………66
梦与袁可立同科…………………………………………66
袒衣窣窣有声…………………………………………67
抛　白…………………………………………67
烈妇骂贼被害…………………………………………68
卷五
狐赠牛…………………………………………69
及笄女字孩提…………………………………………70
死有定处…………………………………………70
海族异类…………………………………………71
河鬼扰僧饶舌…………………………………………71
画眉鸟…………………………………………71
负婢果报…………………………………………73
物反常为妖…………………………………………73
父阻入闱…………………………………………74
聊泄吾愤…………………………………………74
冥摄藩篆…………………………………………75
鱼似鹅形…………………………………………75
行善增寿…………………………………………76
卷书告字…………………………………………77
马桂观…………………………………………77
往取神主…………………………………………78
梦空际垂素纸…………………………………………79

楼中积镪……79
赖表冠场……80
应被牛角触死……81
酷肖前妻……81
有数存焉……82
僧人涉邪……82
宰牛人目眚……82
吐还吞珠……83
女尸吸鸡血……83
烛花吐穗……84
溪中石卵……84
奸僧杖毙有数……84
终南山石洞……85
何生迷恋佳丽……86
卷六
韩子道缘薄浅……87
慧光内结双目复明……88
前生冤业……88
半生沦落……89
阳数未终笞责以儆……90
冤业相寻……90
东　珠……91
亡妻附魂作祟……92
渔人拾盆……92
变鹅恢复旧业……92
折叠镜……93
医术神效……93

误视虚症……………………………………………93
药性制毒物…………………………………………94
狐通翰墨……………………………………………94
剑　侠………………………………………………95
名登四榜……………………………………………96
宿　孽………………………………………………96
海上方………………………………………………97
一舆两新人…………………………………………97
道人刈麦……………………………………………97
妇产肉球……………………………………………97
言未来事多奇验……………………………………98
鬼授闱文获隽………………………………………98
道士亵神罚代坐监…………………………………99
梦境寻盟……………………………………………99
颜有德误负女尸 ……………………………………100
虎为独角兽所戕 ……………………………………101
财物幻化 ……………………………………………101
婢自轻生 ……………………………………………101
作此伎俩可憎极矣 …………………………………102
巨潭鳖 ………………………………………………102
雷殛日者 ……………………………………………103
代尸为戏 ……………………………………………103
救鲤获报 ……………………………………………104
泥神为怪 ……………………………………………104

卷七

持躬方正死授城隍 …………………………………105
树神乞哀 ……………………………………………105

魁星招赴试 ……………………………………106
偷儿破案 ……………………………………106
谷监司记三生事 ……………………………………107
服砒授方 ……………………………………108
王生遇仙 ……………………………………109
营卒妇薄夫被杀 ……………………………………109
吉兆发贵 ……………………………………110
人死有数有地 ……………………………………111
敝草履有血迹 ……………………………………112
王太史降生不偶 ……………………………………112
秃婢生子贵显 ……………………………………112
索冤污卷 ……………………………………113
两扇格文入彀 ……………………………………113
堕胎妖术为贼窥破 ……………………………………114
神识贵公 ……………………………………114
续弦有定数 ……………………………………114
贯索文曲照命 ……………………………………115
火毙人不死于水 ……………………………………116
蛛去业消 ……………………………………116
白髯怪 ……………………………………116
阿堵物戏人 ……………………………………117
陈思王英灵如在 ……………………………………117
水晶蟾 ……………………………………118
死护装佛金作厉 ……………………………………118
劳太仆祈雨 ……………………………………119
上虞县署古坟 ……………………………………119
饭囚获报 ……………………………………120

两砚巧合 ……121
鬼怕论孟诸书 ……121
卷八
贵公异质 ……123
郭提举妾 ……123
济贫免水淹 ……124
钱磬足瘳 ……124
鬼觇秋审册 ……125
雷击有先后 ……125
犬救冢中幼女 ……125
假鬼吓师被击 ……126
夏别驾以酒为命 ……126
醉后成胎产子骨软 ……127
诊脉知神 ……127
风旋马首 ……127
面佣妻还魂被僧奸占 ……128
取偿前世负金 ……128
击碎巨螺土地不灵 ……129
邻妇游冥中变猪 ……129
盗惧骑牛老人改业 ……130
肩插小旗 ……130
紫薇花下侍鬼魂 ……131
村学究不解联句 ……131
笔客骗村师妆女 ……132
鬼代染翰 ……133
犬马恋主 ……134
为戴帽来 ……134

死有定所 ……………………135
啖饼病疟 ……………………135
鬼扰巫山 ……………………136
张玉苦心报主 ……………………136
逆旅遇怪 ……………………137
多目神 ……………………137
语泄藏金遭谴 ……………………137
蛇吞鸡卵 ……………………138
山　魈 ……………………139
幕友遇缢死鬼 ……………………139
贮油不涸 ……………………139
济人可以延寿 ……………………140
戴叔伦墓碣 ……………………140
卷九
李翁厚报 ……………………142
罚牛偿债 ……………………142
一发如雷一败如灰 ……………………143
鬼顶灯舞 ……………………143
张四哥中矣 ……………………144
孙峨山魂化婴儿 ……………………144
元百家诗人叩谢 ……………………145
大海摸针 ……………………145
海右陈人 ……………………145
徐生遇鬼 ……………………146
未娶神合 ……………………147
退妾得子 ……………………148
好击蛇报 ……………………148

弗伐樗树得报 ……148
山西贾人欺心现报 ……149
冥中扣抵藏金 ……150
师毙索命 ……150
高公指画神授 ……151
阴司勾人有期 ……151
刘妪义训投缳 ……151
亡妻来看新婿 ……152
泥美人能诗 ……152
吴中才女 ……153
狐假亡妇惧见黄生 ……154
海中火球 ……155
喜击磷火 ……155
金人夫妇免遭回禄 ……155
误入冥中 ……156
乌龙潭盂 ……157
灯芯熔金 ……157
李疃负狐 ……158
严文靖公家范 ……159

卷十

洱海三塔 ……160
王孝廉绝意进取 ……160
画龙飞去 ……161
水底僵尸 ……161
瘗金幻作梦境 ……162
南榜孝廉 ……162
方问亭骨格嵌奇 ……163

张文和禄位不永 ……163
惟齿贵耳 ……163
世庙斗坛灯 ……164
东于西董 ……164
丹术惑 人……165
蛇穴怪 ……166
宝砚斋 ……166
王屠挡神路受杖 ……166
金门待诏 ……167
山西奇狱 ……167
毁佛果报 ……168
悟钱为祟 ……168
叔嫂同患疯病 ……169
鹅唳空际 ……169
林孝廉见鬼妇诉冤 ……169
竹牗为龙爪攀住 ……170
屠 龙 ……170
雷击地棍 ……171
西人放债遭横 ……171
狐怕龙灯 ……172
沉疴若失 ……173
固原参戎署巨怪 ……173
狐谈吐博雅 ……173
毁寺佛现怒容 ……174
廉明署不延烧 ……174
不敬佛像患痈坠首 ……175
登州海市 ……175

卷十一

蔡明经能知前世事 ……177
菊　癖 ……178
海鬼夹船 ……179
粮船舵工二女 ……179
异僧定禄寿 ……180
柳树怪 ……180
水底洞天 ……181
妻瞽不弃历官贵显 ……181
闯贼水淹所遗 ……181
功名有定数 ……182
丰都石穴剑 ……182
孽镜台 ……183
三牛触尸 ……184
灰　龙 ……184
粤东癞女 ……185
二榕附魂鸣冤 ……186
误勾陈宗 ……186
享我如祖考 ……187
判三十年未结案 ……187
六壬数 ……189
官不为幕伸冤惨报 ……189
于七受侮 ……190
义妇矢志投缳 ……190
污人名迹削禄 ……191
刘灼济贫抡元 ……191
诚悫不苟 ……192

杜诗来历 ……………………………………193
红裳妇人 ……………………………………193
签语前定 ……………………………………193
鱼篮大士 ……………………………………194
卷十二
劳山道人 ……………………………………195
巫湖散人 ……………………………………196
精于术数 ……………………………………196
韦祠梦兆 ……………………………………197
违例被贴 ……………………………………197
女转男子 ……………………………………198
打锣进京 ……………………………………198
沈椒园科名无分 ……………………………199
分馆谷助葬 …………………………………199
钉猫孽报 ……………………………………199
高西园题瓢 …………………………………200
周蓉湖祈梦于祠 ……………………………200
安平道废署 …………………………………201
李隆川诗签 …………………………………201
除夕耳卜 ……………………………………202
张七遇狐改行 ………………………………202
妻病筮得困之六三 …………………………203
天使吾报德 …………………………………203
善走为虐去其足筋 …………………………204
前生受贿事发 ………………………………205
亡叔托分家业 ………………………………205
鬼授枪法诸技 ………………………………206

技不可恃 ……………………………………………207
髡犬诉冤 ……………………………………………208
雷　影 ……………………………………………208
礼闱梦兆 ……………………………………………208
木雕妇人 ……………………………………………209
琴堂一点红 ……………………………………………209
梦授河南守 ……………………………………………209
食禄楚省之兆 ……………………………………………210
避风亭 ……………………………………………210
幕鬼托身后事 ……………………………………………211
刘东山母还魂 ……………………………………………211
秦簪园大魁天下 ……………………………………………212
蔺公墓树 ……………………………………………212
榔木头 ……………………………………………212
槐神君 ……………………………………………213
卷十三
石榴花塔 ……………………………………………214
卷箱中窸窣声 ……………………………………………214
仲宣楼在当阳 ……………………………………………215
吕氏怀孕 ……………………………………………215
为牛也耕 ……………………………………………216
李杜死状讹传 ……………………………………………216
草荐怪 ……………………………………………217
孝女愿任子职 ……………………………………………217
之罘山 ……………………………………………217
同年友化虎 ……………………………………………218
潼关四扇 ……………………………………………218

滋阳侯叟……218
钟祥王节妇……220
定数难逃……220
玉泉山关帝舍地……221
鬼畏卦形……221
白泥坡……222
合卺后神志顿昏……222
矮　人……223
城隍神爱书法……223
天门黄贞女……223
铳击黑气……224
建庙木料有数……224
圣　泉……224
贾人遇少年附舟……225
左耳独缺……225
颈长丈余……226
黄州东坡墨池……226
赵姑为龙摄去……227
人变熊食豕……227
餐风吸露之说未确……228
丁野鹤遇道者……228
愿偕伉俪……229
寇乱投塘……229
雷击壁虎……230
巨鳖……230
径寸珠……230
嫠妇腹大……231

洪崖山 ……………………………………………………231
同名先兆 ……………………………………………………232
卷十四
龙洞山 ……………………………………………………233
洞庭鼓琴 ……………………………………………………233
事继母最孝 ……………………………………………………233
藏金走失 ……………………………………………………234
愚山道人 ……………………………………………………234
王氏节而有智 ……………………………………………………234
事涉怪异 ……………………………………………………235
昭君余韵所钟 ……………………………………………………235
皮　囊 ……………………………………………………235
却婚为尼 ……………………………………………………236
宋四君子墓 ……………………………………………………236
亡夫助理家政 ……………………………………………………237
宋玉宅 ……………………………………………………237
姨娘井 ……………………………………………………238
蛇山灯笼神 ……………………………………………………238
许环贤能成神 ……………………………………………………239
草鞋道人 ……………………………………………………240
归太仆坟被占 ……………………………………………………240
风俗独异 ……………………………………………………240
端阳有大小 ……………………………………………………241
玉泉山三足兽 ……………………………………………………241
梦神示兆 ……………………………………………………241
文庙改建 ……………………………………………………242
渔人网得铁铃 ……………………………………………………242

划永仙……242
褚摹兰亭石……243
义　妾……243
夜寐跃起或走或唱……244
去职武弁祈雨……244
严震直并未自刎……244
截耳断势之报……245
揣骨相……245
牛触屠人胸……245
年长与贫命也……246
昧良变畜……247
吃烟口吐奇观……247
餐烟二次以斤为率……248
懒狗和尚……248
义门程氏……249
文人好名至死不已……249
鹌鸽被鹰攫去……249
李奥儿遇仙……250
东郭王老……251
卷十五
范泥为夫像……252
文人以耳为目……252
刘沧来能文而迂……253
乞食遇弃妻……254
神　力……254
不孝妇夹石隙中……255
瓷　盏……256

老君像 ……256
瘖也何害 ……257
柩凭两凳若足行走 ……257
仙女洞 ……258
董家寺大理石 ……259
关帝显圣书额 ……259
邵公神奇断狱 ……260
蒋太史梦游冥中 ……260
李氏守节自经 ……262
太素脉 ……263
弁山蛍怪 ……263
苗人蛊术 ……264
天罚我以报君德 ……264
狼食小儿 ……265
王疯子奇术求雨 ……265
一生阴鹰畀汝 ……266
闱中老人示梦 ……266
守宫坠儿妇冤得白 ……267
松萝茶能解猪首毒 ……267
洪洞县尉 ……267
抱贞守义出于童稚 ……268
卷十六
翁孝子 ……266
蛛落冠缨绕丝三匝 ……270
树能著异各有邪正 ……270
蛇蟆含水吐雹 ……270
汉阳王节妇 ……271

劫数焉逃 ……………………………………………………271
紫檀沉香为爨 ………………………………………………272
彩　厕 …………………………………………………………272
遣戍遇狐 ……………………………………………………272
铜　鼓 …………………………………………………………273
巨　蝎 …………………………………………………………274
黄巢时猕猴 …………………………………………………274
龟报怨 …………………………………………………………275
吸墨石 …………………………………………………………275
服之不衷身之灾也 ………………………………………275
二物破笼飞去 ………………………………………………276
柳条击蛇 ……………………………………………………276
仙人洞 …………………………………………………………276
黑　米 …………………………………………………………277
梦女子持桂花 ………………………………………………277
换　足 …………………………………………………………278
盐商负狐罹祸 ………………………………………………278
掘地求金 ……………………………………………………278
绝粒不饥 ……………………………………………………279
驱蛇书 …………………………………………………………279
酬以三艺 ……………………………………………………279
丐妇呼冤 ……………………………………………………280
半载不罄非夫 ………………………………………………280
武举刺狐 ……………………………………………………281
油米自两穴流出 ……………………………………………281
台湾玉山银山 ………………………………………………281
神泄雷击殿宇被焚 ………………………………………282

证记载之诬 ……………………………………………282
惑于风水败家 …………………………………………282
道人降巫 ………………………………………………283
助金合晉贂西旋 ………………………………………284
稻谷佛 …………………………………………………284
张烈妇梭击夫弟 ………………………………………284
席氏负堪舆 ……………………………………………285
一猪二熊三虎 …………………………………………285
洞流五色圆石水晶 ……………………………………285
蕲州古墓 ………………………………………………286
二童丐 …………………………………………………286
巨富可期惜运未至 ……………………………………286
勅勒术恰狐 ……………………………………………287
周元钱治疟 ……………………………………………288

卷十七

古　瓷 …………………………………………………289
营卒遇狐 ………………………………………………289
关帝驱女怪 ……………………………………………290
鬼图餔啜 ………………………………………………290
婢作夫人 ………………………………………………290
蛇山赤体妇 ……………………………………………291
李世富拯溺获报 ………………………………………291
鸟自窗棂飞去 …………………………………………292
呱呱鱼 …………………………………………………292
旱　龙 …………………………………………………292
古人咏物之工 …………………………………………293
血蘸姑衣 ………………………………………………293

李公自述前世为猴……293
萧进禄上元夜遇叟……294
刘孝妇割肝疗姑病……294
南海大士救幼女……295
经验二方……296
子孙昏弱不知贵贱……296
霆震妖道……296
沈襄事与正史异……297
苟反所为旧业可兴……298
硖州井塔……298
盗鬼索命……298
王明经授合肥城隍……299
钱打笼……299
鱼乐国……300
关帝谕书庙联……300
重观察诚格水神……300
喷沙碗……301
嘉兴木龙……301
雄鸡腹内有小鸡……301
朱竹垞先生食料……302
竹林埋尸……302
洪泽湖瓮鸣……302
雄鸡卵治瞽……303
周翁降龙……303
大孝陈海……303
天鹅抱卵……304
宋汪进士墓……304

两龙游戏 ……………………………………305
郑四友爱神祐 ……………………………………305
三声世家 ……………………………………305
偷节妇钱变驴 ……………………………………306
盗　魁 ……………………………………307
河豚白与子最毒 ……………………………………307
卷十八
太白山神龙 ……………………………………308
贵人能解天耗星 ……………………………………308
三人各卧一冢旁 ……………………………………309
欺哑占田产 ……………………………………309
凤趋洞 ……………………………………310
名捕获盗 ……………………………………310
空棺童尸 ……………………………………311
梦黄叔度 ……………………………………312
对联寓意有数 ……………………………………312
猪道人 ……………………………………312
仙姑洞 ……………………………………313
蛇　怪 ……………………………………313
雷总戒 ……………………………………314
天怜孝子驱牛为助 ……………………………………314
愿以质库酬大德 ……………………………………315
瓜大可合抱 ……………………………………315
夏烈妇 ……………………………………315
乞儿卜兆葬父 ……………………………………316
梦于鱼交 ……………………………………316
胡孝廉 ……………………………………317

昼　虎 ……………………………………………318
九曲望娘湾 ……………………………………318
生手股间足长肩际 ……………………………318
舌生白肉线 ……………………………………319
石具蟾形 ………………………………………319
镌石表墓 ………………………………………319
到头万事总成空 ………………………………320
两犊同宿 ………………………………………320
洞贮杯箸可借 …………………………………320
节妇植荷 ………………………………………321
半面镜 …………………………………………321
图奸友妇雷击 …………………………………321
指爪似可有无 …………………………………322
嫠女能青乌术 …………………………………322
杨孝子 …………………………………………323
寻父遇水宫 ……………………………………323
讼师子被杀 ……………………………………323
冯侍御忠义感人 ………………………………324
迁棺凌替 ………………………………………325
敢入庙宿 ………………………………………325
卷污被贴 ………………………………………325
人巧鸟智 ………………………………………326
烈女渡 …………………………………………326
三十岁生 三十子………………………………326

校点后记 ………………………………………328

卷一

义夫贞女

淮郡山阳国学生程允元，父勋著，康熙庚子贸易京邸，与平谷刘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龄，刘女周岁，相与缔姻。后允元随父南返，刘亦出守蒲州。越数年，刘卒于任，眷属流寓津门。女之母、兄、姊妹相继逝，而程父子音耗杳然，茕独无依。名门旧族议婚者踵至，女矢志不他，峻拒之。屏迹尼庵，童稚未由识面，里人竞传其事。允元父殁后，依兄嫂居，训蒙餬口，与刘女不相知者五十余年。坚守前盟，亦不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随漕艘教读，抵津门，闻刘女事，踪迹之，即其所聘妻也。白诸官，官讯得实，为主婚，遂合卺成夫妇焉。大吏上其事于朝，旌其闾。余方缉是编成，见邸抄。洵盛事也，爰冠诸卷首。

李梅宾为龙神

粤西李公梅宾，康熙辛丑进士。额正中有肉凸起，高寸许。腹及两股，皮粗如鳞。每遇大雷雨，则神致飞扬，有凌云之想。雍正中，任广平府时，河大决，城四面皆水，以土掩门，樵苏不得出入，危在旦夕。李设祭城头，大言曰："梅宾奉命来守是邦，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今不浸者三版矣，皆太守不职所致，愿先死巨流中。"言讫，声与泪俱，踊身投下，吏民争持之。水骤退，城得无恙。后调天津守，擢山东运使。所至皆以廉称。寻予告归，广平民思之，建祠

于南郭外龙王庙侧。一日，邑人梦新龙神到任，视之，李公也。后晤粤西人云，公果以是日捐馆。

董季子济贫得嗣

丰润董氏，兄弟三人，以富称。族人子有不检者，三人倡议告庙，数其罪而缢之。夜梦其父詈曰："尔等轻戕人命，上干天和，已得绝嗣报矣。"三人梦佥同。其季深自艾悔，而两兄以妖梦置之。未几，三人所出相继殁，季益惧。值岁大饥，乡里多流亡者，告两兄曰："吾等已显受天罚，阿堵物守此奚益？莫若散之乡里，庶可稍减罪孽也。"弗听。季遂发藏粟，减价平粜。恐商贩藉以谋利，合五谷杂而市之。来者皆计口授升斗，遇赤贫之家，则不取值，赖以全活者甚众。复梦父谓曰："尔仁心及物，可释前愆，更当勉行勿懈。"季益砥砺，成善士。连举九子，登科第，列黉宫者居其半，至今仕宦不绝。

梦笞三十

扬州天都庙，颇著灵异，祷者云集。有某寓庙中，屡祈无验。偶被酒，诟曰："我寓庙已久，杳无感应，神乌灵！"言讫昏卧。梦神责曰："穷通有数，尔不安分，反诟我乎？发仪征县笞三十。"苏，念仪征去扬州六十里，不为意。一日，有白衣冠哭拜于地者，视之，甥也。云："母已故，候舅氏含殓。"甥，仪征人。某忆梦中语，不肯往。甥恳求不已，因念甥乡居，且临水次，舟中往来可无虞，乃强行。暮抵甥舍，出如厕，瞥见红灯两两，循河干而来，则仪征宰

也。惊愕急奔，驺从呵之，行愈急。宰疑为盗，执至。某以探亲告，甥亦力为之辨。宰固诘之，乃述前梦。宰曰："既蒙神示，数也。"命隶责如数焉。

明湖题诗

康熙丁酉，东省乡试，德州祁生子征，以二场违例被黜，郁郁不自得。十四日夜，被酒独卧历下亭廊间。月明如水，辗转未成寐。忽见画船箫鼓自苇中出。泊舟登亭，有伟丈夫三，咸苍颜白发，风概非常。携一丽人，共席地坐亭中。童子陈酒榼于前。一客曰："今岁又丁酉矣，尚记与王阮亭赋《秋柳》时乎？"一客曰："恍惚昨日事。往来代谢，可胜浩叹。"一客遥指岸上曰："此季木先生宅，沧溟白雪楼，向在韩仓，后建于此。余弱冠乡举时，曾从季木先生遊，今且百有余年。明季楼毁于火，又改建趵突泉上矣。"命美人歌以侑酒，酒酣欢甚。咸曰："不可无诗以记之。"一人诗先成，命童子取笔砚题壁上，朗吟数过。其二人及女郎以次属和，各书诸壁。祁假寐伺之，心颇疑讶，不敢出声。女郎回顾见祁，拂袖曰："可行矣！"谈笑登舟而去。祁起视壁上，墨迹未干，不著姓字。其诗曰："四大飘然一叶身，昆明留得劫前尘。同舟仙侣知何处，只有南山似旧人。""镜里亭台梦里身，词坛白雪早成尘。重来丁令偏多感，且把金尊对美人。""当年曾现宰官身，沧海茫茫一撮尘。莫话大罗天上梦，浮名偏误后来人。""一串骊珠掌上身，可怜宝镜久生尘。红衣翠盖亭亭影，也学凌波微步人。"祁历历志之。天明，渐就磨灭；日出，杳无字迹矣。

光禄公为神

先曾祖赠光禄公，芳型硕德，备载邑乘，姑录一二，以徵我后人食报所自。明末，余邑数不登，崇祯辛巳大饥。公分家之半，煮粥赈贫。柴薪竭，撤屋材佐之，全活甚众。邑西北鄙，逋赋数千金，追比无所出，皆代为完纳。又，诸社欠兵米千余石，军檄星驰，而野殍载路。邑令吴公无所措，公慨然助米如数。事讫，将征还，公曰："饥馑如此，安所得米？吾怜此里社之复死追呼耳。先后等死也，非吾初心，请尽捐之。"吴公叹赏，书数语赠曰："国课亏矣，赖尔输完；民生鲜矣，赖尔安全。爵而所羞，禄尔所渐。天道福善，报尔燕山。"后以伯祖大司农贵，赠如其官。寿至八旬有二，矍铄善饭。一日微疾，家人环侍。曰："见有绿袍银铠人跪我前，殆不久乎？"沐浴具衣冠，端坐而逝。是夕，里中有陈、李二生，挑灯对奕。陈出溺，久不至，李疑其讬故去，寻及户外，有物蹶而踣，烛之，陈也。瞑目僵卧，移时始苏。云："适溲溺，忽见羽卫军骑簇拥而至，王公端坐车中。询所往，驺从呵曰：'公赴任神州，尔何敢亵冲？'前导挞之，遂昏去，初不知倒卧于此也。"

蔓菁汁治痢

山左某中丞，患痢危甚，百方不能疗，乃征医诸郡。福邑以安某荐，而安正患痢，坚不肯行。令已具报，强之往。中途宿旅店，渴甚索饮，主人以热水一盂饮之，痢稍止。询所饮何水？主人曰："适煮蔓菁，取汁相饷耳。"安索数瓯

携之，途饮数次，病全愈。抵省，谒中丞，病与己同，取汁煮药服之，遂痊。中丞德安，厚赠而归。

虾蟆吸童子

予邑有童子，夏日浴溪河中，忽觉身栩栩然，离水面寸许。后每浴起渐高，心窃喜为飞升兆，日往无间。父母怪而诇之，弗告也。一日再往浴，高几丈余，益惊异之。忽仰视，见山崖巨穴内一虾蟆，大如斗，垂首下吸，乃狂叫坠水，亟奔而归，不复作凌云想矣。

陈公不负托孤

粤东何某，与同年陈某交最笃。何将死，嘱其子于陈曰："此子亦聪俊可教，但性近佻达，恐不能自立，幸兄念交谊，维持督教之，俾勿败我家声，感且不朽。"何死，其子果浮荡，不务正业。陈正色规之，不听，浸与陈疏。陈知不可化诲，遂荐一狎客与之游。客善伺人意指，何子意之所向，莫不先意迎承。凡樗蒲、杂戏与夫声色之奉，狎邪之游，靡所不为。家财将尽，客复劝鬻宅产及书画、古玩、器物，售主皆客阴致之。阅数岁，家贫妻死，客旋亡去，而何子孑然一身矣。陈使人招至家，劝同儿辈习举子业。学稍懈，即使子弟、家人辈讥诮以激励之。何子因此发愤，文艺日工。将秋试，以资斧缺乏，难于启齿。陈一日宴客，亲朋辈毕至，延何子上坐。命取一巨册至，谓曰："承尊翁见托，奈尔少年豪气，非可以口舌争，故阴使客纵尔所为，俾备历艰难，庶几知所惩创。其实所售诸物，皆予辗转购得之。即客

所钓取君家财贿，亦在予处。彼即稍有染指，统计之，十不失二三。册具在，可复按也。今幸不负所托，天牖尔衷，飞鸣之期，定在旦晚。余有弱息，愿奉箕帚，试毕徐议合卺。”所称狎客者，亦出谢罪。何子潸然感泣，不知所对。亲友无不称陈公盛德。是科果获隽。归而续弦于陈，始赴公车焉。

狐　祟

安邱纪生云会，敦行士也。家突遭狐祟，冠履衣服辄栩栩自动，或转瞬裂碎，甚苦之，而无如何。一日，纪自外归，有物卧梁上，大如犬，知为狐，击之堕地，旋失所在。自是狐益肆，饮食皆杂以秽污，妇女簪饰窃取一空，裙褶多挂之树杪。纪愤甚，遍诉诸神，无验。值大雷雨，纪赤身跪水中，仰天呼曰：“苟谓无神，天何雷雨？如曰有之，纪某无辜遭妖侮若是，而冥漠不闻，神灵之谓何？”俄见云中有巨掌下垂，大如箕，指粗如截筒，往来摸索，攫取一瓶，作旋绕状，顷置院中，巨掌倏没。纪裂布封瓶口，置沸汤中煮之，唧唧有声，久渐寂然，乃瘗诸郊外，妖遂绝。

朱衣预兆

明末，河南某媪蓄一棺，封置空室。逢朔望，亲往拂试。每启户，辄见朱衣人长尺余，立棺上，谛视，无所有，不解其故。后吾乡王公子房，开府中州，值流寇犯汴，公没于阵。家人知媪棺美，重价购以殓，遂应朱衣之兆。

虾蟆吸鸟

莱郡某，自陕归，过太行岭下，见群鸟飞翔至山畔，辄跕跕下坠，异之。策马陟视，有虾蟆阔丈余，昂首上吸，飞鸟俱坠口中。某大惊，马亦辟易，挽辔力策，乃得下。

黄女贞节

楚省黄氏女，字李学博士藩长子端。端体羸而力学，疾日笃。女父母颇忧之。无何，端卒，女夜梦端来，垂涕作别。醒以告母，遣使驰问。使归，甫及户，仓皇颙蹶，女急进曰："无须言，儿梦验矣。"一恸而绝，移时始苏。泣请奔丧，母不许，请益坚，乃携之往。女哭奠夫灵，即请留居李室，终三年丧。母婉言促归，勿听。晨昏事姑甚谨。抚姊氏子为夫后，数月而殇。女椎心泣血，竟丧明。闻母疾，归省。以手扪母颐，相抱悲伤。越日，女亦病，复梦端命仆辈以车马来迎。泣谓母曰："儿以省母故，竟死于此。然贲志已久，愿以榇归李氏。"遂不起。学博客京师，归则女殁已数月，竟葬母族矣。闻而哀之，往视其墓。浇以酒，墓忽轰然若霹雳声，土裂棺露，枕木尽开，女貌如生，麻衣被体。盖生服夫丧，至死不除也。学博悲悚交并，乃易棺改殓而合葬焉。

诲盗解厄

江南某禅师，道行精深，语多奇中。有旧家子某，贫甚，

诣师求谋生策。师曰："无他术，惟盗可医贫耳。"某讶其言。师曰："无害，第从吾教。今夜人定后，持梯入某大姓园中，必有所得。"某如师指，逾垣入。见高楼上灯光隐隐，乃潜伏檐际。于窗外窥之，床帐箱箧俱极华好，而寂无人声。移时，一少妇至，据床兀坐，凝睇若有所思。顷启箱，拣裙衫娇艳者著之，复临镜妆梳，盛插簪翘。妆甫毕，瞥见一矮人向妇揶揄，妇陡作戚容，潸然泪下，即解带置梁上，矮人往来导引，妇遽投缳。某失声大呼，破窗跃入，解其悬，举家闻声，趋视，妇已昏去，力救始苏。其姑见某，讶曰："子何人？何以至此？"某爽然自失，备道其故。姑曰："师岂诲盗者？必知我媳有此厄，假君力救耳。君，恩人也。贫何伤？"馆于家。察其朴诚，出资使之营运，遂成富室。

喷酒如虹

余长兄东皋，雍正中，任楚省监司。亢日，偕同人赴会城谒制军，寓古刹。有火头僧，敝衣垢面，饮食无节，僧人皆厌之。时殿前有古鼎，可容数石，众戏谓曰："尔善饮，亦能尽此鼎乎？"僧笑应曰："能。"乃命沽火酒注鼎中。僧掬饮立尽，神色自若。既去，复回谓众曰："前酒暂贮皮囊耳，今还之。"言讫，昂首舒颈，以左指抵上腭，向空而噀，高出数丈，俨如长虹，良久乃灭。众方知其异也。次早访之，已遁去。

财色不惑

滦州汪迈陶，明末诸生也。赴岁试，中途为流冠所获。

以其文士，命司薄籍，汪佯应之。寻俘一女子至，颇娟好，强汪纳为室。询之，乃滦州某村民女也。遂分床寝。一夕，乘诸贼醉卧，为女子易衣冠，携之潜遁。抵某村，访其居址，叩门而入。其母自失女后，日夜啼泣，见女，惊喜交集。问汪姓名，不告而去。后应顺治戊子乡试，卷幅忽汙鼻衄。时已晚，不及易，裹具欲出。一叟立檐前曰：“三载辛勤，何自弃也。”汪告以故。叟曰：“易，易耳。”举袖拂之，血迹顿失。汪惊询所自。叟曰：“予某村女父也。感君高谊，聊效结草之报耳。”言讫而灭。是科领乡荐。江南某中丞闻其名，延入幕府，颇蒙信任。适谳重案，犯家啖汪三千金，求为援，汪毅然曰：“吾有子，方期远大，肯以粪土物刈吾兰桂乎？”卒却之。后其子成进士，迄今书香弗替也。

弃盗为僧

予少时，见一行脚僧，来村募化。年七旬余，而多疮瘢，若金铁伤者。诘之，怃然曰：“少时无赖，好与不逞之徒游。适有某大姓婚娶，妆奁丰盛，填溢街衢，遂纠党夜往劫焉。历重垣始达寝室，门已扃，烛光荧荧外射。穴窗窥之，新郎已就枕，新妇兀坐床头。乃扬言曰：‘我辈乏资斧，造府相求，可否惟命？’新郎惶惧，以被覆其首。妇从容下床，开箱箧。众意其持物相赠也。旋见出衣二袭，窄袖短襟，刺绣华莞。妇结束毕，持叉一柄，灭烛启户，呼曰：‘鼠辈敢来辱君刀杖乎？’众不敢入。倏见白光一道自内出，妇已跃户外，立院中矣。众围绕击刺，妇往来驰突，连踣数人。众大骇，各抱头窜。余自恃强梁，独相持，渐不能支，乃逾垣走，妇已尾至，捷如鹰隼，相离仅尺许。仓皇失

足，坠甬巷中，为荆棘所绊，不得出。妇连发数叉，余创甚，垂泣哀恳。妇叱曰：‘姑贷尔命！’乃得脱。重伤遍体，匍匐而归，数月不能起。因弃宿习，剃发空门，已四十余年矣。”

回道人

海阳鞠生慕周，访友钱塘。夜梦泛舟西湖，见舟中先有两人对奕。正欲询问，复一人乘画舫而来，风姿潇洒，摇𣚟吟曰：“漠漠烟波画里传，两来齐驾采莲船。蒲团一个三升酒，谁识人间有散仙？”声音清越，余韵悠然。奕者停子顾曰：“君知否？此回道人也。”鞠返舟追之，相离咫尺，终不能及。忽波涛汹涌，人舟俱杳。再顾奕者，亦不知何往。鞠乃惊寤。

诬妻不贞

乾隆戊子，楚北乡试，有士子某入闱，忽见妻坐号舍中，大惊，趋避他号，妻复在焉。如是者三，不禁狂呼。官诘其故，以病发辞，乃扶出。众询其无病状，怪而问之。士怅然曰：“此固由余薄幸，亦缘窗友某媒孽所致，今悔无及矣。”众询所以，曰：“友与余少相谑，谓余妻不贞于母室，余信而欲出之，妻愤极自缢。未几，友见亡妻索命殁，今复见祟。冤孽相寻，不可解矣。”遂绝意场屋，以诸生老。

积钱不能安枕

园丁孙凤，勤于灌溉，积蔬钱数十贯。夜半，闻群马奔嘶，恐蹂躏园中菜，起逐，无所见。甫就枕，复闻如前，迹之，绝无踪影。惟见村边草舍中火光隐隐，就视之，群小聚博方酣。邀孙入局，连掷败北。计积钱已罄，怏怏归寝，而马声阒如矣。

洞庭君神幻显灵

喀太史尔喀，雍正中，奉差楚省。过洞庭，见飞鸦往来樯帆间。喀素好弹雀，不禁技痒。舟人动色相戒：为洞庭使者，犯则祸立至。喀哂其妄，弯弓弹之，鸟即星散。旋觉头目森晕，体寒热不可忍。咸谓神谴，强喀诣庙谢过。甫入，有物自神橱滚出，乃弹雀丸也。大惊，稽首再拜，回舟病立愈。又，楚镇某，升任粤西，渡湖，舟人以赛庙请，不许，且多慢语。中流，狂飙顿起，舟簸荡波心，而内眷船飘泊落后。正窘迫间，忽一尸附船过，谛视，其妻也，痛不欲生；复见其子亦顺流而下，益悲愤。欲投湖者数，众力劝止。顷之，舟已过湖。将泊岸，闻镝声自林间出，盖其子到已移时，适登岸射鹄为戏，合舟固无恙也。始悟神幻形以惊，急泥首谢焉。

贞魂合卺

滁州秦绍观，簪缨旧族。青年博学，而家中落。其父在

时，为聘富室姚氏女。贫不能娶，姚阴有退婚意。女知之，遂抑忧卒。葬祖墓外，以乳媪附焉。一日，秦策蹇行山中，遇大雪，天且暮，离村落颇远。山故有虎，怖甚。遥见古柏一丛，旁有茅屋数间，环以竹篱，微露灯光，急就之。一媪迎谓曰："君深夜独行，不畏虎乎？"秦以失路告，且求假宿。媪延之外室，坐定，详问里居。媪曰："君即秦郎耶？姚氏女，父令改适，逃而居此，老身是其乳母。所谓死者，诳君也。"挽秦入内室，见一黄瘦女郎坐床上。媪告之故，女悲不自胜。媪曰："此天缘也。"为暖酒合卺，遂同寝。天将明，媪促之曰："此地不可久留。"秦披衣起，女缱绻不忍别。闻窗外驴嘶声，出视，东方已明。逡巡间，房舍顿失，惟两墓在焉。雪地中画一大圈，即昨所见竹篱界也。圈外虎迹无数，怅然而去。行数里，始有人居。细问之，古柏丛中为姚之祖墓，外二小丘，则葬女及乳媪处也。后秦成进士，岁时祭其墓，遇覃恩，以原配请封焉。

馘耳见志

江夏儒生洪应召之妻王氏，美姿容，工文辞。适洪半载，而应召病。氏刲股和药以进，不愈，寻殁，氏一痛几绝。殡后，即独处小室，虽三尺童，莫睹其面。族众有涎氏产，谋夺其志者，氏以死自誓，而众谋益炽。乃泣诉监司殷公。公见氏年少，谕之曰："矢志固佳，守节非易。且青春泪眼，能保不渝初心乎？"氏闻言，容色顿变，出所怀利刃，割耳掷案前，血濡襟裾。公肃然起敬，以鼓乐送归。为之选嗣于族，并撰诗嘉其闾。氏抚嗣子入泮，孙六人皆成立。卒年七十余。孙为请坊，旌其墓。墓联有"股膏耳血传千古，凤诏

龙章贲九重”句，为士林传颂焉。

巨 木 为 龙

予邑当夏秋之交，溪水暴涨，沿河树木，多被冲刷，儿童争取之以为利。邑南张家村有两小儿，见巨木长数丈顺流而至，遽泅水跨其上，视之，鳞甲生动，俨然龙也。骇极欲下，而迅去如飞。一儿号曰："死不足惜，其如老母何？"言讫，忽掷于岸；一儿噤不出声，竟负之去。

古 城 夜 宴

平原西南五十里，有市镇曰腰站。东二里许，即古绎幕县也。县久废，谓之古城。城无雉堞，亦无居人。春时阳气薰蒸，烟雾中，常见楼阁房舍，若海市然，土人呼为城市。张环枢者，平原人。有事于腰站，天将暮，顿迷路径，惟向烟稠密处纵辔而驰。俄至一城郭，入之。市中灯火鳞次，居人衣冠，俱非时式，心甚惊疑。下马问路，居人曰："城门闭矣，安得出？"忽见仪卫驺从甚盛，曰："王至矣。"路人咸屏息，不敢出声。王在舆中见张，问曰："何处人？"张以实告。王曰："客也。"命左右送宾馆憩息，张道谢上马。转过一街向西，若官衙然，颜曰"寅宾馆"。有峨冠博带者，肃张入，供帐华整。张与揖让毕，方欲细询，其人摇首曰："不须问也。"即命歌妓侑酒。八人皆殊色。所歌者，不类人间声，但觉宛转可听。内一衣紫者，年最少，光彩动人，张屡目之。其人曰："客且休矣，紫云可侍客寝。"一拂袖，诸妓悉散，其人亦辞去。紫衣者导入内室，解衣共

寝，缱绻殊甚。赠张一指环，色如碧玉，而质似水晶，云可疗心痛。朦胧熟睡，闻耳畔呼曰："可起矣。"张惊起，紫衣人已不知所之，惟一隶控马立阶下。张上马，城市馆舍，顿失所在。急鞭马行，遇早耕者询之，始知为古城也。然所赠指环尚在，遇心痛者，煎水饮之立效。后数年，泛舟大明湖，同人传玩，偶失手坠湖中，不可得矣。

秽行遭神谴

上虞曹娥庙，香火甚盛，士女祈拜者云集。有无赖子，见少妇跪于前，私以指度其足。比众散去，独号呼不起。庙祝视之，则两指贴地，如胶粘然。知其遭神谴也，代为祈祷，移时始开，而两指遂僵直不能屈伸矣。又，莱郡叔嫂二人，素通于室。结伴进香岱岳，碍众目不能遂其欲，乃与嫂谋：登岱日，伪为疾作者。届期，行及山畔，嫂呼腹痛不可忍。咸信之，令叔扶归逆旅，遂偕至岩穴深处私焉。众返寓，不见其回，复至山畔，竟觅无踪。方疑讶间，闻有喘息声，迹之，两人交股而卧，力撼不能解。因置诸床，而覆以被，舁之归。沿途知其事者，竟来聚观。两人悔恨欲死，终莫能转移。及抵家，宗党丑其行，乃告于族，而活瘗焉。

采参迷路

汉阳兆太守云：伊祖在盛京时，尝结伴入山采参，偶迷路，与众相失，绕寻数日不得出，而糗粮已罄，自分不免。遥见密箐中炊烟腾起，迹之，得石室。有老妪坐门首，因告以失路故，并求食。妪不答，以手指屋内者再。入视，无所有，

惟见釜中煮白石累累。疑惧不敢啖，但挹水饮少许，觉精神陡发，顿忘饥渴，知为异人也。正欲求其指示，俄见一巨人，发垂至背，腰间缀树叶如裙，摇曳而来，益惶骇祈救。妪招与语，喃喃不可辨，巨人跪而颔之。即起，拽之行，迅疾如飞。约食顷，乃掷诸地，倏然不见。审视，已出故道矣。寻同伴迹至，述所遇。复回觇探，则荒烟蔓草，云雾幂历而已。

龙　坠

乾隆壬申七月，长山大雨浃旬。有龙坠东郭外，长数丈，大十余围。首如牛，颔下碧须累累，鳞甲皆白，闪烁有光。顶微凹，大如盘，一虾蟆伏其中，时出跳跃，顷复入。阖邑聚观，县令命架棚覆之。经数日，忽雷雨暴作，乃飞去。

猕猴避劫

睢州黎国奇，明末进士，官县令。正直刚方，为乡里之望。春日，肩舆赴友人饮，中途值风雨猝至，雷电交加，趋避大树下。陡见一物长尺余，毛茸茸然，自顶下垂，不辨面目。向之觳觫战栗，有求援状。黎曰："何不入舆中暂避耶？"物即应声窜入。而雷霆迅疾，电光激射，旋绕左右，良久乃散，物亦逡巡去。晚归，见一老猴跪于前曰："我辈虽修炼多年，至五百载必遭雷劫。或遇义士及显爵者，皆可庇免。公，正人也，脱我大难，没齿弗谖，愿服役左右，以申衔结之感。"自是相随不去。凡有驱使，千里若瞬息。或

值休咎，无不预报。黎幼子赴省试，谓曰：“能入闱探试题否？”猴诺而去。顷之，踉跄趋至，曰：“几不获与公相见矣！”询其故，曰：“甫入闱，为周将军所窥，持刀赶逐。我逾垣急遁，倏已追及，举刀砍之，误中墙角，我得幸免。”后子自省回云：“闱墙东南隅，无故崩塌数丈。”即猴所云之日也。相从十余年，黎一日偶染微疾，猴曰：“公数尽矣，宜备后事。”如其言，阅月而殁。殡日，众见一巨猴，伏冢哀鸣。即之，顿失所在。

卷二

明经为冥王

康熙初，咸阳西鄙有明经某，为冥府十王之一，人初不之知。有村民与明经拱揖，忽自批其颊云："无知小民，敢与王抗礼？"众始觉其异。竞问阴曹事，不答。坚叩之，乃曰："有一事，言之无害，且可风世。近奉敕，访求山东左公懋第，至古庙中，偕一仆在焉。遂同诸王护送帝庭。仰视，琼阙璇堂，绛楼碧阁，俱在飘渺之中。若远若近，不可测量。及入门，有星冠岳帔者二人，唱'左某进，十王陪进'。历数门，唱名如之。最后至一处，唱'左某进，十王止步'，余同诸王肃立以待。惟闻乐音缭绕，香气氤氲，飘忽不断而已。有顷，赐诸王茶。余亦欲饮，诸王止之曰：'公阳魄，饮此恐不能回也。'"昔予族人赴陕归，述其事如此。尝闻父老云："左公尽节时，有仆夫左春者，持刀越级而登。众呵之，呼曰：'我公今日升天，当随往。'言讫自刭。"阴司之仆，殆其人欤？

狐避文襄公

顺治间，京师正阳门外，有相士某，风鑑如神。长安贵客造之者，毂相击也。武定李文襄公，时官侍御，偶往访焉。相士见公，仓皇莫知所措。屡叩之，张目不语。公笑曰："蠢人浪得名耳！"乃去。盖某本不知相，有狐凭之，故所言休咎多验。文襄至，狐忽遁匿，某遂不能对。已，复见

狐，责之。狐曰："此非常人也，他年位兼将相，身后有金甲神随护，我焉敢见耶？"

拆墓受神杖

淄川农人杜某，耕田郊外，地忽陷塌，露古坟一座。周围垒以细石，镂刻花鸟，倍极精工，碑勒"大元从事郎李公墓"。杜以孤坟无主，乃拆石而徐鬻之。一日昼寝，朦胧间，见卒来拘。随之去，须臾至一庙。鬼卒罗列，神上坐。叱曰："尔何得毁缙绅房舍？"杜称冤。神云："我已勘实，尔拆鬻将尽，尚敢呼冤耶？"乃悟。辨云："某仅拆其石，棺固无恙也。"神怒，命责之，仍令修补完固。杜醒，两股创甚，不能起。而鬻石之资已罄，遂置之。复梦卒拘去，神詈曰："尔何敢抗违若是！"责如前，痛楚加剧，呼号不已。乃俪阖告贷，修砌而掩焉。

古　镜

予邑农人柳某，耕田东郭外，得古镜。明晦各半，寒光刺骨。照之，耕牛皆具人形，已乃驴也。怪而碎之石。

易理宜守三戒

海阳马孝廉，潜心《周易》，卜筮颇验。偶山行，避雨庙中。有老人先在，长干修髯，顾盼雄伟，马异焉。与之谈，言词渊博，因及《易》理。老人曰："君亦习此耶？"出囊中书示之。诠解深奥，非意计所能及。马稽首求教，老

人为剖析精义，且嘱曰："宜守三戒：勿占国事与婚姻、词讼也，违之将致祸。"临去，持书赠曰："演至《蒙》卦，当见还。"自此卜皆奇中。恪守三戒，不敢逾。戚某因婚涉讼，求为决疑，马坚不允。强求之，占遇山水蒙，大惊，掷笔起，书亦寻失。雍正癸卯乡荐，后未尝试礼闱。自言甲榜无分，终身亦无官缘。仆仆道途，徒耗资斧耳！届选期不赴，终老于家。

伏魔大帝降妖

京师缎行刘某，山西洪洞人。正直不苟，与黄村庄头李某善。值李诞日，刘往祝。途遇主仆二人，衣冠甚伟，跨二骡，询刘何往？告以故。曰："余黄姓，行四，官主政，亦欲往祝。"遂同行。忽西北雷声殷殷，刘恐雨沾湿，急策马前进，黄迤逦在后，相去半里许。刘回望，疾雷过处，两人辄倒立鞍心，张两足如箕，雷旋退，如是者数。刘大骇。驰至李门，黄亦踵至。李邀入，叙宾主欢。雨大作，宾客皆留宿。李以黄与刘偕行，设榻一室。刘疑道中所见，辞欲去，李强留同宿。及夜雨霁，月色朦胧，刘辗转不成寐。见两人头忽如狮，蓝面巨口，徐徐伸颈而起。惧欲喊，不能出声。俄一人跃而前，以手量其躯，旋跃出，复一人来，亦如之。须臾偕来，嗅其身殆遍，若将吞噬状。刘惊悸欲绝。倏有红光阔三尺余，自梁间下垂，扼妖前。妖跃而左，光随之左；妖跃而右，光随之右，隐隐若道家灵官像。相持久之，闻户外喝曰："伏魔大帝至！"门忽自开，二妖倏化为蝶，大如扇，将抵窗隙遁。觉有物如沙，飞扑而来，蝶遂落地，而刘亦昏去矣。比晓，李起视客，见刘死榻上，黄主仆不知所

在，窗下惟鲜血二泊。以姜汁灌刘醒，询得其故，讶之。视厩中骡固在，遣人觇黄，安然无恙。云：“昨欲来视，因两骡忽失，不能行，故中止耳。”

韩氏苦节

临川韩氏，同邑江紫云妻也。家贫早孀，生遗腹子道智。比长，为择配陈氏，逾月而道智病卒。氏与姑相依为命，以针黹佐晨昏。值岁饥，米价昂贵，山隈产白土，腻而可食，俗名观音粉。里人多掘取以疗饥。氏计十指所出，仅足供姑膳，乃取土自啖，不令姑知。久之，食过多，得胀满症，遂不起。将死，谆嘱邻妇曰：“痛不能事姑天年，饮恨何极！切勿语我食土故，恐伤姑心。”语竟而绝。无以为殓，姑守之，日夜悲号。时当炎暑，尸俨然若生，蝇蚋不敢近。越三日复苏，远近神之。皆以为苦节纯孝所感云。

白蛛水牛互闹

溧阳太学生黄龙川，自射渚策马入城。至燕山之麓，方欲入寺稍憩，忽风声怒号，云垂四野，马遽伏地不敢动，黄鞭之不起。俄觉鼻间腥气不可忍，有蜻蜓无数飞舞而过，又有白蛛如斗大，自空坠田间。时满田皆青秧，蛛一下，即划然成河。未几，蛛复一吸而上，随吸随落，凡五七下，上则白浪滔天矣。黄魂魄俱丧，疑属梦境。而视其马故在，因亦伏地以俟。见一物，首如水牛，徐降河际，四围之水，无不沸腾而上。其鳞开阖闪烁，旁有云气拥护，爪尾俱不可见。约数刻许，此物遽上跃。旋见白蛛投下，起落复五七次，河

形顿失。弥望青葱，仍秧针满畛也。黄衣尽沾湿，乃力牵其骑，振策而归。

逢戊则走

宋监司越，初名钺，乌程人。应府试，适吏填卷面，误作越。父欲令改正，问塾师，师曰："逢戊则走，此佳兆也。"是年入泮。乾隆戊午领乡荐，戊辰成进士，官刑部主政。又十年戊寅，升郎中。在部有声，旋授福建驿盐道。及戊子岁，以疾卒于官。终身事迹，不出"逢戊则走"一语，洵有数存焉。

巨掌如箕

通州城西鬼王庙，神腹内装塑金珠。夜有偷儿，盗取置囊中，将遁去，忽阒然有声，双扉自阖。偷儿急发扃，一巨掌大如箕，毛茸茸然，拦之不得出，骇绝仆地。黎明僧起，见而呵之，乃遗囊而窜。

责鬼不达

莱阳张某宅，前明旧宦第也。常有鬼物出没厅事中，宿者辄病。海阳李望石先生未遇时，爱其爽垲，欲居之。主人告以故，不听，乃设榻其中。夜半，觉阴风飒飒，瞥见朱衣人悲惋叱咤，徘徊阶墀间。公呼曰："尔后嗣式微，不能振堂构业，何预人事？且兴废数也，君何不达，而恋恋此数椽乎？"言讫，朱衣人俛首却步，临阶而没。自是阒然。

道 人 授 地

明末，予郡村人某，家贫无聊，以博为业。一日大雪，有道人丐宿，某殷勤款留。越三日未霁，待之无倦色，道人德焉。询知其亲未葬，谓曰：“我颇通青乌术，当为卜一善地。”既霁，引至某山曰：“此处颇吉，葬下数尺，发虽迟，而数甚长。若上尺余，百日内当发财巨万，三年后即不振矣。”某贫甚，欲速效，遂葬于上。葬后屈指三月余，毫无征验，且疑且盼。中夜，闻挝门声甚厉，启视之，县役也。云：“奉票来，刻不可缓。”某谓博事发，踉跄随往。则以奉檄开矿，欲募人董其事，有荐某者，故召至。即令督众开采，获利无算。后以人命波累，资财荡废。三年后，仍孑然一身耳。

逐 磷 为 戏

掖邑林宝林者，与其表弟赵某，每夜至郭外逐磷火以为戏。一夕出北郭，见磷火荧荧，大如斗，竞逐之。绕城而走，其光渐阔，洎至城东饮马池张姓园圃中，光益闪烁肆射。两人愕视间，忽砰然有声，火光散乱，现一石槽，长丈余，七八人围坐其上，杯盘毕具，酣歌纵饮。未几，复响震如前，仍化磷火而去，望之渐灭。两人惊悸而归，遂罢逐磷之戏。

负心镌级

吾乡先达某公，少时豪纵不羁。春日郊游，悦一村妇美，诱而私焉。为其夫觉，逼妇投缳。夜梦神责之曰："尔祖德颇厚，他年状元宰相也。何不自爱，而有负心之行？已镌职三级矣。"惊觉，遂深自检束。后成进士，历官卿贰，负重望，咸以台辅期之。公怃然曰："予禄位其终于此乎？"举前事向人言之，不少讳。未几，以论事被谪，终于戍所。

蛰龙隐足甲内

济南主政某，临流濯足，忽见足甲内有物，如红丝一缕，隐伏肉际，而殊无苦。识者曰："此蛰龙也。"自后每阴雨，觉蠕蠕动。某患之，砌石建楼，高峻巩固，南向留一穴，雷雨时，辄伸足穴外，待其腾跃，历三年矣。一日暴雨，忽雷起楼前，甲内红线顿失，足依然无恙也。

李道人

宁海李道人者，大司空绳其公族弟也。遁迹黄冠，多道术。公官侍御时，道人千里来谒。适寒威凛栗，朔雪纷纷，公方重裘拥炉，道人披蓑跣足坦如也。公冢子少年英异，登贤书，贺者盈门。道人曰："孝廉公宜从我游，不然，福不永。"公嗤其诞，不数年果病殁。公偶与客谈及闽荔甘芳，味甲诸果。道人笑曰："公思此耶？姑取一枝相饷。"命童子捧盒立户外，少顷启视，鲜荔累累，宛然树头初摘也。莱

郡沙河，波流浩渺，往来病涉。李募建成桥，长数百丈。方兴役时，庀材重大，运致颇艰，工役以告。道人跨石上鞭之，舁者瞬息达河干。匠役常蔬食以为苦，道人垂纶河畔，顷刻得鱼数尾，烹以啖众。有存其余者，越宿取视，柳叶也。其他异迹不可枚举。桥成，趺坐而逝。

不闈幽灵礼闱碎卷

婺源某孝廉，颇负时望，邻邑聘修县志。有公举两妇人节者，某哂曰："不嫁易，易耳，奚足奇！"摈弃之。癸丑春，赴礼闱，过泰山下，宿旅舍，梦两妇戟手相向曰："我辈茹蘗饮冰，所得仅此虚名。何物狂生，乃谓易而黜之耶？今得请于帝矣。"某惊觉，告诸同人，咸谓梦境恍惚，不足凭。及入闱，三艺成，将脱稿，两妇忽至，詈曰："今科本应抡魁入翰苑，因尔妄肆雌黄，革除已尽，尚望终场耶？"共执其笔不得下。乃狂呼彻夜，自碎其卷而出。

爱习采炼吐纳之术

天津李某，爱习采炼。每延方士，讲吐纳之术。弟某闻之曰："此大丹也。吾身自具阴阳，因识源头，遂误用耳。"于是仿其法，潜修经年。夙有足疾，艰于步履，一朝顿愈。谓兄曰："明午将远行，当以爆竹数百赠我。"兄不解，姑从之。乃自扃密室中，戒人勿往窥。至午，闻室中砰訇不绝，兄潜觇焉。其弟席地危坐，以爆竹围绕左右。俄鼻中有物，黝然粗如指，徐徐下垂，甫及寸许，燃爆竹震之，辄缩入。如是者数，乃无所见。既而启户，谓兄曰："何违吾

戒，若他人，则危矣。”沐浴更衣，趺坐而逝。有戚某，赴苏贸易，路过维扬，遇于平山堂下，舆马仆从，倍极都丽。问所适，曰：“久疾不瘥，聊徜徉山水耳。”立谈移时乃别。戚归家往候，云：“某日已长逝矣！”忆维扬晤语时，不爽晷刻也。

眇能视

陕西薛侍御尺庵，设帐乐邑，从学甚众。已卯场前，占及门得失，卦辞曰：“眇能视。”榜发，本闱中宋芷、北闱中潘同善两人，皆短视，同人常以眇嘲之。

元旦杀鸡

予族人某，元旦杀鸡为馔，方举箸，忽神思昏然。恍惚入城隍庙，见神坐堂上，一鸡踯躅阶前。神曰：“鸡讼尔。”某曰：“鸡固人间所食，奚为讼？”鸡诉曰：“元旦令节，独不能少宽一日乎？”神曰：“元旦纵口腹，害生命，何云无罪？鸡言是。”呼卒笞之，乞贷不许。忽见先伯祖肆三公登堂为之请，神乃宥。伯祖嘱曰：“归禀我父，前有驴坠井，系我摄取，非诸童罪也。”时先曾祖年逾耄耋，常跨一黑卫往来乡里。数日前，驴饮水井畔，坠而死，以家僮不谨，尝责之。族人苏言其故，遂释焉。

济施得当

海阳李太史海若，少司马望石先生冢子也。少年豪迈不

羁，阿堵物颇不甚惜。先生每裁抑之，嘱司钥者不得任支取。一日，观剧梨园，见坐中数人有欷嘘者，异而问焉。曰："我辈边省人，春闱被落，贫不能归，观剧触情，不禁悲从中来耳。"询其未归者约百人。公慰之曰："此事易，易。且尽今日欢。传语诸君，某日集慈仁寺，当具薄赆助行装。"届期，向司钥者索千金。时先生待漏朝班，以不敢擅发辞。公不听，强持之去。方诸人闻公言，疑信半之。识者曰："李君气岸不群，言词慷慨，似非诳语者。"盍同往觇之。至，则公已候久矣。计程途之远近，给以资斧。诸人欣然拜谢，公亦长揖而去。先生退食，司钥者惶悚请罪。先生喜曰："吾所靳者，浪费耳。今用得其当，区区千金奚足措意？"闻者无不高先生之风，而重公之义。始，先生之巡盐两淮也，有年家某应赔官币万余金，囊橐罄如，而吏追颇急。与妻孥谋曰："非李君不能活我。"乃夜遁维扬，告以故，先生唯唯。即命酒，纵谈契阔。某欲再申前说，而乐奏阶下，笙簧盈耳，相与品题伶人优劣，劝酬笑语，竟不得毕其词。夜阑宴罢，先生已酣醉而入寝矣。如是者累日。某窘甚，寝食靡宁。忽传家奴至，色顿变，以为官逮也。询之，乃知先生已命人代交官项，复以三千金遗其家。色始定。谢曰："先生盛德，求之古人，未有匹也。"

石　卵

予村西磁山，有童牧牛其上，倦卧岩畔，见巨蝎与壁虎斗。虎被蝎螫，惫甚。奔窜石隙中，啮一物若吮咂状，俄顷雄健胜前，辄赴斗。斗被螫，复跃入石隙。牧儿怪之，谛视，所咂乃一小石卵，大如弹丸，色殷红，莹润可爱，因击碎

之。未几，虎受伤而归，觅石卵不能得，蜿蜒拳曲而毙。

张真人

海阳张真人者，不知所自。顺治初年，来邑东北菩萨顶结庵居焉。坐卧一蒲团，外无长物，恒累月不食。徽村有泉，颇清冽，日往掬饮，无间寒暑。尝云："吾遍游天下水，味无逾此泉者。"人有疾病求之，摩其顶立愈。小儿经其抚摩，终身不出疹痘。一日，告人曰："今夕当有大风雷雨，宜扃户早寝。"众素神其言，从之。夜半，狂风振屋，雷雨交作。比晓晴霁，失张所在。峭壁上炭书一七律曰："狐峰云隐旧山堂，远寄萍踪到此乡。不羡高车云节拥，可堪松盖晚风凉。南宫行满三千录，北院蒲团六月长。今夕乘鸾归海峤，碧桃开处姓名芳。"历经风雨不没，至今犹存。方张之羽化也，有海阳人访友盛京，遇诸途。询所往，曰："久坐蒲团，聊航海自遣耳。"临别，出纸裹一具，封缄甚密，授之曰："他日值困苦时，投红炉中，当有济。否，则万勿轻启。"某受而归，始知张已化去，即所遇之辰。越数载，邑大饥，饔飧不继。忽忆张言，拆视之，有物如儿拳，质似铅，而色黝然。试投诸火，烟雾迷空，举室顿暗，顷之烟消，变为黄金。遂易升斗，得度荒岁云。

担柴道人

诸城士人某，春日游山迷路，徬徨间，见一道人担柴自山凹中唱歌而来。问之，曰："吾有句，能对，即示尔归径。"稽首求教。道人指肩上柴谓曰："此木为柴山山出。"

士思索移时，不能得句。道人笑曰：“若亦士子耶？”言讫，其去如飞。士旋得路出，告诸同人，莫能对。予宗人内翰中孚，闻而对曰：“因火成烟夕夕多。”时年方总角也。

私得鬻子钱变猪

招远村民某，豕爪生拇指间。自云前世居某村，值岁饥，为人鬻子女，私得钱数千文。殁后，谒冥王，怒其丧心图利，叱逐而出。忽闻丝竹盈耳，迹之，见数人着彩衣登堂演剧，悦焉，亦易衣入，随之跳舞，失足坠台下。惊起回顾，鬣毛被体，蠢然豕也。遇矢知其秽而馨香扑鼻，不觉啖之至饱。比长，恐肥腯遭屠宰，恒经日不食。腹馁甚，辄复食，稍食即肥。旋被屠人牵去，缚诸床，举刃刺之，遂狂呼而奔。视所著，仍前彩衣。有数人自后呵曰：“速追至，褫其衣。”顷，诸人簇拥而上，扑诸地争解剥之。衣粘贴肌肤，痛不可忍。挣脱逸去，尚余半袖。仓皇前奔，蓦然坠深坑中。闻人语曰：“生矣，男也。”张目审视，复易人形，但肢体短小耳。豕爪在手，其即半袖之未脱者欤？

疑为仙芝

予族人某，冬日樵磁山，见青草数茎，嫩绿可爱。有群鸟飞翔衔去，疑为仙芝，撷数茎茹之，顿觉身体惫甚，踉跄而归。昏迷僵卧，累月不醒，惊蛰始恍然寤。所衔者岂蛰草欤？姑录之，以俟博物君子。

仲由享祭

予邑侯段公坚，陕西人，前明嘉靖进士。狷介廉明，为众所服。每逢丁祭，先期斋居蔬食，羊豕必亲饲，不假手仆隶。历数年，不少懈。某岁，值祭日，享献未毕，大风骤作，殿上烛光闪烁几灭。少顷风定，神几上有烛油书“仲由享祭”四字。盖公精诚所格也。

辟佛论

杨氏，清江人，适太学生蒋良绂。蒋雅，不喜浮图，常作辟佛论讽示同人。一夕，梦遊佛殿，绕之三匝，神像皆旋转向之，作怒目状。觉，语妻拏，不以为意。未几，蒋忽精神昏瞀，兀坐若呆，遽起绕屋者三，止之不得。氏惊曰：“向梦其凶谶乎？”逾刻而卒。翁姑在堂，遗孤甫五龄。家綦贫，无隔宿粮。氏躬勤织纴，养亲抚孤，至老弥笃，乡里贤之。

女颔生髭

姚公启圣，有女端慧，工诗句，兼善丹青。及笄，颔下忽生髭，剃之弥茂，遂任之。后长至尺余。乃易道家装，绘大士像悬楼间，长斋礼拜，无间晨夕。终其身不下楼，虽至戚，罕有见其面者。

白须叟怪

桐城方监司熺，雍正初被议，侨寓临清。人以室多怪异告，弗之信。居载余，毫无见闻。有戚萧某，自南来访，设榻厅舍，观书至夜分，将就寝，蓦见一白须叟，方巾阔服，昂然而入。甫欲通问，叟辄举手拱揖，遂噤不能出声。叟造几前，取书从容翻阅，至得意处，击节称赏。竟数页，一垂髫童子捧茶至，叟执杯略让，旋自饮。饮讫，袖微拂，童子俯首趋进，叟以拳击其顶，童子即蹈空而旋，捷如车轮，每一击，辄应手而转，闪烁夺目，后转益疾，第觉凉风飕飕，砭人肌肤，萧已颓然如入梦境矣。天明仆起，见萧昏卧，唤之乃苏。其宅后亦无他异。萧归，岁余殁。

匠役厌胜之术

余家有祖遗公宅一区，凡族人寓其中者，不数年即贫乏他徙。后倾圮拆毁，梁隙有木寸许，镂两马驾车向檐外作奔驰状，御者鞭其后，乃知为匠役厌胜之术也。或谓营造将落成时，取锯木行马，立大门左，架以丈木，置斧一柄于其下，遍令众匠跨之，即可解。然斧须木师所手执者方效，未知信否？

妻不与夫同榻

余邑东鄙，有村人娶妇某氏，合卺后，见妇袙衣缝纫周密，且不与同榻。稍犯之，则啼泣坚持，经数月，无转意。翁姑忧之，而难于启齿，讬氏母曲为劝解，不听。姑无如

何，乃晓之曰："妇以承祧为孝。吾二人年已向暮，又无他出，今若此，则戋戋一脉将何赖焉？且尔孑然一身，异日安所讬也？"妇闻言不答，而意颇动。是夜，夫往就之，遂相欢好。次宿，仍坚拒如初，而妇已受孕。逾岁生子，夫旋殁。妇抚孤养亲，终其身无间。

卷被邻号生误污

楚有诸生某，绩学能文，每入闱，辄不能终场。乾隆辛卯，头二场俱毕，文颇佳，深自喜。三场，漏下二鼓，五策将脱稿，正搦管吟哦，忽一人仓皇奔入。急呵止之，而砚覆卷上，已墨渖淋漓矣。其人乃邻号生，缘如厕，见一物大如斗，黑气弥漫，自地中栩栩起，惊骇急走，未遑审视，遂误入。某执卷求易，辞过激，监司怒其傲也，逐之出。

神　　钟

陕西广安城外有河，名延河。每山水涨发，波涛迅激，转巨石如弹丸。而漂木甚多，居人竞捞取以为利。一日将暮，闻水中语云："尔在此，我往洪洞去矣。"众疑讶间，忽砰然有声，若巨霆骤作，见一物黝然而黑，冲波直上，至城东女墙而坠。奔视之，乃钟也。惊为神，因即地而覆以亭。钟铁质，大数十围，厚寸许。篆文，类蝌蚪，不可辨识。抚以指，声轰轰不绝；击之，可闻十余里。邑故多雹，初起时，有怪云如墨，惟鸣钟俱纷纷散灭。后晤晋省人云：洪洞县有镉钟一具，亦自空中飞坠者。稽其月日，正广安落钟时也。

周将军墓

周将军仓，殉节麦城，而墓无可考。乾隆辛卯，余宰当阳，稽其遗迹，即古长坂坡曹刘交兵处也。因访麦城古址，在邑东南四十里，久被沮水冲塌成河，仅存堤塍，名曰麦城堤。有任生者，梦将军示以葬所，遂告前令陈公。搉其地，深丈许，露石坟一座，颇坚固。乃掩之，而筑墓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伪记者，夫去地丈余，乌知有墓？且一经掘视，昭然不爽。则将军之英灵所格，未可妄非矣。

冤魂显报

兰阳世宦侯某，素饶于财。任四川学政，颇尚苞苴。探知某生殷富，特索重贿，靳弗予，乃故置劣等。将施夏楚，生哀祈不允，仰天呼曰："冤哉！笞也。我死必为娼盗以报汝！"归即自缢。侯闻之心悸，恒忽忽如有所失。及旋里，宦囊丰裕，复置良田数百顷，富甲一郡。尚乏子嗣，姬妾十余人，俱无所出。心恶某生语，乃尽遣焉。时夫人年已五旬，忽怀孕。分娩夕，侯独寝书室，梦生自外来，竟入内室。急起逐之，蹶阈而踣，遂惊寤，而夫人已生子矣。侯知为孽报，欲勿举，夫人不可。比长，颇聪慧，但性好遊戏，屡责弗悛。未几，夫妇相继去世。恣意荒淫，不三载，资产荡然，仅余大厦千间而已。无何妻殁，屋亦转售。蹴居茅舍，贫不能支，遂纵姬妾与人通。初犹讳饰，继则要于路曰："我某氏孙、某氏子也。因贫无奈，遂腼颜为此耳！"及诸姬老大，计无所出，结无赖，习穿窬之术。为主所觉，缚送邑宰。宰廉其家世，曲宥之，未几病死。乡里每羞称焉。

卷三

刑曹赴冥质案

乾隆初，京师有某大姓，乳母与仆人私，主母觉而挞逐之。仆衔忿，以制钱数十枚给其幼婢曰："夜分叩主母门，当为我启。"婢如言，乃突入杀焉。讼于官，刑曹某坐幼婢以斩决律，同仆弃市。阅月，某夜梦有持寅弟柬来邀者，随之行。见宫阙巍峨，堂上人若世所塑冥王状。某至，王起谓曰："有讼公者，故请面质。"俄见一女跪阶下，捧其首曰："杀主者仆也，我何罪？"王即坐而问曰："案由公定，失入之咎将何辞？"某曰："此婢贪夜启门，主遂遇害，例有应坐，恶得无罪？"女辨曰："实不知情，罪不应死。"某曰："正惟不知情，仅予斩决耳。不然，罪岂止是？无论知情与否，当昏夜之际，忽有叩门者，安得不问而遂启之？且启门由于贿嘱，百喙奚辞？"女子悲泣，携其首去。王复起，谓曰："公断良是，案结矣。"遂趋出。见友人策马而过，谓曰："恭喜回阳矣。余来仓卒，忘一言，烦告内子，有金三百，藏锡器箱内，以备缓急需。殡殓诸具，得此足矣。"言毕，上马去。某亦望见家门，洒然而觉。命仆至友家探之，还云："昨晚暴得中风症，五鼓时已物故矣。"某即往吊。友子尚幼，请其妻出，告以故，不信。入检其箱，尘封寸余，曰："此中讵有银耶？"启至箱底，果得银如数。

县名适符积德

钱封翁永标，湖郡乌程人。性仁慈，喜施与，意豁如也。明末，岁大饥，流亡载道。倾囊周济，所全无算，事载邑乘。次子文犿，以康熙乙酉经魁，中丙辰进士。出宰广济，有贤能声。时里中徐某，亦以孝谨闻于宗族。子某由甲科任孝感令。夫广济、孝感，命名已久，乃二君作宰，其先人之积德，若借邑名以显。虽曰事属适然，而天之报施善人亦巧矣。

薛公驱妖

金陵藩署，故徐中山第。署后樟园，高楼在焉，上多狐。会新旧交替，署尚空，胥吏先期扫除。相谓曰："有敢登楼宿者，当醵金为筵。"适薛某年六旬余，闻之毅然往。持剑危坐，夜将半，忽笙歌盈耳，仪从云簇，凌空而至。瞬息灯烛辉煌，酒筵罗列。薛避匿楼角觇之，见一白须叟，踞席上坐。身畔有垂髫女郎，可十六七许，举杯劝饮，觥筹交错。薛自忖：迟则必为所觉。即挺剑跃出，呼曰："是何妖物，敢来作祟？"斫之，铿然有声。灯火倏灭，寂无所见。东方既白，得金爵二，上镌"恭祝周某翁七十荣寿"字。未几众至，薛不言夜事，但问城中有周某否。一人应曰："此翁新庆七旬，余即与贺筵者。"薛遂往谒。周询来意，薛曰："君家小有亡失，知之乎？"周曰："无。"薛曰："酒器在否？"周疑其言，入室验视，出谓薛曰："前月为余诞辰，戚好惠金爵二，今觅不得。君何由知？"薛语之故，

出杯相示。周大异曰："吾有孙女，年甫及笄，数月来，神思恍惚，每夜若有物凭焉。医药罔痊，殆即公所见之祟欤？顾妖既畏君之威，声息所在，自当远遁。且君年齿高迈，吾孙即若孙也。敢祈宿室以镇之？"薛慨然允诺，女竟安寝。次日薛去，妖复至，女问其故，曰："畏薛某耳！"翁复以女言告薛。薛曰："妖犹畏吾剑耶！"遂挂剑于门，大书"薛某在此"！妖乃绝。

吴 九 峰

莱郡有狐，自云吴姓，号九峰。常与人杯酒论文，高谈雄辨，虽博洽之士，不能难也。有请见其形者，辄云："我貌寝甚，恐诸君见之欲呕耳。"或赞其可登仙籍矣，吴云："某畜道未脱，尚入轮回。倘得转为儒家子，博青衿一领，乃可望成正果也。"询以三教之说，答云："三教中，儒最尊。佛居西方，白光射二百里，百里外，我能入之；道居东方，青光射三百里，二百里外，我亦能入；儒居南方，红光耀五百里，其芒竟天，离光三百余里，我即不敢近。常山行，忽红光照耀，呵声震山谷，惊伏岩穴下，良久出探，乃仲夫子过也。"有士人某夜宴，吴至，请移尊门外，众不解其故。顷有偷儿入室，家人逐之，冲席而出，遂遭擒。将鸣诸官，吴笑曰："孽由我作，解其缚，以警将来可耳！"众释之。一日辞去，不知所终。

冤报相寻

前明，登郡有军门某，母死，觅美材不得。闻郡中陈媪

家藏一具，质坚而厚，蓄已数年，持金购焉。其子不许，军门怒责而强取之。子因发愤力学，登贤书，筮仕，适宰军门之邑。时军门谢事家居，且老矣，向时情事，茫不记忆。令抵任，往来甚密，隐得其两子不法事，募人首告。佯谓军门曰："狂徒逞刁，诬蔑缙绅，当为置之法。但须暂屈二公子一质，以杜奸民之口。"军门信而遣之。令略不剖诘，立命杖毙。初杖时，家人奔告，曰："若辈忘传耳。"告者叠至，云："命在须臾。"乃号呼赴救。令戒阍人拒不纳。旋闻二子死，遂以首触石死治前。未几，令妇怀孕，临产，见军门披发入后堂。方惊愕间，内传夫人生子矣。令心知冤报，无如何。比长，狂恣荒淫，产业荡尽，不绝如线云。

得不义财必偿异世

江南某商，赴苏贸易，携三千金，藏舱板下。将发，一人求附舟，行李都甚，商不疑而纳焉。其人风雅善谈笑，杯酒盘桓，颇相得。一日，持金钱随意旋转，坠舱底，商觅还之。次日别去，商偶启舱取他物，则金已乌有矣。大惊登岸，入林中痛哭。将自缢，有老人扶杖至曰："咄咄！儿郎何轻生乃尔？"商泣诉其由。老人曰："子有缘，幸与我遇。速返舟至彼作别处，俟夜深寻访，见衣白痛哭来者，金必可得。然慎勿言我也。"商如教，至其处。交丙夜，一白衣人披发痛哭，手提壶浆，沿路洒滴，商直前视之，即附舟人也。惊问商，商告以觅金故。其人曰："无多言，随我来。"抵其家，栋宇崇宏，俨若巨族。乃延商上坐，曰："吾习此术久矣。师尝言，不义而得人财，必取偿于异世，当斩衰枕块，若子受父遗业者以禳之。然三日内有物色至者，

即宜付还。今甫二日而遇子，原金必奉偿矣。顾何处闻，而踪迹至此？”商不以告，曰：“此必吾师漏言耳。”因与流连对酌，商醉假寐。天将曙，呼商取金，封识宛然，命仆担送登舟。道径迂曲，历数村乃达江干。商再往访之，迷路而返。

妓鬼恋情索物

扬州巨商吴某，其妇翁任黔中镇远守，吴赴黔就婚。合卺后，梦一青衣人来曰：“奉城隍檄，有事须往质。”吴以非本籍诘之。卒曰：“因子来此，故就近归结耳。”遂掖之去。俄至一官廨，有投缳少妇跪阶下，詈吴曰：“负心郎，吾寻访久矣，今得遇，将复何辞？”吴愕然不解。神命取案示之。吴忽悟前世客济宁，眷一妓，妓私赠三百金，将为落籍计。既归，父母怒其流荡，不令出。妓坚守前盟，而鸨母逼夺其志，遂自缢。及再往，墓已宿草矣。吴辨曰：“事诚有之，但上迫亲命，且我重来，妇已物故，非爽约也。”神曰：“妇死纵不尔罪，而欠金宜偿。”吴苏，乃市冥镪焚焉。夜梦神责曰：“尔偿尚轻，须罄阳世三百金酬之。”吴即焚如数。复梦神呵曰：“妇控尔低银搪塞。”令卒引视，银色皆黑。吴私问卒，卒曰：“子谢我，我语尔故。”吴许诺。卒曰：“冥镪穿破，即低潮也。”乃恍然悟。更市数十万锭，并谢卒物，焚焉。梦前卒来，妇亦至，向吴拜曰：“感君还妾故物，得免贫窭。但妾久羁阴曹，衣服器物，荡然无存。如不忘旧好，祈具以赠我。”吴命匠悉制人间应用物火诸野。入夜，梦妇人来，则楚楚衣裳矣。称谢毕，蹙然曰：“恃爱多求君，得无厌乎？妾尚有苦衷：项间索不去，

超拔无期。若肯见怜，为我忏悔，庶可免。”吴许延僧道祈禳之。妇曰：“若辈何能为，扬州南郭有老人某，礼斗甚虔，得彼醮荐，厄解矣。”吴归，从其言。复梦妇来谢，项上索已去，曰：“赖君高谊，得脱苦海，十八载，再图良会。”吴中年多蓄姬妾，孰为妓后身，不得而考矣。

捕虎无踪

豫省某县，群山环绕，林峦丛杂，僻邑也。邑令子外出，遇虎攫去。令痛甚，广募猎人，期尽歼以泄忿。数日无所得，令悲且怒，责复往捕。经旬余，仍无获。令益怒，将毙诸杖。众泥首请曰：“某等猎近地久矣，意虎畏公威，闻风远遁。山南百余里，层峦密菁，为虎狼窟穴，历久无敢入者，某等愿冒死一往，务得虎复公命。”乃质其妻子遣焉。众结伴裹粮而入。第见古木参天，修篁蔽路，蜎伏鼠窜，狐兔纵横，杳无虎迹。众徘徊山溪，日将夕，栖身无所。遥望屋角巍然，隐约林际。群赴之，有楼高数丈，甃以巨石，坚固宏敞。众登楼环视，尘灰积寸许。皆心悸股栗，坐而假寐。比晓，同人忽失其一，竟觅无迹。归述之令，令痛哭而已。

不抚诸孤利其田产

苏郡吴县王某，乾隆初任宁夏邑。猝梦本邑城隍谓曰：“适奉苏郡檄，有事须质，当速行。”王以路远辞。神曰：“有马可乘。”俄，一卒控马立阶下，促王乘之。疾如电，瞬息抵苏。至城隍庙，见大门楹间悬雕金联句，光辉夺目，书“处世但能无死法，入门犹可望生还”。殿楹书“地狱空

留点鬼簿，人心自有上天梯”。神谓曰：“尔伯殁后，尔叔不抚诸孤，利其田产，尔曾出不平之语，其信然乎？”王以年远不能记忆对。神曰：“即事而论，曲在谁？”王曰：“曲在叔。”神曰：“若然，案定矣。”悟后，差人抵家探问，其叔已故，即夜梦之次日也。乃亲书联句送诸庙。

人形如球

康熙中，兖郡有数人共舁一人行市中，围以幔，欲观者，索钱乃启视。形圆如球，手足拳缩，耳鼻皆陷入肉内，俨然卵也。监司某闻而异之，讬言太夫人欲观，命舆至内室。其声啾啾，貌颇惨然。询之，则左右顾，若畏人状。众晓之曰：“此地人莫敢入，尔有苦衷，可剖陈。舁而索钱者远在署外，无虑也。”乃泣诉云：“四岁时，即被拐。装圆坛内，封固之，上凿一窍通饮食，下凿二窍通溲便。数年涨满坛中，奇苦万状。又十数年，乃破坛出之，招摇索钱。居恒，只啖以枣栗，恐形体长大也。”监司执而鞫之，尽置诸法。

海　　马

康熙间，某郡忽来一马，不知所自。神骏异常，蹄间毛长尺许。往来腾踔，日践田禾无算，乡人苦焉。捕之不得，乃纠合诸村，四面围逐。马径奔海中，履水而行，踏浪蹴潮，宛如平地。久之，入大洋，踪影杳然矣。

梦阅女郎诗

胶州诸生周云，赴岁试，梦游一处，水碧山青，迥非凡境。眺瞩间，忽闻环珮铿锵，一女子飘然而过。貌甚都，周尾之而行。迤逦至竹林中，林尽露甲第一区。女缓步入，周亦随入。门宇深邃，悄然无人。室内图书满架，陈设皆非耳目近玩。女据床兀坐，指几上云笺谓曰："妾有诗四章，愿质高明。"周取阅。诗曰："极目秦楼月，怅然思远人。谁云好事近，辜负洛阳春。""细滴芭蕉雨，懒倾荷叶杯。怜怜薄命女，寂寞看花回。""佩解丁香结，愁看霜叶飞。满庭秋夜月，不见阮郎归。""疏影横窗瘦，梅含瑞雪浓。何来月下笛，撩得鬓云鬆。"周反复披诵，击节叹赏，欻然而寤。时乾隆辛未三月二日夜也。

青蛙夹舟

徽商汪某，赴苏贸易。遇载青蛙盈舱而鬻者，心恻然，买而放之。启囊露多金，舟子顿萌异志。谓曰："君诚长者。去此十余里，余友亦载有数百头，若尽行买放，则功德无量矣。"商欣然同舟往。至其处，暮色朦胧，杳无舟楫。正欲诘询，舟子遽起，扼其吭而投诸水。复恐其浮也，取舟中石磨盖系而沉焉。越月，县令舟过其旁，有青蛙千余头夹舟鸣跃，皆昂首若有所诉。令异甚，使善泅者没视之，获缢尸，项有绳，绳端系磨盖孔内。令具棺殓其尸，藏磨盖他所。选干役沿河物色，得一舟有空磨盘在焉，取盖合之不爽。一鞫而服，论如法。

鼠　怪

平阴刘生，偕其兄暨友王生，读书山寺。刘患时症，神忽离舍，信步至一处，缭垣绵亘，有月门半启，颜曰“别有洞天”。刘径入，曲房幽折，迥异凡境。一披发女郎丰致翩然，见刘，作嫣羞状，掩户而入。刘神摇目荡，莫能自持。徘徊间，有老叟出谓曰：“郎君何来，伫立于此？”刘曰：“读书近寺，仰瞻华屋，故尔流连。”因问翁何姓，曰：“姓子。”刘疑之，曰：“商王后裔也。”延生入，颇恭敬。旋进食，烹饪皆精洁。抵暮，留生宿。次日，一客来，询之，主人近邻也。坐谈移时，客曰：“主人有爱女，闻君未娶，愿缔姻好。”生大喜过望，当夕合卺。新妇靓丽如仙，其侍儿即被发女也。琴瑟颇笃。生偶与叟闲步，出一洞门，却非前径。门外高山峻岭，若与人世相隔者。叟请题额，生即挥笔书曰“古桃源”。忽闻梵诵声，悟曰：“此处与山寺原隔咫尺。余所读书，皆手自涂乙，心血所在，盍往取归？”叟潸然曰：“一去恐无再见期矣。”生惊问故，曰：“此地将有天变，意欲择地徒居。”生曰：“倾刻即回，岂不能待耶？”叟笑曰：“吾戏言耳！”生遂攀萝越岭而出，出即寺之后园。见兄颦蹙立园中，呼之不应，遽走去，生牵其袂，随至卧榻，豁然而醒。乃历述前事。王闻之，笑曰：“此壁间鼠穴耳！予戏题四字尚在。”验之果然。乃悟十二辰中，子属鼠，其为鼠怪无疑矣。其兄恐复着魔，促之归，病月余而愈。再诣山寺，其屋经大雨圯毁。循墙迹之，果有空穴，鼠已他徙无踪。穷其曲折，直通后园湖山石孔，石孔有字，如豆大，略可辨识，乃己所书“古桃源”三字也。

磷避贡生

登郡梁某，武弁也。常夜巡东郭外，遥见走磷簇簇如丛星，逼近之，仿佛闻语云："梁贡生来矣，速避诸。"即纷纷散灭。梁深讶之。他夕过其地，复闻如前。乃慨然作读书想。顾家贫，延师无力，适余戚徐某设城教中，遂从受业。锐志力学，三年业大进，补蓬邑弟子员，食饩以明经。

义　犬

蓬莱城东七十里巨峰集，有两妇人自西来，憩破庙中。村人询之，姑媳也。囊橐萧然，有一犬随行。姑谓媳曰："我饿死不足惜，汝年尚少，何不适人以自生？"媳曰："姑老且病，吾嫁后将何倚？"姑以己为媳累也，乘其出，遂自缢。媳归，大哭曰："姑以我死，我岂容独生？"亦自缢。村人哀之，醵金买棺，葬于村外。其犬日夜哀号，守墓旁月余。后虽依人以食，犹日数往，三四年来，未尝有间也。乾隆庚午年事。

数已预定

莱郡仓大使刘铨，浙江绍兴人。康熙中历官二十余载，囊橐充饶，咸劝其援例升任去。刘曰："数已预定，乌可强求？"众询其故，曰："余少时，祝寿戚某家。戚门临溪侧，遥见一妇人浮沉溪内，余将至，妇踉跄登岸去。抵戚门言及，即其女婢也。云浣衣水次，有不识姓名二人来，邀之

去，不从。强扶溪中，不数武，遽捽跌而蹶之，辗转苦不得脱。忽云莱州仓大使刘铨至矣，顿失所在。时余初补郡庠，颇自负，且微职亦非所应得。未几，缘事被褫，遂考吏员，援今职。”

托生佞佛无疾而终

康熙中，莱郡司马来某，浙省人，署登郡守。适学使岁临点册，仪门左有武生孙秀者，以劣迹被黜，愤极而狂。持刀奔试院，及仪门，为众所阻，不得入，遂举刀斫，来仓皇格以手，四指迸落，遂被害。是夜，夫人梦来血迹遍体，绕屋呼曰：“余不幸已遭惨害，今讬生莱郡西鄙某村民家。他日南回，当往视，右手缺四指，即我也。”夫人惊觉，深以为不祥。越三日而讣音至。后舆榇归，中途猝遇暴雨，往避村民家，姓名居址恰与梦合。询其生子已逾月，右手果缺四指。夫人心知其意，潸然流涕，厚恤而去。比长，性淳朴，不茹荤酒，好兴作庙宇，孜孜惟恐不及。先是，来居官雅不佞佛，行部所至，遇修寺院者辄责而毁之。某广行募化，经来所毁者，悉为修整。历数十年，各庙俱落成，无疾而逝。

还金得金

莱郡掖县富室张某，其祖贫甚，以灌园自给。偶于途间拾皮囊，启视，皆金，知为人所遗也。坐候其傍，顷有号呼而来者，询之，即失金人，乃取囊还焉。其人感甚，欲厚谢之，坚不受。适张妻馈食至，知其事，曰：“是物吾稔闻之，未识其状。”客解囊相示，笑曰：“此固金耶。”命持

之去。谓夫曰："吾昔采茶野外，见土坑内累累然以千百计，皆客囊中物也。"张往觇不谬，遂舁归，成富室。

鳝鱼索命

新城宗兄某言：伊村河边有柳横亘水面，常见大鳝长丈余蟠其上。村中无赖子思取之，操习手标，俟其出，一发中首。鳝负伤，拔柳而去，河水尽赤。后值大雨，无赖子闻户外有唤者曰："河中漂木甚多，可往取也。"出户无所见。及河，果有木流下，泅水要之，忽变为大鳝。急向岸上呼曰："寄语老母，鳝鱼索命矣。"言讫，随波而没。

善奕遇仙

登郡普某，奕中国手也。晚年尤笃好，技益进，对垒者咸望风靡。常携局登蓬莱阁，一道人前揖曰："闻君善手谈，愿窥高深。"普欣然。既布局，阵守攻击，备极变化。道人应接不暇，东南一隅，旋为普所困。道人纵横驰突，不得出，乃外设伏以待。普从隘处扼之，曰："尔虽仙，亦难解此重围矣。"道人微哂而起，手捋普须曰："君奕固高，君须尤美。"乃逊谢去，普亦未之异也。及俯视，白须有黑迹五匝，指痕宛然，拭之不下落，始悟道人仙也。普技亦神矣哉！

矢志不坚

浙江陈某，康熙中曾应山左赵抚军幕，晚年家居，食指

颇艰。值其友为山西河津令，遣子往候，而令已升任去。僦居逆旅，独夜无聊，据案作草书。不数行，觉有物凭其肩，回视之，乃一女郎。啧啧赞曰："好书法！"陈子呵曰："黄夜至此，不顾瓜李嫌耶？"女复作娇媚态，陈曰："若仍尔，当呼主人来。"女赧而退。次夕，挑灯披诵，女复至，笑曰："郎君夜读，得毋寂甚？"陈不应。女徐近前，凭伏几侧，脂香袭人，不觉心动，遽拥于怀，撮其颔而狎之。女曰："尔识我乎？"曰："连夕光顾，已曾相识。"女摇首曰："尔审视，果识我否？"遂变一披发咋舌之状，陈惊仆，复向之呵气不已。正窘迫间，一叟排闼入，叱曰："何物鬼子，乃敢作祟？"倏忽不见。叟扶陈起曰："少年奚矢志不坚，非遇我，几危矣。"陈拜谢，询其氏族。叟曰："我河津薛姓。向在山左，承尊公雅爱，故尔相报。"再三安慰而去。陈归语其父，思之良久，曰："是矣，昔年随赵公游大明湖，见薛文清公祠风雨剥落，力劝赵公重葺之。薛，河津人也。拯尔于难，殆为是欤？"

习数陨身

予业师赵拙庵先生，武进人。为予言：戚某精占验，百不失一。有秘书珍藏，不以示人。雍正壬子，秋试金陵，闻其已故，场毕，往唁，并访遗书。比至其家，问致病之由，老仆潸然曰："主人本无疾，村南数里外，有短碑一座，文字漫灭，不可辨识，俗传建自刘青田。主人命创室碑左，工未毕。一日，忽驱匠役去，留仆在侧。主人披发仗剑，掘地深三尺余，见大石盈丈，坚厚不可卒拔。乃锹掘石旁浮土，甫及尺许，露微孔，陡有白光冲出，如匹练，森寒袭人，光

芒射目，旋绕主人身畔。主人斗击良久，狂呼而仆，白光仍缩入。扶归，遂不起。举家问故，不答。垂危，乃抚然曰：'石中有宝剑。白光，剑之精也。数戒妄求，我思强取，致剑光凌逼伤右臂，命也。我死当埋石上以镇之。'从其言葬。后风雨之夜，辄丁东有声。"询及藏书，仆曰："主人习数陨身，主母已焚之，片纸无存矣。"

冰　　塔

霑化某岁冬，大风迅发，屋瓦皆飞。河中吹浪高丈许，一夕冻成塔形。玲珑洞彻，有类鬼工。观者如堵，数日乃融。宫詹李公，建庙河干，落成题额，未得佳名。正思索间，有道人来访。言词博奥，甚为倾倒，因告以故。道人曰："时事即嘉名也，何不题为冰塔禅院？"李称善。道人既去，李念道人风骨超凡，必非恒品，命复邀之回。方道人之来也，一童子倚门酣睡，呼之不应，道人出，即随之往。使追于途，见童子负柳一株随其后，去如飞，奔马不能及。回告李，李叹曰："此必纯阳真人也，惜觌面失之。"遂如所言题焉。

新尸搪塞

京师有驴夫某，载一客至西直门，因如厕落后，比追及，日已向暮，客僵卧道旁，驴不知所往。徬徨间，为坊卒所获。令乡地守其尸，鸣于官，诘朝官至，失尸所在。官怒，勒限寻觅，踪迹杳如。乡地惧，乃掘一新尸搪塞之。官命驴夫识认。曰："客无须，此长髯，不类。"观者如堵。驴夫忽于

丛众中搴一人告曰：“此即骑驴客也。”诘以故，曰：“素有痫疾，中途陡发，昏迷仆地，夜始醒，起觅驴夫不得，遂寻至此。”官检所掘尸，遍体无伤痕，惟顶门贯长钉，深入发际。唤乡地严鞫，始得其实。盖村豪某，以图财致死者，乡地知之而莫敢发也。乃置诸法。乾隆丁丑年四月事。

陆　井

唐陆鸿渐先生，楚之竟陵人。以文学征，不赴。徜徉江湖间，性嗜水，天下名泉尝历殆遍，称楚水为第一。诗云：“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所谓第一，盖指竟陵言也。但年代久远，鲜有知其处者。明佥事柯公乔博求无踪，于西塔寺甃井，并刊《茶经》，额曰“陆井”，究失真耳。真迹在北郭外官池内，名文学泉。邑令邱公筑城始掘得之。中有断碑废柱，隐存《茶经》字迹。拟修治之而未果，遂仍湮没。乾隆戊子夏旱，居人于池内掘藕，复获故井。前令马君鸠工淘浚，得积茶数十余石及文学残碣。意必先生品茶处也。乃甃砌而建阁于左，并勒石以纪其实。余于乾隆甲午春调任天门，天门即古竟陵也。薄书之暇，辄访陆井遗迹，或谓在天门山北，或谓在西湖中覆釜之下。然稽其故址，惟文学泉与邑乘所载吻合，其为真陆井无疑。惜自马君去后，久渐湮塞，而阁亦就倾。余因复加疏瀹，并阁之圮者而重葺焉。井径七尺，深十余寻，上覆巨石，凿窍凡三。汲饮之，甘芳而冽，逾时觉齿颊间犹馥馥不散。则知先生之所品题，固非虚语也。

剑潜沙际

予村中，群儿夏日浴于河，见一小白蛇往来游泳，光耀波间。异而逐之，潜入沙际。掘之，得剑长尺余。青莹照人，利可削铁。群儿相竞不已，截为数段，分取之。识之惜焉。

鬼怕凶人

山阴渔人顾某，月夜操舟捕鱼。偶扣舷而歌，闻有依歌和者，声低而哑。起迹之，见一人蹲踞田间，仿佛有黑气罩其上。持篙追逐，其人急走，至古冢旁一大穴而没，遂以篙槊穴中数十乃回。渔人家有老母、幼弟，时已寝。其弟忽起捽母衣詈曰："我好意倡和，尔子辄无礼相加，槊伤吾体，行取其弟偿之矣！"母曰："冒犯者，兄也，弟何罪？"曰："其如彼强横不可近。何若以鸡酒祀我，怨可释。"母曰："夜已深，物难猝办，容俟翌日？"复曰："我不及待，浆粥亦可耳。"正索取间，忽闻扣门声，即惶遽而言曰："凶暴者又来矣！"遂寂然。

悍妇自新

莱郡某氏妇，凶悍异常，连嫁五夫，俱遭其折挫而毙，声播远迩。居数载，无问名者。文登邑有执鞭某，闻而娶之。众动色劝阻，不听，竟载之行。一日，引至幽谷密箐中，推妇下骑，褫衣缚诸树，谓曰："亦识我本意乎？尔悍名四

布，莫敢与婚，我所以娶尔者，特为前夫雪怨耳！”妇厉声叫骂，毫无惧色。某从容拾柴薪堆积而爇之，执刀谓曰：“且剜取悍妇肉，俟饱啖后再毕尔命。”即割其左髀肉骈三指许，炙而啖之，妇骂益厉。某更割其右髀肉，大如掌，炙啖如前，妇色稍沮。顷，欲割其乳，始哀呼祈命，申誓重叠，愿改前非。而某若不闻，故持刀作欲割状。妇号极声嘶，奄奄欲绝。乃掷刀嘻笑曰：“技止此乎？姑贷尔余生，再犯不宥。”遂解缚而封其创，携归。恪遵妇道，井臼亲操。偶有微失，呵叱之，即惴栗惶惧，屏息承迎，居然称贤妇矣。世之夫纲不振，归咎狮吼，岂笃论欤？

骨走

史子见，黄冈诸生也。明末遭寇乱，子见率里人虓其魁。贼怒，获子见，磔之。筋肉都尽，骨犹屹立，乃锁其项于彰孝坊。夜分锁脱，骨走临湖寺。次日，贼索获之，复刃其首。里人以为神，建祠祀焉。

医多神效

胥秉哲，江夏人。状伟岸，谈论风雅，尤奇于医。有徐某妻，孕而疾，诊之曰：“倏隐倏现，尺中有神；非症非痞，结为孤形。”投以药，果产异物。某中丞夫人病殁，将殓，胥观其色，谓曰：“可活。”煎剂投之，须臾复苏。王方伯女，患痘已死，胥见曰：“生气犹存。”药之而起。其他神效多类此。余友王生调鼎，其婿也，尝备言之。

节妇瞽目复明

冯氏，云梦人，诸生龚沆妻也。年十六适沆，四载沆卒，遗子甫七月。氏哭泣丧明三十余年。一日，觉天宇空旷，霁景暄妍，目中翳障忽尽蠲。子病濒危，望空拜吁，夜梦媪持浆灌之，旋愈。乾隆丙辰旌焉。

施棺获报

黄仁还，潜江人。家仅中资，喜施予。贫死无棺者，每代为营厝。明末，遭寇出避，遇贼刃于路。寇退，家人返，黄已在室。诧而询之，云："被刃时，颈将断，恍惚有人为正其首，敷以药，复有数辈掖之归。视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孙金镳，中康熙辛丑进士。

卷四

牵经臆断

江南诸生某，工诗文，尤精楷隶，先达咸器重之。家素寒，以训课自给，中州某邑宰慕其名，延之课子。邑中有因奸杀其本夫者，宰推鞫情状，妇实不知情，爰书将定矣。会中秋，宰宴诸友，偶论及之。幕僚谓宜按律拟绞，众咸以为然。生独折之曰："妇既贰心，乌得不知？且衅所自起也。如公等议，《春秋》讨贼之义谓何？"反复辨难，莫之能屈，众为所夺，竟如生言。周纳为知情，改拟凌迟律。未几，妇伏法，而生以偶尔纵谈，事过亦不复置意。越年，忽婴嗽疾，久不愈，愈甚，辞归。行数日，疾略减。一夕宿逆旅，又值中秋，徘徊月下，意颇自适。突有妇人至前曰："尔盍嗽？"嗽果应声发。后少瘥，见妇至，辄嗽。乃力疾抵家，语其故，皆惶惑莫解。因念生平于妇女无亏心事，究不知是何孽报也？祈祷百出，委顿益剧。见前妇复来谓曰："我即某县某氏也，失行有之，谋毒吾夫实未与知。尔腐儒，拘牵经义，妄逞臆断，致我蒙杀夫之罪，受极惨之刑，此心何能甘也？业已讼之冥府，逮尔质矣！哀祈奚益？"越日果殁。

数学奇验

兖郡张某，精数学，所占必奇验。尝贷友人金，友以囊空告。张笑曰："昨夕某饱金若干，命婢登几藏诸阁，且戏

握其足，谓无人知耶？”友惊以为神，借如数。张持归。中夜，闻屋瓦有声，知为盗，呼曰：“诸君辱临，可下辉蓬荜。”盗大惊，急走。复呼曰：“若见拒，休怪唐突！”群贼一时俱坠，若有执之下者。咸稽首曰：“夙畏神明，焉敢冒犯？特假道公府耳？”张曰：“无他，有物特赠。”出金示之，群贼姓名俱书其上，众相顾错愕。张曰：“数也，不可违。”众乃拜受而去。又，冬日赴友人宴，围炉笑语，忽以足炙火中，众惊拽出之，张不可，移时始令人舁之而卧。呻吟间，家人来报：室遭回禄，幸未伤人。张曰：“予子应毙于火。父子骨肉也，自毁以当之，故得免耳。”人求其术，张曰：“学术至难，授受非其人，恐速祸。”张死，术竟无传。

烹食太岁

栖霞林某，性凶悍，不信鬼神。偶于田间掘得肉球，色黑大如斗，形蠕蠕动。众惊曰：“此俗所传太岁也，遇者不利。”林叱其诞。持归，妻孥咸奔避诮让。林怒曰：“冥顽一物耳，何畏乃尔？”烹而食之。方举箸，忽倒地，七窍流血死。

再见我当捷

即墨袁侍御为诸生时，颇负文名，自以掇科第如拾芥。初试棘闱，极意轻营。夜将半，一人立帘前，视之，其亡父也。袁怖甚，不能言。父曰：“儿毋恐，再见我当捷。”言讫而没。后屡试无所见。康熙丙子场毕，偶为所亲道其事，

所亲贺曰："今岁必售矣。若翁名三重，闱中次题乃'王天下'节，非预兆耶？"榜发，果隽。

病中入冥

吾乡孝廉某，南游返棹，病卧舟中，恍惚至一处，城垣高峻而寂无人声。方徘徊间，有跃马出者，乃其故仆也。见某即下马问讯云："主人欲入城散步耶？适有事，不及追随。门卒吾友也，可令前导。"言毕驰去。即有人引某入，至一官署，峻宇雕甍，重门洞启，出入纷纷，某亦随众进。见峨冠朱衣人坐堂上，左右人各抱册籍。俄闻门外呵殿声，一达官肩舆至，极驺从之盛。朱衣人拱手起迎，逊之坐。吏检册呈上，朱衣人览竟，仍起立拱手，达官乘舆鼓吹而出。顷之，复有乘舆呵殿来者，视之，乃其戚某也。朱衣人拱迎逊坐如前，吏复呈册，阅数页，色遽变，戚某衣冠顿裂，若有人褫剥者，旋被鬼卒捽下，锒铛被体。某方惊讶，忽为朱衣人所见，呼问曰："尔阳世人，谁导尔来此？"某以门卒对。拘卒至，杖之，令送出。寻寤，某计出门时戚故无恙，意或病中幻境耳。抵家问之，其戚果殁。数其期，正舟中梦见时也。乾隆庚午七月事。

银随兔失

余村农家畜一牛，颇雄健，后有暗疾，家人谋曰："以此欺不识者，尚可得价。"乃卖之邻村，获五金，束腰缠间。途见一兔伏草内，潜蹑其后，捕得之，抱诸怀，复恐其逸，解腰缠系其项，适遇里人立谈，持少懈，兔忽脱去。时

秋禾遍野，踪迹无所得。某以细故，不为意，归方悟银随兔失，悔无及矣。越日，买牛者刈禾田中，得一死兔，项间有缠带，启而视之，金在焉。

鬼唤优人演戏

宁海优人，当夜半时，有唤演剧者，优辞以夜。唤者出多金为酬，优人利之，遂偕往。既至，庭宇宏敞，宾明罗列，帷灯火青荧，殊无光焰。时值炎署，座间但觉阴气逼人。所演皆生旦诸剧，声乐幽细。扮演既半，饲优人以缕面，啖之有尘土气，咸疑讶不敢食。乃密谋辍前戏，扮天神鼓噪而出。宾从俱惊骇奔窜，灯光几筵倏无所见，众亦昏然若梦。天明始醒，则共处一大冢前，旁列小冢累累。有瓦器数事，内盛蚯蚓。及视所赠金，乃冥镪也。

红煞神

姑苏冢宰某公为诸生时，疏狂纵酒，豪迈不羁。常夜行街衢，见一巨人，长丈许，面目狰狞，摇曳而来。公直前当其冲，叱曰："尔何物，欲何往？"巨人曰："我奉差遣，公幸暂避。"问何差，不肯言。公坚持不释，巨人不得已，乃曰："我红煞神也。某家完婚日时与我犯，将往祸之。"公怒曰："此我良友，肯容汝往耶？"相拒久之，神曰："时已过，往无及矣。"倏然不见。公急之友家，则设彩张乐，新人方下舆。谓主人曰："速饮我酒，为若守门。"坐至旦辞去。其家问故，以夜所见告，并问曰："日者为谁？"曰："某翁也。"遂造其寓曰："为人择日，奈何使红煞当

令？”日者曰：“固知之，第此日有文曲星化解耳。”

助雷公一臂

绍兴猎户某，夏日山行，雷雨猝至，奔避密林中。见大树一株，高插云表，中有巨穴如斗。雷霆绕树奋击，忽穴中恶烟腾出，雷火辄被冲散，如是者数，心知为怪也。祝所挟鸟枪曰：“请助雷公一臂。”。俟雷烟相持时，举枪击之，雷应声而下，树忽裂，一大白蛇毙焉，长数丈。

僧　　竹

巨宦某，身没无嗣，封翁犹在堂。家赀丰厚，族人争求为继，封翁难其选。告于族，卜吉。集宗支，择当意者立焉。届期族人咸至，翁指一幼子谓曰：“此儿可。儿何名？”众以乳名僧竹对。问取何义，曰：“生时梦一僧顶竹入室，遂以名之。”封翁瞿然曰：“数也！”立为嗣。封翁殁，僧竹不守礼法，家资荡然矣！传封翁宦南中，利某寺僧财，构衅掠杀之，埋竹下云。

妖由人兴

予乡有赴都贸易者，至某村外，见一小儿尸，戏溺其口曰：“稚子若有知，试尝乃公咸淡味。”自是其村每夜闻有呼咸淡公者，村人怪异，循声踪迹，得儿尸，若自口出，疑为神，醵金瘗之，建庙其上，即额曰“咸淡公。”治病求福，多有效验。转相告语，祈请无虚日。历数年，某归过其村，

闻而笑曰："枯骨乌能灵？我一时戏语耳！"告之故，遂无验。又，通州东坝有古庙三楹，久经颓敝，一旦香火忽盛。传数日前，东便门有舆夫舁一老姥探亲潞河，至古庙，即下舆而入，久不出，舆夫入视之，阒无人，惟案傍有雇值在焉。诧为奇，远近哄然，施舍无算，将刻日新其庙。有司闻而禁之，风顿息，庙仍荒落如初。又，乡人某途行，风雨骤至，顾田畔有废石臼，蹲其内，张盖避焉。雨霁而行，村众赴田间，见雨后沟浍皆盈，独石臼无涓滴，以为神异，争建庙祀之，祈祷颇灵，香楮相属于道。一日，值祭赛期，乡人避雨者复过是村，询以故，众告之，乡人曰："此我张盖以避其内也，岂区区顽石，果能为神耶？"越日，庙毁于火。鲁申繻曰："妖由人兴。"晋师旷曰："石不能言，或凭焉。"其此之谓欤？

梦游蓬莱阁

莱郡诸生某，春日郊行，至某故宦别墅，游赏力倦，即亭园幽绝处憩焉。恍惚闻语云："八仙将至，速扫除。"生惊起，顿觉清风习习，尘翳卷空，阶除庭院宛如新扫。窃疑之，坐候亭侧。有衣服褴褛、形状龌龊者八人相继至。某心数之，知仙幻形也。拜恳解脱，诸人笑曰："我辈乞人耳，何仙之有？"生恳求不已，乃曰："无多言，随我行。"绕三匝，境界倏易，雉垣耸峙，高阁嵯峨。临槛而望，波涛汹涌，仙山出没烟际。诸人相谓曰："可去矣！"即有蓬花片片浮水来，众各跃立莲瓣上，生逡巡却步，众共招之，终疑惧不敢前。诸人乃啸歌倘徉，凌波上下，顷之，一望杳然矣。生怅惘不知身在何地，寻见携榼提壶至者，问之，乃登

郡蓬莱阁也。瞬息间，去家已二百余里。

苦节自守

武定李氏妇，夫死无子，家贫，苦节自守。惟翁在堂，奉事维谨。翁时六旬，尚强健。妇有侍婢，进于翁，不可。强纳之，继以泣曰："倘上天见怜，不绝李氏宗支，此犹一线之望也。如不见纳，更迟数年，悔无益矣！"言毕哽咽，几不成声。翁不得已，纳其婢。逾岁，生一男。妇调护周至。囊粟屡空，日夜勤纺织以佐朝夕。稍有余，即积之。比长，为之授室。男亦连举二子，妇乃以其幼子承夫祀。里人贤之，举于官，旌焉。

见皮匠否

同年孙午桥为余言：其兄任大城时，有马生者，文学士也。述其祖与南省刘某，俱中康熙丁未科进士，选县令，同谒入座某公。公见刘，愕然曰："子来乎？"刘应曰："来矣。""发甲筮仕乎？"曰："然。""见皮匠否？"曰："未也。"公嘱曰："若见时，务告我。"刘应诺。马问其故，弗告。坚叩之，乃曰："余前世为明嘉靖间进士，令某邑，颇著廉能。病殁，至一处，若公府状，有朱衣人坐堂上，余入揖，朱衣人起立让坐，谓曰：'君历官清正，夙深钦佩。'须臾，有一人跪阶右，询之，乃业皮匠者。言未竟，役报云：'某禅师至。'朱衣人降阶迎僧入，让上坐。僧曰：'人数已足，可无须我行。'神揖而启曰：'上帝命也。'乃开座后门请僧入。复命役引皮匠从西角门出，引余

从东角门出。觉蹈空而行，下视云雾滃然，不可辨识。久之，现一河，波涛浩渺，水纯赤色，方徘徊间，忽失足坠水内，呱然一声，形体顿小，已在绷褓中矣。比时心虽了了，而终未之泄。今见某公，即禅师也。”刘仕至监司，未知见皮匠否。

负金孽报

江南舟子某，驾一艇往来江湖间，常为商旅载货物。舟颇精洁，一老客南北贸易，恒主之。后客复买舟南下，索负毕，将归而疾作，计不能抵家，濒危，泣谓舟子曰：“吾病且死，橐中金幸付我妻孥，来生当矢报大德！”舟子慰谕许诺。贾殁，涎其金，具棺殓之，瘗诸道旁，载金归。徐出营运，广置田宅，遂成富室。舟子先艰于嗣，后生子颇俊爽，深钟爱之。渐长，喜游荡，屡戒不听。挞之，奔匿床下，舟子忿甚，搴帏奋击，陡见老者伏地上，白髭毵毵，宛然舟中病贾也。大惊，投杖起。后益恣肆无赖，靡费资产如粪土。每怒责，即以床下为藏身地。舟子心知孽报，无如之何。不数年，家产荡尽，依然窭人矣。

轮回惊觉悟破疑案

莱阳武生马某，病绝一昼夜。将殓，忽呼曰：“跌死我矣！”举家惊骇，而某已复苏。众问故，云：“病中恍惚，信步出门，觉身体轻逸，任意所之。入一寺院，阒无人，闻容内有呻吟声，遂侧身入。见少妇倚坐床际，袒衣露腹，一小沙弥自身后抱其腰，一僧在前，往来摩挲。储视良久，忽

脑后若有物击之者，未及回顾，身已扑地，手足顿小，化为婴儿。僧欲毙之，妇曰："我已失身，幸慈悲，无伤此儿。"僧不听，遽掷之地，不觉蓦然惊醒，岂顷者已轮回乎？"时邻村有妇归宁无踪，夫家兴讼，经月未结。马心忆前事，诉之邑宰。宰命役偕往迹之，果有一庙，入庙得窖，而妇在焉。乃置僧于法。

神化救众

黔省修文县白水洞产水银，官设场开采，夫役不下千余，岩下居民亦数百家，附近一巨寨也。洞前二里许，有溪清浅，忽来一妇人，裸体浴其中，艳丽异常，而乳垂至脐。居民哄动，空室走观。甫近溪旁，忽轰然有声，岩石崩塌，屋舍俱没，幸男妇先时走脱，免于难。而溪中浴妇倏已无踪，方悟神之化身救众也。越三载余，村民至坠石处搜掘药物，闻石中有呼救声，众以为鬼，叱之，应曰："我非鬼，寨西赵二也。昔年山崩，为石所压，幸当隙处，得不死。"众力出之，询其故，云："山初震塌时，昏晕不知。及苏，见四围皆石，其中空隙仅足容身，无术可出，而饥饿特甚。突有白鼠伏身旁，长尺余，目光如电，照石上，历历有字，谛视，乃《观音经》也。鼠伸舌舐字，作吞咽状。异焉，试效之，饥饿顿减。后每舐一字，辄果腹累日。三年来，经字舐灭殆尽，今第余数行耳。"众视石上，毫无字迹，而白鼠亦不知所往。赵为人素诚朴，尤信奉观音经呪，每晨必虔诵数遍，历数十年不倦。及遇救抵家，取经展视，字迹大半灭没，仅存后幅数行，宛如石罅中所见也。

峻拒私奔免难

清河东鄙村有弟与兄嫂同居者，兄应县役，奉差别郡，弟以叔嫂聚处恐涉瓜李嫌，送归母家。夜半闻叩门声，启视，乃邻家妇。妇素不贞，闻其弟独寝，故私来就。力拒之，妇竟解衣而卧。无如何，寄宿酒肆。肆主人询知其故，潜往偕妇寝焉。其兄宿逆旅，启囊而公文无有。及奔回寻觅，夜已阑。叩门不应，逾垣入。寝户虚掩，疑之。抚衾中有两人卧，意弟与妻私，怒截其首，盛以囊，诣县陈诉。时晨光熹微，路经妇翁家。过其门，门甫启，遽掷首于地，妇翁惊喊，举家闻声竞出，妻亦与焉。乃骇以为鬼，仓惶疾奔。翁追之，及衢，其弟亦自巷左来，适相值，复失声反走。弟挽其裾告曰："昨送嫂归宁，晚宿酒肆，比晓抵家，有两尸无首，横死床榻，将禀官讯验。兄何为去而复返？且惊异若是耶？"益惶骇莫措。亟偕弟往岳家徵视，始知两首为酒肆主人与邻妇也。共赴县投首云。

滇程日记

李侍读渔村，典康熙庚午云南乡试，著《滇程日记》云："点苍山之巅有石室，登者入其中，辄忘饥渴。"予兄方旭守大理，常凭眺其上，并无所谓石室者。内载"苗人能变牛马猫犬等形，夜入人家"，闻有其事，亦未之见也。

口授所拟闱墨

康熙癸巳恩科怀庆余生，读书开封某寺，为入闱计。一日雨雪，生拥炉独酌，讽吟不辍。忽有客搴帘入，气宇不凡。问其里居姓氏，曰："闽人郭姓，寓同寺别舍，慕君高雅，故来奉访。"让之坐即坐，劝之饮即饮，言辞豪爽。叩以时艺，议论多出人意表。生不觉心折，持近作正之。客曰："可也。再加陶镕，化其圭角，则百发百中矣！"因口授数题，嘱曰："此我所窃拟者，幸秘之勿泄。"并教以批郤导窾、宛转取神之法。谈次，一童子携樽至。客曰："昨友人贻我旨酒，愿共一醉。"于是且饮且谈，夜分始去。至明，遍访同寺寓客，并无其人，末至一郭公祠，木主题曰"祥符令福清郭公某神位"。生甚惊疑，谨识之。其教作数题，极意揣摩。入闱，果如所拟，遂获隽。公车北上，复捷南宫。阅同年登科录，有福清郭姓，其祖为祥符令，名亦同。亟访之，告以故。郭曰："适携先祖遗照在。"展阅之，状貌宛然，旁立一童，亦与所见无异。

半半斋

苏抚陈公行部，见药室匾有"半半斋"三字，不解所谓，命逮之。比返署，公冗不暇询。越日呼至，则锒铛被体。释之，问匾取何义，对曰："取半积阴功半济贫之义耳。"公笑而遣焉。方其初逮也，役以为有所廉访，凌逼百端，其人亦疑为怨家构陷，竭资周旋。及出，微息已罄矣。公闻之，悔偿其值，每举以为戒云。

名心未化

明末，徽省有诸生马某，避难入深山，得茅庵，一老僧在焉。风度不凡，马求披剃为之徒。僧曰：“子名心未化，姑暂寓此。”马见几案间多制义及诗古文词，问之，僧曰：“吾向业此，结习未忘耳！”居常与马讲论，皆举子业，绝不及经忏。历数年，马离家已久，颇动乡思，僧已知之，谓曰：“吾早料子不能久居此，今且去，十载后再相见也。”马至家，房舍俱遭兵毁，宗族流亡，无有存者。马叔某任粤监司，往投之。值开科，马入试登第，授兵科给事中。寻以督师被劾免官，遂隶籍东粤。顺治初，友人任陕西某邑宰，招马往。遭王宝臣之叛，逃避山谷。两昼夜，攀辕百余里，至一庵，疲极，倒卧檐下，忽闻人呼曰：“子来乎？吾候已久矣！”惊起视之，僧也。马恍然悟，削发从焉。一日，有官长至，询之，系四川某邑令，奉上檄采购楠木者。叙家世，亦马姓。云：“父访友，死于兵。因时在襁褓，未及收骸骨，至今以为恨。”马知为己子也。曰：“尊公与某交最笃，今幸相值，可云天缘。某有不腆之物，且方外人亦无须此，愿以奉赠。”乃金钏一具，令受之归。其母见而泣曰：“此尔父物也。当时觅良工制造，各佩其一。”露腕相示，宛然无二。随遣人赴庵求之，已行矣。踪迹经年，竟不可得。

尸分半体

宣武门外粉坊琉璃街，有室多怪异，僦屋者，率不信宿

而去。部郎某，爱其舍宇精洁，欲居之。其戚某素负胆力，请先往舰焉。挑灯兀坐，将三鼓，承尘上忽滴沥有声，视之，殷红点点，湿润如珠，瞬息间阔至尺余，砉然坠地，乃一半体尸也。自项及腹，截然斩齐，彳亍能行。顷之，有声如前，倏又坠落半体，左右踉蹉。某方注目疑视，尸忽逼近其身，急以手推撇，势如胶粘，不能脱，旋即挟之起，绕室趯跃。某神魂飞越，不觉厉声大叫，童仆闻声趋视，已昏仆于地。半日方苏，因述所见。众遍视室内，依然空寂也。

孝心可嘉

江南吴尊贻，籍山东即墨。乾隆癸酉春，梦至一庙，遇故人，曰："尔何得至此？"吴仰视，额书"森罗殿"三字。惊曰："吾命不足惜，独恨父母棺犹稿厝，死不瞑目矣。"须臾，一人执简出，紫书数行，体甚飞舞，视之，有"姑念吴某孝心可嘉，令于明年四月……"，以下则模糊不能辨识。问执简者，曰："不过届期令汝来耳。"醒以梦语家人曰："来岁四月，定难逃矣！"吴为莱郡宋司马记室，预支馆谷，寄其弟襄葬事。甲戌春，同宋司马赴济南，倦憩古庙，恍与梦境同，寻得疾，殆甚。至四月六日，昏卧床榻，见其兄踉跄自外来，谓曰："可怜吾两人，皆客死他乡。今奔驰数千里，特来视汝。"相持痛哭。盖其兄已亡陕西数载矣！俄，其父亦至，曰："汝数当死，以亟葬余，余已哀求神祇，可速以脐贴地即活矣。"吴如其言，汗出而愈。

屠户钩穿手腕

江陵屠户任某，业屠六十余年。年逾八旬，力尚健，子孙济济。某日夜经营，积白镪千余两，又易黄金百两，宝而藏之。一日，市得大猪重三百余斤，解其半，命店役挂钩上。役屡举不能抵钩，呼众助焉。某笑骂曰："一班无用物，只会噉饭，此事须让老将军耳！"耸身跃出柜外，一手握豕蹄搭钩尖上，钩连宕，未与肉接。某性发，欲试其武，举豕蹄猛力投之，钩甚锐，穿其手腕透于臂，不得脱，老将军竟掉臂游行矣。沸血淋淋，众抱持欲出其钩，而新血茹铁，凝固不可解，因并钩置榻上，延医治之。血流不愈，呼号数日而绝。子孙辈恣意荡费，黄白物顿尽，店亦转售别主。其子无生理，犹立他人砧案，鼓刀以屠。

神授象局戏

登郡周某，业剃发。性爱象局戏，而技甚劣，与人对局辄北。一日宿庙中，梦神告曰："吾耳痒甚！"如是者三。天明，登神案觇之，有数雀巢神耳中。驱去，虔为拂拭。夕，复梦神谓曰："尔有功，当赏。顾尔命薄，即好奕，导尔以用马法。"因指授之曰："持是可日得百钱以赡饮食，慎勿多求。"醒后技顿高，用马尤多奇变。常赌财物，人莫能胜，但过百文，即昏然失其故步。后竟籍此毕余生焉。

尸爪攫背

天津贾客某，赴京贸易。中途值雨，趋避乡村。天色向暮，而雨不止。求舍地，众曰："村东有舍数楹，但新停一尸，恐未便。"贾不为意，往宿焉。夜半，雨益猛，霹雳加剧，电光激射中，尸辄蠕蠕动。初疑为晃灼之故，顷电光频耀，尸蹶然起，旋卓立于地。贾惧甚，破窗跃出，尸接踵追之，以爪攫其背，幸为牖墙所阻而止。乃疾声喊救，众闻趋视，尸在牖内，而贾呼背痛不可忍。审之，有爪痕，深寸许，色白，而无血迹。旬余痛止，而痕如故。贾至今往来京津间。或询及，辄坦背相视云。

再生符梦

蜀中士人李枝，高才博学，垂髫入泮，年未弱冠而夭，其父母哀恸过甚。逾数日，梦枝归告曰："儿已死，父母勿过伤，十五年后清明日，父呼儿名哭冢上，庶可相见，仍为父子。"及醒，夫妻述所梦相同，异之。越十五年，父果携酒肴哭奠儿墓。有同邑童子名李芝者，偶行郊外，闻哭心动，细听所呼者，乃其名也。大惊，寻声至墓所，见一老伏冢下，涕泗涟洏。芝心知同名，欲前劝之。老人忽惊起抱曰："儿果来矣！"芝曰，"孰为尔儿者？"老人哭诉其故。且曰："形神声气与亡儿毕肖。"问其年，适十五。问其生日，即梦之次日也。芝曰："予生齿既符，形象亦肖，而名又同音，岂尔子后身耶？"老人亦询其祖父居址，曰："若父与余同庠，曾通谱为兄弟。若不弃，敝庐在迩，幸过

我以慰老荆想念之切。”芝如命，造其家，母见之悲喜交集，宛似儿更生也。芝感其谊，归白诸父。次日，父率芝至，谓枝父曰：“余与君同姓老兄弟，余子即若子也，况有夙缘乎！”立命芝拜为义父。枝父曰：“儿死后，遗箧不忍启视，今举以相赠。”芝携归检视，窗稿二百余首。阅之，恍然心会蹊径，若出己手。迨后入泮，登乡荐，乾隆戊辰成进士。枝父母犹无恙，芝仰承色笑，一若亲父母然。

塔压文星

襄阳城东南有山，名笔架峰，高数十仞，峰峦层折，天然奇秀，为一郡文人钟祥之地。前明甲科尤盛，登显秩者，代不乏人。第恃势为虐，恒不守理法，有司畏其威而莫敢制。嘉靖间，郡守某公恶其所为，思有以败之，因谬谓绅士曰：“此峰形势固佳，但襄城北鄙川原平衍，文星尚觉低陷，若于峰头建塔，作文笔插天势，则科名更显矣。”众以守素神堪舆，惑其言，遂如所教。塔成后，合郡无中式者。历我朝百余年，科名仍不振。乾隆中，有风水家寻龙审脉，始知塔居龙首，主山失权，致文秀之气郁而不宣。乃告诸绅士，鸣于官，毁其塔。塔内有镂刻木人数十，皆巾服携具，若诸生入闱状。或眇或跛，或荷械而立，无一完善。方悟为魅压之术也，悉投诸火。至庚辰恩科，宜城龚君国榜始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后则渐次继起，蒸蒸日上矣。

梦与袁可立同科

前明，睢州有宿儒某，屡试不弟，郁愤无聊。夜梦人谓

曰：“子须待袁可立同考，乃可望中耳！”觉而异之，遍访学校内，并无其人。偶出游，力倦憩村塾中，见一总角童子貌颇歧嶷，诘其姓名。师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闻之，甚为惊异。询其家，贫甚，乃携归，亲为课读，弱冠联登甲第。某乡会皆与同榜。袁历官大司马。及其殁也，阅数年，有老仆赴乡收租，途间陡见旌旗闪烁，驺从呼拥而来，以为达官经过，趋避道左。忽舆中人呼仆名甚悉，视之，乃其主袁公也。匍匐而前曰：“公已故，尚在人世耶！且现居何职，赫弈若是？”公曰：“勿多言，正室楼级下有藏金五瓮，当时未曾言及，可归语主母，掘取之。”言讫，车马舆从飘忽若风，望之渐杳。仆归告，掘视，果得金如数。

袒衣窣窣有声

有闽镇某，宁夏人。五旬无子，夫人为置妾。貌颇端丽，镇喜甚。婚夕就寝，抚袒衣，窣窣有声。问之，愀然曰：“容俟异日为公详言。”固问之，乃曰：“妾父声列黉门，衔冤系狱三载于兹矣。妾弟幼稚，不能控诉，故备书颠末，嘱妾收藏，俟弟长成时授之，为申雪之计耳。”镇闻言，惊跃而起，趋至外室，命女婢伴寝。翌日，言于郡守，白其冤，并出资择婿嫁焉。后纳妾，连举二子，皆成名。

抛　白

明末，沧州旅道每有少妇月夜独行，作迷路状；或哀泣途次，伪称新寡者，值孤客过，乘机诱之。堕其术，即有棍徒跃出，多方吓诈，必尽丧其资而后已，名曰“抛白”。余

乡有杜姓者，赴都贸易，戴月早行，遇缟衣艳妇坐泣路隅。问之，曰：“新丧良人，无所归，是以悲耳。”试挑以言，亦不拒，甫下骑，欲与款曲。突数人驰至，呵曰：“何处狂徒，擅敢诱拐良妇？”将执去鸣之官，杜罄以献，乃免。抵都，告贷亲友，经营载余，颇获利。重价市骏马，朝夕驰骋，人问其故，不答。岁暮，乘之东返，复夜过其地，见一妇徘徊月下，询所往，以失路告。策马近视，即昔年泣路妇也。乘间挟之起，累骑而驰，比众趋出，已奔腾十余里，追莫及矣。途间详诘姓氏，始知即其夫饰之以行骗局者，年来过客受其害不可枚举。妇亦耻腼颜为人饵，愿随杜归。遂纳为妾，不复北上矣。

烈妇骂贼被害

冠氏，陨县诸生郭以亲妻也。明末，同夫携三岁儿避难匿山谷中。贼至，将杀其夫，氏绐之曰：“此吾夫与娌，乞无戕害，吾从汝矣。”举儿授夫去。度其去远，乃骂贼，掷石中其面，贼怒，杀之。头已陨地，身屹立行百余步乃仆，伏林莽者犹隐隐闻怒詈声。

卷五

狐 赠 牛

徐州铜山张令，能吏也。他日外出，遇民妇投状云："身系嫠妇，安贫守志。有子年十六，向为李姓牧牛。早出牧，晚常不归，主人逐之，遂拾薪为活。近于某日出，至某日始归，凡七昼夜，驱牛七头而返。询之不答，敢自首。"令拘其子至，躯干短小，状貌猥鄙，蠢然一村童也。诘其故，不对。胁以刑，乃云："前岁放牛田畔，见有美好女子二人来，云前村某家女也。相与调戏，遂成野合。比散归，已越日矣。再出，常合田间，返辄经宿。后女又携两美至，并婢三人，旨与私焉。自是欢好无间，已经数月。昨来谓曰：'我辈缘尽，将他适，但与郎来往年余，未识妾家，今当偕往。'至一处，有塔一座，由塔门而入，房舍幽深，床帐衵褥皆极华丽。置酒作别，欢乐彻夜。临晓谓曰：'念郎贫窭，欲相助，无如命薄何？今且分手，各赠牛一头，聊以表意。'因相率送行，代为驱策。将抵家，众女曰：'妾辈从此别矣，后会无期，好自爱。'乃去。实不知在外已七日也。"令讶其奇，命暂系此童，出示召牛主。越日，领者相继至。皆宿州村人，同夕失牛者。村与徐属接壤数里许，果有塔在焉。令谕牛主各捐金若干，召其母谓曰："尔子事涉狐祟，不足深罪。尔苦守清节，又能训子以正，志深可嘉。今给此十余金，作尔养膳资，牛各听众领还。"

及笄女字孩提

兖郡有刘赵二人，异村而居，皆嗜酒。赴郡城，偶同饮肆中，量相若，遂成倾盖交。每至郡，辄聚饮。一日酒酣，赵谓刘曰：“吾有女及笄，君若有子，结为婚媾，可永固情好矣。”刘欣然曰：“固所愿也。”酌酒定盟，极欢而罢。未几，刘丧偶，赵往唁。入室惟一襁褓儿呱呱床第，问婿何往，嗫嚅不能答，固诘之，乃指儿以告。赵怒曰：“焉有及笄之女而字孩提之童乎？何见侮如是！”佛衣而去。方赵之请婚也，刘业已入醉乡，朦胧许可，醒悔之已无及。赵归告其妻，欲离婚，女不可，曰：“一言既定，彼虽幼，我夫也。且一误岂可再误！儿所虑者，姑既殁，翁多外出，乳哺无人，必至失所，何若携归，亲育之为得也。”父无如何，从之。饥寒疾苦，女调护惟谨。长，始婚。而女齿近迈，艰于育。为纳妾，生数子。兖人至今称之。

死有定处

太湖邻邑居民某，渡江舟覆。闻空中语曰：“此人应归太湖，且释之。”觉身忽浮起，遇救获免。某虽得生，颇恶“太湖”语。有女嫁洞庭山，往来必渡湖。每值亲家庆吊，概託故不往。一日，女归宁回夫家，某送抵湖岸。请登舟话别，坚不许。舟将发，女忘携奁具，丐父回取，舣舟以待。比至，呼舟子接授。众诮其痴，乃履板而上。足甫及舷，忽风荡舟开，竟坠溺，救无及矣。

海族异类

余家濒海，康熙中，有一巨鱼随潮至，潮退不能去，遂死沙碛。长数十丈，高三丈许，鬐鳞完具，而两目无珠。村民驾梯而登，争取其肉，数日方尽。目眶可容数人，有失足坠其中者，几溺死。鱼骨大于梁，刺粗于椽，里人取以建庙。或曰鱼得罪龙神，因抉其目；或曰为巨虾箝去，未知孰是。又，村人泛海，曾见蟹大丈余，螯如巨椽，尾舟而前。舵师戒勿言，急撒米海中，久之乃没。又有舟遭飓风，入大洋，遥见樯桅林立，以千百计，意为泊舟处也。捩舵往，将近，绝无舟楫，惟高樯植立水中。舟子大惊曰："此虾须也，触之齑粉矣！"

河鬼扰僧饶舌

予邑崇卢寺僧，夜行河畔，见二人蹲沙际云："明午有驴骑人而渡者，我辈得解脱矣。"互相庆慰。僧叱之不见，心知为鬼，而异其言也。翌日伫俟水次。停午，有妇人乘蹇同夫至，后随一驹。将渡，驹跳踯不前，夫乃负之以济。僧悟，牵其裾，告之故。夫惧，偕妻返。夜半，一鬼噪于寺曰："吾等沉沦水底数十年，今幸得代，以尔饶舌，超拔无期，行且祸尔矣。"连扰数夕，僧为礼醮，乃已。

画眉鸟

磁州有马生者，性倜傥，喜吟哦。一夕，挑灯诵读，忽

觉香风习习，几前恍如飞鸟飘落，视之，则一蹁跹女郎。笑谓生曰："妾与君夙缘契合，不耻自媒，幸勿疑惧。"生神魂飘越，遂相缱绻。每夕必至，至则异香满室。生父母初以为妖，继见生精神充悦，疑颇释。久之，家人咸得接谈，齿牙便利，无不倾听，然终莫睹其形。性喜歌，每一发声，逸音悠扬，笙簧未足过也。居五载，欲别去，生挽留之，曰："数已尽矣。相依久，不无恋恋，当暂停三日，遍别家人。"于是眷属毕集，殷勤聚话。众从容请曰："接谈屡矣，未睹芳容，今远别，肯一示色相否？"言讫，女已端坐榻上，眉目娇好，真天仙化人也。临行，出符数纸，赠生曰："妾与君缘虽已断，情未能忘。他日或猝遭急难，焚此当立至。否，则万无轻渎。"无何，生以事忤达官某，陷生于法，嘱州牧煅炼之，势颇危。生忆前言，焚符，而女果至。谓曰："君恃才傲物，应有此厄，数日后灾星自退，无足虑。"旬余，达官以亲忧去职，州牧亦缘事左迁，遂得释。生念女綦切，复焚前符。女至，让之曰："相会未几，何遽违吾戒？从此当永诀矣！"生恸悔无措。女曰："后会既绝，今夕当为君留，但可清谈彻夜，勿少亵，惧天谴也。"戚好闻风毕至，见其踪迹颇异，群以仙目之。女怃然曰："我非仙，乃画眉鸟也。马生前世饲我倍极珍爱，历五载不倦，是以感念夙情，与偕伉俪，亦以五载报也。"或问："此去可证仙籍乎？"曰："余功力浅薄，恃一线灵光，第能幻化形质，尚须潜修数百年，庶可望成正果耳！"顷鸡鸣，曰："时至矣。"转瞬已失。

负婢果报

无锡孝廉某，美丰仪，有玉人之目。少时，悦其女婢，私之不可，以小星约，齿臂定盟，乃从焉。生授室后，屡欲纳婢，而妇性严厉，嗫嚅不敢言。婢屡促之，未果，中心忧结。适主母以小故诮让，遽自经。生屡踬南闱，入成均应京兆试。闱中丙夜，方濡墨挥毫，忽有操吴音者掀幔入，视之，婢也。生惊怖无所措。婢含笑曰："郎无恐，预贺郎君，今科捷矣。前此投缳，非关君故，妾命薄也。但残骨置水滨，行将漂没，郎君其忍乎？登科后，无忘昔情，收葬高原，感且不朽矣。"生深许之。榜发果隽。生父以春闱期近，令留京肄业，勿遽归。庭训颇严，不敢以私情白。及入闱，见婢盛怒而前曰："郎何爽约之甚也？"生恳："试毕南旋，必践诺。"婢厉声曰："今无及矣。负心薄幸，我已诉冥司，命悬旦夕，尚作非分想耶？"生完场后即病，日渐沉笃，乃遣人抵家陈始末。生父遍为踪迹，杳不可得。盖婢没时，稿葬水滨，春水骤涨，遗骸早付波臣矣。生逾月而卒。

物反常为妖

宁夏某堡产西瓜，味甘美，甲于他郡。有某姓种瓜十余亩，内一最大者，视常瓜数倍，惊喜以为神佑，舁献某绅家。先是，某邻人早起，见巨蛇伏瓜旁，瞪目凝视，瓜栩栩然随之长大，可合抱，蛇始去。邻奔至某家，以所见告，弗之信。适绅闻邻人语，不敢尝。啖犬，犬毙。哄传远近，谓

某堡瓜有毒，相戒不食，而瓜业遂废。又，某邑民园中结一桃，大如斗，妻摘以食夫，咽未半，仆地而绝。姑以毒夫控，官廉其情，往验之。树去园墙尺许，适风吹桃枝，拂墙角者再。当其拂处，露微孔，掘之，有巨蝎匿于内，乃悟其冤而释焉。余家人自楚回，云于黄河岸侧见产高粱一，本粗如拱，穗娑娑四垂，士女观者相望于道。物反常为妖，或有毒物伏其下，如前蛇蝎之类。

父阻入闱

予邑诸生某，博学能文，弱冠入泮，先达咸器重之，谓是后来之秀，某亦深自负，视取科第如拾芥。顾数奇，屡试辄蹶。某科，行装将发，忽中止，莫解其故。有知之者云："某临行，梦其父谓曰：'凡值省试士子，祖、父皆先期赴棘院考校善恶。积善之家乘肩舆，不善者荷桎梏。儿科第今生已矣，何必仆仆道路，贻乃父缧绁苦也。'"遂终身不试，以广文老。

聊泄吾愤

兖郡诸生某，私婢有娠。母觉而诘之，婢以实告；母问生，讳不承。母素严酷，掠笞备至，婢不胜楚，诉曰："愿与郎君质，苟涉子虚，死无所恨。"生至，婢详述颠末，并出赠物为证，言辞确凿，生终赧颜不肯应。婢屡受苦毒，竟抑忧死。生入闱，见婢来谓曰："曩者妾未死，惧罪潜逃耳。今欲归侍主母，恐见责，愿得郎君手字为验。"遂伸掌，倩生书其上。生时神思恍惚，听婢指挥，信笔直书。书

讫，婢顾笑曰："聊泄吾愤耳！"乃去。生移时醒，视卷面字迹纵横，即书婢掌中字也。

冥摄藩篆

余同年徐君士楹，文登人，中丞公士林弟也。一日行陇上，见车马旌旗簇拥而来，意达官过，方欲趋避，欻已至。一青衣吏鞠躬请曰："方伯需人，特迎公往署。"徐讶其不伦，峻拒之。吏曰："不见允，当再至。"言讫而没，仪从亦顿失所在，始悟其非人也，惊奔而归。后每出辄见，惧而匿诸室。吏复现形，迫致曰："阴牒已下，辞亦奚益？且不过暂行摄理，顷即归耳，何害？"畏其逼，漫应之，即昏然如寐，旬余不醒。家人守视，越月始苏。曰："冥摄藩篆，新任到，始放归。"问其情事，不肯言。惟云："兄将来禄位远胜于弟，好自爱。"中丞后登第，历官苏州巡抚，清洁自励，不名一钱，以勤劳没于任。同官赠赙仪千金，徐却之曰："兄素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受。"上闻而嘉之。时徐已隽乡榜，赐进士，授东粤某邑令。抵任逾岁卒。

鱼似鹅形

予邑之罘山下，渔人网得一鱼，首稜稜似鹅形，双目闪烁，若向人乞怜者。异而放之，其去如矢。甫及波心，霹雳震耳，海涛山立，鱼陡长数丈，回首向岸叩谢者三，乃鼓鬣扬鬐而逝。后渔人每举网必得鱼，称小有焉。

行善增寿

杨商王翁，以勤苦起家。晚年田连阡陌，藏获盈门。王衣粗食淡，晏如也。每他出，喜独行。一日五鼓赴仪征，城未启，席地以待。有二人踵至，若公役状，坐王侧。诘所事，曰："奉票往仪征拘人，数三十有六，限三日毕集，是以早行。"王索票，见己名首列，骇之，因谓曰："露处颇寒，愿具薄酌，以尽微情。"邀入肆，流连劝侑。饮毕，王曰："票中第一名即我也，不知何以见拘？"役愕然曰："实告君，余非人，乃阴卒也。适叨厚爱，不能少为地，奈何？但票中人数颇多，俟先拘若辈。君归处分家事，三日后再来相邀，是即所以报君也。"言讫而没。王归，召集亲朋谓之曰："今将永诀，如念曩好。幸偕赴仪征一别。"遂乘巨舟，令僮仆俱随行。抵中流，见一妇人奋身投水，王号于众曰："能拯者，酬多金。"众竞救援，妇得免。询其故，云："夫不才，荒于博，劝之，反见辱，惭忿莫伸，故自溺也。"王召其夫，予百金，俾改业。抵仪征，悉焚诸奴券，放归。置酒与亲朋高会，逾期无恙，乃返棹回，而窃疑其诞也。次日复早起，立俟城门。顷见二役蹩躠而来，王迎谓曰："俟子三日，昨始归，非爽约也。"役曰："君数应终，因力行善事，尽释前愆，增寿二纪。冥司责我辈漏言，杖配远方矣。"王请再酌，役曰："君今阳气甚炽，不敢前。如念曩好，代为忏悔，俾稍减罪孽，君之惠也。"王许诺，倏忽不见。

卷书告字

诸生某，丰才博学，屡落孙山，而志不衰。年六旬余，复试棘闱，三艺成，颇自喜，剪烛朗诵。正击节时，忽一人搴帘入曰：“告字某画，一时失记，公幸教我。”因伸掌索书。生笑曰：“腐头巾，此字亦忘却耶？”遂援笔书其掌，其人逊谢去。生展卷披阅，不觉惊叫，邻号竟出，视生试卷上一“告”字，墨迹淋漓。愕眙问故，生诉其由，乃纳卷出。盖生固以讼师世其家者。

马桂观

马桂官，吴郡名优也。长兴蒋某赴苏，见而悦之，倾心相结。马感其情，从之归。蒋惑焉，坐卧不少离，戚友规劝，弗听。其妻患之，无术可遣，诡曰：“马子丰姿，濯濯如春月柳，妾见犹怜，无怪君之眷恋也。”蒋闻言大惊，恐妻有异志，乃赠以金帛，涕泣与诀。马讶之，诘其故，以实告。马怃然曰：“情好如吾两人，何来此魔障耶？请净身以释君疑。”遂自宫，蒋为延医调治。痊后，情益笃。无何妻殁，誓不再娶，与马寝处若伉俪。蒋饶于财，恶少多挟之以邀重利。有不满其欲者，控蒋私蓄内官。蒋惧，厚赠马，使之潜逸。上下贿讬，乃得寝，而资财亦零替殆尽矣。后应京兆试，入都，遇马于慈仁寺，服饰华丽，握手道故。马欷歔曰：“不意君蹉跌至此！吾今给事某王府，幸蒙委任，囊颇丰，君勉志功名，当竭资襄助。倘得善地，旧业可复也。”为蒋援例，除山西某邑令。未几，马缘事为王府遣出，往依

蒋，情谊如初。蒋性喜挥霍，座上客常百余人，且簠簋颇不饬，马屡谏弗纳。乃从容谓曰："日不常午，何不预营三窟耶？"蒋曰："诚善，顾安所得腹心之讬乎？"马曰："某不可当此任耶？"蒋出金授马，马挟之而遁。留书曰："君危若朝露，燕处自喜，今且别矣！"众咸诮蒋不知人。蒋曰："某之获官此土，马力也！且安知马之终负我乎？"无何，蒋以贪墨败，戚友星散，偕子侨寓僧舍。饔飧不继，而追帑严切，狼狈万状，无过而问者。一日，有僧来访，视之，马也。谓蒋曰："曩不听吾言，预知有今日，余囊中物可稍解目前急。"款曲数日，辞去。逾年，蒋病殁，马来吊，哭极哀。适遇赦援免，乃同蒋子扶柩南回。蒋子隐伤无家，忧形辞色。马曰："公子长兴山中有薄产，何过虑也。"蒋子不解，至则舍宇修整，有沃田数顷，居然康阜。马为之卜地营葬讫，出券契册籍，谓蒋子曰："此公子家物，某历年所生息者，谨以相授，今而后，吾事毕矣！请从此逝。"蒋子谓马将远去，苦留之，马笑而不答。明晨不知所往，遍觅之，见马倚墓树而立，以手牵带置项下，即之，气已绝。捺其底衣，系白绫一幅，书偈其上曰："前世冤家，今生佳话；蚕死丝缠，烟消云化。"蒋子感其义，以礼葬之父墓傍。

往取神圭

东莱王兆麟，前明嘉靖壬子解元也。春夕，偕同人夜宴，坐中一人曰："郭外东嶽庙，颇著灵异，孰敢往取神圭，当拜下风。"王应声愿往。有诸生李某，时微醺，攘臂请先行，众未及应，已离席而去。久不返，王疑李不胜酒，

故托大言遁去，遂继往。抵庙，拜祷登案，取圭出，闻院中有呻吟声，迹之，见李生高悬树间，并无绾结，扶之不得下。大惊，奔告同人，咸集神庙，焚香谢过，李坠地，良久始苏。询其故，云：“甫至庙，未及叩拜，瞥见一长人，持巨帚喝曰：‘王大人将至！’余恐甚，匿香案下。长人入，绕室扫除，搴案幔，见余，怒摔之出，遂昏愦罔觉。”王仕至兵备道。殁时，同郡有王某妻方临蓐，王梦一冠服人登堂展谒，视其刺，乃兆麟名。云：“与翁有宿契，愿假馆相依。”王方错愕，不知所答，忽家人以生子告。惊寤，因名之曰兆麟，终嫌与乡先达同名，更名万象。万历壬子，孝廉仕至大京兆。临终，嘱其家人曰：“吾将降生江南，趁壬子科去矣。”言讫而瞑。

梦空际垂素纸

雍正初，蓬莱杨令一正，有幕友阙生睿远，扬州人，夙不谙声律之学。一夕，梦空际垂素纸一幅，长丈余，书云：“微雨初晴淡泞天，鹊华云净月娟娟。双峰耸秀相高下，万树荣枯各岁年。独鹤远飞沙浦立，苍龙潜伏石根眠。洞庭水淼烟波阔，摇宕星光一钓船。”运笔飞舞，矫若游龙。正吟哦间，轰然有声如雷，纸忽凌空卷去，阙遂惊觉。

楼中积镪

郭姓，恩县人，住四女寺。镇宦裔也，家中落。镇有贩红棉线者，至棠邑，过张大司马门，媪婢辈传呼估买。偶询里居，一婢曰：“太夫人乡邻也。”遽入白。俄太夫人出，

白发毵毵，约年七十余矣。召至厅前，问曰："尔知郭氏近况乎？"对曰："郭余二子，家计萧条，迥非昔比矣。"又问曰："其楼无恙耶？"对曰："尚未拆毁。"曰："郭，吾侄也。烦致语，便中视我。任贫迫无卖楼也。"贻以酒食，并魄之赆。其人归，语郭。郭曰："吾安得有此姑？"曰："彼意谆谆，盍往探之。"郭束装往。太夫人见之，悲喜交集，二子亦不敢细问。越日，命车马偕郭归省坟墓。夜分，屏人语二子曰："尔识我乎？我乃尔祖母婢也，待我甚厚。祖母殁，尔父体先人意，不索值，出资嫁余东昌。为媒氏所诳，遂为司马侧室。现任某郡太守者，我子也。我以主人厚恩，遂冒郭姓受封。楼中颇有积镪，皆我与祖母亲埋者，历历志之，可掘取也。"如言发之，果获多金。郭仍富室。

赖表冠场

黄邑姜姓妻王氏，幼时坐榻上，天忽阴晦，巨霆暴作。见一物，大于猫，伏匿膝下，移时晴霁，物始去。而裙裾间臊湿若溺，心窃异焉。后归姜姓。姜应康熙壬午乡试，二场病痁，力疾入。漏下三刻，甫脱稿，忽灯芯爆落，卷为所毁。窘迫无计，一老叟搴帘入，曰："君无虑，当代易之。"顷出卷授姜，曰："君卷中多疵句，恐为累，如不弃鄙陋，某有数联，尚可采择。"姜阅之，组织精工，迥胜己作，德焉。诘叟姓氏，曰："姓吴。俟君鹿鸣筵后，当踵贺也。"姜完卷，询同号者，并无此姓，甚惊讶之。榜发，果获隽。赴宴时，知书艺几被落，赖表冠场耳。心益德叟，深以无可踪迹为憾，归寓，有迎门而候者，视之，叟也。延入展谢。

叟笑曰："山荆蒙尊阃大恩，聊以相报，何谢焉？"姜愕眙不解，叟曰："归问当自知之。"方姜之未归也，王氏夜梦一艳妇，敛衽而言曰："夫人识妾耶？昔蒙阴庇，得免于难，今妾夫已代为报矣。"王把袂欲与之言，忽报录人至，喧阗惊觉。姜归语其故，方悟昔年所见之物即狐也，托于王以避雷劫耳。姜中康熙丙戌进士，历官兵科给事中。

应被牛角触死

有富室子，遇相者曰："某日时应为牛角触毙。"疑其诞，而恐或验，乃深居院庭，足不窥户。届期，复楼居，防范周密。停午，启窗凭眺，谓过此以往，相士之言不应矣。俄耳内痒甚，取簪搔之，忽风来窗阖，触簪贯耳，遂死。盖簪系牛角制也。

酷肖前妻

钱塘章明玉，娶妻汪氏，色美而才，琴瑟最调。章客楚中，梦抵家，杳无人迹，惟见壁间题二绝云："寂寂花时锁院门，绮窗风破月黄昏。海棠开落春无主，谁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风十七年，漫嗟紫玉竟成烟。他时却扇重相见，珍重蕉窗话旧缘。"觉，忆诗句不详，急束装归，而妻已物故矣。章哭之恸，搜箱箧，得绝命诗二章，正梦中所见也。屡议婚，未偕。后官粤东从化令，始续弦李氏。却扇时，面庞酷肖前妻。审其生辰，即汪之逝日也。细话前事，适窗外微雨滴芭蕉，淅沥可听，屈指岁月，已十有七载矣。

有数存焉

河南刘孝廉石渠，精数学，占验如神。康熙己卯春，予外舅励文恭往问科名，刘笑曰："尊翁座上客，不可慢也。"再问之，不答。及归，李殿撰蟠适在坐，是秋获售，正考官即李也。刘屡蹶礼闱，而每试必赴。众谓曰："君负管郭之智，既知芯榜无分，安用此仆仆为？"曰："此亦有数存焉。艰辛须尽偿之，妄行趋避，恐遭阴谴耳！"刘房师为德州卢公喜臣，抱孙，其子也。幼时以终身问，辄曰："公子贤人也。"以为谀词置之。后成进士，再任两淮，一任长芦，理鹾政者三，方悟前语。盖"咸"与"贤"音相仿也。

僧人涉邪

淮安寺僧某，常往来徐沛间。一日，薄暮途行，忽天气清朗如昼，见道旁朱门粉壁，楼阁参差。方伫立疑讶间，门内一女郎出，光艳动人，含笑相招。僧魂迷神荡，与女携手而入。觉名花异植，应接不暇。适有途行者，遥见一人坐塘侧，形状怪异，连呼不应，就视之，乃僧。自取秽泥，遍涂头额。叩其故，云："我自与丽人游，何与卿事，而来相溷耶？"途人知其涉邪，批颊数下，始恍然悟。

宰牛人目眚

予邑有军户，丁姓，楚省人，以宰牛为业。一夕，独行街衢，有舆从、卤簿飞驰而来。方欲走避，为舆中人所见，

叱问："冲路者谁？"前驰以屠牛丁姓对。舆中人怒曰："可刳其目。"言讫，车马人从飘忽若风，瞬息不见。丁归，目遂眚。

吐还吞珠

莱阳迟某，读书山寺。中秋步月，见一书生醉卧岩畔，有红丸自口中闪烁而出，圆如径寸之珠，遽前吸而吞之。书生惊觉，恳曰："还我物，当图厚报。"心知狐也，吐还之。后任直隶磁州牧，制府赵公之垣以迟无治才，颇相龃龉。一日，报有故人吴某来访，延入，即书生也。曰："闻君不获于上官，眷念曩情，愿效指臂耳。"遂代为擘画，凡所陈启，悉中窾要，自是得赵公欢。迟性豪侈，日食全羊，犹云无下箸处。吴以杀生太重，屡戒不听，寻辞去，未几，署遭雷震，延烧衣物殆尽，惊悸成疾，以病免。

女尸吸鸡血

山西某村，每夜鸡多亡失，竟觅无踪。后有人至古庙，见死鸡数十头，堆积檐下，内惟一柩停焉，莫解其故。有蔡某者，素饶胆力，众怂恿觇之。及夕，月光皎洁，蔡诣庙，潜伏梁际。夜半，戛然有声，棺忽辟，一女尸蹶然起，旋跃而出。移时，鸡声喔喔自外来，则尸挟数鸡反，已坐棺中矣。屡嗅，若疑有人者。顷，手握鸡项，吸其血，血尽掷门外。复屡嗅，乃仰卧，棺闭如初。某屏息观之，股栗欲坠。天明，众不见其出，抵庙视之，则盘曲梁上，已昏去。救苏，得其故。鸣于官，舁至郊外焚焉。

烛花吐穗

晋藩朱公一韭，好秉烛寝，竟夜凡三易，率以为常。乾隆辛酉调任楚藩，起程前夕，烛焰结花大如卵，火光高数寸，东方既白，含葩吐穗，荧煌如故。询诸仆从，烛犹昨夕所燃，开未更易。亲朋称异，咸赋诗纪瑞。无何被议，寻殁。语云：反常为妖。信哉？

溪中石卵

宁夏私贩某，避逻卒盘诘，绕山而行，洎至一处，悬崖仄经，溪水潺湲。行数里，境渐阔，溪中石卵累累，大者如拳，小者如弹丸。某拾其类球者二携归。儿童戏蹴之，熠熠有光，磨视，乃金也。喧传远近，竞往寻觅，峰峦犹是，而石卵杳不可得。

奸僧杖毙有数

余郡少司马李望石先生，初名立。顺治乙未成进士，授馆职，赐名赞元。康熙初，官侍御，按巡楚省。武昌寺僧某，稔恶多端，而钱神广布，莫敢发其奸。公假日觇焉，僧延接良殷，顷趋出，久之不至，公起视，外户已扃。正惶惑间，有小沙弥伏墙际，谓曰："尔非按君李公乎？"公咄之。曰："闻新按君山左人，颀身长髯。今公语操北音，面貌惟肖，必微服来探者。师谋夜静时缚而投诸井，若不以实情告，此厄恐难免矣。"公闻之惧，而虞其以言餂，固诘

之，沙弥泣曰：“我亦良家子，遭其污骗，欲报无由，岂肯复相倾陷耶？”公察其诚，乃出印印其臂，令赴官投首。无何，官卒驰至，启户出公。捕僧讯之，不答。第问公原名为何，公告之。叹曰：“数也，夫复何言！”遂毙诸杖。僧少时，曾遇异人。谓曰：“他年值非桃非杏、非坐非行之人，当谨避焉。”公名姓恰好，诚数之不可逃也。沙弥还俗从公，今子孙犹有存者。

终南山石洞

终南山有石洞，当亢旱时，村民设坛祈祷，必于洞中取水，雨乃降。洞在山之麓，状类井，两旁梯磴历历，即就石凿成者。众挈瓶秉炬而下，历百余阶始达洞底。举火烛之，旁有窦，高三尺许。进不数武，复一窦亘其前，低仅尺余，蛇行乃能入。纡曲奥折，高低不一，而森寒逼人，炬摇摇欲灭。约行一昼夜，忽平坦轩豁，与夏屋等。四围石壁光洁如削，中构一殿，铸铁佛三。殿后有声甚厉，怒号不绝，迹之，得巨穴，声自穴中出，或投以物，即有迅风卷之而起，相传龙潜其下。得雨后，必返水于此，否，则后虽祈请，不复验。殿前两壁各有清泉一股，左右喷激，往来如织，又如素练之横亘空际。第见晶光迸射，曾不坠溢涓滴。取水者举瓶于首，望前跪祝，移时，有水如珠坠瓶中，顷即汯然满矣。急起，以絮塞瓶口，持之而出。比至洞外，已阴云四合，油然欲雨；及入坛，则滂沱立需焉。

何生迷恋佳丽

山西何生，随叔某游京师，寓崇文门内。年未弱冠，叔防闲颇严，不令外出。一日，叔赴友人饮，生潜至街衢眺望。俄见轻车辚辚而至，珠帘绣箔，青衣款叚相从。内有女郎，红妆艳冶，频搴帘以目挑生。生少年心醉，信步随之。历数衢，不觉日暮。至一巨宅，女郎下车，招生入堂中。锦茵灿设，异香满室，酒馔纷陈，倍极珍错。遂止宿，流连数夕。生迷恋佳丽，顿忘其出之久也。叔归，觅踪无有，跟寻颇急。女已知之，谓曰："君家踪迹者行将至此，可速归。"命青衣导之出。生惝恍如梦，方欲觅路，旋为物色者所得，奔告其叔。叔诘之，乃以实对。迹其处，则宣武门外将军教场籍没官房也，封钥俨然。窥其内，惟蓬蒿满径而已。

卷六

韩子道缘薄浅

即墨韩某，访道名山，数年不返。父母觅至劳山上清宫，见从一道人游，促之归。后欲再往，父母严防之。忧极而狂，跳逾垣屋，乃拘而幽诸室。一日，撼户呼曰："吾师于某日行，可速出我，迟无及矣！"家人以为妄。临期，韩破窗跃出，奔往上清宫。询之，云："甫礼拜出。"迹至下清宫，云："已赴海矣。"追及海滨，道人踏芦两渡，离岸已远。见韩至，遥谓曰："念子远来，如不相忘，来岁中秋，可访我于焦山之阴。"顷之，烟波万状，渺不复睹。及期往返，道人已先在，谓曰："子信人也。"乃携至一庵，嘱曰："静坐蒲团，凡有闻见，须忘切身心，切勿恐怖。"韩唯唯。半夜，狂飙骤起，墙宇震摇，一虎咆哮而至，有吞噬状。初甚惊悸，忆道人言，收神凝坐，虎相向久之，始曳尾去。既而火光照耀，满室皆红，瞬息间，窗户俱毁，烈焰逼近须眉。韩屹不为动，火顿灭。复闻波涛汹涌，声如崩裂，俄自窗外奔泻而入。初仅及腰，渐没至顶，仍不为稍动。顷之，水亦消。万籁无声，寂无所见，而东方已白矣。道人谓曰："子功力已臻其半，当益勉之。我有道友见邀，数日方回，可耐心静俟，后门切勿轻启也。"既去复回，叮咛者再。韩住庵数日，道人不至。念谆嘱可疑，暂行开视，师岂知之？甫启扉，道人迎门突入，呵曰：何道心不坚，而违我戒，致前功尽弃耶？"韩惊愕谢过。道人曰："子缘分止此耳！"注水釜中，命韩热之。谓曰："尔诚心相随，无以为赠，釜中水

可任意取饮。”灶旁列盎、盂、杯、盌等器，韩心志灰颓，乃取杯饮少许。道人叹曰：“吾固谓子缘分薄浅，此玉液也，多饮之，可以伐毛洗髓。今吸此涓滴，仅能却病延年。我亦从此逝矣。”转瞬，房宇顿失，身露处岩穴间，惟闻松风谡谡，溪涧潺湲两已。

慧光内结双目复明

有童子某，双目失明。闻劳山道士多异人，往求之。道人曰：“恐尔立志不坚，徒劳无益也。”童矢天誓日，自明无退悔心。道人出三针撒山凹中，谓曰：“子能如数拾得，可立见光明。”童敬诺。日入山寻摸，无间寒暑。始犹归庵两餐，后则采松毛柏子啖之，恒经日不归。手足重茧，肌肤皴裂，不以为苦，历数年始得一针。道人曰：“孺子可教矣，当益勉力勿懈。”又经载余，复获其一。第三针甫数日而得，不禁狂喜，双目豁然顿开。泥首谢曰：“非吾师异术，弟子何能重睹天日。”道人曰：“志一则神凝，神凝则精气充足，而慧光内结，双目自可复明。权操于尔，何异术之有？”

前生冤业

杭郡孝廉沈某，学问博洽。邵君元龄器重之，延请训子，督课颇勤。一夕，方就枕，有二青衣人自床下出，强沈行，不从，掖之而去。天色惨淡，杳无人踪。行数十里，隐约有城郭，入焉。至一衙署，门宇巍焕，侍从森严，有达官坐堂上，据案理文卷。呼沈曰：“尔知罪否？”沈自揣生平

无大过，以不知对。达官哂曰："尔细思之。"沈念母多年未葬，不孝之罪莫大于是。达官曰："非也。"沈念少年不检，曾狎一女婢，且多口过，罪应坐是。达官摇首曰："亦非也。"沈迟疑间，有吏禀云："此沈某前世事，今生安得知？"达官颔之。命役取水一盂至，令沈照视，顿悟。前世山西人，执鞭为业，有客雇沈骑，见重资，遂生异心。路过太行。时值薄暮，险峻在前，遽推坠之，而劫其财。了了如目前事。达官曰："尔知罪乎？"沈战栗，未及答，达官拍案怒曰："既知罪矣，又何辞焉？"沈魂魄飞越，不能自主。顷之，神少定，所见俱杳，而阴风漫漫，波涛汹涌，浩无津涘。恍惚已化为巨蛆形，附苇叶上，随波旋转，惨楚万状，痛哭而醒。邵问之，以梦告。曰："冤业相寻，不能活矣。"邵多方慰解，沈曰："命尽须臾，公长者，愿以身后託。"乃索笔书"吾必死矣"四字，呕血数升而绝。

半生沦落

吾乡孝廉张某，雍正壬子应试省闱。漏下三鼓，陡见妇人搴帘谛视，曰："非也。"转瞬失所在。张大惊，遍语同号生。一老儒蹙额曰："是为我来也。"张愕然问故。曰："先兄即世，寡嫂守志。忽有煽中蒨语者，予恐为门户羞，白诸母，令改适，嫂遽自经。后每试辄相扰。惟是衅有自起，萋菲者实阶之厉，奚独予咎？虑其仍为祟也，延僧忏悔，谓庶几可免。今复尔尔，是终不我释也。"言讫，神色惨沮。张解慰间，号板忽砉然扑地，砚覆卷上，墨污殆遍。生潸然曰："今生已矣，夫复何尤？"索张视之，曰："君文虽佳，虑难入彀。吾三艺颇得意，君试录之，倘朱衣首

肯，庶知子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张如言。榜发，果隽。

阳数未终笞责以儆

扬州有顾氏兄弟者，贩鸡为业，勤苦力作，家渐饶，为弟纳妇生子。后兄婴恶疾，辗转床褥，不能生理。弟憎之，诟詈时闻。兄忿甚，乃匍匐池中溺焉。弟收葬后，祓除房舍，酌酒自慰，醉先寝。妻挑灯缝纫，门忽轧然启，见一人泥水淋漓，踯躅而前，乃其兄也。妻骇极欲呼，倏然不见。其夫忽口动目瞬，不能出语，惊告邻右，莫测所以。凌晨，方号呼而醒，臀创坟起，若受杖者。云："兄诉之冥府，因余阳数未终，遂笞责以儆耳。"时有面店王老颇愿朴，富室咸信之，称贷每不索券。一日，贷五十金怀归，夜已阑，恐有不虞，密置枕内，其妪不知也。越宿而王老死，富室遣人询金，妪无以应。顾呻吟床榻，疾少闲，问："王老安否？"妻云："殁已旬余。"顾瞿然曰："几误矣，速掖我往。"抵王店，谓妪曰："冥中见尔夫，云：'寄语我家，贷金宜速还，迟则落畜道以偿之。'"妪力言无有。顾曰："金置枕中，尔家无知者，故烦我转白耳。"如言拆视，金故在也。

冤业相寻

海宁陈生妻某氏，陡染奇疾。白昼起居如常，夜即悲号呼泣，若有物凭焉，百方不能愈。揲蓍决疑，得"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莫解其义。夜有县胥三人，叩门假

宿，陈欣然款留。忽闻哭声来户内，陈仓皇奔入，逾时乃止。陈出，众询所以，云：“内人婴此疾年余矣，医药罔痊。诸君惠顾，其有异术相拯乎？”众茫无以应。夜阑，陈辞入。顷，哭声复作，三人聒不成寐，乃相与徘徊阶墀。恍惚间，一红裳女子自内出，而哭顿息。讶之，共俟户侧。见红衣女子一入室，则哭如前。三人谓曰：“殆是为祟也。”俟其出，尾之。东去至村外大树下，隐隐而没。三人环守树旁，晓无所见，乃回。陈出谓众曰：“昨夕三鼓后，内人安眠如初，前此所未有也。”众以所见告，陈闻之色变，曰：“有是哉！冤孽相寻，无生理矣。”盖陈妻御下严，有婢不胜捶楚，缢死埋树下，夜所见，即其魂也。众问而知其故，曰：“何害？彼自轻生耳，主奴之分不可没。盍往树下晓以大义，延僧忏悔，厚恤其亲，则死者怨释，而病可瘥矣。”陈从其言，遂愈。

东　珠

康熙中，长安肆客货一皮球，大如鹅卵，缝纫周密，摇之窸窣有声，莫知其用，经年无问者。有西贾见之，抚弄不已，叩所值。客察其异，诡称之曰：“十金。”贾曰：“当如数。”客益惊，大言曰：“适相戏耳，非三十金不可。”贾亦无难色。既售，客曰：“吾以此博公多金，势无悔理，公幸告我。”贾曰：“此东珠也。舟行恐为蛟龙攫，故藏之皮中，以韬其光耳。”

亡妻附魂作祟

山阴诸生某，妻殁，阅月即续弦，妆奁器用，皆前妻物也。合卺夕，陡见亡妻坐帐中，生狂呼而奔，妇亦惊仆。家人扶救起，忽作前妻语曰：“薄倖郎，我逝方一月，何忽遽不能待？且居我室，用我物，曾不以杯酒相告，人之无情一至此乎？我今取新妇，行将及汝矣。”举家哀祈，良久妇乃苏，立移居别室。四时，妇必亲祭，终其身弗敢替。

渔人拾盆

太湖渔人汲水滩畔，拾得一盆，细润古朴。将携归，忽波涛汹涌，湖水顿长。其人急走，水亦随至，大惊，置湖中，水遂落。

变鹑恢复旧业

宛平徐某，承祖业颇丰，及晚年，耗费无余。殁后，示梦其子曰：“我生前荡尔祖产，今当偿汝。明晨，出广宁门，值披蓑叟负鹑囊，可探取之，有啄尔拇指者即我也。买归勿失。”觉后，以为妄。复梦其父怒曰：“何悖慢不信吾言？”子异之。晨往，果遇货鹑叟。试探手囊中，一鹑起啄其指，出视之，素翮如鹭，神骏不凡，市之归。初赌酒食，辄胜；后稍贷金，与人决雌雄，屡斗屡捷。时此风盛行，贵戚子弟争招与角斗，每局多至百余金，无不胜者，遂恢复旧业如初。一夕，复梦父谓曰：“已为偿足，我将去矣。”晓

起视之，鹑已毙。

折叠镜

予堂兄某，宅傍有坟一区，前明周千户墓也。后嗣式微，迁移祖墓，得一镜，可以折叠。舒之，铿然有声，芒鑑毛发。求售钱数千，兄以墓中物却之，后不知归谁氏。

医术神效

通州贾人某，性嗜羊。夏日，啖食过饱，复饮冰水一盂，旋即卧病。状似疯痰，而脉理则非，群医束手。后一医至，询知致病之由，乃命取佳酿十余坛，煮数沸，倾浴器中，舁病者坐浴，冷即易焉。凡数次，通体汗淫淫下，移置衽席。须臾，蹶然起，平复如初。或问医遵何术，神效若此？曰："多食羊肉，为冰水所凝，胸膈闭塞，故病。今得酒气熏蒸，汗出则滞化，而疾瘳矣。何神之有？"

误视虚症

江抚某公太夫人，夏日染急症，危甚。延医诊之，云："年迈表虚，服参桂当立愈。"仆司煎剂捧献，行数武，忽蹶，而药倾焉。惶惧莫措，忆肆有货香薷汤者，色颇类，市以进，饮之而愈。抚军厚酬之，医扬扬有德色。仆私曰："盍分惠？否，则漏言。"医惊愕，仆告以故，乃分给焉。盖偶中暑气，医误视为虚症也。

药性制毒物

某山溪有石，卧道左，或偶近其旁，辄青伤遍体，叫号而绝，众莫解其故。适一叟负椒囊，过而憩焉，见者惊相告语。叟曰："坐此已逾时矣，何害？"共发石验视，有尺余巨蝎死焉。向者皆中其毒，椒性辛辣，足以制耳。又某村寺，宿者多死，渐致颓废。有雄黄贾，夜行失道，入而假寐。黎明，见佛口中有物蜿蜒下垂，谛视之，蛇也。蛇畏雄黄，触其气，遂酥软不能动。鸣于众，拽出扑杀之。

狐通翰墨

霑化李司马，家居池馆林泉，擅一时之胜，颜其额曰"亦园"。夏月晨兴，偕友人散步，闻鼾声隐隐，迹之书舍，有狐卧榻上。大如犬，毛黝然而光，令仆潜入持之。狐醒，作人言曰："我向居城北古冢，被酒误入，祈赦余生，感且不朽。"客有议取皮为冠者，狐哀鸣而泣。李怜其能言，谓之曰："今赦汝。吾郭外有山庄数椽，颇幽僻，假汝藏身，勿为人祸。此地不得再至也。"狐点头作叩谢状。乃释焉，倏不见。庄侧为张氏别墅，名可园，风亭月榭，与亦园相颉颃。张有西宾高某过园中，值梅花盛开，独酌月下。更余，兴未阑，徘徊庭除，见一女郎自花丛中出，淡妆雅服，丰韵嫣然。高惊愕，未及问，女曰："我狐也。前蒙李公宥，令我安居此院。闻梅花烂漫，特来游赏，且与君有夙缘，幸勿以异类相讶。"高性素豪放，复中酒，遂携入室。后每夕辄至，情好日笃。狐颇通翰墨，高尝出其诗词质诸同

人。众以高夙不娴声律，询得其故，传闻远近，能诗者竞造访之。狐每与唱和，其警句如“鸟啼春有泪，花落月无声”之类，脍炙人口。雩邑好事者咸藏其稿。又善丝桐，欲聆其奏，扫除密室，众生坐户外，声泠然出帘栊间。疏越悠扬，四座倾听，一时琴师莫与匹也。

剑　　侠

江南方别驾鸣夏，雅爱手谈。康熙初，应楚藩伍公格幕，偶访友城外，值与客奕。客布局甚高，询其氏，曰：“王姓。”与之谈，颇风雅，遂成倾盖交。延至署，行装华好，而恂恂若书生，似无他能者，人未之奇也。一日，署外火，王随众往观，火延援例某监司家，焰势迅猛，其两子楼居，不得出。监司号于众人曰：“有能拯吾子者，酬千金！”王闻之，耸身跃入，捷如鹰隼，须臾，负两子下。监司喜极，谢曰：“感君大惠，已活我子。箱箧中尚有部照一纸，系他日服官券，不识犹肯为力否？”王复腾踔直上，挟数箱，冒烈炬飞出。方其初登，人第见白马往来烟焰中，比出，楼已灰烬，而王神色自若也。众始知为非常人，竞求其术。王曰：“城东数里外，洪山之麓有宝通寺，深宏幽静，盍具馔饷我，藉陈薄技。”伍公乃择吉张帷于庙，宾朋毕集，酬酢移时，王袖中出铅丸二，谓众曰：“诸君欲观此耶？”即抛掷空际，旋有白光两道，各长丈余，上下盘旋，矫若游龙，而寒气侵人，不可逼视。忽闻崩塌声，墙宇震动，殿东南角银杏一株，大数围，崭然中断矣。众相顾惊愕，白光倏失，王顿失所在。遗素纸一幅，署曰：“与方公交半载，囊中物留以志别。”计其物，可值数千缗。

名登四榜

栖霞林次山未第时，午睡方醒，有仆夫控马造门曰："主人有事相求，祈赐光临。"未及致详，随之往。至，则宅第崇宏，一叟貌颇魁岸，候门揖入。肴胾罗列，劝酌殷勤，从容请曰："吾子若孙，每为公族人所苦，幸垂怜悯，实感高惠。"林族多习猎者，默悟其异，谓曰："此易，易耳。某潦倒半生，尚能获一第否？翁非尘埃中人，当预知之。"叟曰："公异日名登四榜，无虞也。"言讫，命仆送归。将抵家，仆马俱杳。视所骑，乃一竹杖耳。林归，戒其族勿淫原兽，族人咸如约。后三中副车，至康熙戊子科始隽，方悟四榜语。

宿孽

予族侄某，与村人戏，挟之而扑，顷始苏，云："初扑时，恍惚有人持绳系之去，至公廨，见一官坐堂上，云：此人不宜来，可放归。"乃苏。又绍兴张、李二人，素交好，偶因事论辩，张以掌扑李胸，李蓦然昏倒，扶之已僵矣。张大惊，潜遁。经岁余，知其未死也，遂归。李闻之，过其家，殷勤话旧。张曰："前者恃爱与君角口，并未著力，何至乃尔？"舒掌仿其状，李仍仰卧而绝，力救不复醒。张心知为宿孽，诣县投首云。

海　上　方

小儿号为哑科，调治颇难。遇僧人授予海上方，云：“小儿三日后，取鸡子白粘擦前后心、手心、足心及两肩井穴各十数遍，见有黑丝，即用尖镊拔出，以不见为度，可除一切胎毒、惊风等症，出痘亦稀。”试之颇验。

一舆两新人

登郡士人某，娶妇至门，两新人从舆中出，容貌宛肖，家人莫能别白。无如何，乃共安之，两妇俱贤淑，各有所出。一妇先殁，一妇抚其子女如己出，又数年亦殁，毫无他异，究莫知其真赝也。

道　人　刈　麦

予邑西郭外元帝庙，来一道人，不知姓名，貌蠢甚，而力作颇勤。仲夏麦将熟，道人遂刈以归，师呵骂之，弗顾也。未几，淋雨浃旬，河水暴涨，邻麦漂没殆尽，方悟其异。觅之，已遁去。

妇　产　肉　球

天津某氏妇临蓐，产一肉球，旋转不已，夫以为怪，埋诸郊。逾年，复产如前。剖而视之，俨然婴儿也。哺之成立，登贤书。绍兴伊友堃云：其婢女之父亦生肉球中，剖之得

活。初家饶裕，及其长也，田产荡尽，遂鬻及子女焉。

言未来事多奇验

康熙中，有方士某，言未来事多奇验。甘中丞赴任滇南，某相饯谓曰："公好自爱，一路功名到吉祥。"以为谀词置之。后尽节吉祥寺，乃悟其语。又，予宗人某试用川省，问之，答曰："子指日位列三台。"大喜，谓将来台鼎可期。抵省，适三台县缺，出抚军题署，逾岁卒于任。

鬼授闱文获隽

山左王生，有戚某任楚湘潭令，寄函招之，生往，令适卒，羁寓僧寺。一夕挑灯独坐，有女子搴帏入，丰姿艳绝。掩袂笑曰："良宵兀坐，得毋岑寂耶？"生惊询所自，女曰："妾家不远，近在西邻。"生悦其美，不暇细诘，既而枕畔自云："小名绣琴，寺墙外高楼即妾居也。"晓去夜来，情好甚笃。他日，偕僧散步寺后，有画楼高出墙际，而窗户尘封，若久无人居者，疑而问之。僧曰："此李某宅也。李授山左兖郡某邑令，携眷赴任已数载矣。"生闻之色变。僧笑曰："君著绣琴魔耶！"生益骇而叩其故。僧曰："李有婢女名绣琴，偶因小故，为其主母挞死，埋寺墙外。每逢月夜，辄出现形。"生如梦初醒。夜分女至，生诘之，女惨然曰："妾非祸君者，有夙缘，故相会耳，既见疑，难以复留。但妾赍恨夜台，非伊朝夕，君若眷恋情好，延僧忏悔，早拔沉沦，惠莫大焉。"生许诺，欻然而灭。后归，应康熙丙子乡试，首题"子游为武城宰"一节。日既夕，尚未脱稿，方挑

灯苦吟，见女搴帘入曰：“妾知君文思枯涩，代购得首艺颇佳。”口诵，命生录讫。谓曰：“君今科捷矣，是即所以相报也。”榜发果隽，其房师则兖郡某邑李令也。来春公车北上，生迂道谒李。未及款叙，遽问生首艺何处得来，生以己作对，不信。固问之，乃以实告。李怃然曰：“子固应中，亦天所以罚我也。”盖是岁李之子应试楚省，首题与山左同。艺成，颇自喜，以犯规被贴。后省亲来署，阅同门卷，王生首艺，正己闱中作也。

道士亵神罚代坐监

即墨城隍庙，有吴道士者，暑夜裸体溺殿侧，见神端坐檐下，一役跪禀曰：“西乡打死人命一案，凶犯张进福已在逃。”神踌躇云：“著吴道士代坐监一年。”道士闻之甚悉。凌晨至郭外，见有人仓皇而来，吴遽问曰：“西乡有人命事乎？”时某村果有其事，凶犯潜逃，乡地莫知为谁，疑吴知情，执鸣于官。吴亦忘其名，屡受捶楚，禁锢囹圄，逾年悬案未定。一夜，吴忽忆神语，号呼称冤，询之，备述其故，乃差役往拘。适张以日久事寝，于是夜潜归。廉得实，遂释道人。

梦境寻盟

东昌诸生许有进，家寒，铁笔为生。一日，昼寝不醒，其子唤之，惊觉云：“子为谁？”复左右视曰：“我何至此？”母与妻出，急起避之曰：“非内亲何得相见？”母曰：“予尔母也！汝梦耶？”曰：“非也。我河南副榜傅

某。”言迄遂出，遍游街市，曰：“风景略似吾乡。”其子强之归。腹饥索食，食粗粝不能下咽。晚不入内。许无客舍，就厨下憩焉。三日后晨起，忽曰：“吾适至门，遇客趋出，不知为谁？顷之，豁然顿悟，告其母曰：“儿向者神魂飘忽，抵河南某城，见一官断狱判曰：‘傅副榜病不至死，但恃才傲物，不知悛改，可徙往山东受罪三日，以警其后。’旋至某庄，入一富家，款待甚丰，并邀入内室，我以素非相识，惟于厅室憩两昼夜而返。”家人亦以前言告之，竟以为异。来春灯节，忽有人高车而来，至许门径入曰：“予河南傅某也。伯母、嫂夫人无恙耶？”适许观灯他出，家人寻归。许见之，即向所遇出门客也。两人各述梦中境，易地皆然，握手谈心，盟为兄弟。

颜有德误负女尸

山左榆次县城东五里有东岳庙，颇著灵异，神象装塑如生。东庑有木雕立，判蓝面赤髯，貌尤狞恶。诸生颜有德，素矜胆力。春夕，诸友会饮，或戏之曰：“君向有豪名，敢抵庙中负得左廊判官来，当醵金作筵。”颜笑诺径去。无何负至，则一女尸也，众惊愕而散。颜抚其体尚温，负至家，颜母灌以汤水，移时乃苏。询之，曰：“我虞乡县沈家女也。今夜嫁为曲家妇，将就寝，忽闻雷声轰然，神辄皆迷，觉有人拽之而走，如在云雾中，不意竟至此。”计其地有千余里矣。时有德未娶，佥曰：“此天缘也。”劝令议婚。颜母以有夫之妇不允，命颜往询其家。至虞乡，则沈、曲两姓争讼方兴，颜告以故。邑令备讯其详，判归颜，案乃结。

虎为独角兽所戕

有樵子入深山，遥见虎衔一巨鹿来，急升大树匿焉。虎置鹿于树旁，径去，樵者下取鹿藏深草中，复登树以伺。顷，虎导一兽至，高二尺许，独角上竖，目闪闪如电，雄猛异常。即蹲踞树下，虎左右觅鹿不得，窘甚。兽长吼一声，响震山谷，虎觳觫叩首；兽复吼，虎长跪其前。兽以角剔虎胸，砉然中解。乃吸尽其血，徐徐而去。樵夫下树，负鹿虎归。

财物幻化

济南农民许某，偶掘后院隙地，得磁缸二。启视之，贮水如浆。疑财物幻化，挹勺许于碗，置灶前。有邻女来乞火，见而讶曰："此地非贮银所，若遇他人，必攫去矣。"许妇闻女言，视碗中水果化为银。意此女必有后福，谋诸夫，聘为子妇。邻嫌许贫，故索厚聘，许即取碗中物为定。逾年娶归，三朝后，备牲醪，命媳启视，依然水也。许屡欲倾弃，终不忍舍，经旬余辄开视，仍如故。后许殁，贫无以葬，试再启之，已尽成白镪矣。

婢自轻生

部郎某有婢，无故自缢。经旬余，部郎梦至一府第，辉煌崟峃，堂上坐冕服人，俨若王者。谓曰："婢讼尔调奸致死，有之乎？"某力辨其诬。即见婢跪阶下呼曰："主人忘某

夕旦光皎洁，命取溺器，因露下体戏我乎？”曰：“事或有之，亦鼾睡方苏，不及检摄所致，实无心也。”婢犹哓哓争诉。某曰：“此外曾有谈笑之迹及凌虐之情乎？”婢辞塞。王曰：“一节虽涉嫌疑，余无可也，尔自轻生耳！”叱婢出，某遂惊寤。

作此伎俩可憎极矣

某邑旅店中，有厢室多怪异，遂扃闭不敢宿。后一客嗤其妄，强启之，秉烛而寝。夜分，风声肃肃，门忽辟，有女子搴裳入，姿态绝人，妆束尤为奇艳。徐步至榻前，客谛视谓曰：“美丽如卿，诚尤物也。若生人有此，岂不可慰我旅邸寂寥？”女闻言，摇首撒发，形容顿改，旋自取其首置几上。某笑曰：“适虽异类，犹觉可怜；今作此伎俩，可憎极矣。”遽吹灯寝达旦，寂无所见。自是怪绝。

巨 潭 鳖

吾邑南鄙村，山崖下有巨潭，深不可测，鱼充牣其中。某岁夏旱，水势渐减。村人利其多鱼也，戽水而取之。稍涸，即有清泉一股喷激而上，势如匹练，顷刻泫然满矣。众异焉，诘朝集多人，期必涸以穷其怪。日晡，家人馈食至，方举箸，忽有道人来乞，予数瓯，意犹未足。众举食尽推其前。曰：“任徒尔啖。”道人略不逊谢，姿意绝餐，须臾而罄。众相顾愕眙，道人旋去。移时，潭水将竭，竞举网取鱼，无片鳞可得。惟穴底有巨洞，洞旁集饭数堆，一鳖首昂然自内出，粗如截筒，厥状悍然。众惊走登岸，回顾潭中

水，仍浤然如初。

雷殛日者

浙江孝廉某，馆于京师大绅家。有日者来，决已往事頗验。既而谓孝廉：“应遭雷击。”孝廉哂其诞。日者曰：“固知子之弗信也。第今午有造访者，子必留饮，席间物吾能预知。盍即此以示信？”署券而别。移时，果有契友至，久不去，且索饮，孝廉恐其言验，雅不欲留。而居停则出馔相饷，肴核纷陈，悉如所云，异焉。诘朝日者至，孝廉告以故，坚求厌禳。日者乃指塾中童子四人私谓曰：“此数子将来皆大贵显。某日时，至东郊古柏下，命四童环坐其旁，任有见闻，切无恐怖，逾时可免。”孝廉惑其言，届期偕四童坐树下。俄见阴云四起，飞电盘旋，巨霆暴作，响振山谷。内一童慄不自持，遂奔去，三童亦随之而奔。行未数武，忽轰然一声，烟焰蔽空，顷之晴霁。四童回顾，见柏数已震裂，而孝廉不知所在。驰告家人，竞往踪寻，不可得。惟树根下有发蓬蓬，掘视之，一人僵立其中，即向之日者也。正惶骇间，值途行者言，数里外有人昏卧道旁，众询其状，急趋省视，乃孝廉也，已苏而起矣。

代尸为戏

吾邑有王、李二人，各以胆力自负。时岁饥，多饿殍，李谓王曰：“郭外有倒毙者七，敢深夜持粥，历数而哺之，来朝觞以席，且拜下风。”王许诺。中夜往，哺一尸，忽脕咂而言曰：“粥甚美，盍再哺我。”王大惊，掷碗而奔，归

即卧病。次日，李往候，王告之故，谓将不起。李辗然曰："何怯甚？此吾戏汝耳！尸凡七，我易其一而代之。"王爽然悟，病若失。

救鲤获报

江南诸生某，夜梦一武夫，身环介胄，长跪请曰："诘朝有难，在公某友家，幸垂怜往救。"生惊寤，亟起造友家，见一奴携竹篮入，问何物，曰："市得鱼充早膳耳。"前视，则活鲤也。鬐鬣张动，拨刺不休，目光烁烁，若乞怜者。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逾年，渡扬子江，陡遇狂飙，飘船至山下，石伤船底，瞬息将沉。众呼号莫措，咸谓无生理矣。顷随风破浪而前，若有物负之行者，水虽盈舟，行益疾，竟达于岸。回望之，一巨鲤摇尾而逝。

泥神为怪

文登诸生林某，苦志好学，交丙夜犹吟哦不辍。忽见女子搴帘而入，衣绣衣，冠玉冠，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谓生曰："妾蓬莱仙子也，仰慕高风，愿讬神契。"生惊喜不自持，遂相绸缪。每夕必至，俨如伉俪，因之宿业顿废，精神惝恍如痴。其戚诘而知其故，曰："岂有仙人而淫泆者？非鬼即妖。今夕就寝，当留其衣，比晓可立辨也。"生如众指，女酣睡时，潜起取衣，匿箱箧内。女闻鸡鸣，急起披衣不可得，问生，生不答。晨光欲动，乃号泣赤体而奔。天明起视，箧中惟有五色碎泥数片耳。白于众，迹至城南十里许，俗名娘娘庙者，有素泥胚在焉。毁之，怪乃绝。

卷七

持躬方正死授城隍

宁海诸生孙某，持躬方正，为邑所推重。康熙甲子元旦昧爽，闻空中人马腾藉，仰视无所睹。伫立听之，仿佛有唱名声：第一李公永绍，第二赵公资，己名第三，以下则声微细不可辨，顷之寂然。孙大惊，谓名登鬼录矣。恒悒悒不乐。是岁秋闱榜发，李公名裒然高列，乃大喜，以为吉兆；次科赵亦中式，益自负，谓异日功名必步两公后。顾赵、李皆相继成进士，李官大司空，赵官侍御史，而孙屡困棘闱，仅食饩以明经老。尝语人曰："自揣一生无失行，惟代人作离婚书。一念之差，至今以为憾。"孙年七十余，犹矍铄善饭。一日晨起，肃衣冠趋出户外，旋侧行入，揖让就坐，如对宾客状。顷复起，及门再拜而返。谓家人曰："尔辈知之乎？吾已授某邑城隍矣。适本州城隍来贺，且告赴任期。"咸以其老而癫目笑之。越日，与戚友话旧间，忽默然有顷，庄容而言曰："敬复尔主，无劳惠顾，我亦不往辞。"语讫，即呼取酒馔浇诸门左。人竞问之，曰："城隍欲亲来相饯，我特却之。酒馔，所以饷来役耳。"翌日，沐浴更衣，遍召亲友，与之话别，登榻而寝，即之气已息。

树神乞哀

先外高祖张公云从，登郡蓬邑人。性仁慈，喜推施。岁饥，捐谷千石，以赈贫乏，活者万计；路获遗金，踪迹失主

归之；除夕获盗，知为故人子，与以钱布遣之，终不泄于人。尝南游，宿沭阳旅舍，梦黑丈夫颀而髯，跪床下曰："来朝之厄，望君见怜！"惊寤，不解其故。晨行，见道旁有柞树一株，扶疏特异，匠伐之，津出如血，恍悟梦中所见。询其值，倍价以偿，并立石于左，识曰"山东树"。康熙丙戌，先外祖北岳公成进士，筮仕沭阳。访其地，石在而树无存。父老曰："数年前，树已朽，来一异僧，斲木合药为丸，疗病甚效。人争取之，树遂尽。"公乃祭其石，复植柞树十余株，以志故迹。大宗伯许公汝霖，闻而异之，为作《柞树记》。

魁星招赴试

青州士人某，遭继母之变。入泮后，欲往应秋试，母诟之曰："侥倖之事不可再，何仆仆费资斧为？"某内制于母，忧忧不乐。一夕，彼酒酣寝，其妻闻门外有呼名者曰："人数将满，尚候子其疾往？"如是者再。妻唤夫醒，告之故。夫谓必戚友故相揶揄，弗为意。未几，复呼如前。诘其姓名，曰："我老魁也。"急启户视之，杳无所见。默念邻村无此姓，殆鬼神示之兆而速我行乎？与妻谋典钗裙，不告其母而去，遂获隽，连捷成进士。

偷儿破案

巴县陶生者，宦家子也。年少美姿容，同人有小潘安之目。值竞渡节，出游，有少女随嫂憩树下，陶遇女，注目凝视。嫂拍其肩戏曰："此陶家小潘安也。以子才貌，得配若

人，庶可无恨。”女赧颜微笑曰：“恐命薄，无福消受耳。”时人语喧哗，陶未之闻也。有汛卒某，向垂涎女美，无路可通。适立树后，窃听其语，假陶夜叩女门。女问之，曰：“感卿福薄语，特来请卿消受耳！”女方思陶，转侧不成寐。开户延入，遂偕私好。未几，女适邻村某氏子。他日，卒过邻村，遇女夫于途，问所往，以探亲告。卒计往返约百余里，晚不能归。夜分，逾垣，持刀撬女门入。女惊觉，告以故，欣然不之拒。两情方浓，忽闻叩门声，听其音，则夫归矣。女惶惧无措，卒曰：“无恐，第启之。”女启户，夫甫入，卒举刀斫之，携头掷邻家后园而遁。家人执女赴官，严加拷讯，乃吐实情。逮陶生至，茫然莫知所对。官屡施榜掠，遂诬服。第无首，难以定案，朝夕刑讯。陶不胜苦毒，告狱卒曰：“等死耳！不如速死之为愈。有能代我觅首者，予百金。”卒难之，而利其贿，谋诸妇。妇曰：“吾弟新死，瘗郭外，往取之，百金非囊中物耶？”卒乃乘夜启棺，截其首，另埋他所，以告陶。讯时，如卒所指，果得首，案遂定。汛卒闻之喜，酣饮肆中，归谓妻曰：“子知有异闻乎？我杀人而罪坐陶生，公道安在？”适有偷儿过其室，闻卒言，径赴县，挝鼓称冤，备陈其故。捕卒鞫讯，遂服所犯。讯其首，云：“弃诸邻家。”拘邻至，供：“晨起见首，惧为累，潜埋郊外。”押邻起视，不谬。问陶首所自来，以狱卒对。逮卒至，乃知其妻弟首也，尽收付狱。释陶生，而重赏偷儿焉。

谷监司记三生事

山西谷监司，能记三生事。初世家贫，授徒僧寺。僧募

化十数金埋炉灰中，为所窥，俟僧他出，窃取之。僧回，觅金无有，抑忧而死。未几，已亦病殁。见一老姥来引之去，至一火坑旁，蓦然推入，起视，身伏枥间，忽变为驴，仍在寺中，心知孽报。稍长，屡欲投身涧谷，恐冥罚转重，遂竭力任驱策以偿宿债，经八年，力尽而毙。复见前姥来，引至大池旁，失足坠溺，觉遍体清凉，视手足缩小已为婴儿，喜曰："吾今复为人矣。"其家惊曰："妖也。"杀之。三世乃生谷家，生而了了，但惩前故，不敢言。长数岁，犹不出一语，皆以哑目之。一日外出，遇村童携书从塾中归，攫取观之，不觉失声曰："嘻，若许长大，始读小学耶？"童哗然，走告曰："谷氏子竟识字能言矣。"父问之，则哑如故。百计诱之，终不应。父知有异，佯怒曰："不言当杀汝！"乃垂泣呼曰："冤哉！欲言又将杀我矣。"父骇问故，以前生对。父曰："尔已长，言复何伤？"为之延师授读，颖悟非常，书经目辄不忘。少年掇科第，以致贵显云。

服砒授方

莱郡刘某，遇僧授海上方，多效，其解砒毒，尤为神验。戚某屡求不与，衔之。乃置酒延刘，食毕，扃其户谓曰："尔已中砒毒矣，速语我方为尔疗。"刘不信，顷觉腹中溃动，乃曰："何恶作剧如是！可疾取白矾三钱来。"戚如言取至，调水饮之立解。因恶其吝也，榜其方于通衢。又，某治跌打损伤多奇效，亦不肯轻传于人。有窃得者曰：系红砂瓦器击成碎片，夏日浸溺桶中，三伏后火煅而淬以醋，研末冲酒服之。未知然否？

王生遇仙

蓬莱诸生王泽洼，栖心元门，雅慕神仙术。闻劳山多异人，裹粮往访。凡上清、下清、西莲台、烟云洞、白云洞以及诸名胜处游历殆遍，迄无所遇，回至华严庵憩焉。庵外有荷池，大亩许。时严冬积雪，坚冰在池，见一道者破衲跣足，踏云而来，飘飘有凌云概。敲冰入池，而人毫无寒色，遍体热气若蒸，心异之。及夕，道人来庵中宿，王潜起瞷之，道人瞑目趺坐，并不就枕，三更时，则行功运气，似采药状，愈知其异。晨起，稽首求教，道人不答。固请之，乃授以秘要，戒勿泄，王识之。因问："此山幽峭，可驻师足否？"道人曰："天下名山，吾游跖所接，无出华山之右者，将往闭关焉。"王坚欲随往。道人曰："子尘心未化，何足语此？"王曰："但得服役左右，去家室如敝屣耳。"道人曰："能随我行，便留子。"王欣然诺。道人行不择地，崖堑荆棘，步履如飞。王竭力追之，不能及，道人乃止而待之，笑曰："固知之不能从也，且尔气色晦暗，宜速归，十年后可访吾于华山之巅。"言讫，挥手作别，飘然而去。王归，父母妻室相继殁，悉如僧言。盖信其异，而悔当日从之不坚也。

营卒妇薄夫被杀

京师上巳日，有少妇乘舆出游，遇一少年，貌甚都，悦之，搴帷顾盼，少年亦凝目注视。女卒然问曰："尔非某氏子乎？"少年会意，应曰："诺。"妇曰："吾中表戚也，

暌隔多年，几至觌面失之。今寓城中某巷。三日后当视我，不可忘。”言毕，驱车去。盖其夫营卒也，三日后为值宿期，故佯假戚谊以招之。如期，少年至，妇喜甚，遂相缱绻。夜半，卒忽归，少年伏匿床下。妇问故，曰：“为取棉衣来。”妇即起箧掷与，促之去。卒曰：“春寒孤宿，宜善自爱。”妇漫应之。将出户，复履阈谆嘱，妇厌甚，不待其辞之毕，遽推仆户外而闭之门。少年谓曰：“适间景况，何乃无结发情耶？”妇曰：“吾系心于子，彼死且不足惜，何情之有？”方妇之薄待其夫也，少年已不胜忿，及闻妇言，心益恚，绐之曰：“子先寝，吾出溺即来。”乃赴厨觅刀，纳袖中，妇不知也，犹促令就枕。少年出刀剚其腹，启户而遁。巷左有屠某，每晨必供妇肉。是日至，门已启，寂无人声，疑焉。逡巡而入，见妇尸，惊骇亟奔。卒归，遇诸门，讶其状，趋内室视之，而妻已裸体床榻，腹裂肠出矣。遂执屠鸣于官。五毒备施，屠不胜刑，将画招。忽一人直入上阶，攘臂呼曰：“杀妇者我也，何得枉及无辜？”自陈颠末甚悉。其人即少年也，乃出屠而置少年于狱。宪司嘉其义，为之减等遣戍，会赦得免。卒亦感其义，相与为刎颈交。

吉兆发贵

胶州旧宦王某，先世为某先达牧牛，诚悫不苟，人咸信之。偶假寐山畔，见一人据冈眺望，旋至坡侧，审顾徘徊，寻复登视，如是者再，连称诧异。问之，曰：“我地师也。卜一吉兆，登高望之，沙水龙穴，历历不爽，及下觅，辄失其处。”王笑曰：“此其故我知之。”师惊诘所以，曰：“每见尔将及坡侧，即有黑气如规遮尔目，不自觉耶？”师

闻言，而地恍然现。乃叹曰："此佳城也，应富贵数十世。吾屡寻弗获，经子一言而显，数应归子矣。"为之点穴，珍重而去。王有老亲未葬，试往求之，先达以其牧刍地，不之惜，许之，且戏曰："可携物来，为若书券。"王家贫，仅畜一雏鹅，因沽酒偕鹅以献。先达授笔书曰："黄牛山下牧牛坡，卖与王公葬阿婆。如问当年多少价，一瓶沽酒一雏鹅。"既葬，逾年生子，即水部公也。幼而岐嶷，先达深器之，命伴诸子读，颖悟非凡。一日出对云："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公年方九龄，对曰："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先达有宠姬雪姐，嬖之，成消渴病，故语及焉。先达心知讽己，而赏其夙慧，曰："此千里驹也，我子真豚犬耳。"先达诸子皆无成，而公弱冠，连捷成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广西提学使。孙某相继登科第，历官少司空，至今书香不绝。又，益都冯相国，传其祖綦贫邑中，富室某葬亲，未匝月忽大雷雨，坟震棺裂，富室恶其地，弃之改卜。适相国祖丧偶，乞其地而葬焉，再传遂贵显。信乎？吉地皆有鬼神呵护，世之不务修德而觊觎非分者，可以悟矣。

人死有数有地

楼邑有常某，老而无子，仅一女，适福邑王姓。中夜，闻款门声，启视无所见，甫就枕，复有声如前，心疑惧，以为鬼也。无故遭鬼揶揄，不祥，乃迁至婿家避焉。夏日，偕婿纳凉村外，见一人攘臂叫号而来，婿与争论，其人愈怒，持石击之，婿疾走得脱，常年迈行迟，中其首，仆地而死。盖其人与邻村某讼，某援常婿为证，理屈受杖，心不甘，且被酒寻衅相仇，而常适值其灾。信乎？死有数，且有地也。

敝草履有血迹

山阴武生某，狂放不羁，偶乘醉濯足河畔，大言曰：“闻水中多魅，妄也。如果有之，能祟我耶？”言毕，足辄徐徐下坠，若有物曳之者。跃起，视足间物，乃敝草履也。火之，有血迹。

王太史降生不偶

金坛王太史肯堂，太夫人结缡载余，即独处别院，持斋供佛，非逢令节，希会其面。重午，封翁载酒往，日夕将返，雷雨暴至，中夜犹未息，乃寝焉，有孕。恶其秽，以二丸药堕之。梦金甲神谓曰：“此将来良相，妄行损堕，必遭天谴。”惧而止。及太史坠地，左右手各持药一丸。后举万历己丑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立任清要。虽未跻台辅，而究心《灵素》，著有《证治准绳》若干卷。《津梁后语》云：“良医与良相功等。”神之所谓，其以是欤？

秃婢生子贵显

江南某大姓，年四旬余，犹乏嗣。遇道者谓曰：“君无孤相，或内室有故。”大姓出其妻妾令视之，曰：“俱非宜男相。”复出侍婢数十人，皆曰不可。至一秃婢，目之曰：“此良田也，定产美玉，慎无抛荒。”大姓笑而颔之。一夕，月光皎洁，秃婢适值宿床下，见婢肌肤如雪，心动幸之，遂生男。长而贵显，至今犹绵绵也。

索冤污卷

浙西有士人某，家贫，授馆他郡。每经月必寄馆谷于其妻，以供饘酏。适大雨浃旬，逾期不至，妻绝粒卧病。晨闻有叩门声，听之，其夫也。喜甚，不及整衣，袒胸倒屣而出。某见之，呵曰："无耻妇作此态度，值轻薄儿，能免中冓羞乎？"妻忿然曰："吾饥且病，闻尔来，急起迎，何言之悖也？"某怒批其颊，妻不服，益怒，乱击之，妻辗转呼号，蓬头跣足，手握一鞋而毙。后某入闱，见妻掀帘入，蓬跣如前，鞋犹在手，数之曰："尔残刻无良，吾已诉之冥司，尚望终场耶？"某稽首哀求，妻出鞋授之曰："吾奉命来，难以空返，可书'我来矣'三字于其上，得以复命，即去矣。"欣然提笔书之，妻倏不见，审视，乃书其卷幅也。

两扇格文入彀

予戚谢华函先生，康熙中知河南睢宁邑。丙子分校棘门，首题为"乡也，吾见于夫子"二节。阅一卷，几不辨段落。时漏下四十刻，倦欲寝，遂隐几而卧。梦至一处，竹篱茅舍，花木蒙茸。徘徊间，有老叟出迎。貌甚恭，再拜而言曰："适所阅卷，乃两扇格也，祈公留意。"方欲致询，为邻房呼茶惊觉。取卷细阅，果两扇格，文颇佳，荐之入彀。生来谒，问其家居，恍如梦中所见，以老者貌询之，潸然曰："此生祖也，下世已数年矣。"

堕胎妖术为贼窥破

江南有偷儿行窃某姓，甫及户，瞥见一人来，以手推扉，扉自开，若有为之启者，异焉，尾而伺之。其人直达寝室，几上烛已息，吹之复燃。向帐中若书符状，顷有男子揭帐起，趋别榻寝。俄又一妇人随之起，瞑目坦腹，横卧床际。其人揉搽移时，一血胎堕焉，裹之而去。偷儿大惊，迹其寓，以告逻卒，捕而送之官。天明，其家见妇死，具控适相值，乃毙诸杖。

神识贵公

浙省石门，城楼多怪，经年扃闭。宰募敢入视者予百金。有某公幼孤，家贫，念得金足以供母，往应募。吏导之登，恐其逸也，反扃之。夜半，闻语声临楼而返曰："某大人在此。"少顷，呵殿而至，一神人自空际下，仪从甚盛。俄酒筵罗列，揖公就席，举爵觞之曰："吾非鬼魅，特暂居此耳。今夕晤公，当从此逝。"公叩以终身，曰："前程远大，白马之祸，公其凛之。"次日出以告人，咸异焉。有富室某慕公名，赘以女，遂得肆志。读书登甲第，官至太仆。公夙有支遁癖，市得良马，毛色皎然，神骏可喜。每临厩抚视。一日，马忽惊跃，伤公胸，遂不起。

续弦有定数

绍兴某，赴友人宴。适怒于室，友闻而规之，某乘醉投

袂而起曰："嘻，君非吾丈人峰，何责之甚也？"友唾其狂悖，竟与绝交。后某贸易东粤，数年始归。妻已物故，续弦他氏。合巹后询之，即其友女也。自某去后，染病殁，女幼无所依；鞠于舅氏，遂冒其姓。赤绳系足之说，诚不诬矣。

贯索文曲照命

两粤制军某公，与中军同造。有日者某，寓海珠寺，以星命自诩。制军召询之，曰："人人赋命不同，以其爵秩有异。余庚造与中军不爽毫厘，而官阶迥别，其故安在？"日者无以应。归以推寻，亦莫解其由。夜分不寐，绕阶沉吟。有火头僧见而问焉，日者嗤曰："尔何知，亦来饶舌耶？"僧曰："第言之，安知不能效愚者之一得乎？"日者告以故，僧笑曰："是日生人皆贵，若得贯索星对照命宫，更主荣显。制军得无产自狱中乎？"日者大骇，诘朝谒制军，问生自何地。制军曰："先人缘事获谴，久羁囹圄，余实产自狱中者。"日者拜曰："若然，公贵显宜矣。"因举僧言以对。又，河中太守某未遇时，一同研友谈命多中。每谓曰："细推君造，有官无禄，虽奋志芸窗，终归乞丐。"守以为诞，力学不怠，联掇科第，由县令擢至郡守。友自惭疏于术，乃赴都遍访异人，皆以乞儿命断。一日诣钦天监，遇精于算者云："是日有文曲高照，天厨化解，若产于文明之地，必贵。"友回谒守，语其故，太夫人闻而谓曰："昔年避难他乡，值日暮，将欲分娩，而栖止无地，因于棂星门左产焉。儿之贵，果为是欤？"命之理微矣。

火毙人不死于水

黄郡沿江某渡口，行人往来如织。有一舟甫解维，狂飙骤起，吹至江心而覆。内一人见红袍赤须者，曳之起，遂遇救得生。未几抵家，毙于火。

蛛去业消

宁海王某，家藏粟一囤。忽来蜘蛛大如碗，布网其上，每夕粟辄溢出石许，日验不爽。亲知闻而戒曰："蛛大者遭雷击，焉用此以贾祸也？"王惧而送诸野，此夕复回，遂安之，家道日丰。一旦，蛛忽去，而业亦渐替。

白髯怪

淮商郭某，别墅台池花木擅一时之胜，但多怪异，夜出扰人，莫敢宿者。有标客某过淮，慕其园，遨游竟日，倦欲寝。园丁告以故，客笑曰："巨寇尚无所畏，区区鬼魅，宁足膏吾刃乎？"时春风披拂，花气馨芬，偃仰床榻，颇自怡悦。谓："主人有此名园，而惑于浮议，愚孰甚焉。"俄闻怒声叱咤而来，曰："何物儿郎，敢踞吾寝室！"视之，乃一白髯叟，高三尺余，服道家装，目光炯炯。客未及答，遽推仆于地。客怒起，操拳殴之，倏分为二；以足蹴之，又变为四，遂拔刀纵击。转瞬多至数百，身体面目无纤毫区别。只见满室憧憧，皆白髯叟也。客苦于拥挤，莫能动移。天明，园丁入视，则持刀僵立，呼之不应，良久始苏。左右审

顾曰："怪哉！怪哉！"述所见，踉跄而去。

阿堵物戏人

甘省武生吴枭，闲步城楼，俯瞰濠边，有长带系皮囊，趋视，乃蛇也，蛙伏其旁。惊讶间，一村民至，持之去，则带囊宛然，贮银两许。某自谓此子尚我，靳他无望也。后出仕，不数年，官至提镇。又浙人某，家贫出贷，见前行者遗一纸裹，启之，空如也，仍掷道左。顷复有过而拾之者，索观，约白金五星。恚曰："命薄乃若斯乎？"激愤而回。后探友东粤，贷金营运，久之成富室。每挥金如粪土，或规之，辄话前事云："阿堵物殊势利，故浪掷以抒昔年之愤耳！"

陈思王英灵如在

陈思王墓在东阿鱼山，凿山壁，窆棺其中，以墓碣缄洞门。墓前有祠，祠中丰碑林立，皆唐宋间物。明末，墓门中夜常放白光。一直指家居，觊其殉物，至墓所，欲启之，忽风雷大作，咫尺不相睹，直指大惊而退。至山下，并无风雨，念遂不敢复萌，后白光亦不现。雍正中，里人于山下建神庙，将落成，觅石作庙碑，首事倡言曰："曹子建奸雄之子，盍取用其祠中者？"众以为然。掘碑，碑仆，压伤数人，有伤重致死者。首事不悟，即命石工就曹祠磨治之，未施镌刻，觉头痛不可忍，首事亦于是日抱病，工遂暂止。适县令过鱼山，见碑横祠前，询得其故，拘首事挞之，命重立焉。余谓子建诗篇寄托遥深，每多闵时伤乱、抑郁难言之

隐。黄初以后，忧谗畏罪，固宜尔尔。若建安之世，身为王公之子，何求不遂。讵非不满乃父所为，而又有不忍明言者欤？向使得立为嗣，则居然一晋室之桓冲矣！英灵至今如在，不亦宜乎？

水晶蟾

滇南中丞甘国公璧，家藏水晶蟾一枚，睛赤如丹沙，唇绛色，缕刻天然，光莹夺目。余友江望亭见之，叹为奇珍。甘曰："未也。"命取玻璃缸，注以水，置蟾其中。少顷，浮影蠕动，绿毛毵毵，细视之，不啻千亿。迨涸其水，而蟾依然如故也。甘殁后，毁于火，黯然无光，抚摩之，则层层剥落如蕉。或谓蟾丝水晶，出大洋海底，未知信否？商邱宋牧仲先生家藏水晶二块，一内蕴桃花一枝，色鲜好如甫折露下者；一内蕴蜘蛛一枚，脚复历历可数，上下旋绕如珠，皆奇物也。

死护装佛金作厉

江南村落，有数十爨辄立小庵。非徒奉佛，遇公事亦可会集。某村建庵，延僧居之，未几病卒。后纳僧辄死，相戒不敢居，竟鞠为茂草矣。久之，一僧肩行李从远方来，求宿地，村人曰："某处有废庵可驻师锡，但多邪魅耳。"僧曰："何伤？"遂往焉，打坐于佛堂之东。时月光朗彻，内外皎然。夜将半，忽寒风飒飒，见一人黝然而瘠，径入庵门，礼佛毕，升座上，以手摸佛顶，作得意状。顷跃下，瞥见打坐僧，诧曰："何来此一座铁塔！"乃竦立不敢动。移

时，僧舒右足，曰："异哉，铁塔倒半座矣。"僧复舒左足，曰："嘻，铁塔全倒矣。"急前扼其吭，僧厉声叱之，即震慑伏地。僧詈曰："扰害佛地，乃尔耶？行将获谴矣。"对曰："我一生勤苦，积白镪三十锭，藏佛帽中，欲为我佛装塑金身，事未成而病死。后来住庵者，多淫荡不肖，恶其污秽道场，且恐窃我金，故杀之以抒忿，非敢为祟也。"僧曰："佛门所戒，贪嗔痴耳！尔为此数金，作厉鬼以害人，何不悟耶？急转轮回。吾为尔了此夙愿，并解脱数僧冤魂，可乎？"鬼泣拜而没。迟明，召村人述所见，取佛帽中金，作道场三昼夜，自是贴然不复为厉。

劳太仆祈雨

石门劳太仆之辨，康熙中督学山左，按临登郡。适弥月不雨，田禾渐槁。守令闻公有祷雨术，请之不允，敦求者再，乃曰："数定不雨，祈亦无益。恐方诸公命，姑试之。"令具大镜一、碗二，及童子二人，磨墨以俟。日正午，置镜堂中，童子捧碗水侍立，公危坐，执笔蘸墨渖涂镜。时方溽暑，万里无纤云，笔甫下，即见片云自南来；涂渐满，浓阴四匝，指童子手中碗，碗坠地，雷电交作，雨下如注。俄顷晴霁，郡城二里外并无涓滴，亢旱如初。予族人某应童子试，于堂下亲见之。

上虞县署古坟

上虞县署后，峰峦环绕，乔木千章。内有古坟一座，传系前明嘉靖时遭倭难，尽节葬此，姓氏失考。凡新令莅任，

必亲为致祭，否则有灾异之警。张方伯奉尧宰上虞时，独以为诞，弗之信。而后此者，仍奉祀弗敢违。乾隆初，四川冉某来治是邑，吏举旧例请，冉笑曰："区区朽骨，奚以祟奉为？如曰有灵，何独不祟张公乎？"遂罢其祭，并筑墙阻塞之。越年余，方据案理事，忽悚然起，如迎大宾状，旋伛偻而入，揖让逊坐，面有惧容，叛首称罪。顷趋至署后墙际，晕仆于地，移时乃苏。告家人曰："适见一朱衣人自外昂然而来，竟入内室，怒目相向曰：'吾昔官斯土，被难捐躯，历任诸君，咸蒙优礼，尔独妄自尊大，比拟张公，诚思尔岂其俦！且筑垣阻路，碍我出入两载于兹，行当褫尔魄矣！'言讫，恨恨而去。"冉乃毁墙而祭其坟，不逾年病殁。

饭囚获报

顺治初，余乡有吴姓者，偶出游郭外，饮于旅肆，见役押重囚憩檐下，颀身虬髯，面有饥色。问之，曰："不食三日矣。"推食，食之，则以手鞠啗，顷刻立罄。吴见其意未厌足，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饼，兼数人之馔，又须臾而尽。复问欲饮乎？曰："幸甚，不敢请。"酌以酒，连沃数十觥，乃泥首谢曰："缧绁之人，饱公大德，愿闻大名，为异日报。"吴笑而不答，役亦捽之去。阅数载，吴生计萧条，羞返故里。值岁暮，亲朋多有东回者，咸助资强之归。一日，行济南道上，忽闻镝声来林际，群哗然，惊曰："响马至矣！"纷纷窜入古寺避之。顷，诸盗踵至，围绕寺外，有颀而髯者，持刀拒门喝曰："速献囊，迟则不宥！"众觳觫不敢出一语。髯熟视吴，问曰："子忆数年前，有饭囚之事乎？"吴仓皇不能记忆，良久乃对曰："有之。"髯亟释刀

跪曰："某即当年旅肆之囚也。一饭之惠，时不去怀。蒙赦后物色不可得，今幸相值，可云天缘，但仓猝无以为酬，谨献百金，聊效淮阴之报耳。"于是扶吴出，仍拒众于寺。吴曰："我之得归，全资众力。今我出而众留，心何以安？愿施推乌之爱，感且不朽。"髯稽首听命，尽释之，复护送数十里。临别，吴从容谓曰："君豪侠士，幸邀国恩，应洗心易辙，乃复弄兵潢池，倘重罹法网，噬脐何及矣！"髯闻言，恍如梦觉，誓改前非，涕泣叩首而去。众咸德吴，复出资酬焉。

两 砚 巧 合

中丞刘公，家藏一砚，石质润腻。微嘘以气，则露珠盈盈然，自石中沸出。铭勒："雨中春树万人家"。笔法亦古秀可爱，遂宝若璠玙。康熙中，赴任湘南，遇风舟覆，行李荡然。公不之惜，独扼腕此砚，乃悬重赏，命善泅者入水寻觅。移时，获两砚，制式如一，不差丝毫。审视之，一系故物，一则刻"云里帝城双凤阙"句也。两美必合，其亦丰城剑气之属欤？

鬼怕论孟诸书

谷城有诸生葛姓者，娶妻江氏，琴瑟甚笃。妻遘疫疾卒，葛朝暮悲思，忽忽若失。一夕，披简独坐，闻窗外有弹指声，问之，良久乃曰："妾江氏也，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作幽会耳。"葛闻言不惧，呼之入，曰："君几上有论孟诸书，妾畏之不敢近。"葛甫取书藏箧中，而氏已立榻

前矣。遂续旧好，欢若平生。葛询夜台情况，曰："他无所苦，但畏风雨耳。雨则棲止无所，若狂飙骤起，身若飘蓬，不能自主，故一闻风声，则伏地握草木根不敢动。"嗣是每夕必至，约载余，忽悲啼不已，曰："君新婚伊迩，妾冥限已盈，从此永诀，无再会期矣。"次日，果有执柯者来，而江之踪迹遂绝。

卷八

贵公异质

于公成龙，康熙中建牙两江，奸宄划除殆尽，惟积贼于小七狡黠尤甚，兔脱者屡矣。严捕之，刻期必获。贼觉且窘，觇公每夕阅案牍必交丙夜，乘隙伏梁间，将刺公。公甫入室，忽砰然有物坠地，视之，人也。执询所自，因具述颠末云："见金甲神现室中，不觉惊坠。"乃击杀之。又，姚公启圣，微时尝寄食萧山令署，落拓不羁，人未之奇也。令母游园中，忽闻鼾声异常，迹至书室，有黑虎卧榻上，大惊却走。众持兵入，无所见，惟姚公酣寝方醒耳。令母知其异，厚遇之。后以定台湾功，官至浙闽总督。又，大宗伯吴公襄，其曾公与一僧善，僧来辄留手谈。僧患足疾，卧山中浃岁，公为供养不少懈。一日，公坐书室，见僧自外至，问之不答，径趋后堂，起迹之，内报夫人生子矣，即宗伯也。古有星精僧之说，其信然欤？

郭提举妾

滇南郭提举韫，山西安邑人。任滇时，娶二妾，一最宠，一待之薄。乾隆己卯解任归，欲弃去，绐之曰："今将远行，可归别父母，临期当迎汝。"妾归，久无音耗，疑而觇之，将刻期登程矣。方悟郭之诳己也。急奔至，则行装已发。把郭袂大恸曰："妾实意相从，何忍心捐弃！非妾自至，今生与君永诀矣。"郭慰之曰："吾非有他意念，长途万

里，家计萧条，且素无德于汝，恐误尔芳年，故行此权宜计耳。”妾愈悲曰：“从一而终，妇之分也，食贫居贱，固所甘心。至不见答于君，妾之命也！将谁尤？倘肯垂怜，没齿无怨。若孰意不允，当碎首君前，断不肯偷生视息人间也。”抢地长号，悲动路人，郭亦为之泣下。改容礼谢，携与同归。

济贫免水淹

乾隆辛巳，豫省黄河溃决，陆地水深丈余，民间庐舍，半被淹没。陈留有曹姓者，居宅沉没已三昼夜，咸谓无生理矣，及水退，墙舍并未崩塌，眷口亦安然无恙。众问之，云：“日来惟觉雾气弥漫，不见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见而异之，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课所入，除衣食足用外，尽以济乡里之贫乏者，自高曾以至今，未尝少替，已历五世，百有余年矣。”宪司俱赐匾额，以嘉其异。

钱罄足瘳

济郡有水夫李姓者，晚归，拾得制钱一贯，不禁狂喜，挑灯沽酒，掷钱于地，睨之曰：“我经年勤苦，不能积分文，今亦为我囊中物耶！”言毕，钱蠕蠕欲动，大惊急起，以足蹶之，钉贯足心，痛楚殊甚，呻吟床榻。罄所得钱，而足始瘳

鬼觇秋审册

晋藩多公纶，乾隆中任直隶臬使时，一夕不能寐，步月至科房侧。漏下三鼓矣，书吏皆寝，一室犹有灯光。穴窗窥之，一吏方据案理文书。有黑气数团围绕身后，仿佛类人形，而面目模糊，不可辨识。公默然返，诘朝询之，吏曰："夜间办秋审案耳。"又直臬署中，某幕有戚来访，留之宿，夜起如厕，朦胧间，见蓝面赤须者坐灯前，旁列鬼卒数十，惊而谛视，即某秉烛阅情实诸册也。狱诚万民之命，司厥职者，可不慎欤？

雷击有先后

绍兴某村，童子二人，牧牛山畔，雷雨骤至。走避大树下，俱为雷震死。其一旋活，云："恍惚见一老者，方巾道服，数以手摩其顶，乃得苏。"后有绍兴来者，偶语前事，云："其人复为雷震死田中矣。"数其年，才及一纪耳。造化击物，固有先后欤？

犬救冢中幼女

雍正初，京师阜城门外有王叟，肩油赴市，遇犬衔其衣，逐之不舍，若导引状。异焉，随之往，及郊，犬奔踞一冢，扒其土者再，复闻冢中有涕泣声，大惊，奔告坊卒，竞来觇之。鸣官起视，一垂髫女子也。自云某氏女，年十三。父远出，同弟随继母居。数月前，弟已为母殴毙。昨因小

过，复被挞死，有白须老者以枣糕饲我，因得生，计期，已七日矣。官拘其母讯之，缘有奸，恐为子女所觉，连毙以灭口耳，遂置于法。

假鬼吓师被击

有士人某，教授生徒，尝持无鬼论，徒多非之，偶夜深归馆，月色朦胧，见一方巾道服者，面如傅粉，鲜血点点渍眉额间，隐立扉左，某不为意，及寝，户复有物，宛如前所见者，心颇疑讶。疾走入至榻前，所见复同，失声呼曰："果有鬼耶？"持砚击之，中其顶，轰然仆地，呼童烛视，头额迸裂，审之，其徒也。因师持论过执，饰相似者三人，分三所以恐吓耳，鸣于官，以过失杀论。

夏别驾以酒为命

雍正初，淮安高堰别驾夏某，以酒为命，每对之，辄忘寝食。一日，同人宴集，席间多冠裳辈，颇为仪文所拘，不能畅意，垂头而睡，忽鼻孔有物，隐约欲出，色殷红，甫及寸许，旋缩入，众潜立以伺，物渐蜿蜒下垂，径抵杯中饮，而某鼾齁不知也。众以钳拽之出，某大呼晕仆，众救醒。视其物，长尺许，形类蛇，烛之，中有黑丝一缕，悬之檐际，血点点下滴，移时，乃一发尔。或谓误吞发之连带者，遂成此形也。自此涓滴不入口矣。

醉后成胎产子骨软

南阳某太守子，生而骨软，若患瘫疾者，十余岁犹溲溺需人，医药罔效。有布商叶某者，言能疗此疾。不须药饵，惟取美酒数十斛，布列儿左右煮之，历三昼夜，儿起立运动如常人。守厚酬之，诘其故，商云："我祖良医也，尝谓：乘醉成胎者，产子多骨软，须用酒气熏达四肢，以坚其骨。闻公素善饮，必犯此症，故依方疗焉。"

诊脉知神

绍兴钱某，善岐黄，喜赒拯人。有疾，不问寒暑，延之即往；无力之家，随赠以药饵；极贫者，复解囊济焉。数年来，不稍懈。他日，应邻县聘，有丐者衣敝履穿，形容委顿，要与路曰："某命在旦夕，愿公怜悯。"钱亟下肩舆，诊之，愕然曰："脉气大异凡夫，君其仙乎？"丐顿失所在。自是医术通神，经其诊治，无不立愈。

风旋马首

天津某守郊行，遇旋风起马首，环绕不去，祝曰："有冤哉！当导我往。"风即盘旋而前，若引导状，随之至一新冢而没。问谁氏冢地，邻以某明经对。传某诘之，诉曰："母新坟也。亲友会葬者百余人，委无别故。"守欲启示，某坚不可。守曰："第启之，若无他异，我职其咎。"某人不能拒。开圹无所见，太守沉吟间，觉圹底隐约有迹。掘

视，乃一女尸，项带伤痕。拘匠严讯之，得其状。缘黎明有女子过，恃众强污，女詈不从，遂勒死埋于圹下云。

面佣妻还魂被僧奸占

雍正中，黟县面店佣某，勤作多年，积金娶妇，颇相得。中秋月夜，烹鱼对酌，妻食脍哽噎而绝。某奔告妇家，妇翁远出，母亦抱病，遂归殓。而某痛妻甚，裙钗尽纳棺中，厝于水滨。有偷儿知之，乘夜发其棺，忽呻吟有声，骇极逸去。盖妇一时气逆，久之渐苏，遂得活。妇起不识路，绕河彳亍，惫甚，憩路旁庵门左。僧师徒二人晚归，见妇，问知其故。老僧怜妇难于夜行，留宿静室，戒徒勿生异心。而徒涎妇美，且疑师避己而狎之也。持斧劈其师，而强与妇奸。虑人踪迹，纳尸妇棺中，挟妇而遁。未几，妇翁归，往奠女棺。棺缝露缁衣寸许，诘其婿，愕眙莫知所以。鸣官启视。皤然一老僧也。头颅迸裂，血迹模糊。严鞫系狱，而女尸凶器，屡讯不获，案遂悬宕。乾隆初，赦配楚省。中途值雨，偕解卒避村檐下，有妇启扉出，貌如妻酷肖，妇亦注目睇视。呼某入问之，乃泣曰："我即尔妇也。"备述颠末。某大恸，妇挥泪止之曰："勿声扬，彼蓄发为盗，颇凶悍，二三人莫敢前。可速去，潜伏邻近，俟其归，我饮以酒，乘醉执之。"如其言，械系赴官，某之冤乃释。妇以执僧故，仍归故夫。

取偿前世负金

文登诸生王某，生子五岁而夭，悼惜殊甚，逾年生女。

周岁，置膝上戏谓曰："勿似尔兄舍我去。"女应曰："我即前之五岁儿也。尔负我多金，特来两世取债耳。"王大惊。后五岁亦殇。又，陈友廷谔言：其子年十七，染时症颇剧，昼夜守视，一夕将三鼓，忽张目语曰："尚欠我二十三金，速为区画，偿毕，我即行矣！"家人叱之，则昏然若寐，不数日殁，计所费，恰如其数云。

击碎巨螺土地不灵

钱塘上四乡土地祠，忽灵应如响，传播远近，祭赛者无虚日。众感神佑，议建楼演剧。而庙逼近鱼塘，苦无隙地，谋填池建焉。夜梦神告曰："楼宁无建，塘不可填。"众述所梦同，佥曰："得毋为我曹惜费欤？一梦何可凭也？试申牒神前，再示之兆，则唯命。"焚之寂然。众取桔槔涸其水塘，仅数弓，竟日不能竭。次早，更多集人夫，水始涸。有巨螺大如斗，伏泥中。众骇曰："前夕之梦，非是物为祟耶？"击而碎之。自后神无验矣。

邻妇游冥中变猪

钱塘某村老妪，号活无常。每应役冥司，辄晕卧累日。邻妇疑为妄，欲随往以征信，妪怪其痴而允之。白其夫，偕妇卧二日，妪苏而妇体已僵。夫大惊诘妪。妪曰："予入冥司，嘱令伫候无他适，及出不见，疑已回矣。当再往求之。"复卧移时，起曰："可亟向东南十余里，某村民家猪产数豚，内一花色者，速买归，勿较值。"夫如其言。妇命持豚近妇前，高呼妇乳名，遽掷毙之，妇乃蹶然起。夫询其故，

妇曰："冥中风景无异人间，第阴晦不见日月。至一衙署前，妪入，命我立俟。俄见角门内异一彩亭出，鼓乐前导，中设肴馔，香气扑鼻，有数人左右跳踉，若欣嗜状，隶卒数辈，围绕而行。信步随去，至朱门侧，众竞投进，恍惚间，亦为众挤入。回视，已变猪形矣。"妪谓妇曰："冥司罪案，皆比拟伦类。若辈生前贪痴，故罚为猪形。彩亭肴馔，所以顺其生性而利导之也。尔虽痴，幸不贪，是以暂入轮回，仍得还阳耳。"

盗惧骑牛老人改业

青郡盗某得骏马，日行五百余里，每夜出行劫，凌晨即返，人无知者。一夜，途遇老人骑牛徐行，牛背有囊颇沉重，呵曰："止！留囊中物去。"老人略不与竞，睨视曰："暂以赠君。"掷予之。盗甚自得，扬鞭而归。及门，老人已先在候焉。大惊延入，款以酒食，老人饮啖自如，旁若无人。盗稽首请曰："原物俱在，君长者，幸无播扬。顾吾马颇不劣，而君牛何更迅速若是？"老人哑然笑曰："途遇时，吾牛已行六百余里矣，因少乏，先到仅数刻耳，奚言速也。"盗闻之心悸，遂改业。

肩插小旗

予邑童子林姓，元旦浴面，照得肩插一小旗，惊告父母，以为诞，叱之。后每浴辄见。阅月，牧牛田畔，为暴雷震死。

紫薇花下侍鬼魂

胶州族兄少宗伯纮为诸生时，馆诸城县某公家。一夕，师徒已就寝，忽闻履声橐橐，见二矮人，身长三尺许，秉烛绕屋遍视，置几上去。旋携棋枰一，棋奁二，抚几对著。落子丁丁，了不畏人。移时，窗外啾啾作声曰："妾主人侍儿也，埋园中紫薇花下百有余年矣。永闭泉壤，超拔无期，恳求大仙垂救。"东向者曰："我辈世外人，无与尘事，盍诉诸馆师？"曰："馆师贵人也，不敢前。"西向者曰："然则告之学子。"曰："学子将来任执法官，亦不敢近。"二人复相谓曰："想两君亦略闻颠末矣，自能为尔地。"声遂寂然。顷之，二矮人收棋枰等物，从容而去。天明起视，几案间烛泪犹存，棋枰印迹宛然。族兄以其事白之主人，伐树得尸，乃改葬焉。后余于兄果贵，其徒亦历官侍御史。

村学究不解联句

溧阳西门外有新昌村，延塾师教诸弟子。师年三十许，只解句读训蒙，此外无所长。一夕，短檠相对，忽有少女来奔。师悦其美，不遑询所自，留之宿，缠绵备至。朝去暮来，不爽晷刻。有时女携酒果至，与师畅饮。醉后请师联句，师曰："联句是何事？"女嘻笑曰："君未解，吾当独吟。"作书殊秀逸。每拟一题，顷刻而就。吟毕，圈点品评，俱出自一手。然不肯少留墨迹，将就枕，辄焚之。师性迟钝，不能尽记。所记《野望诗》如"鸟飞云影度，山断树魂连"，真佳句也。赏叹世无知音。又言不久当别，别后数

十年重来瓦屋山作终焉之计。瓦屋者，新昌近地山名也。后一去绝不再至，今四十年矣，而瓦山之信杳如。

笔客骗村师妆女

宜兴与浙省长兴接壤，凡湖州船下太湖者，遇利风一日可达。顺治初，西酒屿旁延一师，年甚少，状若处女，性亦柔顺。湖州有笔客，屡造其馆。每至，必赠佳笔数枝，又间饷以他物，师亦时具饮酬之。一日，笔客执红柬至，云："有戚女纳聘，求代书庚帖。"师欣然捉笔。越数日复至，伛偻言曰："先生不弃微贱，愧无涓涘可报，今于舟中设小酌，欲仰酬万分之一。贵人肯赐光临否？"师许诺。抵舟，席颇丰盛，舟中人言谈皆温雅可听，捧觞劝饮，惟恐先生饮兴未适也。正剧饮间，不知舟离馆地已数十里，过东酒，下太湖矣。师举头惊曰："此何地？奚为到此？"笔客忽幡然改颜，拍案怒曰："吾好意劝饮，何得多言！今已入我彀中，杀汝投尸太湖，犹磔一鼠雀耳。"师惶骇伏地，罔知所措。笔客曰："若不痛惩，必抗违吾意。"乃令舟中人各执棒挞之百余。师痛楚昏瞀，号呼乞命，曰："如有驱遣，汤火不辞。"笔客曰："欲令汝改妆嫁人，毋泄吾事，当即恕汝。"师唯唯。笔客出衣饰为之收束，既而发加膏沐，面施朱粉，宛然如女子也。笔客目之曰："可矣。"又令曳以长裙。妆甫毕，迎亲船已至，乃推师入轿过船，行数刻，师呼曰："尔彼谓我真新人乎？"悉语以逼打改妆之事，且曰："急追以获。"而娶亲者以为伙骗，将师痛挞，假作追缉状。未几，船已及，故相争殴。笔客扭师入船，瞋目大骂，箠楚几死，师哀乞曰："此后永不敢多言矣。"同伴复伪为劝

免，妆饰如初。顷，又一巨舫，鼓吹灯火，迎师而去。约数里，岸一人哗然曰：“新人至矣。”入门合卺毕，夫见新人美丽，扬扬自得，翁姑亦喜。旋有少妇数人，艳妆入房，捉其手慰曰：“舟行良苦，盍少餐？勿过羞。”师察其家，固系被骗，乃以实告。众妇惊趋而出，曰：“吾家娶一男子矣。”合家惊骇，亲戚辈俱愤，谓：“且行拷问，再鸣官究党。”师泥首袒示曰：“我被群贼痛捶数次，遍体青黯，惟不伤我头面，为改妆局骗地耳。望加怜悯！”众见其苦毒种种，哀号迫切，无可如何，送之归。后笔客终不可获，师亦竟以诸生老。

鬼代染翰

顺治初，京师正阳门外有空室，颇精雅，新科翰苑某居之。其人善书画，求笔墨者踵相接，颇以为苦。偶有同年招饮，晚归，见案上所积匾联诸物，挥洒如式，墨迹犹湿，深为咄咄。异日，复积数十种。扃门出，既归，染翰如前，非其技所能及。诧曰：“狐耶？鬼耶？令人无从解说矣。”次晨，具衣冠，备香楮，拜而祝曰：“某以不才，为虚名所累，蒙代劳勚，且感且愧，第不知是何仙灵，伏乞指示！”空中应曰：“君无恐，吾实鬼也。前朝亦即官君之官，久居于此，因结习难忘，未免技痒，故不避涂鸦之丑耳。”自此应酬敏捷，一时无出其右。久之，渐与接谈，访以前朝典故，或载籍中幽深隐僻之事，如响斯应，翰苑君乐甚。一夕，偶被酒曰：“与君相处久矣，何不以姓名示我？”鬼曰：“此必不能。”“然则以形见我可乎？”鬼沉吟曰：“恐亦非所宜。”翰苑君曰：“与君情好，犹同骨肉，有何

嫌忌而隐避若此？今不听吾言，当与君绝。”鬼曰：“被君苦逼，势必如命，但恐不堪令君见也！”翰苑君大言曰：“吾何怖！吾若畏君，久避去不居此矣！”言毕，鬼屹立案侧，绯袍金甲，十指若玉，而头颅截去，项上腥红点滴如新，大惊仆地。其仆闻主人室中跌扑声，趋入视之，死矣。救获苏，细述前事，移入仆房内。令仆密置素笺于案，墨迹不可复得矣。

犬马恋主

予族人某赴都，宿莱郡灰埠村。见一蹩足叟亲饲两犬，爱惜倍至，谓族人曰：“老朽残年，皆二犬所赐也。”问之，曰：“数年前，纳凉岩畔，二犬在侧。俄有巨蛇昂首而来，势迅猛，急趋避之。蹶而踣，未及起，左足已入蛇口，渐吞之胫。痛彻肌髓，号呼无闻者。一犬啮蛇尾曳之，一犬奔回。时家中幼女出嫁衣，犬跃几上，衔衣而走，众追至岩畔，见蛇乃击杀之。虽废一足，幸获无恙，乃至于今也。”又，掖县某，乘马晚归，遭群狼要于路，马惊跃坠地。某有勇力，亟起与角，马亦往来冲突。移时，狼环绕不少退，马奔回，倚门咆哮，家人闻声出视，马往复驰骤作引导状。家人见某未归，而马之情形又可疑，随之至野，某正与狼相持，将不支，竞逐之乃免。云犬马恋主，信哉？

为戴帽来

予戚谢华函先生，初艰于嗣。一夕，梦小儿跳舞而前曰：“吾为戴帽来。”醒而恶之。未几生子，慧甚。甫四

龄，能诵唐人诗句。适先生自都门应试归，市一新帽，为儿戴之，旋染病，信宿而殇。夜梦游庙中，见树际缚一儿呼救，谛视，即亡儿也。怒欲挞之，神曰："公勿怒，今不令复往矣。"后连举三子，皆登科举。其季丙午孝廉，予姊丈也。

死有定所

余邑邹姓，染病垂危。恍惚抵一庙宇，神检册谓曰："尔应毙川省南溪县井，为期尚早，且放之回。"寻愈。念川省离福邑数千里，何由至？以妖梦置之。嗣缘家贫，充县役。值新合罗公莅任，公，川省南溪人也。老年生子，甫周岁，爱如掌珠。一见役，即喜笑扑入怀中，于是抱负出入不少离，偶离辄啼。以此遇役加厚。未几，解组归。念役素愿谨，且因爱子故，令随之往。役恶前梦，不肯行。令怪而询之，以实告，嗤其诞，不听。及抵蜀，欲辞归，顾幼子恋恋不忍舍，复留住数旬。一日抱游郊外，纳凉树下，偶起如厕，子亦匍匐而前。旁有井，恐其溺也。急起拯之，已坠入井矣。惶骇莫措，亦投井死。日暮，役与子未归，遍觅无踪，樵夫自郊外来，告以故，乃恸悔而瘗之。

啖饼病疟

予佃人宁姓，暑夜乘凉树下，觉有物如蝶栩栩自耳畔过，扑之坠地，铿然有声，获制钱二，晨鬻饼啖之，倦眠陇畔，病疟几殆。

鬼扰巫山

素兰，保定名妓也。色艺兼绝，善画兰，因以得名。有叶孝廉者，每以未遇素兰为憾。一日，偕众赴友人于某饮，坐间，微道其意，主人雅重叶，因召之来。妓固倾城，叶亦名士，互相倾慕，恨相见之晚也。及夕，主人设榻别院，命素兰侍寝。时诸同人俱已安枕，忽闻叩门声甚急，启示，叶也。神色惊怖，云："将就寝，忽足声阁阁来窗外，屡问不答。室中灯光顿暗，焰绿如豆。一披发赤体人跪床侧曰：'我主人佣工张二也，前月病殁。因无衣蔽体，为门神所阻，祈公怜之。'言讫，欻失所在。而素兰已惊叫而绝。"众往觇之，果僵卧衾中，力救乃苏。当取白纸数幅，制衣焚化，各归寝。顷之，叶复踉跄至云："甫入眠，前鬼复来曰：'感公赐衣，特来叩谢，从此去矣。'素兰见之，气绝如初。"众复往救醒，而东方既白，不能作巫山之梦矣。

张玉苦心报主

长山李某，有仆名张玉者，诚悫谨饬，一切家政皆倚任之。李素挥霍，张尽心经理，丝毫不苟。及李病，临殁讬以二子，张涕泣受命。长子多疾而暴，劝令诵读，恒遭挞楚，张甘心顺受。无几，微见于辞色，诵少懈，辄号泣随之。三冬夜课，则侍立门外，雪深没踵，不为移步，长子乃感悟攻书。洎入泮，张举幼主至墓前，焚香泣拜而告成立焉。李殁时，家业已替。张夙有足疾，日肩油赴市，以资生理，虽寒暑无间。次子质钝，不能事诗书，复为之积资纳粟。未几，

兄弟相继殁，各有遗孤，抚事如前。张年已六十余，而幼稚方数龄，奉侍益谨，主仆之分不少替。

逆旅遇怪

莱郡诸生张某，赴陕访友，宿逆旅。皓月映窗，清光如昼。仆方就枕，见主人忽起立，絮絮如与人私语者，旋启户出。仆骇之，急起尾其后，已入厢室中，而双扉紧闭，叩之不应。从牖罅潜视，有物靛面赤髭，狰狞怪异，若庙塑夜叉状。伸舌长尺余，徐徐吐入主人口中。仆惊而号，怪遽蹲梁上，目光闪烁四顾。众抉户而入，主人昏晕仆地。怪已不知所往。救醒云："适见一女郎来，端美绝伦。欲订百年好，碍尔辈在侧，引我至曲房深处，欢兴方浓，忽闻贼声外至，曰：'事不谐矣。'皇遽舍我去。初不料所见如此。"

多目神

清河翁令于磐言，其祖康熙间任粤东学政时按临广郡，亲友阅卷楼上。夜将半，灯忽青黯无光，瞥见一物立楼级侧，长丈余，满头碎光，如星眨眨可畏。谛视之，纵横皆目珠也。众阕然举砚击之，倏忽而隐。一老吏曰："此多目神也。向居此楼，见之多吉。诸公其有贵人乎？"幕友后多发达。其叔藻亦在焉，中雍正甲辰进士，历官按察使。

语泄藏金遭谴

兖郡有窭人徐姓者，常从妇翁贷升斗，妇翁厌之。一日，

复往求祈，不与，遂怏怏归。时已向暮，遇途行者谓曰："有事相求，幸勿疑讶。前村建庙落成，香火应我主之，祈语村中人备法驾相迎，后当重报。"徐许诺。朝至村，果有新建火神庙，颇壮丽。因遍语村人，言神在数里外，往迎必获福，村人如其言。是夕，徐梦轩冕者曰："感子高谊，村外废宅中有藏金一瓮，聊以为报，然须谨秘，稍泄，吾与若俱获谴矣。"及觉，往掘不谬，绐妻云："翁所赠也。"妻扬扬有得色。而徐以贫儿暴富，费用无节，妻屡禁之，徐不胜愤，备述其故。中夜火起，房舍荡然。他日至某村庙，亦成焦土，即其被火夕也。

蛇吞鸡卵

湖南某山中，有张、李二人，贩鸡卵为业。一日晚归，门扃如故，而筐中卵罄如，疑焉。次早，潜伏觇伺。忽闻风萧萧，草木偃折有声。一大白蛇自丛莽中迤逦而来，径抵檐下，垂首窗内。顷出，腹累累如贯珠，即盘旋树上，左右绕击，未几，腹消如初，昂然而逝。始知筐中物皆果蛇腹。因刓木为卵，饰以粉，仍置筐内，而潜窥焉。移时蛇至，吞几尽，复上树，旋绕良久，愈甚，坠树下，谷谷作声。俄见一赤蛇衔青草数茎就之，白蛇吮咂有顷，腹偪渐消，乃去。李志其草，以为软坚良药也。后张患痞症，遂取草煎饮。越宿，骸骨皆化，仅余衣履，大惊而遁。逾年，闻事已寝，私向所亲语其故。

山　　魈

江南诸生某，夏夜读书山庄楼上。陡见一物立楼窗侧，而班驳如藓，双睛灼灼，张两颐至耳伫听，移时不动。生潜引锥刺其喉，物咋咋作声跃去。家人有知之者曰："此山魈也。可速归，迟则齑粉矣。"踉跄奔回。天明往视，房舍俱为毁塌。

幕友遇缢死鬼

会稽包姓，就幕东粤。夜理案牍，漏三下，僮子垂头坐睡。忽一妇人索缳秀领，泥首几前。包疑为案内冤魂，谓曰："果有冤抑？盍明言为尔昭雪？"妇曰："妾幽闭多年，愿公慈悲，幸得代替。"包厉词峻拒，妇哀祈不已，乃翻然曰："我年已向暮，宁惜此余生，不为尔地。但何术之从？明以教我。"妇解项索，悬梁上招之，包遽起，将伸颈就缳，适践僮子足，僮子惊叫，恍如梦觉，而妇已无踪。或谓前令有妾，遭嫡妬悍缢死，埋夹壁中，夜所见，将毋是耶？拆视之，不谬，乃葬诸郊外，包弃幕，为商粤中以老。

贮 油 不 涸

予族人某，家贫。居海畔，潮涌一物，似哈蜊壳，而圆整如盏，乃贮油以代灯具。油不涸，累岁未尝增。其人素憨蠢，不之奇也。后迁居忘之，易瓦器，油辄告竭，始悟前壳之异。还觅之，不可得。

济人可以延寿

总镇王某，山右人。乾隆初，赴任河南。过洞庭，阻风旬余，忧闷无聊，思觅居人有可与接谈者，而附近并无村落。越日，有老叟来谒，容貌清奇，语言亦质朴可听。诘其姓氏里居，皆含糊应之。饷以餐，不拒，且豪于饮，至百觥不醉。王亦喜饮，遂称莫逆，日与盘桓。偶言及五行术，叟曰："此道颇有会悟，如不弃愚陋，愿陈鄙见。"王欣然出其命造。叟细为推阅，凡休咎疾痛以及起居诸项事，无不登以日月而详记焉。至年五十八某日时，云有坠马之厄，即搁笔不复推。王曰："余禄位其终于此乎？"叟曰："数也，修德可以禳之。然修德莫先于济人，君其留意。"语讫，飘然而去。风亦顿利，乃解维前进。嗣后历年所遭，悉与叟言无异。奉为蓍蔡，寝食必偕。一日，江上获盗甚多，细心讯鞫，得可矜者十余人，尽释之。自此精神腴悦，饮食倍常，而所推多不应验，因亦渐置之。他日，策马山行，忽心血上冲。头目森晕，若中恶者，乃扶下，移时始苏。而马则往来驰骤，长嘶数声而毙。恍忆叟言，取向所评者视之，不爽晷刻也。后寿至七旬余。

戴叔伦墓碣

乾隆甲子，江南饥，制府尹公题请以工代赈，修浚各州水道。于常州荆溪开一引河，命巡检张某督其役。掘得一古冢，有短碣，署"唐诗人戴叔伦墓"。碣底镌刻数行曰："筮之吉，卜之凶，六百年后遇大工。寄语荆溪张巡检，将我骨

骸葬其中。”张以白制府，乃令改凿河道。筑其墓，岿然高数尺，环种松柏，表碣于旁，并镌碑记其事。

卷九

李翁厚报

浙俗：除夕设馔于庭，向空拜祷，名曰送年。有偷儿潜入富翁李某室，思窃取祭物为度岁资。甫入，翁适出，为所窥，诘之，以实告。翁恻然饷以酒食，赐金而遣焉。越月，翁晨起，有鱼悬门楣间。后每日皆然，不解所自，载余乃绝。洎翁七旬诞辰，亲朋毕集，阍人报有义男某偕妇来称祝者。阅其物颇丰，而姓名非所素识。呼入叩之，嗫嚅不能对，宾散后乃曰："余即昔年恩释之人也。感公高谊，改行捕鱼，颇得微利，曩门首之鱼即我悬也。一日黎明，见女尸挂门左，意必有陷公者，因移置郊外，自是不复悬鱼。数年来蓄积渐饶，遂成家室。今值公庆，特冒义男来谢大德耳。"公恍然悟，遂相欢好如骨肉云。

罚牛偿债

聊城丁老人者，性醇谨，不欺然诺，富室多信任之。有无赖子虞某，欠博人金，往贷富室，求丁书券保，丁弗许，劫以兵，丁畏其横也，从焉。逾期无偿意，富室索金，丁不得已，代为偿。一日，遇诸途，告之故，并斥其非。虞怒欲殴，趋避乃免。虞归即卧病，昏然若寐，经五载始愈，适丁老已卒数月矣。丁两子，夙好博，父殁，益无忌，家资渐尽。虞劝其改行，二子因夙嫌不纳，且加诟詈。虞复屏人谏曰："从我言，保致小有。"二子漫应之。虞云："尔牛栏

中埋有白金若干，足以恢复旧业，不胜于呼卢场中觅生活耶？”二子以为妄，试掘之，不谬。诘其故，虞怃然曰：“我因无良，负尔父金，冥司摄我魂魄，罚为牛，昔尔家所产之犊即我也。竭力五载而毙，我乃获苏。金系尔父亲埋，我所目击者。今告子，用以彰尔父之德，且志余过也。”

一发如雷一败如灰

余同年冯给事秉仁，历城人。父通青乌术，为祖卜兆域，偕葬师至一处，翁曰：“此善地也。”葬师不可，曰：“此地一发如雷，一败如灰矣。”翁不听，卒用之。逾年，冯联捷成进士，授翰林，改御史，旋擢兵科，典试江西，蒸蒸日上矣。乾隆己巳，买宅宣武门外永光寺街，梦冠带者一人来谒曰：“余明故指挥也，以殉靖难师，葬于宅后，幸全遗骨，感且不朽。”冯许诺。翌日，筑室后院，启得一古墓，冯买棺，令仆改葬之。未几，冯病，见冠带者复来詈曰：“尔何残我骸骨？”冯谢曰：“仆辈粗莽，改葬时或收殓未全，非我罪也。”曰：“余谆谆相恳，尔徒假手仆隶，岂仁人之居心乎？已得请于帝矣。”恨恨而去。夫人请禳之，冯曰：“不记葬师之言乎？亦命也。岂果僵鬼能为祟耶？”卒年仅三十余。

鬼顶灯舞

直藩王公麟，雍正中为督院笔帖式，与景州冯牧杰英相善。偶以公事偕行，宿涿州，对床而寝。几上残灯未熄，熠熠微明。忽地板砉然有声，俄一人顶板而起，高三尺许，面

黄而瘠，身著紫道服。径至几前，取灯掷空际，以首承之，适就其顶，兀兀中竖，往来跳舞，灯随其起落，始终不坠。瞥见王公卧床上，趋近之，离尺余，即悚然退。向冯床，揶揄数四，复转近王公床作戏状，仍悚退如初，如是者三，乃掷灯还故处而没。王公呼冯，冯已汗透衾箦矣，述所见同。

张四哥中矣

乾隆丁卯，平原董友曲江，秋试东回，憩逆旅，梦父石帆先生来，欢笑如平时，谓曰："尔张四哥中矣！"张四哥者，曲江表兄也。因思张以丧子故未入闱，恶得中？不及细询而寤。迨榜发获隽，赴会试谒座师，出丙号示之，乃张字四号也。

孙峨山魂化婴儿

吾乡德州孙峨山先生官翰林时，假归游徽州。中秋，与客饮寓所。酒微醺，忽遍体汗流如脱症然，急扶卧榻上，昏不知人矣。少顷，顿觉清凉，自顾已化为婴儿，而心颇了了。因念此身本同寄寓，往来自如，但前生所读书不知还能记忆否？默诵之，皆如平时。谛视其家，陈设颇华焕。一丈夫搴帐入，竞告曰："男也。"其人乃孙年家尊行许公。许官监司，解组归，无子，所居在寓侧。孙念：许公古君子，为其子，亦不复恶。已复转念：吾亲未葬，何可遽死？一媪方接抱，急侧身投也，豁然而醒。以语众客曰："倘果有其事，余虽生，媪必遭殴扑矣。试往征之。"遂扶病诣许。许方以子死，怒责媪，辞不见。孙固请，不得已，出告

以故。许惨然久之，谓孙曰："予福薄，敢望玉溪生之于白傅乎？"

元百家诗人叩谢

苏州顾太史侠君，征刻元人百家诗集。蒐罗不遗余力，恐或湮没。手自删定，付诸剞劂。工既竣，时值除夕，其幼子甫数龄，告父曰："儿见秀埜堂前，有纱帽暨巾服者约百余人，向内作叩谢状，不知何客？"太史趋出觇之，杳无所见。噫！文人爱名，结习至死不忘。表章前贤，真盛德事也。

大海摸针

历城某生，届秋试期，已纳卷矣，夜梦其先人曰："尔欲中举，正如大海摸针耳。"醒后悒忧不自释，日惟醉卧，不复作入闱想。妻怪问之，告以故，妻曰："梦寐事何足据？"不听。初八日晨起，见亲友纷纷入试，未免技痒，妻从而怂恿之。始自故簏中捡出敝卷袋，命妻缝缀。妻曰："针插房内联句上，可取来。"某搴廉入，忽狂笑曰："中矣！"盖针插联句"海"字中，适符梦兆故也。是年果隽。

海右陈人

德州张某，旧族也。家中落，余室数楹。丧偶独居，侘傺不自聊。素工琵琶，月夜，把酒独酌，已微醺，鼓弦一奏，哀怨动人。忽剥啄有声，启视之，乃一青衣，似曾相识

者。曰："奉主人命，邀郎君小饮，幸携琵琶往。"张询主人为谁？曰："程公也。"程故盛族，皆张戚好。又细叩之，曰："到彼自知。"乃反扃其户。青衣代携琵琶前导，张尾之行，转数巷始至。门外仆从林立，佥曰："至矣。"主人曳杖趋出，白须朱履，岸然道貌。拱入一亭，朱栏曲沼，杂植花卉。张揖让毕，主人曰："余与若祖交至契，即所谓海右陈人程正夫也。"张曰："公谢世久，奚为见招？"主人曰："幽冥殊途，世交如昨。适步月过尊居，闻琵琶声切切，有怆予怀，故邀共酌，以消良夜。且与君亦有益，幸勿怖。"张素倜傥，殊无惧色，遂就坐。主人命童子歌以侑酒，张援琵琶和之，毕尽其技。弹一阕，则浮一大白，不觉沉醉，假寐席上。比觉，则晓日曈曈，枕琵琶卧程公墓前石几上。张大惊起，向墓再拜，觅路归。将抵家，遇邻人谓曰："昨三更君家火起，咸意君被焚，今喜无恙也。"张至家，垣庐悉成灰烬矣。

徐生遇鬼

嘉兴徐生玉台，馆苏州枫桥某氏。其书楼正临河岸，适一舟泊其下，舟窗与楼窗遥对，帘内有女郎，淡汝素面，光彩照人。徐窥之，不禁神摇。女初不甚避，若默相喻者，目注久之。一童子自舟中出，女郎谓曰："弟早去便归。"徐急下楼，尾童子行，叩之，曰："杭州林姓，随父母及姊访亲济宁，缘游虎丘，遂暂止此。"童亦询徐姓名。至岐路，徐诡云入城，从别道归。女郎方启帘凝望，见徐来，故迟迟下帘隐窗内，盼注不已。徐心摇目夺，相对若痴，以客至而散。次早，舟已扬帆出浒墅关矣。越两月余，徐有事于淮

安，泊舟高邮，见官船自北来者，亦泊岸次，仆从甚夥，徐旧仆李某与焉。询其行，曰："随主人张公赴任九江。昨在淮，主人纳一姬，定情后先赴金陵，此新娘船也。"徐不为意。少顷，忽闻官船窗轧然启，谛视，即林氏女。颜色黯淡，嵓嵓骨立，无复向时神采。见徐，悲不自胜，曰："君非徐郎耶？从此一别，茫茫千古矣！"掷一凤舄与之，遽闭窗入。徐正徬徨间，而官船已解维去，乃藏舄箧中。抵淮见林弟，佯问之，林弟潸然曰："别后予姊忽病，至山阴，疾大渐，屡医不痊，业于半月前死矣。"徐漫听而疑之。越数日，遇李仆弟于路，诘所往，对曰："兄客死都中，今扶柩归耳。"徐告以秦邮相遇状，李弟曰："安得有此？"徐大骇。念友某九江人，现任河员，往述其故，且问郡守有无张姓。友曰："余郡某公，历官多年，未闻替任，亦非张姓也。"徐启箧视所赠凤舄，惟纸灰而已。

未娶神合

苏州蔡伯华未娶时，梦一女子，靓妆娇好，旁有指之者曰："此尔妻也。"后频入梦，饮食居处，若真伉俪然。及娶申姓女，绝非所梦者。数年申死，续娶于陈，亦与前梦异。陈又死，再续宋氏。宋年三十，出扇时，宛然当年梦中人也。合卺未几，蔡应京兆试入都，越三年而客死。遗子仅两龄。宋苦节自矢，教子读书，今将弱冠，应童子试矣。蔡与宋神合十年，而实为夫妇不过月余，亦奇矣。

退妾得子

康熙中，济郡长清邑西北鄙，有村民张姓，生子甫数龄，被匪人诱去。妻复多病，久不育，屡劝张纳妾，未果。值兖郡岁饥，有鬻妇女者，嘱夫往物色焉。一日，买村人妇颇娟好。婚夕，诇妇容戚甚，问之不答，固诘之，始潸然曰："妾随夫多年，育有子女，好合无间，值年荒，家无升斗，恐同毙沟壑，遂鬻妾以延日夕。骨肉分离，再会无期，不觉触怀增痛耳。"张闻言悚然，曰："我娶妾原为嗣续计也，今反离尔母子，拆尔夫妇，心何忍乎？"遂移寝别室。天明召其夫至，反妇而不索其金。其夫泥首泣谢，携妇去。既归，夫妇感张高谊，无以为报。适有携子求鬻者，妇谓夫曰："此子貌不俗，何不买为张公嗣，少酬万一。"夫欣然诺。及送往，张细询之，即前所失之幼子也。

好击蛇报

棲霞胥吏林某，赋性残暴，尤好击蛇，所伤无算。夏夜，纳凉檐下，檐际有蛇坠其项，绕之三匝，固不可解，以刀断之，而气以绝。

弗伐樗树得报

通州文昌阁居城上，阁前一樗树，高数丈，大十余围，三四百年物也。乾隆初重修阁，因树碍阁檐，欲去之。一老匠曰："树历年久，恐有神凭焉，请勿伐。"督工者不可，

匠再三晓譬，遂止。次日，匠登阁脊，偶失足，旋转而下至檐际，将坠，檐俯临城濠，坠即齑粉矣，幸为樗枝所承得免。匠心悸，欲以病辞。夜梦伟丈夫曰："昨蒙拯救，稍为报效，来朝恐仍不免，恳再往，感且不朽。"匠醒，急诣公所。适州牧杜公至，以树生城颠非宜，命去之。匠力阻，且诉其故，乃得不伐。阁今为潞河书院。予尝至其处，老树婆娑，生意郁郁也。

山西贾人欺心现报

山西贾人某，客维杨，舟溯扬子江而上至汉口。路与舟妇通，以重利啖水手，推妇夫于急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无获，竟纳舟妇为小妻，甚嬖之。后贾以资捐太守，筮仕得楚省某郡，携眷涉江，遇风毁舟，觅人拯救，舟妇、仆妾皆得生，而嫡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惟嫡妻未获，不得已，招魂设奠而去。先是舟夫之坠水也，实遇救不死，流落安庆为人佣。久之，以捕鱼为生。一日，操舟江上，见一妇人附木板随风飘至，拯之起，即贾妻也。计离毁舟处已三百余里矣。夕宿舟中，舟夫与之狎，情颇笃。贾妻憾其夫之溺于舟妇而不见答也，愿偕为夫妇。未几，贾罢官以赃故，籍其家，不得归。旧仆星散，惟携舟妇及小童流寓安庆。欲觅仆妪为役，舟夫及贾妻适往投焉。相见各大骇，俱未明言。是夜，贾及舟妇俱悔自缢，舟夫贾妇即于是夜遁去。天道好还，可不畏哉？。

冥中扣抵藏金

明末，中丞某公赴任粤东，宿逆旅。适夏日炎蒸，合宇湫隘，乃启牖纳凉。见后院中有高楼耸峙，而封锁严密。召逆旅主人问之，答曰："楼中每见怪异，故久闭耳。"中丞叱其妄，命启楼扫榻宿焉。夜将半，兀坐未寝，闻楼下蹴踢有声，顷见二青衣人履梯而登，若公役状，跪曰："楼下藏金一窖，应为公有，小人守护久矣，公至幸甚。"询其数，曰："有主者，当呼之来。"须臾，一吏至曰："窖金八万，祈公取之，免我辈羁候之苦。"中丞谓曰："赴任远方，携带未便，可暂留俟我回。"吏唯唯退。及抵任，有巨商缘事获罪，将置之法，商纳多金获免。后北归，复登楼寝。夜半，仅一役逡巡而至。询前金，曰："公受某商贿，默合窖藏之数，冥中已扣抵矣。"言迄而没。

师毙索命

棲霞孙某饶于财，生子顽劣，延师课之，弗率教。师督之严，持砚击师毙之。孙以多金啖师子，寝其事。越数年，入泮授室，生子矣。一日，忽瞪目股栗而言曰："师至矣。"即披发狂走，跳岩逾涧，不避险阻。家人急挽之，则伏地叩首曰："师恕我，师恕我！"舁回，复乘间逸。家人昼夜防护，偶怠而假寐，遂自经。

高公指画神授

少司冠高公其佩善指画，冠绝一时，而画虎尤为奇妙。尝蓄发寸许，布纸于案，以头濡墨渖，任意涂触，顷扫笔成之，神采飞动，识者珍焉。公自言初不解画，一日染病昏卧，见老叟谓曰：“予前世画师也，合以画显。”引至一处，叠嶂飞泉，迥非凡境，而烟云竹树，奇兽珍禽，变幻出没，目不暇给。老人指曰：“此画中画也。”为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顿悟。老人曰：“艺已成，可归矣。”觅旧路回，倏已抵家而醒。自后随意命笔，若有神助焉。

阴司勾人有期

余邑明经刘某，夜梦卒持手牌，宽尺许，书己衔名甚悉，引之去，至其地，乃邑城隍庙也。将入，一人自内出曰：“姑暂回，再迟一日来。”刘未及返，俄闻庙内嘈杂声，伫足视之，数人共舁一牌出，阔数尺，上填写金字衔名，乃其兄某也。时兄任河南某州牧，固无恙。醒而恶之，不敢言。月余，兄讣音至，逝期即夜梦时也。刘大恐，向人泣诉其故。逾年，刘病殁，计其日，恰一周岁。岂阳司日为阳世期耶？抑鬼神秘密而故隐约其辞欤？

刘妪义训投缳

金川苗匪跳梁，选楚兵往剿。武昌省保安门内，有刘妪者，年六十余，颇诚悫，遇乡里婚嫁事，辄为效奔走，咸信

任之。其子充行伍，在选额中，子乃备豚酒奉母上坐，拜哭于地。妪怪而问之，曰："儿从军远出，不能常侍晨昏，故寸心如割耳。"妪正色谓曰："尔祖若父受国家养育恩已三世矣，常以虚糜饷糈不能报效为憾。今尔幸得以从事戎行，正当努力疆场，继祖、父未竟之志，何得以我老朽人为念乎？"子仍伏地，悲啼不能起，妪曰："我苦口渴，速出觅柑数枚来。"比子携柑回，妪已缢死房中矣。语云："艺草醴泉，不择地而生。"妪亦贤矣哉。乾隆癸巳八月事。

亡妻来看新婿

宁国守狄薪斋言：其溧阳友林笠夫者，新婚弥月，偕妇至岳家，晚宿书楼。楼东隅置一木柜，未识中何有也。夜漏三下，灯光中见一红衣妇人，手执梅花，冉冉从柜中出。渐近视之，两眉间黑痣数点，绕床旋走，且将披帏就坐矣。林惊而号，倏忽不见。家人闻声走视，妇翁亦至。述所见，翁曰："是矣，余亡妻来看新婿耳。"启柜出遗像示之，红衣面痣，手执梅花，宛然灯光中人。

泥美人能诗

余姚富翁某，延师训子。馆中图书古玩毕具，复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采生动，置几旁。师一夕坐读，忽有美妇人来，服饰艳丽，向师调笑，师惊喜如出望外，遂相燕好。美人善吟咏，尝赋七律以赠，凄清婉丽，师宝藏之。诗曰："妾家生长在姑苏，飘泊如今未有夫。窃恨生晨缠水土，还怜身世入泥涂。何缘珍重藏金屋，只可栖其伴鸭庐。一自画

眉人去后，消磨脂粉孰重敷。”美人屡嘱师无外泄，而主人讶师精神恍惚，固问焉，不告。一日师外出，主人至馆，翻阅所读秘本，诗笺在焉。方讽诵间，师已至。主人睨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为祟耶？”美人衣裾栩栩欲动，颊上似有慦色，掷而碎之。后师夜读 无复美人来矣。

吴中才女

金陵沈某，慕吴下山水之秀，买舟往游。一日，至元墓幽僻绝胜处，流连忘倦。而燥渴思饮，见道旁茅舍数椽，门庭雅洁，花木交映。有老妪倚门立，沈前揖求饮，妪询姓名居址，延入饷以果茗。觉竹屏帘幕间仿佛有丽人行走。沈问室中何人，妪曰：“一小娘子，为老身所乳养，性厌城嚣，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见，老妪颔之。未几，环珮琤琤，香风习习，女郎盛服而出。沈瞻拜神驰，罔知所措。妪询知沈未授室，谓女曰：“老身阅人多矣，无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乎？”女含羞不语。妪曰：“好姻缘岂宜错过？”乃置酒成礼，指心誓日，期以永偕。沈遂移寓元墓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后沈以应试归。荏苒将度岁，忽一人自姑苏来，投书于沈，拆视之，绫帕一方，绣诗其上曰：“细刺文绫记别言，殷勤留寄白门轩。残针点点传愁绪，线笔行行隔泪痕。除却赠人桃叶渡，任凭贯酒杏花村。他年崔护如相忆，青冢持来招怨魂。”沈览诗，悲疑交集，往苏州访故处，仅见荒坟二冢。询之，乃吴中十七岁才女死葬于此，傍一冢，乳娘也。

狐假亡妇惧见黄生

前明即墨旧宦周某为诸生时，丰姿潇洒，倜傥不群。值盂兰会，随友往观。遇女子数十辈结队而来，中一最少者，裙布荆钗，虽无粉黛之饰，而丰韵天然，为鸡群之鹤。周神思飞越，几不自持，女亦凝目流盼，属意殊深。既询，知为圃人李氏女，无缘可通，遂置之。而女自遇周后，朝夕思慕，寝食都废，寖成瘵疾。母廉得其情，语其父，父以门地相悬，恐取辱，不听。病势日增，无如何，姑倩人通情款，周欣然许诺。女闻之喜，疾顿减。涓吉成婚，逾夕，而女竟毙。周悲悼万状，尽妇所有纳棺中，葬诸郊外。同人哀其志，共为文往奠其墓。周晚归，方挑灯独坐，或闻款门声，启视，则亡妻也，惊呼反走。妇曰："君勿恐，曩因一时气结，未即死，偷儿利妾殉葬物发棺，气得苏，遂复活。"周时心神惝恍，信以为实。凌晨静思，终诧其异，潜赴郊外觇之，三尺新坟，依然无恙也。惊归诘妇，妇曰："妾本狐也，颇抱深情，昨夕见君哭墓甚哀，特假形以慰君耳。然亦有夙缘，故尔相就，无他意。"周闻言不惧，安之如初。同人知其事，有造访者，辄与接谈，不之避。惟黄生嘉善来，则走匿帏中，屏息不敢出。周问之，曰："彼煞气太重，他年职掌威权，我焉敢见？"周叩以终身，乃举酒酹地曰："君将来禄位当作如是观。"再问不答。后黄总制三边，晋位大司马，周官终国子监祭酒。

海中火球

予族人某，家居海畔，有垂纶之癖。每操竿矶上，夜分犹未舍去。一夕，见火球大如卵，凌波飞至落矶旁，盘旋不已。某注目久之，击以竿，唧唧作声。旋飞去，其光如电。某心动，罢钩而归。行未里许，回顾，火球丛集，以千百计，自海中风拥而来，水为之赤，绕矶跳跃，若巡逻状，移时乃散。

喜击磷火

予邑涂山村于某，喜击磷火，每夜辄独步荒冢间，寻觅扑击。遇磷大众多，击之不散，腰间出一小铜锣鸣之，即纷纷而灭。一夕晚餐毕，闻户外有呼者曰："北山之阴磷火甚盛，盍速往？"手持杖趋出。火簇簇遍岩谷间，击之转增，渐且千万丛绕身畔，逼近须眉。而临行仓卒，忘携铜锣，凌烁蒸腾，几不能脱。踉跄而归，卧病不起矣。

金人夫妇免遭回禄

雍正乙卯岁，杭城大火，延烧千余家，中丞李宫保亲往扑救。仿佛见火光中一金甲神持红旗招展，围绕一屋，移时火灭，瓦砾堆中惟此屋孑然独存。问之，乃盐捕李姓屋也。李奉差他出，家惟母媳二人，火起时并不知觉，第闻人声嘈杂，红光绕屋而已。公异焉，莫测其故。方李之差往江南也，舟泊常州郭外。中夜，闻泣声甚惨，聒不成寐，起问

之，曰：“欠贾人金，苦于追逼，不得已，鬻妻以偿。今分手，不忍舍，遂悲痛惊客寝耳。”李悯之，代偿其金而焚鬻妻券。及归，公询其生平有何善事，李茫然莫知所答，固诘之，乃举前事对。计其期，正失火之夜也。公深加叹赏，赐额以旌焉。

误入冥中

萧山先达某，少为诸生时，酒量不胜蕉叶，后忽雄于饮，同人讶而诘之，乃自述：某岁病疫，昏愦间，神已离舍，随风飘至一处，天色惨淡，不见日月。道左有屋数椽，乃即檐下憩焉。未几，一妇启扉出，视之，姑也。因谓：“姑亡多年，何为在此？”姑含糊应之。呼入，询所自，恍惝莫能对。姑曰：“可暂居此，尔姑丈职司判曹，俟归时，当为尔谋。”俄闻传呼声，仆僮奔告曰：“主人至矣。”姑嘱匿帷幕间。顷见赤面虬须者昂然入，瞬则白面书生也。讶云：“乌得有生人气？”姑告以故。曰：“戚也，奚相避？”出与叙礼，情颇洽。姑曰：“此子何由而至？”判取簿查视，曰：“误矣，俟食毕，送之归。”时已悟入冥途，因叩闻终身事。判曰：“子科第中人，虽仕途不永，而寿颇长。”比设食劝饮，以量狭辞。判复取簿视之，曰：“果无酒肠，当为子添三分。”援笔书其上，引觥酬酢，遂多而不醉。食毕，即命役送出，乃寤。自此病愈，竟能饮。某后登第，授县令，甫三年，缘事归，寿至八十余。

乌龙潭泥盂

莱郡有潭名乌龙，阔亩余，盈盈清浅，亢旱不竭，竞传龙潜其下。武弁某欲觇之，以桔槔戽其水，越日始涸。潭底一洞，涌出一物，萍藻盘结，不可辨识，惟双睛灼烁有光，见者骇走，潭水复盈。后村人某，夜过潭侧，似有物绊其履，取视，乃泥盂也。持归以饲鹅鹜，贮食少许，而啄食不尽，异焉；投钱视之，经宿亦满。夜与妇谋来朝易银置其中，比晓，失盂所在。

灯芯熔金

历城有兄弟二人，捕鱼为业。其兄弟举网得一物，质似陶而式类盏，颇粗笨，因弃置仓内。其妻见之，取作灯具。灯甫燃，即结芯如豆，旋结旋落，铿然有声，视所落者，烂若白镪。移时芯尽，悉取而藏焉。次夕复然，乃以告夫，夫持至市熔之，果金也。如是者数年，遂成富室。后其弟欲析居，兄分产不受，诘其故，曰："田宅我无所需，愿得此盏耳。"兄慨予之。弟乃多置灯炬，光耀一室，顷即吐花大如卵，滴金累累，数倍于前。喜甚，谓巨富可期。旬日后，花不复吐，虽减炬为之亦不验，大失所望，复归盏于兄而求产。兄请戚友为质，即以前所分者与之。弟素无赖，未几荡尽。仍望兄资助，不遂，控于官，且诉以得盏故。官逮兄，并取盏试之，无所验。廉其情，乃责弟而贮盏于库。

李瞳负狐

豫省李姓者，徙居宿州，贫甚为人佣。一日耕陇上，有美好女子就之，惧祸不敢应。女曰："实语君，我狐也。夙缘应相从，故不耻自媒耳。"李益惊愕。狐曰："我非不利于君者，愿无恐。"李疑其幻而悦其美，遂偕之归。居旬余，谓李曰："力能为君高大门闾，但地素相狎，恐骇听闻。"因另择一村迁焉，为李经营创作。不数年，宅第连云，田禾遍野。合村仰望，号曰"李瞳"。狐性颇贤，缘已久不育，为李纳妾生子，抚之若已出。居恒，与李谈导引术，戒其节欲。及生子后，令独寝。妾不得常侍衾裯，深衔之，煽动李之戚党谓李曰："彼异类，乌可恃？一旦触其怒，货物资财将仍摄去也。且逞蛊媚之术，恐终为性命忧。闻茅山多异人，宜求法驱治之，世世子孙无虑矣。"李惑于众议，从其指，得符藏之。先是狐常自诩能潜形入微孔中，人莫害之。李一日置酒，款曲饮之，至醉，从容谓曰："子自谓善隐，吾未之见也，能入瓶中为戏乎？"狐醉不疑，遂窜入，李遽出符封其口。狐曰："闷甚，速出我。"李不应，始知害己也。恳曰："廿载恩情，何忍心至此？倘不相容，第放我出，当潜踪远遁，后此余生皆君赐也。"李犹豫不能决。众曰："势成骑虎，纵之，祸立至。"乃置瓶沸水中，移时倾视，血迹点滴耳。李欣然，自谓得计，戚友亦交相贺。不数年，家道零落，与其妾相继殁，子亦夭折。昔年连云第宅，倾颓皆尽，惟李瞳名尚存。

严文靖公家范

明相国严文靖公讷为尚书时，偶抱疾，延其子之同年某诊视。某以凌晨至，日将午，始见公扶两青衣倒行而出，及户，乃转身入。某讶甚，而未敢启。诊毕立方，家人以红柬进，公有怒容，其子亟以白笺易之，色始和。俄闻内有诟谇声，顷渐近厅事，则两仆妇揪结至公前，纷拏移时而散，公漠然若无所睹，家人辈亦无呵阻之者，亦骇然莫解所以。公入，诘其子，始悉其故。盖公喜占验，禨祥多所忌讳。凡起居诸琐事，必推演而后行。是日喜神在午，必临时乃出；出又嫌与方位相背，故倒行以迎之。且日支在酉，红柬属火，有克治之象，故用白笺，取相合之义耳。至仆婢之无所畏忌，则公之素性宽宏然也。越数年，有金瓯之卜，令制酒十余席而不延一客。家人请命，曰："客已在此矣。"乃遍置矮几，罗列肴馔，呼诸仆入坐，众惶悚不敢前，固命之，始就食。食毕，正色谓曰："汝辈素骄纵，恒不循家人礼，余每以大度置之。但今非曩比，倘仍蹈故习，必不尔宥。能如约者留，否则听其去，不相强也。"众以主人素宽厚，咸唯唯。未几，诸仆故态渐萌，公立治不少贷，遂凛然无敢犯者。

卷十

洱海三塔

王新城《居易录》中载轮庵和尚《洱海丛谈》云："大理府三塔寺有三塔，隔洱海百里即望见之，中塔方正，高四十八丈，十六级，绝顶四角范四金鹅，各高二丈。塔下人以巨石投地，金鹅辄昂首而鸣，音响清越。"又云："苍山中岩，亦号雪山。相传即如来苦行之地，草石皆作旃檁香。傍有风眼洞、天生桥，其水半月一换，四季常新。"又云：洱海八月望后，海中出珊瑚树，高数丈。"又云："大理为"龙窟。"余五兄方旭曾出守大理，云塔高十三丈有奇，四面群山环绕，离郡四十余里，始可望见。塔顶铸金鸡一只，四角並无金鹅。投石长鸣之说，不知何据。苍山中岩草石毫无香气，洞傍亦无水桥，至海涌珊瑚，历任四载未睹此异，父老亦未有言及者。惟云大理为龙窟属实。山凹中深潭无数，俱有龙潜其下。里人相戒，不敢过其傍。稍犯之，风电冰雹顷刻而至，数里内田禾伤损无遗。

王孝廉绝意进取

江南王孝廉晋原，博学能文，为南中名宿。雍正癸卯发解后，终身不赴礼闱。人疑而诘之，曰："余少时与妻不睦，妻忿而自经。嗣后入闱，至夜分辄出相扰，卷幅非墨污即烛毁，每试皆然，不能终场。及癸卯春，加意揣摩，铼熟文机。入闱，日将夕，真草俱毕，复恐其攫取，乃藏衷衣内，

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觅卷不可得，嘻笑曰：‘尔诚狡矣！然今科应中，亦尔命也。但一之为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于黄河岸侧，断不容尔北渡！’忿忿而去。”遂绝意进取，终老于家。

画龙飞去

京师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见火球自南窗跃入，霆雷满室，轰轰不绝，须臾，穿北牖而去。某惊仆床下，家人排闼入视，曳之起，备述其状。衽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烛室中，见书厨双扉金绘四龙杳然失去。或谓画龙时暗合干支，遂有此异。其信然欤？僧繇点睛无足奇矣！

水底僵尸

楚省某郡守赴任，抵境将泊舟，旋风忽起，舟次吹荡江心，波纹萦绕，久之不散，疑焉。命泅人没视，云：“水底有僵尸，居椅而坐。”缒之起。尸反缚椅背，坠以巨石。乃匿之，戒役从不得泄。风亦顿息，维舟登岸。行里许，值暴雨，趋避某富室。见厅事设椅十余座，与江心沉者逼肖，计其数，奇，问之，对曰：“一椅久残缺，屡欲修补，因循未果耳。”守颔之。抵任，即呼富室至，讯江心尸所自来，以不知对。出椅视之，色顿变，遂服辜。盖昔年曾延邻邑生训子，生醉后自缢。其妻美，富室觑之，信乃醉，而沉诸江，纳其妻以为妾，十余载矣。

瘗金幻作梦境

京师正阳门外有刘姓者，营马磨业。一日晚出未归，其佣灯下筛罗，闻挝门声，以为刘至，出视之，则骡负重物立于门外。疑贾货走失，恐有波累，驱之去。倾复来，蹄触不已，佣开户扶之，骡遽跃入，掀所负于地驰去。闭门启视，灿然金也，不禁狂喜。虑为刘觉，匿草荐中。刘归，见佣神色仓皇，问之不答，遂就寝。移时，闻罗声断续，疑焉，起自壁隙潜窥，佣持白镪反复簸弄，旋纳诸怀，顷复取视。刘突出，诘其由来。不得已，具以实告。刘曰："天赐也，且暂休息，当沽酒为贺。"殷勤劝酌，佣沉醉酣睡。刘取金瘗他所，假寐其旁。佣梦中笑语有声，刘呼醒问故，佣复举前事对。刘佯惊曰："我辈操薄业，焉得有此？且更卒络绎，物从何来？尔梦境恍惚耳！"佣急起，觅视无有，乃瞠目久之，惘然曰："是真梦耶？"复垂首而卧，竟成蕉隍之鹿矣。

南榜孝廉

江南太学生顾某，雍正壬子应试北闱，夜梦人谓曰："子南榜孝廉也，宜速归。"醒而喜甚。时届七月中旬，恐已过录送期，忆素馆入座某公与学使有旧，乃乞其书，星夜南驰。抵金陵，遇夏君之蓉于秦淮河上，形容憔悴。问之，曰："学使遗名，祈补无策，独步河干，聊自遣耳。但君应京兆试，何以来此？"顾言其故。夏恳于书中增已名，许之。书入二名，俱补录。迨榜发，夏高中，顾竟被落。

方问亭骨格嵌奇

桐城方公问亭，少丁家难，依戚好黄州某守，守未之奇也，久且有厌薄意。除夕，亲朋宴集，公独愀然不乐。有相士在坐，谓曰：“君骨格嵌奇，异日飞腾，未可量也。”众闻其言，咸目笑之。相士忿然曰：“诸君井底蛙耳，乌足相天下士！”谓公曰：“君明秋当发轫，吾倾囊助君行，无郁郁久居此也。”公北上，客平郡王藩邸，从王军前。王奇公才，荐于朝，遂蒙殊遇。不数年，历官节镇加宫保，果如相士言。

张文和禄位不永

张文和公允，随官黔省别驾时，每同僚宴集，端坐不苟言笑，咸以“呆张”目之。某郡李司马独奇公，谓人曰：“张君非常人，他年外建节旄，内秉钧轴，我辈何敢望也？”或以告公，公曰：“彼戏我木强耳！”李闻之，谓公曰：“吾非浪语，异日当自验。但枚卜，后恐禄位不永耳。”后总制滇黔，历数载，遂有金瓯之命。公每向人理前说，喜且惧，曰：“李司马之言验矣，余其不久乎？”秉政逾岁而卒。

惟齿贵耳

康熙间贾某，精风鉴，相人屡中。部曹孙某欲试其术，宴集同人，各择伟仆易衣冠，置之上坐，主人俱衣仆衣立阶

下。贾入，睨视诸仆笑曰："那得婢学夫人，如此僭越耶？"即下阶，揖各主人上。至孙，贾不至顾。孙嘻笑曰："君于诸公咸察，察而独愦愦于某乎？"贾惊起曰："君骨格无足取，惟齿贵耳。适因掀髯始窥见之，非得十而失一也。"孙益不快，拂衣入，其母问之，告以故。母曰："异哉！初产汝颇艰，闻空中语曰：'此家有善行，应生佳儿，惜骸骨已成，当更益贵齿。'余以为恍惚所致，未曾话及。今相士云尔，真异人也！"孙乃出，改容以谢。孙初家寒，封翁以训诂为童子师，积馆谷十数金，岁暮归，遇一妇抱儿泣水次，问之，曰："夫出，家贫无以卒岁，欲觅自尽耳。"封翁恻然，罄囊赠之，遂获此报云。

世庙斗坛灯

顺治初，京师刘某好收买旧物。一日，至崇文门外，有老妪持铁器求售，式类碗，而制亦古，重斤许，贱价市之，不解所用。路遇一生，见而问之曰："此前朝禁中物，尔从何处得来？"刘心知有异，诡云："我固识之，君试言，验其同异。"生曰："嘉靖好道，步斗礼坛，坛燃灯四十九盏，盏金质漆饰，此其一也。"刘熔之不谬。乃造妪曰："铁器尚有收贮者乎？愿尽沽也。"妪欣然引至屋后，地坎内堆积累累，皆铁盏也，尽市以归。

东于西董

于樌，字旸谷。家贫力学，余邑名下士也。金坛于相国视学山左，赏鉴之，试辄冠军，与平原董曲江相颉颃，一时

有"东于西董"之目。顾屡蹶名场，年四旬余始登贤书。乾隆壬申恩科，董君成进士，入词馆。于被放，嗒然东归，遘疾不起。继室张氏年二十余，结缡方一载，母呼令归，氏曰："予已为于门妇矣，将焉往？"遂沐浴易新衣，内外皆缝纫周密，人莫测其故。殓日，泣拜舅姑，入室自经，从容就义。可谓巾帼丈夫矣。

丹术惑人

平原新庄张世珍，旧族也。患瘫疾，年久不愈。遇一道士，自言浙江冯姓，善医。以药酒一杯饮之，沉疴立起。乃深感焉，馆于家。冯能摄亡人魂魄现镜中，虽殁数十载，摄之无不毕肖。又善丹术，张试之，铜锡皆成黄白。遂告贷亲友，得数百金入炉。火经数旬，冯曰："丹成矣！须药物点化。"顾本村荒僻无药肆，张复贷数十金，借骡二头，令其子偕往村东水务镇市之。途中频令张子下骑撮土置囊中，云有用处。须臾至镇，有一人自肆中出，呼张子饮，视之，乃其戚杜某也。甫接谈，忽家人奔至，曰："主人病发矣，危甚！"张子惊惶无措，遂以银付杜，偕冯市药。奔归，父固无恙，家人亦未尝他出，因备述其故。父骇曰："杜下世已久，恶得尚存？且镇去村远，何迅速乃尔？"子恍然悟，启炉验视，空如也。冯初策蹇来，尚系厩中，往觇之，乃纸剪者。拣箧中黄白物，皆还原质。悔恨无及，病亦复发，而索捕盈门，尽鬻田产偿之，竟至赤贫。

蛇 穴 怪

东安尉姚某，乾隆初任丰都尉。时署有大桑一株，每月夜辄见红裳人徘徊树下，习以为常，不之异也。后因子病，须桑白皮，令仆掘取。去浮土数寸，露微孔，阔之渐大，忽有蛇涌出，衔尾连绵，不可数计，盘旋树下，积高数尺。末一物自穴跃出，立众蛇上，长尺许，巨于臂，隆首方颐，齿历历外露，鳞甲遍体，浑如猩红，额挺双角，色碧而锐，颏下赤须，长与身等，睛光灼灼，悍然怒视，若嗔人动其穴者。姚乃具公服，焚香祝曰："余官虽卑，朝庭吏也，署中尺土皆余所主。尔既具神异，何不远藏岩穴，乃混迹公署耶？"祝毕，物似解人意，即跳入，众蛇亦随之入。姚乃封穴，而树石其上焉。

宝 砚 斋

江西余干诸生裘某，每夕见红光自井中起，异焉。淘之，获石匣，启得一砚。质似端而细腻莹润，不可名状。试诸墨，精光艳发，经日不涸。遂珍同拱璧，筑室贮之，额曰"宝砚斋"。后登贤书，赴礼闱，携砚渡江，狂飙陡起，波涛汹涌，蓬窗忽开忽阖，若有启闭之者。经数刻，风浪始恬，而砚已失所在矣。

王屠挡神路受杖

乾隆戊辰仲夏，保定雨泽偶愆，禁屠祈祷。屠人王铠，

夜卧衢巷，朦胧中，见珠旗羽葆，仪仗森严，传呼曰：“东岳大帝来！”将及巷，前驱禀曰：“王屠拦路。”神不答，命迂道去。觉而狂喜，遍以告人。次夕仍寝其处，复见神至，禀报如前，神怒曰：“我为民祈雨，何物王屠，屡肆无礼，发清苑令责二十。”醒讶其梦之不伦，弗以为意也。值县令出，王仓惶走避，令觉其异，执而问之，忽怀中豚蹄坠地，科以私宰，杖二十焉。

金门待诏

顺治初，文登富室刘某，创室落成，梦中堂悬扁额，书“金门待诏”字，以为吉兆。历数传无中式者，而子孙零替殆尽。乾隆中，售与蓬莱马臬使，马雍正癸卯词林，金门其名也。

山西奇狱

掖县张某，雍正中为山西宰，谳一奇狱：邑有诸生某，父死庐墓，母犹在堂，每朔望归省即返墓所。期年，母觉妇体有异，诘之，云：“某月夜夫逾垣潜归，遂有娠。”母信而秘之。后妇复渐皤，生见而瞥问，妻不应，母以妇言告，生默然，遂缢死墓侧，妻旋亦自杀。母诉之县，访缉经年，毫无踪迹。母痛子甚，常诣县泣诉，令每多方慰遣。他日，过某国学门，适渴，入啜茗。值某外出，家人延之书舍，见曲房中一柜颇精巧，意谓内藏古书，启视之，乃贮白衣冠一袭。时某父母固无恙。令心动，忆及诸生事，急掩之出。谓其家人曰：“尔主回，可即过我！”复密嘱干役，伺某抵署

斥亟往取其衣。顷，某进谒令，话及前事，某色变，呼役持衣示之，益惊惶不能出一语。狱乃定。

毁佛果报

武昌郡东关外四面佛寺，壮丽宏敞，创自前朝，盖数百年香火也。佛像高二丈许，铁身铜首，其首四围皆具面目，因以四面佛名。雍正中，有诸生三十六人，倡议寺压省会龙脉，有碍科名，邀附名者八十余人，公请于官而毁之。顾佛身高大，佛首更坚重，斧凿竟日不能损。因谋穴佛背，置烈炬其中，移时熔化，佛首乃坠。众爱铜质精纯，瓜分之，为制器用。未几，首事者皆背生疮疾，溃烂及项，坠首而毙；附名者寻患头痛殁，百余人无一免者。内有胥某，系盗名附入者，屡欲出首，恐干众怨，遂中止。后见诸人死亡相继，心益惴惴，窃念咎非由己，或可幸免。后选郧阳训导，将赴任，忽仰视惊叫云：“有金甲神持杵击我首，痛甚！”语竟而绝。

悟钱为祟

予族人某，家贫，以博为业。偶得千钱，置床席侧。夜半，梦蛇伏身旁，惊起，烛之，无所见。屡梦皆同，悟曰：“殆钱为祟耶！”戏击之，触篾伤指，瘇溃为患，医之，钱尽乃瘥。

叔嫂同患疯病

清苑有叔嫂二人，同患疯疾，每相间而发，医药罔效。一日，叔病发，家人扃闭室中，忽破窗跃出，移时归家，神气清醒。自言："途遇一道士为我疗治，褫衣缚树间，出利刃贴符其上，呼曰：'斩疯鬼！'刃从腰间过，了无痛楚，但觉冷如冰耳。临行，并以符诀赠我，云：'凡遇此症，皆可疗也。'"家人初以为诞，后见其毫无疯态，且符诀俨然在手，咸信为神仙济度也。无何，嫂疯发，某乃如法施之，呼未毕，而嫂已被戕矣。众大惊，某挪刀狂叫，跳屋逾垣，旧态陡发。执鸣于官，官审其情，欲援例宥之。某自供仇杀，言词凿凿。出仍昏迷如故，竟定案坐抵。

鹅唳空际

莱郡旧家子某，贫甚，贷金贩鹅，颇获利，家计稍丰。思此物足以居奇，乃尽鬻所有，市鹅千余头，散饲沙滩，将刻期赴都门求售。忽闻鹅唳空际，一鹅应之，群鹅皆鸣鼓翅翩翩，缟如白雪，旋高丈余，望之渐杳。某跳岩逾涧，寻觅累日，片翮无所见。

林孝廉见鬼妇诉冤

栖邑林孝廉，公车北上，宿某县。将寝，见一披发妇人自墙角出，跪诉曰："妾某姓妇也，不得志于公姑，被夫捶楚致毙。妾父鸣于官，夫家行重贿，将律以反坐。死者已矣，生

者又复含冤，渺渺孤魂，无可告诉。知公长者，且与令相识，希为解救。”林悸甚，连声许诺，鬼泣谢而没。林竟夜不眠，黎明，投刺谒令，述所见。令瞿然起，握林手曰：“我知过矣！”立返其赌而治之。林是科中式，官至别驾。

竹簰为龙爪攀住

溧阳诸生蒋士超之父，贩米镇江。暇日，与客伴游城外，抵京口闸，见江西大竹簰绵亘数里，循江而下。将至闸口，忽水中出巨爪如鸡足，色间红黄，攀簰不得行。时簰夫百数十人，力无所用，以告簰主，簰主就而视之，曰：“吾闻龙爪如鸡足，岂守江龙不欲吾簰过闸耶？此异事，宜鸣诸官。”太守出视之，不能决，乃转告将军、守道，于是合郡官属皆至簰侧。将军沉吟久之，语道府曰：“龙守江，犹吾侪守土，是必有邪物隐状簰内，欲乘以渡江，故龙遏其过。今姑拆第一簰验之。”遂悉驱箪上人夫登岸，命水军健者数百人，驾龙船拆簰，约至五六层，有小花蛇五寸许，五色斑驳，一跃入江，龙爪随没。俄顷昼晦，江中叠浪如山，迅雷烈风，势撼山岳。惟见血球大如斗，屋溜色红而气腥，竹簰漂泊，莫知所之。泊岸船只，沉裂不少。岸上人奔避不及，亦有死者。逾半日，势乃定，江水为赤。

屠　龙

溧邑西鄙七里村一少年，素业屠。所居门近塘，塘坎有大赤榆一株。每至盛暑，即浴于树荫下。一日浴毕，呼妻具饭。饭讫，砺其刃极锋铦，携之径出，妻问何往，曰：“将

杀龙。”妻笑曰：“子杀猪者耳，焉能杀龙？”少年曰：“门前塘内有物其巨，鳞大如箕，每浴于深处，此物必在。吾以两手合抱，只及其身之半，但不知首尾作何状。度之，必龙也。今往杀，不愈杀猪乎？”妻曰：“龙，神物，岂可杀？”不听，疾趋而往。甫片刻，颤抖而归。泣曰：“吾不能生矣！此物鳞大而坚，刀不得入，因于鳞之合缝处刺之，鳞忽开，有水射出，寒彻心骨，吾中此水，手战股栗，刀亦坠塘中矣。妻饮以姜汤，不能受，数日而绝。

雷击地棍

江宁贫民，无他贸易，携衣褡，贮炒豆其中，沿街叫喊，易敝坏诸物，名曰“收荒”。钞库街有民妇朱氏，父母俱丧，遗一稚弟，鞠养于家，令收荒生理。一日，携衣褡出，遇雷震死。妇抱尸归，哀号不已。忽有近地棍徒，纠集多人，拦门索观。妇夫婉言辞谢，地棍不听，哗曰：“雷击人谓之天刑，天原以此示众，尔何匿尸不令吾曹快睹？”攘臂排闼径入。众或争或劝，正纷拏间，阴云乍起，雷声轰然，金蛇撩乱，而此棍已跪死街心矣。

西人放债遭横

借债至扣折钱，苦矣。西人每结党为之。金陵朱姓，借钱千文，年余滚算，欠至数金，力不能偿。西人每日踵门呼索，且携刀在手，曰：“尔不还钱，当血是刃。”一日清晨，门方启，西人已突入，手中刃利甚。朱稽首哀求，冀再缓期。西人瞋目诟曰：“刀在此，非我杀尔，即尔杀我，此

刻可了事矣。”因倒持其刃而前曰：“尔请杀！尔请杀！”朱自计总不免于死，与其为彼所杀，奚若我杀之，犹得少缓须臾死乎？径举柄，戳其腹。西人负痛，以手护创疾走。有王老父子，开钱米店，向与西人熟悉。见其踉跄走过，让坐啜茶。西人口不能答，甫坐定，蓦然倒地，血从腹中沸出。王大诧，呼邻救视，已死矣。众鸣于官，王据实陈辨，不听。刑求数次，竟承为仇杀。据法，命案必获凶器，与创口相符，案乃结。官追凶器，王谬承藏某处，终不获，遂长系追比。而王之子痛父遘此不白冤，日夜号恸，请代不得，榜于门曰：“吾父所遗资产约千金，有得杀人消息者，当以五百金报。”朱目击王冤，心已恻恻，及见榜，愈心动，曰：“吾所不自首者，以有老母在也。今得多金，养生丧死无忧矣。”往见王之子，白其故，赴官陈前事甚详，並有凶刀可据，官乃释王。后朱获减等，以孝养终。

狐怕龙灯

福邑王姓妇，夫出独居。一日晨起，闻室中钱声铮铮，遍视无有，俄自梁间纷纷坠落。妇素贫，见之喜动颜色，闻空际语曰：“亦爱此乎？当倍以赠汝。”即有制钱数缗置几上，妇亦不究所自，取而藏之。夜半，有少年立榻前，妇惊欲号，少年曰：“毋日间钱即我所赠，若肯永好，当勿忧贫。”妇利其金，从焉。后时有所赠。久，悟其为狐，且愿已盈，乃潜归母家以避之，狐亦继至。恶徙居彰其迹，掌妇颊，仍相随不去。或侮之，辄作祟，驱禳莫能去。上元有戏龙灯者，狐闻之，惧匿壶中，谓曰：“慎勿以猪脬封口而束以弦。”女潜告家人，如其言，投烈火中。须臾壶融化，而

狐遁出，肆虐弥甚。六月六日，复值龙灯过其门，邀入跳舞，狐恐怖无所匿。妇指壶示之，狐曰："前几不免，安可再误？"妇曰："曩偶失言，为家人觉，常自悔，今誓不再泄。"狐信之，窜入。妇急起如前封之，而埋诸郊，妖遂绝。未几，妇亦贫如初。

沉疴若失

予族人某，贸易京都，染噎症，屡医不效，殆甚，乃东返。无何，复驱车北上，众诘之，曰："将抵家，马逸车覆，痰忽上涌，呕吐移时，胸膈顿爽，而沉疴若失矣。"

固原参戎署巨怪

固原参戎署多怪。康熙中，有张某莅任。一夕，巡兵宿箭亭上，忽闻足声阁阁近亭级，视之，乃一巨人，俯躬而入，高与梁齐，头大如轮，口张如箕，目光睒闪，绕亭而顾，见众聚寝，以巨爪劈分数人，兀坐其中。腰间出大扇，长三尺许，往来动摇，其风猎猎，逼人毛发。众魂魄飞越，冥然若迷。天明，家人起视，众皆僵卧。救之，活其半。凡经巨爪攫者，无一得免。

狐谈吐博雅

晋藩温公而逊，雍正初秉铎威县时，与狐友。每来必以夜，不令设烛，杯酒酬酢，谈吐博雅，且豪于饮。月夜，则见其形，乃一黄瘠叟，纶巾道服，睛灼灼如电。久之，与家

人稔熟，遇童稚，辄抚摩饲果饵，觉指爪纤长，而毛茸茸然。偶与论古今佳丽，狐曰："褒妲辈未经目睹，姑置无论。汉唐以来，无愧绝色，惟昭君一人。史氏所传洵非溢美，和番时曾亲见之。至杨太真，以肥婢工于蛊惑，而玄宗嬖之，酿成天宝之乱。文人弄笔，尽态极妍，其实亦寻常艳质耳，未必'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公赞其灵幻过人，狐曰："人为万物之灵，七窍备具，本有证仙之基，特为情欲戕伐，丧其至宝，遂去道日远耳。我辈窍仅有六，非经数百年伐毛洗髓，不能脱此皮囊也。"恒以方伯呼公，公讶之，笑曰："他年当自知。"及贵，如狐言。

毁寺佛现怒容

余乡先达某，雅不喜浮屠。官南中时，境内寺宇，拆毁殆尽。有古刹建自前朝，像皆铜铸，某毁之，熔为浴器。一日昼浴，陡见佛像森森现水中，旋绕相向，咸有怒容。惊悸成疾而殁。

廉明署不延烧

平原张君陶山，乾隆初任楚省城步令，以廉明称。一夕，居民不戒于火，延毁庐舍，势颇烈，而县署正当其冲。焰烟逼近，狂风大作，咸忧惧，以为不救。俄有物长丈余，自空飘下，书"城步县封"四字，大径尺余，火光照耀，笔画宛然，坠仪门前。遽返风灭火，署获无恙。合邑无不见者。

不敬佛像患痈坠首

黄冈报恩寺，殿宇崇阔，建自前明藩邸。乾隆乙酉夏，黄梅堤溃，平地水深丈余，田亩庐舍多被淹没。蒙恩发粟，赈邮冈邑。有协赈之米，即寺中设厂碾运，吏某董其事。楚人之碾其名捩，必引绳梁际，贯捩柄之两端，始可推挽。时殿梁高数寻，无所籍手，乃议施杆于佛项，而缚以绳。或有以渎神儆者，吏笑曰："慈悲如佛，方欲舍身济民，区区劳绩，谅所不嗔。且彼土偶也，乌能灵？"遂肆意束缚。久之，佛项剥落，四围绳痕深寸许，及事竣，亦不加修补。未几，吏喉下忽生巨痈，治之不效，渐至溃延，宛转呼号，坠首而毙。

登州海市

余乡海市，惟登郡蓬莱阁为最。每春夏之交，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人辄见之。东坡守登州，值岁晚，以不见为恨，祷于神乃见，诚未有之奇也。尝闻父老云：市之见也，变态不一，或城垣隐起，雉堞崔嵬，绵亘袤延，俨然都会；或倏为市镇之形，万瓦鳞次，千门洞启，摩肩击毂者，纷纷如织；又或为大丛林，浮屠耸峙，殿阁峥嵘，莫不宏杰嵯峨，玲珑耀目；又或峰峦矗立，夏木千章，异卉珍禽，宛如图画。若远若近，乍离乍合，或移时而更一境，或转瞬而变其状，灵幻万端，莫测所自。顺治初，有登镇某宴客阁上，酬酢方酣，突有艨艟无数，遍列旌旗，蔽海而来。舟中人皆戎装荷戟，状貌伟异，有类天神。某惊为海寇至，即撤席，

命军士戒严。正纷哓间，忽人舟俱渺，惟见海色天光，相与滉漾而已。余生长海滨，少随父兄奔驰宦辙，今夏一行作吏，徒耳食其胜，未经目击。聊记所闻，为异日探奇之一证云。

卷十一

蔡明经能知前世事

康熙间，东粤明经蔡某，能知前世事。前世吴姓，系广州某邑诸生也。家计充饶，好读书，忽抱病卧床，历久弗瘥。一日偶思散步，甫举念，已翩翩门外。见墙坦高峻，欲登眺，倏已陟其颠。周围纵观，意颇自适。下招妻孥共登，俱不应，第绕榻涕泣，心方疑讶，旋见舁一空棺至，逼视之，即纳某棺中，急呼曰："我固无恙，何遽乃尔？"众不顾，竟合其盖，正烦闷间，恍惚身已离棺，遂怅怏而出。途遇亲朋，诉其故，咸掉臂去，益悲愤无聊。踽踽独行，俄道旁露园亭一座，游人如织，某亦纵步入。重楼叠阁，应接不暇。忽传呼："夫人、小姐至！"游者皆纷纷趋出。某闻小姐名心动，走匿假山侧。顷见侍从云骈，步摇竞响，有半老妇人携艳女而来，游览少倦，至一亭中憩焉。亭上锦茵灿设，肴果纷陈，诸婢洁卮劝酌。因潜出私窥，人不之逐，徐近亭级，觉香风袭人，沁人心脾。方诧为奇遇，女忽身发寒颤，娇转呻吟，夫人仓皇捧之归。情不忍舍，追随舆后，竟抵女卧楼。夫人延医调治，某肩随侍女辈往来视汤药，人亦不问。久之不愈，或谓须延道教禳解，某告众曰："野道何知？不若请高僧忏悔。"众若罔闻。无何，道人至，治无效，女疾益剧，举家惊惶，某亦忧甚。复有人告曰："某禅师新至，符咒颇灵，盍亟往延？"夫人欣诺。移时，禅师登楼环视，指某曰："邪孽速避！"某曰："我奔走数旬，颇效微劳，反以为妖耶？"禅师不听，挥剑奋击。惧欲遁，则楼外网罗密

布，望之空疏映彻，而终不得出，窘甚，伏匿梁上。禅师命取一瓮至，噏水仰喷，不觉噤坠瓮中，复以朱书封其上，瘗之郊外。瓮内殊不苦饥，而昏闷特甚，时闻车马喧阗，及焚毁杀掠声，久之阒如也。后里人掘井获瓮，击破之，乃得出。随风飘荡，至一池畔，觉清澈可爱，偶失足坠落。惊顾，已化为婴儿，方悟身入轮回，心虽了了，而不敢言。后稍长，值父应试归，录文稿置几上，窃执笔判其优劣，时方七龄耳。父见惊愕，乃以实对，并述前生事。父不信，携至原籍访之，城郭如故，人民已非。问其家，莫有识者。入其祖祠，拣阅木主，内有与所记名姓同者，视之，系其家十三世祖，乃宋端宗景炎元年月日也。

菊　　癖

泰安刘月潭，雅好菊，有渊明之癖。每闻佳种，必多方购致，秋日花开，灿若锦绣。泰安多艺菊者，推刘为冠。一日，有道人来谓曰："南山下某，种菊数畦，颇堪寓目。子个中人，能一往赏鉴乎？"刘欣然从之。穿林渡涧，约数十里。至其处，则丛菊盈谷，花大若盘，不下百余种，光艳夺目，晶莹可鉴。视己园中所植，真不足观矣，附根有嫩芽，长尺许，怪问之，曰："土腴而树艺有法，故发独早耳。"刘乞其芽，道人靳弗与，坚求之，始分两芽授焉，刘复强折白菊一枝归。插诸瓶，隆冬如新，经春分乃萎。芽植园中，花发，与道人所植无异，第微欠莹澈耳。次岁开渐小，三年乃同凡质。再造其地访之，层峦叠巘，烟云满目而已。

海鬼夹船

余邑人某，康熙间航海，遭飓风吹入大洋，随波上下，经数昼夜，船忽坠落，如在深坎中。第见海水壁立，四围莹彻，而清影滉漾，曾不漫溢涓滴。仰望天光，莹莹如豆。老于舟师者，不知为何地。举舟惶恐，计无所出。夜半，有圆目巨齿、蓝肤红须者四五辈，左右夹船，徐徐提之起，众屏息而伏。少顷，船出水面，乃获免。

粮船舵工二女

清江浦太平楼，雍正中有童子浴于河，值江省白粮帮过，停泊水次。一尾舱内，有两少女，方启门凝望，见而悦之，含笑相招，童子涉至舵傍，两女挽之入。忽粮弁催行，锣声顿发，而舟已解维前进矣。两女徬徨莫措，乃谋诸匿舱底，其父母莫之觉也。舵工只此两女，防闲素密，日两餐皆其母馈送。先是女每食所余必多，后则若有不足，父母窃讶之。且往时馈食，女必延母入，数日来，一闻履声，即争出接受，神色仓皇。母语其父，益疑之。突启舱入，见童子，怒甚，将杀而弃诸河。童子泥首哀乞，两女惭悔涕泣，亦不欲生。母既怜两女，又见童子貌不俗，询其家世，知为良家子，尚未聘也。谓夫曰："事已至此，如必甘心，势将连毙三命。此子不足惜，其如吾女何？且恐传为乡里笑。不如因而妻之，所益多矣。"夫从焉。船南回，仍泊原处，有焚楮钱望河哀痛者，童子审视，则其父母也。登岸问慰，父母惊以为鬼，望而却走。童子备述其故，舵工夫妇亦踵至相告，

始信而喜。方其浴于河也，久而不归，父母迹之，见衣履置岸侧，疑为溺死，乃招魂而葬。届百日期，临河哭奠，不意相逢，且获两媳焉。

异僧定禄寿

朱方伯一蜚，浙江嘉兴人，未遇时游西湖，有异僧自滇来，卓锡灵隐寺，往问科名。僧曰："君非科目中人也，来秋当点册龙门，观诸生缀队入场耳。"朱愕然。僧笑曰：非狂语，旬日当有验。"未几，接舅氏钱少宗伯以剀书，已为祁奚之荐，趣其赴都。朱置书靴中，趋寺谒僧，僧迎问曰："君靴中物，吾言验矣。"乃惊服。叩问终身，僧书一纸授之曰："一帆风，午时下。"再问不答。坚请之，复书曰："若再起，功名大。"朱北上，试用晋省，署曲阳令。值省试，果点册如僧言。后历任至方伯，被论去职，旋即捐馆，年止五十。或谓"帆"音类"藩""午时"类"五十"，盖预知位终于藩，而寿则大衍之数也。

柳树怪

有一客投宿村店，居停已满，无容膝之地，几于露处矣。主人谓曰："村东有空舍数楹可驻足，但多怪异，君敢往乎？"客毅然往宿。中夜，秉烛持刀以伺。忽狂风震屋，门自闢，烛遽扑灭。月色朦胧中，有物，黑气逼身，大数围，高出梁际，踯躅而前。客急持刀迎砍之，其声丁丁，物渐退，客斫击不已，逐至后园，昏仆于地。天明，村人起，呼客不应，排闼入，不知所往，惟见柳叶、柳枝纵横满地。

迹至园中，客僵卧树下，而树则枝干尽削，童然秃矣。救客醒，询得其故，乃伐树。拔其根，有小人长四寸许，五官备具，双睛灼灼。投诸火，怪乃绝。

水底洞天

余戚李某，长山人。雍正初，任粤东肇庆协游击。部卒罗某，善泅水，能经时伏水中，攫取鱼虾，应手而获。午日，偕同辈泛舟肇庆峡，众怂罗取鱼侑酒。罗入水，仿佛有门崇宏，类城闼。渐近，别有洞天，飞阁朱楼，极焕丽。罗拾级而登，有金冠道服人叱罗，罗不应，强入之，道人乃牵臂摽诸门外。罗出水，言其状，众以为奇。更觅善水者下视之，波涛汹涌，无所见矣。

妻瞽不弃历官贵显

余赴文登，刘令元锡，山西人。幼聘某氏女，未娶，女双瞽，妇翁议离婚，刘毅然不可，曰："妻瞽而我弃之，我瞽将若何？"继欲媵以美婢，刘拒之曰："娶妻为后嗣计，能生育足矣，貌之妍媸无论也。"卒迎娶如礼。延医调治，一目复明。终身不置妾，合好无间。刘历官济南守，生三子，皆成立。

闯贼水淹所遗

开封有士人某，晚归如厕，地忽陷塌，坠深窟中，呼家人縋之起，秉烛下视，环廊曲室，连亘相通，男妇尸大小以

数十计，或偃仰在床，或横斜于地。箱橱什物，无不备具，黄白珠玉及铜瓷器甚夥，约值数万缗。或谓明末闯贼决河灌城，为水所淤没者。远近闻风，竞相搜掘，廛舍崩塌，竟无所得。

功名有定数

雍正中，直隶学使吴大宗伯襄，阅某邑童子文，得最佳者三卷，拟置前茅，恐混他卷，特自收贮。录案时觅之不得，取备卷易焉。案发后，因觅他物得之。彼时匆忙误记，置书橱内，故屡寻不获也。余郡诸生某，雅擅文名，某科乡试，房考阅其文，击节称赏，以榜首荐，主司欲置第二，相持久之，房考忿然曰："宁留为来科作解首，不可以第二人屈也。"后某沦落终身。江西周力堂先生，应雍正癸卯乡试，主司何淡庵先生，闱中屡梦人谓曰："三男作解元。"以为其子登科兆也。是时周试卷以被房考涂抹弃置矣，何定榜首，无惬意者，搜得之，深加赞叹，谓章罗复出。阅卷面，则男字三号也，恍悟前梦，遂取冠多士。又，某省有书吏，梦其子中若干名，入闱书榜，将至其处，惊喜交迫，至不能执笔。监试怪而问之，以梦告，恐其暗通关节，讬辞于梦者易其卷，並更他吏填写，及唱名讫，吏跃然曰："此真吾子也。"

丰都石穴剑

蜀丰都邑有丰都观，香火甚盛，灵应异常。观在邑外丰都山，山势巍峨，草木蔚秀。观奠其阳，殊为雄伟。山阴亦

有宫殿，境益幽。俗传殿后石穴通地府，莫敢入者。有某宦，莱郡人，性刚愎，不信鬼神。过丰都，入穴穷其异，崎岖行数百步，豁然开朗，露宅弟，颇崇闳，历门宇数重，悄无人声，信步入室，室内空洞无物，惟一剑悬壁间，剑匣镂刻精工，心爱之，乃携归。行未数武，房宇顿杳，身处昏暗中，惝恍若梦，踉跄趋出，手中剑依然在也。归寓，出匣观之，光如秋月，铓可吹毛，奉为珍宝。居常佩之，夜则置诸枕畔。宦有妾某氏，擅专房宠，后色衰，复嬖一少艾者，妾失宠怨望。宦怒，屡加捶楚。妾兄，庖人也。性凶狠，且愤宦所为，夜逾垣，取其剑，杀之而遁。

孽镜台

丰都令朱某，浙进士也。性耿介，素以气节自许。闻丰邑有洞可达阴界，疑焉，将试之。公余，携二仆入，初犹清朗，益入而晦。历一坊，阴气飒飒逼人，从者仆地，朱弗顾，毅然独前。昏暗中，约行数里，复露微光，移时，抵一衙署，闬闳柱础，悉可辨识，而惨惨如将夜。朱纵步入，见堂阶多悬鬼怪形，即世之面具，可以除戴者也。徘徊间，忽闻人声，立而待，众拥一公服人出，则其亡友某。见朱讶曰："君司阳职，我忝阴曹，幽明异途，何相及耶？"朱告以故，并叩其所主。答曰："守孽镜台。"朱求观，友不可，坚请之，乃命人道之往。至一台，高可数丈，朱拾级登，旁有联云："日月森罗殿，风霜孽镜台。"中设大镜，清析毫芒，寒侵肌骨。朱照视，一七品服耳。默念曰："我殆以县令终乎？"既而再视，则豸衣无首人也，惊而下。友迎谓曰："以多情故，遂露机缄。然此地不可久留，君宜速

返。”将复有所问，而友已挥手去矣，乃循旧路出。至前坊，二仆亦醒，从之归。后朱以御史内擢，出巡江右，颇尚严核，怨家素衔朱，又多不法事，惧为所廉，阴结鉷聂辈，欲甘心焉，朱竟中刺客，断其头以去。

三牛触尸

平原董某，任威县时，摄邯郸篆。一客商死路间，验时，突有牛三头驰至尸傍，旋绕抵触，鞭之不去，莫解其故。乃就里中稽烟户，见一人黑而上偻，鸱目虎吻，询之，姓吴名三牛，以执鞭为业。恍然悟，叱之曰：“路间死者，得非尔谋财故耶？”吴股栗服罪，遂置之法。

灰龙

江南舟子，载客粮每多侵盗。有徽商某，屡年贩易，不少升合。其法：俟载满时，拈釜底灰，洒乌龙为记。奇状蜿蜒，势欲振跃，善绘者咸叹为绝技，以故舟子莫能行其弊。一日，买舟十余，贩米淮上，一舟子见而垂涎，苦无术可致，忧形于色。其幼女问之，曰：“尔发未燥，徒语奚益？”女曰：“姑语之，安知无分忧策耶？”舟子告以故，女曰：此事易耳。第取米，我当效为之。”舟子从其言，女乃如法印记，神形逼肖。及卸载，商验龙不殊，而米顿减，怒曰：“必有盗吾粮者。”舟子曰：“君灰龙在，何以盗？”商曰：“形虽相似，有真赝之分耳。”乃过别船，以火燃灰龙，瞬息金光激射，鳞甲皆赤，顷之火灭，复变为白龙，更觉飞动。至舟子舱内，爇之不验，观者莫不叹异。舟子亦无

辞以应。商曰："不实告，必鸣于官。"舟子不得已，始吐实。呼出见，乃一垂髫稚女耳，试之不谬。商惊曰："吾习此术，数载始成，尔女一见，即能得其形似，岂非天授？若肯为我儿媳，一切无问也。"舟子喜，乃与缔婚。

粤东癞女

粤东某府，女多癞病，必与男子交，移毒于男，女乃无患，俗谓之过癞。然女每羞为人所识，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诸野，不从则啖以金。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怀金候道左。天将曙，见一人来，询所往，曰："双亲早没，孤苦无依，往贷亲友，为糊口计。"女念身染恶疾，已罹天罚，复嫁祸于人，则造孽滋甚。告以故，出金赠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将就木，无需此，君持去，尚可少佐衣食，毋过拒，拂我意。"其人感女诚，受之而去。女归，不以实告。未几，疾大发，肢体溃烂，臭气侵人。母怒其诳，且惧其染也，逐之出，乃行乞他郡。至某镇，有鬻胡麻油者，女过其门，觉馨香扑鼻，沁入肌髓，乞焉。众憎其秽，不顾而唾，一少年独怜而与之。女饮讫，五内顿觉清凉，痛楚少止。后女每来乞，辄挹与不少吝。先是，有乌梢蛇浸毙油器中，难于售，遂尽以饮女。女饮久，疮结为痂，数日痂落，肌肤完好如旧。盖油能败蛇毒，性去风，女适相值，有天幸焉。方其踵门而乞也，睹少年，即昔日赠金人，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辄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识。疾愈，讬邻妪通意，少年趋视不谬，潸然曰："昔承厚赠，得有今日，尔乃流离至此，我心何忍，若非天去尔疾，竟觌面失之，永作负心人矣！"郗郿不自胜，旁观者啧

啧，咸重女之义，而多少年之不负其德也。为之执伐，成夫妇焉。

二格附魂鸣冤

京师有园户常宁者，缘事送部质审，官讯之，瞑目不答，状若痴。少顷，泣而言曰："我海淀童子二格也，卖豆擦糕为业，某年月日，被常宁诱我至大河庄西南柳树下，强行奸污，我不从，遂被勒死，弃尸田禾中，含冤十余载矣。"官知为鬼所附，折之曰："尔果有冤情，何迟至多年始行控诉？"供曰："数年来，渠阳气方炽，不敢前，今获罪被拘，神气沮丧，故得附之以控也。"言毕而仆。常醒讯之，狡辨不承，行查司坊，果有其案，年月日俱合，缘缉凶未获，悬案至今。举牍示之，乃慑服。案既定，隶牵之下，忽临阶高唱卖豆擦糕者三，隶呵之，曰："沉冤已伸，不觉故态复萌耳。"盖鬼又附之，以鸣得意也。乾隆十六年事，见邸抄。

误勾陈宗

陈宗，山阴人，从事部曹。盛暑，公余返寓，至一庙侧，觉热风炙面，即晕仆，其戚过而见之，载归，移时始苏。云："恍惚中，有公役二人引我去，路径崎岖，岐途百出，既至一处，古栢苍松，翳敝天日，有朱门甲第，棨戟森严，门左右设高柜数十座，比次鳞立，咸有主者。役引至一柜前，有赤须人举牌示之，上书'拘犯陈学宗听审'。因辨曰：'余名宗，非学宗也。'赤须人愕眙曰：'误矣！'回

顾，二役已杳，寻痛。”

享我如祖考

山阴武生某，马逸道左，踶汲者坠诸井，惧人之捕也，疾驰而归。惊悸未定，其子遽前撄之曰：“与尔素无嫌，何得戕吾命？今将取汝矣！”某哀祈久之，曰：“须享我如祖考，始可宥。”某允诺，其子获苏。遂设神位祀之，经月余，不敢窥户。后徐出觇探，至一酒肆中，适众话前事，一人曰：“幸井水浅，遇救得活耳。”某犹介疑信。俄有老者过，众指之曰：“前月坠井人来矣。”视之果然。急归，碎神位火之。

判三十年未结案

汉军董泗儒，侨寓保阳，累世簪缨望族也。纳资例得监司，需次未获补，而宦兴颇浓。夏日昼寝，有青衣数人至前，叩请赴任。取文呈验，款式异常格，而朱笔淋漓，居然部凭也。董大喜，随之往。甫出户，方悟身著便服，趑趄间，青衣取衣冠至，华莞而质薄，似纸为之者。董时已神迷，不复审辨，升舆鸣金而去。至一官衙，行马森列，中门紧闭，巍焕若王府。遂下舆，由东角门进，至仪门前，有冠带者十九人，其表侄连某在焉，乃相率趋入，立阶下。仰视堂帘高十余级，宏敞空阔，遍地布白镪，各以纸条封其上。堂前设方几，供赤金狻猊炉一座，香烟自兽口喷出，氤氲若云雾。未几，一达官出，侍从林立，羽旗缭绕。众齐班参谒毕，达官谓曰：“有三十年未结之案，需尔等亟为剖断，其

毋迟。”众曰：“诺。”各以次就东西两庑。庑设屏四扇，屏开，入则有堂，设公座。案牍累累，吏役环伺，董据案审理，判断如流。顷，锁一犯至，乃董仆名黑儿者，应笞二十，黑儿曰：“奴系主人犬马，祈怜宥。”董为恻然。吏曰：“公虽宽宥，恐邻司尚执法，须发一帖关说，则免矣。”董以寅弟帖与之去。案上燃双炬，无间昼夜，吏终日侍立，亦无更替者。次日旁午，案将完，传呼赐食，馔肴丰腆，四时果茹毕具。内橘一盘，色如新摘，董讶夏令乌得有此？意颇欣嗜，吏即捧呈。因念：吏何以知余心，得非冥司乎？吏遽曰：“是也。公尚未之知耶！”董大惊，食不下咽。闻有在屏间呼者曰：“案完否？”视之，连也。匆忙判讫，吏抱牍去，乃随之出。十九人俱在焉，仍齐班以伺，达官出，众跪谢。达官谓董曰：“尔颇劳苦，可速回。”曰：“某来此已久，恐不能回也。”泪潸然下，达官曰：“尔阳寿未尽，异日当受国恩。”命左右取黑蒲捧与之食，色如墨，长寸许，跪而吞之，甘香满颊，凉沁肺腑，遂苏。董之随青衣去也，实舁仆在床，奄奄一息，气渐微。时有董先人制府旧卒罗某，累官至协镇，适任畿辅，因公来保阳，念旧恩，亲视含殓。历十二日，胸膈犹温，未敢遽殓，而罗实不能久待，乃曰：“闻化毒丹颇效，盍灌之，或有生机乎？”众如其言，甫入口，而董已霍然醒，即冥司食黑蒲捧时也。启目谛视，家人环立，罗亦在焉。吐痰升余，口不能言，举手作写字状。家人与之笔，书问：“连表侄在否？”适连使至，与董问同。询之，云连死十二日复苏矣。须臾，写“黑儿安在？”云：“死已数日。”旋又写“索冰水”字，与之，饮尽一盌，跃然起，遂能言，细述其故。董在阴司不过一昼夜耳，岂阳世日为阴司时乎？董终身未仕，以子贵受

封。

六　壬　数

川陕某制军，喜延方士，直省技艺之流，争往附焉。苏郡吴某，善六壬数，颇自负，闻风而往。一日，宿西安逆旅，有客自蜀回者，亦在寓。吴与接谈，吐属驯雅，论及数学，更为博奥。时客设榻墙壁间，吴谓曰：“墙应崩于午夜，君精推测，何不移榻避之？反以身试耶？”客笑曰：“然，但墙向外圮，又何惧焉？”夜半，风雨交作，轰然有声，吴起视之，墙果颓陷檐外，而客鼾寝自若也。大惊，拜服曰：“神奇不亚管郭，制军方延客，何不作幕下士？乃东旋耶？”客曰：“彼署中异人颇众，自惭术疏，是以归耳。”吴怅然若失，与客同返。

官不为幕伸冤惨报

永嘉有村民妇某氏，日诣邻村佐纺绩。村相距数里，午往暮归，必遣人伴送，或其夫往迎，率以为常。一日夫他出，值妇家戚眷来，留餐，及去，天已向暝，妇复欲往，姑止之，不听。至中途，遇营卒三人，见妇独行，拥之幽谷污焉。妇呼号而归，泣诉其姑，姑慰令俟夫回，鸣于官，而妇至夜半，已潜起自缢也。翌日夫回，知其故，列营卒名，赴邑投首。令商幕友刘姓，刘谓曰：“妇死无证，不直其词。”而夫屡控不已，令怒其烦，责而遣之。夫念妇既含垢，已复受辱，遽赴水死。其母痛子与妇遭此无辜也，亦自尽。未几，令暴卒于任，刘妻旋病殁。刘饶于资，子三人皆授室，

及母死，彼此不相下，刘乃析产各爨。三子赴乡收租，渡湖，狂飙顿起，皆覆溺，无一存者。刘惊惨而卒，奴仆星散，于妇亦不安其室，家遂落。后营卒亦毙于雷云。

于七受侮

明末，余郡土寇于七，横行村落，莫敢撄其锋。遇饶裕者，辄登门索助，稍拂意，即劫制之。有富室郑某，娶媳甫三朝，于率众往贺，郑勉设酒食，而举家仓惶无措。新妇异而问焉，姑告以故，曰："易事耳，我能杜其患。"家人动色阻之，弗听。乘间出听事，敛衽而前曰："久闻君名，今幸相值，愿与为戏。"于嘻笑曰："可。"遂令健儿与新妇角。妇捷如飞隼，一转瞬而健儿北矣。更择其优者与敌，顷复北。于忿甚，投袂而起，跃出席间，相持仅数合，遽颠仆于地。因惊询姓，氏曰："我赵某之女也。"于闻言泥首谢曰："我无目甚矣，祈恕我，祈恕我！"立率众踉跄而去，终不敢过其村。盖妇父即于之师也。

义妇矢志投缳

乾隆己亥，仪封漫口，监司委员勘救。有候补佐员申桂隆，景州人，亦在檄委中。渡黄，风急舟覆，从人俱获救免，申独漂没无踪。妻徐氏，闻信奔赴河干，悲号求夫尸不得，奋身投水，众挽出之。氏年二十余，子女无所出，或怜其年少无依，讽之改适，氏啮唇喋血呼曰："吾夫捐躯王事，未亡人恨不能同葬波涛，尚偷生人世，已有愧泉壤，倘更萌他念，狗彘不食吾余矣。"哀恸不止，饮食皆废，劝谕

百端，矢志不移。无何，乘间投缳死。中丞陈公闻而嘉之，上其事于朝，请旌焉。

污人名迹削禄

天门诸生聂某，夙负文名，设帐同邑邹绅家。邹需次铨曹，止女婢供役使，聂挑之，邹妻詈而辞焉。聂思掩盖其非，扬言曰："邹夫人效尤文君，我耻学相如，遂托故归耳。"邹返闻之，愤甚，诣城隍焚牒申诉，夜梦神告曰："渠天禄颇高，非我所能制，可赴府诉之。"邹寤，如神言。聂方诵读书舍，忽战惕而起，呼曰："有府役来拘，不可缓。"即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驱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颊，述前后事甚悉，观者如堵。邹乃具牲醪，悬匾额以答神佑。学使来郢岁试，题为"我四十不动心"句。聂文颇佳，已拟前茅，结句忽云："今试置夫子于花街柳巷之中，燕姬在前，赵女在后，夫子之心动乎不动？曰：动！动！动！"学使大骇，置诸劣等，遂发颠狂以死。予任天门，赴郢郡，匾额曾亲见之。

刘灼济贫抡元

刘灼，字见心，豫省陕州人。积学能文。时陕省有解元刘姓，与之同名，爱其元墨高古，朝夕揣摩。康熙壬子举于乡，癸丑赴春闱，陕刘亦应试入都。造访叙及，字亦相同，遂成莫逆交。一日，诵其抡元作，怃然曰："此道攻苦有年，但闱墨非出己手耳。"异而询之，得其故。刘家贫，授徒，不能应省试，主人出资助之。渡渭水，有少妇泣河干，问

之不答，固问焉，乃曰："夫外出，迫于饥寒，欲投河自尽耳。"刘恻然，倾囊济之而返。众嘉其义，醵金劝之行。入闱，忽患腹疾，日暮犹未成稿。起如厕，有老叟先在，伫候移时不之起，乃共登焉。询叟乡族，曰："余复姓皇甫，渭南某村人也。三艺草创，颇自得，顾患痢，不能脱稿，今生已矣，君长者，愿以奉赠。"阅其文果佳，录之，隽榜首。往访其村，村人曰："是明经某，殁经载余矣。"刘叱其妄，曰："今值殡期，盍往觇之？"至则吊者盈门，入奠，有缟衣妇人趋出泣谢，即投水妇。而死者，其父也。

诚悫不苟

张保者，祥符汪氏仆也，诚悫不苟。汪有庄田四顷，命之管业。张尽心区划，仿古通力合作计亩均分法，行之数年，增田七十余顷。张目不识丁，而历年收获，公私所入之数，皆默识于心，毫厘不爽。东作时，禁佃侣游，市廛所需，盐豉蔬果诸物，皆代为市之，物率星碎，市归，逐户裱散，无一舛错者。汪殁遗两子，奉事维谨。及张病且死，舆疾至汪子前告曰："老奴行就木，恐田产未析，贻郎君他日忧。"令珥笔者侍侧，凡券约年月，以及契值之多寡，疆界之毗连，无不条分缕析，口述录诸册，授汪子曰："老奴牛马之报尽矣！郎君守此，可世世温饱也。"既殁，或疑其有私窃，发其箧，无一金之蓄。所遗一妪两儿，仅敝缊掩体而已。汪子感其义，给田二十顷，还其身契，不令与诸仆齿。张之未殁也，同邑赵氏析产，有徙居他郡者，后其子归查田里，多蒙混无据，结讼经年，或谓曰："第问诸张保，可立白矣。"询之，张剖析确凿，讼立解。赵昆季分产时，张曾与

闻，历数十年，犹识之不忘云。

杜诗来历

工部《怀古》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联，前人未经详注。或谓荆门即今之荆门州，但州去秭归三百余里，与义未合。孝感高明府于役巴东，曾过其地，在归州东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门，群峰耸峙，惟此山低且中凹，类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当年产明妃地也。韩文杜律，无一字无来历，信哉？

红裳妇人

文登于某，体素壮，忽染弱疾，尫羸日甚。每昏迷间，辄见红裳妇人率小儿四五辈，围绕不散。家人以为祟，延善勅勒术者驱治之。俄有红裳妇人匍匐诉曰：“夙孽相寻，非同邪魅。”某呵叱久之，妇曰：“我姑依命，诸儿冤深，不能强也。”自是红裳者不复至，而小儿仍环绕如故，不数月竟逝。传某尝私乳母李氏，连堕数胎，李抑郁病殁，遂获此报云。

签语前定

平原诸生某，因妻病，祈签神祠，有“此时宾主欢相会，他日王侯却并肩”之句，不解所谓。妻既殁，续弦于河间之故城，会亲时，其僚婿一姓王，一姓侯也。

鱼篮大士

江夏有陈贵者，性恂谨，敦孝友。乾隆甲午岁，赴川省主泸州某戚家。一夕，忽梦黑团恍类人形，俄伸巨掌，毛毵毵然，拽之出，怒挞不止，昏晕，移时始苏，醒后疯癫大作，医药罔效。黑团辄相随不去，乃力疾抵家。巫卜厌禳，讫无所验，遂瘖哑不能出语，如是者已五六年矣。己亥夏，夜梦一老姥，头裹白袱，手携竹篮，篮内盛红丸一颗，命贵啖之。贵疑为枣，欲以奉亲，姥不许，强之食，复以杖击其背，蓦然而觉。次夕梦如之，又次夕亦然，黑团即不复见，癫亦顿减，惟哑则如故。翌日，偶散步至古庙侧，见有携竹篮而来者，容貌巾服与梦中老姥宛然无二。欲前致词，苦于不言，姥亦倏隐，诧异而归。适父母晚餐，贵侍立有顷，然豁然出声，话言朗朗，举家惊询，因具述以对。始悟夜之所梦、途之所见，盖世所传鱼篮大士也。乃绘像供奉，并述其事，以彰显应云。

苍十二

劳山道人

即墨劳山，为道家洞天之一。莱郡李生，读书山中，每值青峰衔月，古柏棲云，辄倏然作出尘想。一日，有道人来访，轩轩霞举，若不食人间烟火者。李接谈久之，跃然起曰："顷闻奥义，如觉晨钟，人生石火电光，百年犹旦暮耳。愿弃家从师游。"道人曰："仙机元妙，未易参彻，何遽语此？"李恳不已，申以誓言。道人笑曰："初志虽坚，安知无后悔耶？余草庵在山南，去此数十里，来朝过我，当为子一决。"李欣然诺。凌晨往，中途腹馁，憩道左，出饼饵啖之。闻深林密箐中悲风萧瑟，有叹息声，惊起审顾，见一裸形人，通体垂黄毫，长六七寸，双眼灼灼，光彩射人。李意必仙也，稽颡曰："幸遇仙翁，愿闻大道。"其人怃然曰："我北宋诸生也。昔年遁迹，亦欲乘白云，跨元鹤，翱翔于蓬瀛，而乐无极也，孰知紫府仙都，渺然无迹，徒与鸟兽同群，木石为伍。故家何在？城郭俱非，仅留此孑然一躯，独处岩壑。每一念及，悔恨莫追，子乃复蹈迷途乎？"言讫，即穿林踰涧而去。李惆怅移时，深悔入山之误，因与道人约，勉强前行。方里许，而道人已迎于路，曰："君凡心未化，勿庸往顾。"李恍悟前所见者，乃道人化身。坚求超拔，道人口授以却病延年之术，曰："习此足矣。"倏已不见，李惘然返。后登贤书，官广文，年八旬余，轻健如少壮，盖习其术之效云。

巫湖散人

平原董曲江言：为诸生时，梦舆马齐备，若将远行，有隶呈素箑一握，谓本县邑候所送。展视之，书三绝，云："曹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箫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梁州。青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开。黄金屈戌联青琐，不信陈王八斗才。"末题巫湖散人。醒时，犹历历在目。乾隆辛酉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也。

精于术数

宁海张某，精术数。邻人买陶器数事，问曰："此物成败，亦有数乎？"张占云："应坏于来春某日时。"邻人乃藏器壁穴中，外封以泥，严戒妻孥无得动。届期谓张曰："子言不验矣，吾器固无恙也。"张曰："众目未睹，真伪奚辨？"某启壁出之，有巨蝎缘器旁，螫其指，痛甚，失手坠地，片片碎矣。又，张与王、徐二人探友邻村，中途，徐戏谓张曰："子试占，吾三人谁当饮食者？"张曰："吾两人饱啖，尔杯勺不能尝。"徐深以为诞，复恐其验，乃先至友家语其故，友曰："易，易，吾当速饷君，以杜其口。"顷之，酒馔粉陈，徐方欲举箸，其仆忽至，曰："小主人与邻人角口，击以掌，仆地而绝，众将执以鸣官。"徐闻言色变，投箸而起。亟抵家，邻人已救苏，而张、王皆醉饱归矣。

韦祠梦兆

张某。吴郡人，美丰姿，善丝竹，而家苦贫，欲北游京师，祈梦韦苏州庙。梦至一宅第，杳无人迹，步入内室，金玉锦绣，充牣其中。顾己身高髻红裙，变为女子相。方自惊骇，忽门外火光赫赫，逼近房闱，窘迫不得脱，闻有呼者曰："尔丈夫来矣！"倏一人自火中提之出。惊觉，不解所以。未几，买舟北上，过维扬，有孝廉汪某来附舟，宛然梦中人也，以为异，遂与同济。汪悦张少美，酒酣烛跋时，辄以言挑之，继以谐谑。张羞涩不自胜，但以梦故弗甚拒，遂成断袖好。抵德州，汪作别访友去。张独行入都，自此不相闻问矣。后张为某制军公子所嬖，囊橐丰裕。而汪亦登第，授某邑宰。谒制军，颇蒙优礼。汪以未有介绍，窃疑讶之。归寓，旋传制幕有故人来访，及见，则张也。备述先容故，并详近况。汪曰："子遇合诚奇，然此冰山也，一旦崩解，悔无及矣。"张顿悟。告公子曰："家有老亲，音耗久疏，迩梦多不详，乞暂假归省。"公子许之。悉载所有，迂道避汪署。无何，制军被谪，隶门下者多缘事牵累，而张以见几免。

违例被贴

有士子某，临场梦壁间悬"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句，以为联飞兆。及入闱，经题"凤凰于飞"，讹写"凤凤于飞"，违例被贴

女转男子

德州孙孝廉于亹，峨山先生第五子也。先生出少宗伯徐公门时，有江右某生，家贫而孤，以年家子依徐公，居京邸，先生每于公所见之。生患怯症甚剧，先生怜焉。谓曰："吾师官九列，事颇烦，恐无暇为君疾计，请与余同寓，庶医药稍便也。"生如教，至其寓，调护备至，而病日增，渐至不起。临没，握先生手欷歔言曰："感公厚谊，惟愿转生公家，仰报万一耳！"言讫而瞑。先生经纪其丧，殡葬如礼。逾岁，夫人怀孕，临蓐，先生梦生来。产一女，颇聪慧，五龄能背诵古人诗句。一日置诸膝，戏谓夫人曰："此某生转世报我者，其如女子何？"女即应色曰："父嫌我，当即去，再转为男子来矣。"先生与夫人呵止之。是夜，身热如火，信宿痘出，其色黑，天庭一粒独大，医者谓毒盛难疗。以针挑之，无脓血，历五日而没。经载余，夫人梦前女来，旋举一男，即于亹也。生而额有黑瘢如珠，宛然当年痘痕。及长，赋性恂谨，恪守子职，雍正乙卯登贤书。生子四，皆能绍其家学。

打锣进京

济宁一颠僧，语无伦次，多奇验。有河员某，往问休咎，僧见，跃起戟手曰："打锣进京。"再问之，对如前。某哂其诞。一日他出，猝与上官遇，驺卒系新募，不谙规例，鸣锣如故。上官以为傲，衔之，论其不谙河务，改授京职。方悟僧语有因也。

沈椒园科名无分

沈椒园先生未遇时，有日者谓曰："异哉！推君星命，应入词垣，官中外，然科名无分，求一第不可得。"公以为诞。日者自负精于数，亦不解其故。公连困棘闱，乾隆丙辰应博学宏词科，授馆职，历官按察使。

分馆谷助葬

朱生芸，嘉兴人。家素贫，舌耕为业。岁暮解馆归，路过姑家，值姑丈之弟死，无以为殓，其妇携数龄稚女相对悲号，莫知所措。朱恻然曰："吾尚有馆谷数十金，愿分半以为殡葬资。"阖家感激拜受。朱后断弦，年四十尚无子，而家益落，人嫌其贫，莫与议婚。时死者女已长成，念旧恩而嫁焉。逾年生一子，朱旋病殁。妇抚孤守节，生母赖其孝养终身。

钉猫孽报

吴郡诸生某，性残暴，多戕物命。家畜一猫，初极爱惜，既因窃食恶之，以木板钉其爪，弃诸河。后登第，官京师，眷属北上，憩逆旅。其妻方抱乳周岁儿，见旁卧一猫，宛似当年所畜者，捉足观之，猫鸣窜而爪伤儿肤，惊啼不止。店主妇云："数年前，夫游苏郡，见猫钉木板上，触舟而来，起其钉畜之，颇驯，何一时顽劣乃尔？"妻闻之默然，知为孽报也。儿竟以疯症殇。

高西园题瓢

胶州高西园先生，博学多才，犹善铁笔，每为识者所宝。一日偶出，遇乞而瞽者，持一瓢，手气浸润，光莹耀目，高呼至家，赐以食。洒濯其瓢，书云："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难奔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孙饭。"即为镌刻，命持去。语句风雅，刀法秀劲，好事者争相传玩，瞽借是日获一饱，而高时加优恤。后瞽殁，为买棺葬焉。一夕，梦瞽者来，适仆妇夜产一儿，高心悟其故，取名瓢儿。比长，服役恂谨，甲诸仆。晚年，高得痪症，动止倩人，瓢儿朝夕扶掖，不离跬步，深得其报云。

周蓉湖祈梦于祠

昆陵周蓉湖先生未遇时，祈梦于忠肃公祠。梦忠肃盛衣冠，降阶款迎，揖就坐，庄容相对，默然无语。有童子立户侧，朗诵"一片冰心在玉衡"者三，窃疑讶之，不敢问。顷辞出，忠肃送及阶，握手言曰："余事在汝，汝事在余，其谨识之。"觉后不解所谓。及入都，谒侍讲董公默庵，公一见如故，素馆于家。先是，董公梦忠肃投刺拜访，意若有所嘱，未及询而寤。凌晨，阍人报周至，故异而优礼之。康熙己未，开博学鸿词科，遂荐周于朝，赋题乃"璇玑玉衡"句也，恍悟前梦，文思沛然，有若夙构，遂中选，授职检讨，分修《明史》。适周分得《于忠肃传》，同官有以易储事议之者，公力辨其诬，论始定。初，周廷试后，有山人平韩卿者，精于数，董公使为周占之，曰："当得祭酒。"董公以

为官太尊，曰：“否，则助教。”又以为太卑。及命下，谢恩，章服未具。周某戚官祭酒，平原张良哉官助教，朝服假诸戚，补服朝帽则假诸张，始知平言有验也。后周督学浙江，重修于公祠，官至工部侍郎。

安平道废署

平原张闳中，名自涵，顺治己丑进士。康熙初，官贵州安平道，卒于官。未几，道缺裁，道署废为传舍，逾二十余年。丙子岁，其邑人董石帆先生，以吏部副郎典试云南，过黔宿公廨，见室有砖炕，颇动故乡之思，命展衾寝其上。夜梦一人入，朝服而不冠，揖毕就座，谓董曰：“君识余乎？余张闳中也。”董曰：“某后辈，从父官京师，公以游宦远方，未及瞻谒，然与公子辈交欢，闻公去世久，何尚在也？”张曰：“上帝念余生平无过，仍命官于此。幽明异域，去家万里，久不见故乡人，闻君至甚喜，且与余有同道之雅，故来相视。烦嘱小儿辈各自励，无坠家声也。”言讫而觉。次早询承役，役曰：“此安平道废署也，炕乃故宪张公所制。小人曾为道置门役，故知之悉。”董惊异，设奠而去。试竣复命，过里门，为张子言及，状貌与生前无异。张子泣曰：“先大人易箦时，甫著公服，未及整冠，遽溘逝。君言不冠，殆此故欤？”董官至口北道，亦卒于任。同道之签，早示之矣。

李隆川诗签

海阳李隆川先生，雍正卞，试用滇南。过平溪，道中偶

成七律云："平溪一线岭头分，极目关山对夕曛。红树余痕鹃有泪，碧天留影雁无群。夜郎江上三更雨，日主祠前万里云。携得楚骚来泽畔，不堪重读望夫君。"内"红树"一联尤为得意，每吟咏不置。未数年，丁艰归里，伯仲十余人相继徂谢，二语盖签也。

除夕耳卜

士人某，于除夕耳卜，占来岁科场。至一家，闻夫妻相谓曰："今年穷秀才，明年富举人矣。"前明陋习，绅士颇豪于乡，一登贤书，凡乡里之温饱者，皆醵金结纳，甚至馈田宅投门下，以免徭役，故有"穷秀才，富举人"之谣。某喜为吉兆。秋闱榜发，乃中副车，始悟"富"、"副"同音也。

张七遇狐改行

张七，京都人。赋性凶悍，宗党不齿，父母恐贻累，谋毒毙之。而张嬉游无度，恒经月不归，未之及也。一日，闲行街衢，见丽人乘油碧，从青衣数辈，车帘高卷，艳雅绝伦。方凝眸注视，女忽吐槟榔于掌，向日暴之，张情不自禁，遽前接其腕，攫而吞之。女殊无愠色，惟点颔微哂。张神魂飞越，傍车左右行，既而车去如电，追之不及，乃怅然返。路过姊家，腹饥索食，姊忆母言，置毒食中。张食后，气忽上逆，大吐，食尽出。神思倦惫，踉跄而归。父母诘其故，随饷以晚餐，吐如前，委顿就寝。中夜，有推门入者，视之，即车中人也。喜跃独起，忽转念：途中所遇似贵家眷

屣，何深夜独行，得非鬼魅？女已知其意，曰：“我非鬼，尔若非我，已登鬼录矣。”张愕然问故，女曰：“今日两餐俱吐，亦知其故乎？父母恶尔素行无状，共欲谋毙。我预以槟榔护尔胸膈，故得无恙。”张闻言恍悟，而终悦女美，遽拥之曰：“感卿更生，衔恩无极，愿效鱼水欢。”女拂然曰：“试扪心自问，亲不以为子，姊不以为弟，腼然面目，尚忍为此态乎？张顿如梦觉，垂泣自责，几不欲生。女喜曰：“能晚，盖可释前愆矣。宅旁槐树下埋金三百，取以营运，足供甘旨。我与尔无枕席缘，毋得相渎。他日我妹为尔妇，如相怜爱，即所以报我也。”言讫而去。张掘地，得金如数，遂改行成善士。父母始为议婚，却扇时，貌酷似前女。语及往事，妇曰：“闻父少与狐交，产一女，不知所向，其即是欤？”

妻病筮得困之六三

平原诸生张重光，岁试济南，闻妻病危笃，筮之，得《困》之六三，云：“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深谓不详。值试期尚远，急奔归。出郡城，过黄冈，乱石纵横，驴触而仆，张坠，蒺藜满身，心益恶之。为巧合爻辞，妻必无生理。惨戚前行，抵家，其父曰：“媳得危症，几不起，昨幸小愈，今晨归宁矣。”《易》之妙用，不测也如此。

天使吾报德

山左平阴陈生者，素端谨，以训诂为业。乾隆辛酉，贫

不能赴省试，亲友敛金劝往。一日抵某村时，方停午，倦极不能行，投逆旅主人宿。主人以嫁女辞，陈恳之坚，乃令居屋之后厢。夜闻泣色甚哀，异而询焉，主人曰："前云嫁女，乃托辞耳。家寒只生一子，性喜读，懒于肩负。责之过急，遂逃去，数年来音信杳如。遗媳难以瞻顾，转嫁邻村马氏子。媳不愿往，故悲耳。"陈瞿然曰："尔子虽久出，安知不旦暮返？况尔媳矢志坚贞，倘酿成事端，为翁姑者能无恻然？"主人闻而悔曰："事业成矣，且期在明晨，将奈何？"陈曰："易，易，俟其来，我为若计。"翌日马至，反复劝谕，马感动曰："闻君正论，敢不如命。第返我聘金，归图另娶可耳！"而主人得金业已用尽，徬徨无所措。陈慨然举亲友所赠者，倾囊与焉。于是远近嘉其义，或出资相助。陈抵省试毕，忽忆遗判语一条，嗒然自丧，懊悔而归。路仍经某村，村人知其来，争相款接，留以候榜。陈坚欲行，众强止之。越日，有报录人过，众要于路曰："录中有陈某否？"曰："中矣！我即往报者。"出录条示之，不谬。陈方疑讶，忽喧传："主人子回矣！"陈询其外出何为？对曰："数年来为人作书佣，今岁值试期，受倩入誊录。见一卷有遗第五判者，因取他卷，代为足成。未知何府人，曾否中式？"陈闻而惊，知为己卷也，因告以故。主人亦道陈之高义。其子泣且拜曰："是天使吾报德也。"

善走为虐去其足筋

山左日照李姓，前明旧宦也。其祖有仆，差往邻省通函问，往返计程二千余里，给一月限。仆好博，持书出，径赴博场，昼夜呼卢，迁延二十余日，犹未行。主闻之怒，亲往

搜执。仆逾垣而遁，遍迹无踪。越三日，持回书至。主责其顽，且怒其诳也，将施以杖，仆曰："第启函，例涉子虚，情甘受责，且限期未逾，又何罪？"主启视，果不谬，大惊，乃善遇之。盖三日内已行二千余里矣。后凡遇紧切书函，及关说权贵诸秘事，俱遣仆往，无不迅速报命，恩宠为诸仆冠。一日使回，赐之酒食，醉卧树下。朦胧中，见羽葆车骑凌空而至，欲起避，醉不能动。车骑人呵问之，驺从以李仆对。车中人怒曰："闻此奴善走，恒助主为虐，可去其足筋以示惩。"仆惊寤，觉胫骨痛不可忍，经旬始愈，仅日行百余里矣。

前生受贿事发

予表兄张某，黄县人。其子甫成童，应县试归，忽暴卒，既而苏曰："我前世福山吴某也。昔年蔡、李结讼，我为之证，今因受贿事发，三日后当往质矣。"父母以为祟，禳之不效，越三日竟殁，时乾隆辛酉六月间事也。康熙初，吾邑有蔡、李二人者，争田构衅。李以叛逆讦蔡，贿吴为证；蔡惧，賫夜持重金饵焉。庭讯时，吴瞠目不答，状若痴，遂坐李以诬告律。去今七十余年矣，而案始发，岂阴曹案牍较缓于阳世耶？抑报施迟速，自有时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信哉？

亡叔托分家业

粤东邱太守九华为孝廉时，冬日读书萧寺。夜将半，闻窗外肃肃然，若飞砂之扑洒者，迹之无所得，顷复有声如前，疑同寓友相嘲戏，谓曰："诸君何作剧乃尔？露立颇寒，

焘不辱临斗室？”俄觉履声橐橐，有搴帘入者，视之，则亡叔也。惊愕移时，神始定。让以茗不啜，复奉以烟，曰：“尘世物非我所宜，我自有具。”未几，一褴褛人逡巡而前，出烟奉叔。面目枯槁，而胸膈间有创口若刃伤者，血盈盈下滴，益疑惧。默念：“叔安用此龌龊儿？”叔已觉，谓曰：“冥中非无好仆，但雇值太昂。我因囊乏，故迁就觅之耳。且尔亦知我来意乎？尔孽弟母子茕独无依，嫡室日加摧折，且欲谋毙。余思惟析居可免，烦往告尔婶，给以茅屋薄田，令其分爨为便。”邱曰：“此举固善，其如母子不能存活何？”曰：“余有藏镪六百金，埋茅屋东南隅，母子得此，一生衣食足矣。”邱许诺。因叩以功名事，曰“尔明岁即不家居，余是以亟来谆嘱也。”语讫而没。比明，往婶家探问，云：“叔已夜回，祟扰竟夕。”因突入言曰：“有奇祸，婶知之否？昨三更时，叔来寺中，云婶残虐庶室，业已诉之冥府，不日即赴逮矣。”婶叱其妄。曰：“置毒食中，谋毙幼弟，此亦妄言耶？”婶闻之色变，惶然求策。邱曰：“侄已代为哀祈，然非析居不可。”婶有难色。曰：“良产归婶，屋后茅舍及瘠田数亩畀伊母子可乎？”婶始应允，而妾殊怏怏，乃私以藏金告，遂迁焉。夜分掘视，果得金如数。婶知之，而无如何也。次年雍正癸丑，邱捷礼闱，入翰苑，旋出守保宁。“不复家居”之言验矣。

鬼授枪法诸技

文安纪观察秋槎，祖有老仆某。夜将寝，见面黑白者二人推扉而入，遽近榻掖之出，力挣不能脱，至村外旷野释焉。授以枪法及拳勇诸技，令其习练，惰辄挞之，鸡鸣始送

之还。次夕复然，如是者载余。仆厌其扰，而惮其严，莫可如何。一夕，仆与黑面者角试，乘间刺其股，白面者曰："可矣。"自此乃绝。仆因事涉怪异，未敢以告人也。同村有甲与乙者，各聚党相仇，仆遇于途见乙，强梁劝之，触其怒，挥众奋击，仆格以手，刀杖即纷纷迸落，若有掣而掷之者。众乃惊骇而窜。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载者，仆招与俱。不数里，其人突起，执仆而数之曰："尔识我乎"我乙党也！曩受窘辱，心实不甘。"言讫，即倒持其足而投诸水，仆乘势翻跃，捷如飞轮，倏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其人惶惧莫知所措，仆笑曰："忽恐，我不尔仇，可速去。"于是远近皆知仆勇。主人亦觉其有异，因诘所由。始以前事告。主人之戚将构怨于某，丐仆往助，不许，固请乃遣焉。某见仆至，知为戚助也，蜂拥而前。仆不与较，第以手槩其臂，而臂若痿；掺其股，而股若痹。历数十辈，皆蹲踞不能动。戚家乘其惫，欲挞之，仆劝之。仍抚以手，则起立如初矣。仆貌蠢而讷于言，未尝以勇力自矜。或求传其技，则婉谢之。后以老病卒，亦无他异。

技不可恃

余邑有安姓者，善走，日可行五百余里，群以"飞星"号之。生平未尝市屦，遇农夫有脱履陇畔而耕者，即取而著焉，耕者力追之莫能及。一日行青州道上，见有新履置陇头，安履适敝，乃从容易之去。视耕者方鞭牛徐行，若不经意。未数里，忽闻风色飒飒，回顾，耕者倏已追及。詈之曰："著我履将焉往？"安悸甚，跪而进之。耕者乃以足受，笑曰："我昔年为此，曾被挞辱，尔不自揣，亦作此伎

俩耶？”安每以语人，信技之不可恃也。

毙犬诉冤

峄县诸生王某，雍正癸丑春，蒸豚饷客。启釜，突为犬衔去。王怒，以杖击其首，遽毙。夜梦卒拘至一庙，神南面坐，犬跪阶下，诉曰：“为主人司户有年，以小过遽戕生命，何残刻乃尔？”王辩曰：“饷客物，恶得窃食？且由误杀，非有意也。”神颔之。命判检册呈阅，谓王曰：“尔阳数未终，俟十二年来。”仍令前卒送之还。某窃喜尚有一纪之算，逾岁病殁。时雍正十二年甲寅冬也。

雷　　影

江夏有村人子，性顽劣，惟事饮博。其父老且病，毫不顾养。雪夜，父出如厕，失足陷沟中，创甚，呼子扶救，子高卧不起。声彻四邻，众闻之掖归，病剧而殁。后子每食，辄见蚓蚯盘盂内，惊掷之，另易他器皆然，不解其故。识者曰：“此雷影也。不早自忏悔，天遣难逃矣。”弗听。一日郊行，忽阴雨四合，轰然有色，震毙于路。

礼闱梦兆

海宁陈孝廉遇尧，乾隆壬申恩科。赴礼闱，梦二友造访，乃浙江壬子及江南甲子两孝廉也。方欣然道故，忽喧传寇至。陈仓卒欲逾垣走，甫举足，即腾身霄汉间，而坠失一屦。顷见二友招之下，遂拉与偕往。觉天气昏惨，不类人世。

顿悟友故已久，何得至此？叱之而醒。举以告同人，咸不解，而陈每疑为不祥。场毕，董曲江闻其事，谓人曰：“陈子捷矣。”或诘之，云：“今科首题‘君子有三畏’节，乃壬子浙省所已出者；次‘果能此道’节，又与江南甲子同题；闻寇失屦，非三题业屡弗得之意耶？至置身云路，当为飞骞之兆，但与泉下人相周旋，恐享年不永耳。”榜发果隽。不逾岁，竟赴玉楼之约矣。

木雕妇人

余乡某姓娶新妇，登床辄溺，翁姑不悦，谓其性成习惯也。而妇家坚称女素无此疾，或疑床有故。妇归宁，姑宿其榻，竟夕遗溺者数。绕床寻觅无所见，拆视之，得木雕妇人约寸许，作蹲踞欲溺状。投诸火，妇遂不复遗溺。

琴堂一点红

苏郡彭殿撰翰文先生，乾隆初，以少宗伯告假乡里，值乡民有侵田构讼者，出券约为证，原中系公名，盖公为诸生时事也。县令不察，遽出票拘之。公于票尾书一绝，命役持之去。有“自从御笔亲题后，又被琴堂一点红”句。令大惭，亲登门谢焉。

梦授河南守

余四兄西园太守，乾隆丁巳考试，休致归，适梦兄授河南守，兄以为诞。每伯仲宴集，辄语梦以资笑噱。戊辰召

试，蒙恩复供职词垣。己巳，出守河间，意者河南其河间之谓欤？甲申，由甘藩开府鄂渚，侄启绪位任御史回避，改补户曹。癸巳，授河南守，更与梦合云。

食禄楚省之兆

余幼时侍先君，由粤西太平守东归，路过洞庭，时维八月，湖水初开，怒浪惊涛，骇心震耳。乾隆壬戌春闱，梦汎舟洞庭，气蒸波撼，当年情景宛然在目，咏成七律，觉后仅忆起联“秋风秋雨过洞庭，廿年曾已识湘灵”，余皆忘之。场毕语同人金，谓登第食禄，楚省之兆。榜发被放，庚寅岁，筮仕直隶临城，旋因回避改补楚北当阳。食禄有方，其信然欤？

避风亭

余郡蓬莱阁侧有避风亭，逼临大海，无论寒暑，亭中微风不入。每值宾朋夜宴，即狂飙震屋，而亭内烛光辉煌如故。又，郡东栖邑滨都宫，为邱长春修真处。画栋雕题，高插云表。主观者恒经岁不加扫除，无纤毫尘翳。又，余村环绕皆山，当春夏之交，山水陡涨，奔腾澎湃，树木多被冲拔，巨石亦旋转如丸。村南有古刹，名崱岦寺，寺背建岩畔。至水发时。经由寺后辄左右分流，寺基毫不崩损。或谓亭有辟风珠，寺观俱有辟尘辟水珠镇其下。虽系附会之说，亦异事也。

幕鬼托身后事

浙绍有陈姓者，初就吴江幕。每夜分，辄有老叟来，与之接谈，颇相得。诘姓氏，含糊不答。他夕，阅陈所定招册，谓曰："君叙案多疵，恐难成信谳。"既而果如所云。叟代为登覆，悉中肯綮。常与论律例，辨析微芒，陈自是幕学大进。一夕愀然曰："今远别，有事相求，君切勿讶。余昔年亦游幕于此，不幸病殁，浮厝荒郊，妻老子少，归葬无期。君长者，且同梓里，敢以身后托，寝榻下有藏金三百，付我妻孥，感实不朽。"言讫而灭。翌日告于众，掘之不谬。乃归榇，遗金与其家，陈从此著名江左。

刘东山母还魂

峄县诸生刘东山，事亲以孝闻。母性慈好善，年八旬余，视听不衰。偶倚门眺望，忽昏晕仆地，若中恶者，扶入，气已绝。刘痛甚，时绕棺悲啼，觉棺中窸窣有声，意母复活，欲开视，家人不可。刘曰："倘母有生机而不救之，何以为人？即不然，慈颜再睹，亦可稍舒悲慕。"众不能止。棺启，扪口鼻间，依稀有微息，久之，气渐壮。投以水浆，辄能咽受。刘大喜，舁至床榻，移时复活。云："我方立门侧，见差役十数人，押槛车数辆自西来，有役注视我云：'此刘东山母，盍逮往？'挽之上车，向东疾驰。至一官廨，众役牵诸囚入，顷复出，仍载我行。行数里，一役曰：'此生人魂，携将焉往？'促令下车。惫甚，憩孤冢侧，有亡婢来扶我行，及门而婢去，予遂苏。"

秦簪园大魁天下

江苏嘉定秦簪园先生为孝廉时，继弦某氏。婚夕，氏悲啼不止，问之，曰："妾幼许邻村李氏子，父母嫌其贫，逼休改嫁。窃念身更二姓，有乖妇道，是以痛耳！"秦闻之竦然曰："何不早言，几成吾过。"乃趋避外舍，命仆召李。李至，语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于敝庐合卺。"所有奁资，举以相赠。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对。三朝后，夫妇叩谢而去。秦乾隆癸未成进士，廷试，大魁天下。

蔺公墓树

陵县蔺公刚中，明末为山西巡道，骂贼而死，甚烈，见《明史》。子孙贫落，欲售其墓树，正与售主估计间，忽砉然有声，树枝折坠，去售主仅尺许，几中其颅。其人心怖神呆，蔺孙亦惊跌伤额。后无有敢觊觎其树者。

木 榔 头

襄阳言太守如泗，乾隆初，令山西闻喜时，颇尚严厉。恶囚之多狡展也，特置木榔头击其胫。夫人贤明有德，每规之曰："国家自有常刑，非法煅炼，无论有干功令，亦岂父母斯民之道耶？"弗听。越岁生孙，貌颇歧嶷，惟两足软弱不能起立，若瘫症然。夫人谓曰："曩谏君弗纳，今生孙若是，殆生所以示之罚也。苟执迷不悟，当有甚于此者？"乃悚然惧，深自艾悔，立取刑具焚之。凡审谳，俱布以诚

悯，不尚刑求。孙长至十余岁，足骨遂坚，能步履如常人矣。言每以告人，为居官之戒云。

槐神君

正定获鹿县署，有大槐一株，轮囷离奇，长条委地，盖千余年物也。相传居官清正者，树神即以袍笏现像，否则有风雨之警。河南张君篁华，乾隆中宰是邑。一日，午梦初酣，有袍笏而至者，仪容修伟，风概不凡。张揖入座谈，自言："吾槐神君也，在是署几何年矣。凡官斯土者，贤奸善恶，无不在吾睹记中，一一可以悉数。某也，忠节最冠，现为河神；某也，循良最著，子孙现居显要。簠簋不饬者为某某，俱缘事获谴；刚愎虐民者为某某，其后嗣多不昌。报应昭然，可不戒欤？"语讫而别。张醒后起视，庭中日影正午，槐荫满地，而枝条犹宛转向张作舞状。因赋《槐神君歌》以记其事。

卷十三

石榴花塔

石榴花塔在汉阳城西一里。宋时孝妇，失其姓氏。事姑至孝，尝杀鸡为馔，姑食而死。姑女讼于官，妇坐罪，无以自明。临刑，折榴花一枝插石罅，祝曰："若毒姑，花即枯瘁；若属诬枉，花当复生。"后果秀茂成荫，岁有花实。时人哀之，谓天彰其冤，立塔花侧以志异。岁久塔废，前明主事黄公一道董储汉阳，仅伐石识之。乾隆丁酉夏，余宗人嵩高复任汉阳，访求遗迹，塔为居民筑墙毁去，碑亦不存。因甃石建塔，缭垣巩固，补种石榴十余株，植碣道旁，大书"宋孝妇石榴花塔"。将勒碑纪其事，旋膺荐入都，未果。夫阐幽励俗，风化攸关。黄公镌石志迹，已属义举，然未若兹之立塔植树，俾数百年湮没之迹，一旦昭然，永垂不朽，则表扬遗烈之功伟矣。

卷箱中窸窣声

邹曾辉，字实旃，天门人。乾隆乙酉乡试，房考周君夜闻室内窸窣有声，疑为鼠也。命仆烛视，无所见。自起烛之，声自卷箱中出，启视，仍无所见。取一卷阅之，即邹卷也。系欲荐而嫌其近墨调者，不为意，复掷箱内。寤移时，忽闻有数百妇女声，或哭或笑，或歌或吟，满室哄然，惊寤不能成寐，异而荐之，获隽。榜后邹来谒，以所闻诘之，邹云："忆数年前，邑令修县乘，曾襄其事，访得节孝妇女若

干名，捐金受梓，殆谓是欤？”邹丙戌联捷成进士，现任云南大姚令。

仲宣楼在当阳

王仲宣楼，有谓在襄阳，有谓在荆州及当阳者，迄无定论。余宰当阳时考之，究于当阳为是。《登楼赋》云："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州。”按邑志：漳水出于南漳，沮水出于房陵，而当阳适在沮、漳之会。又云：西接昭邱。昭邱即楚昭王墓。康熙初，土人曾掘得之，有碣可考。距昭邱二十里有山名玉阳，一名仲宣台，即当年登临处也。俯瞰平原，历历如绘，漳、沮二水左右萦拂，遥睇昭邱，隐然可指。揆诸赋中曰挟、曰倚、曰接，实为吻合，其在当阳无疑矣。至荆州仲宣楼，乃五代高季兴所建，名玉沙楼，又名望江，宋陈尧咨始易此名。若襄阳止有汉水，与漳、沮、昭邱渺不相及。杜诗“春风回首仲宣楼”及“仿佛识昭邱”句，注皆指为当阳。其训昭邱并引盛注“登楼即见之”语，据此而论，亦确切不易。但当阳汉初为南郡地，景帝析江陵置当阳县，仍属南郡。三国时，蜀以编郡地为荆州，领当阳，而孙吴领荆州，又于襄阳置南荆州。当时有三荆州，以故荆襄之间，借仲宣遗迹以彰名胜。而注疏家言人人殊，皆未亲历其地而详考也。若林西仲谓为江陵城楼，且以“浸湿”训“曲沮”，则又失之凿矣。

吕氏怀孕

余邑刘公村有吕氏妇者，怀孕经年，腹大如斗。临产

夕，烟气弥漫，异香满室，顷之，烟消香尽，而腹偏空如矣。

为牛也耕

余邑南鄙张家庄诸生王某，家贫不能应省试。乾隆辛酉夏，屡梦人谓曰："子盍行？为牛也耕。"向亲友话及，曰佳兆也，醵金劝往。与窗友牟生同号舍，皆习《尚书》，首题偶忘蔡注，王为之讲解。榜发，牟获隽而王被落。或云"牟"去"厶"乃牛也。"耕"与"经"北方土音相近，故神示之兆也。

李杜死状讹传

新旧《唐书》皆载子美客耒阳，以啖牛炙白酒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谱》并无其事。按元微之撰子美墓志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而吕汲公亦云："夏还襄汉，卒于岳阳。"足为确证。刘斧《摭遗小说》谓子美来耒阳，醉宿酒家，江涨漂没。元宗诏求之，聂令积土江上，奏"子美牛酒，饫死葬此"以应诏，史氏不察，沿其谬，载入本传，误矣。至太白卒于当涂李阳冰家，葬于谢家青山，史册昭然，"捉月骑鲸"之说不知何据。子美《怀李白》诗有"应共冤魂语，投书赠汨罗"，及《梦李白》诗"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句，疑当时必有妄传李白坠水死者，故子美云云，后世或因公诗附会耳。夫李、杜齐名，为千古词坛之冠，其殁也，讹传亦复相同，诚足异已。

草 荐 怪

康熙辛丑，先君任粤西太平守，署中有物，头与身等，口阔尺余，双目开合有光，蹩蹁于地，冷气袭人，见之病且死，无能免者。族侄某夜行遇于路，相向而笑，怒曰："遭尔害者数矣，恨不能裂尔以洩忿，尚敢现形耶？"举杖击之，应声而倒，乃草荐一束也。怪遂绝，侄亦无他。

孝女愿任子职

孝女周氏，天门人。父庠生，以扬无子，常与母言之以为恨。女方九龄，闻而进曰："父期于子者，为终养计也。儿愿任子职终其身，以养双亲可乎？"父母以其幼，戏诺之。比长，有议婚者，女谓父母曰："前已诺儿请矣，今何弃之？不谅人，惟有死耳。"父母反复晓谕，不听。女综核簿籍，酌剂出入，巨细井井，虽男子有不逮，而父母且忘其为女也。父病，女丸股肉食之，愈；母病，又刲股以进，亦愈。父母殁，女请于族之长，择诸从之贤者立为嗣。祝发尼庵以老。

之 罘 山

予邑之罘山，险峭奇胜，俯临大海。始皇东游不夜求神仙，曾登其上。李斯奉命篆文勒石山巅，百年前尚存。因摹拓者众，邑人疲于奔命，乃仆其碑于海，为岩树枝柯所承，得不坠，航海者皆望见之。

同年友化虎

陕省孝廉某，策蹇山行，风飙顿起，一虎摇尾来，从人星散，某战栗不能移步。虎倏至，作人语曰："君勿恐，吾乃同年友某也。往年至此，马逸惊坠，顿易形质，而家人无有知者。每一念及，痛心如割。知君过此，烦寄语妻孥，今已化为异物，勿庸相念。书室中有藏金数百，可掘取为糊口资。"言已，复潸然曰："此时心地尚明爽，知有故人，过午即迷本性矣。君宜速行，恐逾刻不相识也。"某至其家，以所见告，咸以为妄，及掘地得金，始痛哭而信焉。

潼关四扇

唐人"日出潼关四扇开"句，先哲聚讼纷纷，鲜有定论。乾隆甲申秋，予赴甘省，过潼关，关有东西两门，裴晋公破蔡州回，东西门俱辟，故云四扇也。

滋阳侯叟

康熙初，滋阳忽来一叟，自云侯姓。气岸不群，言辞渊博，与文人相辨难，莫之能屈。有侯生者从之游，叟谓曰："幸叨同谱，且马齿加长，盍以伯呼我乎？"生钦其风范，耸然应曰："诺。"居恒，与生讲儒学宗旨，教之作举子业，督训颇严，生亦循循执子侄礼。赴省试，约与偕行，登程无所见。抵郡觅居停，叟已先在，生始知其非常人，益敬畏之。临场谓曰："吾欲游棘闱，观诸君鏖战，并为尔笔削

三作，可携我入。”生难之。叟曰：“我匿尔脐中，护以掌，抵号时去掌，呼我即出矣。”生如所教，中丞见其状疑，命垂手，视其脐乃放入。归号频呼莫应，怅然若失，草草完场出。见一猴据床寝，转瞬间伸欠而觉，依然叟也。曰：“吾本形已现，羞见子矣。”生曰：“辱承不弃，形骸可忘，又何异焉？”询爽约故，叟怃然曰：“几蹈不测。入龙门时为中丞所诘，迹顿露，有金甲神见而逐之，逃遁川省云阳山洞中，倏追及，斫洞口，巨石立碎，且入捕。幸大士至怜我苦修有年，救之获免耳。他年筮仕宰其邑，可考也。”生询以科名，曰：“已名列桂籍，但甲榜无分，官终县令耳。今将赴南海，皈依大士，后会难期。然尔家或有急难，仍相救也。”榜发果隽。后谒选，适宰其邑。访其山，断石在焉，父老云某八月八日为巨雷击碎，益信之。抵任未久，即告归，感其义，为之肖像以祀。其孙某尝私一女，云来自蓬瀛，遂相缱绻。一夕愁容黯淡，泥首请曰：“来朝午刻，妾有大难，祈君垂怜，著妾红裳，正襟危坐，逾刻可免。从此永证仙班，常偕伉俪，感且不朽。”生慨诺。凌晨，遇老人谓曰：“有贾祸于尔者，不早自觉，悔无及已。”某惊问其故，曰：“昨求尔救援者，狐也，应遭雷击。红裳其皮囊，尔著之即代其灾矣。”某犹豫未信。曰：“我即尔家供祀之叟，念与尔祖交，不忍漠视，故以告。”某审其貌惟肖，始惶骇求救，曰：“无恐，与尔青绦一束腰际，当户而卧，彼必多方摇惑，静以镇之，勿为所夺。”某如其戒。狐至，畏缩不敢前，哀祈曰：“本无害于君，何信谗置我于死？”某不应。怒曰：“君若执迷，其无悔？”倏变诸怪形作欲吞攫状，仍坦卧不为动。正相持间，忽雷声轰然，墙屋震撼，某绝而复苏，狐不知所往，绦亦失去。予侄孙钟泰，乾

隆戊子应秋试，闱中得其邑人王生口述。遗像犹奉祀不绝也。

钟祥王节妇

节妇王氏，钟祥儒童魏文淳妻。年十七归之淳，阅三载淳死，遗周岁子。将殓，忽苏，张目注视父母及幼子，泪涔涔下。氏会意，截发纳淳手，呼曰："倘萌他念，不奉双亲而弃藐孤者，有如发。"目乃瞑。氏哀抚弱息，孝养翁姑，甘旨无缺。子七龄而夭，嗣侄五岁复殇，姑翁相继逝。氏孑然一身，艰苦万状，处之怡然，毫无怨悔，乡里钦焉。

定数难逃

浙省有殿撰某，为孝廉时过洞庭，遭风舟覆，坠落一处，波涛顿失，别有天地。瞥见宫殿巍峨，夹道皎如玉山，无纤毫尘土。周遭墙垣悉以水晶叠成，光明映澈，可鉴毛发。正疑讶间，有高冠鱼服者来，导之入殿。上坐一虬髯叟，冕裳绚丽，状类王者，起与序宾主礼甚殷。某私念必龙君也，叩以休咎，王命吏捧一硃盘至，内盛乌纱一、利刃一，方欲致询，王遽命人送之出，倏已登岸，惝恍若梦。后成进士，掇大魁。归第日，有道人遮于路曰："公读书之愿已偿，然梦幻泡影，富贵何常，宜亟早回头，免沉苦海。"某斥其妄，道人叹曰："固知公不见纳，且亦定数难逃，他日当相会于云阳市上也。"某怒，欲执之，忽不见。逾数年，缘事见法。临期，道人来谓曰："早听吾言，焉有今日？"对之喃喃，讽诵移时始去。

玉泉山关帝舍地

玉泉山在当阳西三十里，形如覆舟，叠嶂回环，飞泉迤逦，为四大名山之一。山麓有寺，创自隋开皇间，有禅师智𫖮者，来自天台，爱此山佳胜，欲建寺，而沮洳旋绕，无基可卜。乃入定乔木之下，见金甲神谓曰："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虢，化湫潭为平址，而寺果成。事上隋主，赐额"玉泉"。其说载山志及邑乘中。前明孙松山作《关庙记》，谓浮屠立不经说，以侯愿护法玉泉，诬侯实甚。余宰当阳，询诸父老，皆称其异，且云：掘地尺余即水。试之良然，又理之不可解也。寺东为显烈庙，有华表，勒"汉寿亭侯显烈处"，盖因帝显圣建寺以答神功者。《三国演义》谓帝殉节后，显圣于普净禅师，考之乘志，并无其事，未知何据？

鬼畏卦形

湖州诸生三人，读书僧楼。月夜见荒郊停柩，有朱衣人冉冉而出，向月作吞吸状，久之，迤逦由西北去，众疑而伺之。交五鼓，朱衣人始还。天明往视，柩底有圆孔如杯，众谋俟再出以印纸封其孔。夜半果出，乃潜往封之，凭栏以待。朱衣人回，入柩不得，往来旋转，闻诸生嘻笑声，即趋寺楼詈曰："我修练多年，与尔素无仇怨，何得封我房舍？"三人惧甚，一匿棹下，一伏床际，各画卦形绕身旁，朱衣人畏缩不敢近。一生仓皇无措，援佛龛避之，甫登，即为朱

衣人持其足，遂昏去。日馆，僧不见诸生出，疑而入，见两生昏迷若中恶者，一生僵立龛侧，旁有朱衣人握僵足，瞑目峙立。大骇，聚众鸣锣，尸蓦然仆，诸生渐醒。询其故，乃瘗焉。

白泥坡

恩施县南三十里许，有地极幽僻，名白泥坡，明末绅士童大护庄也。庄丁童有福一日山行，见二白犬摇尾而前，状甚狰狞，异而逐之，入一洞，洞内有水，清且浅，犬涉水而过，有福亦随之往。不数武，出洞口，豁然开朗，烟村绣错，桑柘依稀，宛然桃源景物，心益异之，欲穷其迹。约里许，有数老人聚饮树下，见有福，诘所自，以逐犬对，老人曰："是吾犬也。"赐之食。有福食讫，纳所余于衣袖，及出视之，肉则木石，蔬则草也。归而告其主，同往访之，顽石荒草，茫无迹矣。

合卺后神志顿昏

淄川唐太史梦赉，登第旋里，路过青城，偶憩村塾，见一总角童子，貌颇岐嶷，问之，师曰："此生颖悟非凡，书寓目则不忘。"试之，信。顾其家贫甚，携归亲课之。唐家藏《四库》，恣其渔猎，无不淹贯。唐深喜，目为远大器，字以女。合卺后神志顿昏，毫无智慧，叩以曩昔所学，茫如隔世矣。

矮　人

予从侄某，于济南旅店中见有持小木龛者，蔽以红幔，招摇索钱。欲观者投钱毕，始启幔呼之。乃一矮人，长六寸许，颔下垂白须数茎，道装朱履，徐步而出，声咿喔若蝇鸣，不可辩诘，以手挥之，仍退入。

城隍神爱书法

孝感丁生若兰，善擘窠书，为时人所重。一日携巨笔赴友家作字，晚归，遇数人要于路，若公役状，谓曰："奉主人命，请君书额。"遂拥之行。抵一处，类官廨，其横额为"照胆台"，两楹悬镂金对联云："勿昧独知地，须严不见时。"堂上坐达官，见生至，起谓曰："闻君久擅如椽，可为我作'冰心玉壶'四字。生如言书讫，达官颇叹赏，旋命役送之出。转瞬失所在，恍如梦觉，审视，则邑之城隍庙也。乃奔归，具述之，家人以为诞，正纷论间，闻门外有呼者曰："丁生忘却笔矣。"启户视之，渺无人迹，惟巨笔插门楣焉。

天门黄贞女

天门黄贞女大姑，国学生大义女也。许聘杨弼圣，未归而弼殁。氏闻讣哭临，剪发纳棺中，遂留守志。事姑极孝，姑病，女躬视汤药，昼夜不懈。及病笃，号泣吁天，愿以身代。有道人踵门而告曰："勿过哀，疾可疗也。"投以药

丸，沉疴立起，道人忽不见。岁大疫，女所至则无恙。一夕，邻人不戒于火，延毁百余家，惟女室岿然独存。

铳击黑气

余邑有兄弟二人者，家颇丰。弟常夜出行窃，兄责之，曰：“中夜辄闻窗外有人唤，云：‘时已至，盍行乎？’遂起而往，殊不自由。比反，悔而无及矣。”兄夕觇之，果有黑气隐约窗际，弟即脱扃趋出，追之弗获。次夕，兄持铳伺马，见如前。击之，黑气顿散，弟室中狂呼乱跃，若中伤者，移时乃止，不复作梁上君子想矣。

建庙木料有数

丰城西三十里，有地名生米，许真君得道处也。山麓向有真君庙，后毁于火。里人以艰于材，欲募修而未逮。一日天大雷雨，山忽震烈，内藏树木甚伙。众拽出之，鸠工重建，一栋一椽，皆量材取用。及落成，木无缺乏，亦无余者。乾隆癸亥七月也。

圣　　泉

兰山东鄙有泉，在山岩之麓，名圣泉。泉水甘而冽，亢旱常盈。有村人晨过其旁，闻磬声自泉中出，顷之格格作响，如击木鱼者，继则梵诵毕宣，嘈杂震耳，约食顷，磬声复作乃寂。惊告其侣，觇之，信。自是每晨皆然，远近哄焉。或有欲掘泉穷其怪者，手辄痛不可忍，益信为神，焚香

奠帛者相望于道。有老僧过而问之，众告以故，僧以杖击泉曰："邪孽逃遁至此，不思敛迹，尚敢为祟耶？"众诘之不答，而泉声阒如矣。

贾人遇少年附舟

仁和贾人某，赴苏贸易。过镇江，有少年丰姿韶秀，求附舟，贾悦其美从焉。言词雅驯，相得甚欢。酒阑时，杂以戏虐，辄含笑不答，贾惑之。晚求同寝，亦不之拒，益欣喜过望。少年坦腹而卧，鼾声震耳。抚其体坚若铁，欲转侧之，重如巨石，不可动移，惊讶莫测其由。翌日问之，惟摇首微哂而已。将抵郡，指岸际竹林深处谓曰："此余家也，幸赐光临。"贾欣诺。至则门庭雅洁，有士人风，室内空洞无物，惟一剑悬壁间。坐甫定，少年即脱剑起舞，盘旋驰骤，疾如风雨，剑锋时时抵贾须眉，贾震慴莫敢喘息。舞罢以手折之，剑曲如钩，顷复伸之，直如故。贾愕眙欲去，少年止之曰："尚具薄酌，稍申地主之谊。"乃置酒劝饮，既而进馔，则烹一巨蛇，盘曲盂内，昂首咋舌，狰狞若生，贾狂呼晕仆。少年扶起笑曰："好意相饷，何吐弃若是？如嫌不腆，当更进佳者。"贾力辞出。少年送至河干，谓曰："念同舟之雅，奉赠良言：君托迹江湖，切戒佻达。幸遇我不与君较，否则危矣。"归舟照视，须眉俱有剑削痕，震悸不宁者累日。比反再往，迹之不得。

左耳独缺

平番令有仆某，貌魁梧，左耳独缺若削，问其故，不

答。而性颇驯，谨不与人校，或犯之，辄逊谢避焉。一日随主人莅任，遇群盗，势甚凶猛，仆从星散，某奋勇直前，纵横挥击，连殪数人，余各鼠窜。主人骇，诘之，怃然曰："某当年亦绿林中客也。尝结党，途行遇叟，偕幼童跨二骡，囊中物累累，心艳之。顾行人如织，无可为计，乃尾其后，同宿逆旅。夜半，遣一人瞰叟动静，久不返；复遣一人觇之，亦不返。疑焉，持刃往。门微启，灯光荧荧，童已酣寝，叟俛首而坐。甫欲排闼入，叟忽舒掌外向，突有白光一线自掌中冲出，倏及头面，寒彻肌髓，急走避，觉左耳痛不可忍，抚之则崭然若馘矣。惊悸奔匿，遂洗心迁善云。"

颈长丈余

宛平有张姓者，访友津门，途遇奕客白某，问何往，告以故，白曰："吾亦欲往耳。"遂偕行。造友家，友见白讶曰："闻子已故矣，奚尚在？"白唯唯。友设酒馔款之，晚同舍宿。将三鼓，张辗转不成寐，时残灯未灭，欲起熄之。方搴帏，见白伸颈长丈余，直抵几畔，呼吸作吹灯状，下体犹兀坐床榻，不觉失声而呼。众闻声入视，白枕簟犹存，而踪迹杳如。主人差急足至其家探问，云下世已月余矣。

黄州东坡墨池

黄州东坡墨池，其故址人罕知者，宋商邱先生判黄时求得之，复获短碣，书"洗墨池"三字，乃赵文敏真笔也。于是甃池建亭，榜碣于亭之楣，并构雪堂竹楼，合名曰"宋贤祠"，作记以纪其事。历时既久，祠与亭相继倾圮，废为蔬

圃，而池亦污塞。乾隆乙未冬，居民有争圃界者，黄冈沈尉往勘，见片石没淖中，掘视之，知系墨池故额，然亦不识为文敏手迹。观察吴公闻而索观，深加赏鉴，拟兴复而未果。厥后邑令顾君虞一修葺官廨，建楼于署之西，刻椽柱为竹式，盖仍竹楼之意。叠石为池，广数武，深半之，置文敏碣于壁，亦隐存墨池故迹云尔。碣中字迹微有剥蚀处，顾君恐久益磨灭，命石工凿深之，复垩以粉，虽焕然可观，而庐山之面目失矣。

赵姑为龙摄去

赵姑者，施南崇宁里民人女也，及笄未字。饷父于田，渴而饮于溪，久不返。父呼觅不得，惟见饮处插金钗一股。夜见梦于父曰："儿为龙摄去，已成礼，不能生还，但鞠养深恩无以报。明春预于溪内插篙置笱，春雨雷鸣，得鱼必夥，即以为甘旨之供也。"父如言，岁颇获利，以此毕余生焉。村人以香楮往祝者，亦必得鱼，至今相沿，名赵姑鱼。而所插金钗则化为铁云。

人变熊食豕

明末兖郡有诸生某，不火食，每亲朋宴会，只啜茗饮酒而已。访其家云：历旬余啖一生豕，啖时置豕密室，食毕出，唯皮骨仅存，虽妻孥亦莫知其故。有戚某者欲穷其怪，特构邃室数楹，于墙角深奥处留微孔。致词敦请，某以至戚不之疑，欣然往。戚置豕室内，某入重门，亲加扃闭。戚从墙孔屏息窥之，某顾豕色喜，复周围审视，脱衣席地，倏变为

熊，腾踔而前，食豕立尽，徐启户出，依然人也。戚惊骇累日，往来遂绝。

餐风吸露之说未确

古人咏蝉，多以“餐风饮露”为言。温峤赋“饥吸晨风，渴饮朝露”，梁简文诗“乍饮三危露”，及陆云赋“含气饮露”之类，皆以蝉性清虚，不食故也。余幼时爱蝉鸣，曾捕数枚置笼中，悬诸风露处，逾夕皆僵，不解其故。他日纳凉荫下，见一蝉踞树不动，谛视之，树皮皴裂处有白汁沸出，蝉以喙承其间若吸咽者，捕而得之，喙津津犹湿，是知蝉固有所食。古人“餐风吸露”之说犹未确也。

丁野鹤遇道者

青郡丁野鹤，负逸才，放荡不羁，读书山中，署岩石云：“有愿从吾游者，山魈木客皆良友，可毋猜也。”俄一道者至，丰骨稜稜，有出尘之概。丁询所至，道士笑曰：“知君奇士，聊共晨夕耳，无烦过诘邦族也。”谈次甚相得，遂成倾盖交。他日谓丁曰：“有契友见过，欲屈纪暂为承应。”遂引仆去。岩径崎岖，约数里许至一处，壁立千仞，道者以扇拂壁，即有门豁然启，玉宇琼楼，迥非凡境。一虬髯叟先在焉，肴果纷陈，皆目所未经。仆供役竟日，见阶砌间碎石殷红可爱，潜取二枚纳袖中，出视之，乃宝石也。往来年余，一日与丁话别曰：“我实非人，曩以罪被谪，今期满当去矣。”踪迹遂杳。

愿偕伉俪

安邱有诸生某，自塾归，遇双鬟立道左，丰姿绰约，屡目生，生羞赧不敢谛视，趋而过。后每出辄相遇，渐款洽，谓曰："妾与君缘结三生，愿偕伉俪。"生以家有高堂辞。女曰："告之父母，谅无妨也。"生私告诸母，父闻而怒曰："妖也，奚可偶？"越旬告如初，父颔之，谓曰："若再言，试偕之归。"次日，女随生至，父母倚户觇之，无所见，回视，女已立帘栊间矣。居数日，悦其婉愉，纳为妇。孝事翁姑，恪尽妇道，竟无殊名阀女也。连举三男，貌俱俊爽，读书颖悟，先后补弟子员。余表兄丛梅溪，秉铎安邑，其子中模闻其事，执通家谊见之。女时年逾四旬，貌若二十许，言词庄雅，绰然有林下风。

寇乱投塘

江氏，安陆人，布政使王第魁妻。明末流寇入郢，恐见辱，同弟妇江氏投于塘。岁旱，塘水仅数寸许，濡首泥淖中死。王感其义，终身不复娶。后迁葬，忽有声如雷起墓下，莫不辟易变色，咸谓节烈之气郁积所致。孙三人，宇东，雍正丁未成进士；宇大，领雍正壬子乡荐，亦足征节烈之报。而宇舒长子，聘杨氏女，未及娶而殁。女闻讣奔丧，守节以终，尤堪继美于前云。

雷击壁虎

保定丁某，曾任南中武职。晚年家居，纳凉檐际，见一壁虎匍匐阶砌，首尾长四尺许，皮皴皱若鳞甲，睛大如弹丸，色赤而灼灼有光。时方亭午，观者如市，虎见多人，无怖状，从容由院左碓棚缘柱而上，直升棚脊，东向张吻吮舌，历午至申，始徐徐下，入井而没。夜半，雷声殷殷，丁夫妇恐天将雨，呼婢出覆酱瓿。甫启户，见火球数团盘旋上下，倏一火球绕棚柱一周，即轰然震裂。旋又一火球坠井中，顷高起丈余，霹雳随之，雨下如注。婢惊悚，逾时始能移步入。天明起视，一死壁虎蜿蜒井侧，空壳而无尾，长犹三尺，阔尺余。皮现存省垣天合堂药肆中。

巨　　鳖

楼霞南鄙有潭最深，一道人夜过其旁，遇黑面男子要遮之，闻行人声，乃入潭而没。翌日，道人布石潭侧，煅以火投潭中，须臾，水鼎沸，一巨鳖浮水死。

径　寸　珠

叶某，苏郡人。鉴别珍玩百不失一，都门典商某重价聘之。一日有持径寸珠来质者，索价五百金，叶与之去。既而细审之，赝也。乃致酒招诸同人饮，告以故，并求贷以偿典主，众慨许。乃出珠与众传观讫，谓曰："承诸公惠助，留此奚益？"立击碎之。翌日，典珠者持价来赎，叶收价而还

其珠，固原物也，其人瞠目无语而去。盖另造一珠仿其状，特对众碎之，使闻于外，诱其来耳。

嫠妇腹大

平原有嫠妇某氏，夫死多年，腹忽皤然若受孕者，而妇实无瑕可摘。久渐大如瓮，翁姑疑之，妇饮泣无以自白，就养婿家。历数载，腹大十余围，转动俱须人扶持。即殁，棺不能容，其女以手抚之，觉亵衣中蠕蠕蠢动，解视，有物飞出，类蝙蝠蜻蜓者约百余，翔集庭院，扑杀之，血水淫淫然。

洪崖山

恩施洪崖山，高数百仞，峻岭崇岩，幽深莫测，为全真栖游之所。顺治初，有道士蒋某者，入洪崖访修炼地。忽见茂林修竹中，瓦屋数楹，白板朱扉，最为幽洁。履其室，空洞无物，惟粉壁题七言一绝，笔势飞舞，墨迹犹湿。诗曰："玩石盘旋白玉松，枝头暗结紫芙蓉。青云有路终须到，红日光辉满太空。"蒋讽吟数过，默识其处。次晨，负笈至，竹树依然，而舍宇杳如。踪寻竟日，终不可得。又，山中有巨杉，恒隐藏沙土内，传为千百年物。居人求之者，持锥刺土，嗅锥末有香气，则掘得之，或负之不尽。立表以志其迹，翌日往视，并表亦失之矣。

同名先兆

乾隆甲子，江西乡试正考官康公五瑞，入闱时，不觉见猎心喜，梦己亦与试，中三十五名。及榜发，三十五名则张五瑞，南康人也。张与康同名，而梦先兆之，奇矣。

卷十四

龙洞山

恩施龙洞山，在城东七里，山半有洞，高广丈余。洞口水盈盈清浅，内则渊深不测，相传为龙窟也。洞有潮，子午时则至，其未至之先，有声如雷，俄雾气迷濛自洞中出，而洞口水腾涌若鼎沸。如是者三，潮即喷激上射，高可数尺，迅折而下，匹练飞空，势若倒海，砰湃之声，震溢山谷，食顷，始退落如初。岁旱，守令祈雨，必焚疏通城，遣官往祭，候潮至，以瓶取水驰归，雨立降。不诚则潮不至。

洞庭鼓琴

南昌曹生，敦行士也。善抚琴，携琴赴楚，过洞庭未半，狂飙骤起，舟旋转如叶，舟人聚泣。生独危坐，援琴鼓湘灵之曲，风声顿息，浪静波恬。众推蓬起视，城郭宛然，盖瞬息间已抵岳州，而生之絃音犹冷冷也。咸惊异间，见邻舟有两女郎，珠冠玉佩，端艳绝伦，凝立若审音状。合舟噪观，生亦辍琴趋出，女郎乃刺舷冉冉向中流而去，久之渐渺。咸疑为君山神女云。

事继母最孝

李嘉杰，字越凡，汉阳人。事继母最孝，而母遇之虐。杰先意承迎，孝养备至，母卒不悟，尝因杰酣寝，扼其吭几

死，以救免。杰毫无怨怼，奉事如初。待继母弟友爱倍常，弟歿，以己子承其祧，且割产赡之。母思子，抑郁致疾，医药罔效，刲股肉疗之愈。母感而悔，视同己出。洎杰故，母哭之痛，曰："天乎！何夺吾孝顺儿之速也？"每逢人道及，辄拊膺悼叹，泣数行下。

藏金走失

予有别业，乃博士李某产也。家素封，曾偕仆以千金瘗室内。传及子，掘之无所见，家且落，以宅鬻林姓。林更新之，发土获巨瓮，启之，金也。有佣在侧，潸然曰："命矣夫？"徐询其故，曰："某本李氏仆。此物实主人偕某同埋者，后屡掘不得，意神物化去矣，孰意犹在此。"

愚山道人

施侍读闰章，除服北上，一夕宿青州官舍，梦青衣投刺，署曰愚山道人。后视学山左，阅《青郡志》，地故有愚公谷，恍悟前梦，遂号愚山。铭曰："愚人陋名，哲人斯耻；人之所恶，天之所喜。梦耶觉耶，神或予启；抱醇守璞，以歿余齿。"

王氏节而有智

王氏，钟祥人。年十八适张士华，甫一载夫卒，氏妊身四月矣，恸不欲生。邻妇谓曰："倘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为？"乃强起饮食。亲族垂涎氏产，将夺其志，氏俱不

免，悉分以腴田，仅留薄产自给。阅数月生子，有欲还其所分者，氏婉辞之。子长，延师授读，稍怠，则涕泣劝勉。子乃发愤力学，补博士弟子员。族人愧悔，尽归其田，氏始受而谢曰："非伯叔兄弟不能为未亡人守此业也。"盖向之不受，籍以安众心，以俟子之成立尔。节而有智，可谓巾帼丈夫矣。巡道吴公嘉之，题其门曰"节妇之门"。

事涉怪异

予三兄研深，乾隆乙未任豫省南阳守。冬夜理薄书，将三鼓，忽见灯前有白衣人，长三尺余，玉色莹然，对之挺立，兄张目视之，形渐缩，顷之，入地而殁。或曰财兆也，盍掘其处？兄以事涉怪异，且财不可妄干，竟弗许。后白衣人亦不复见。

昭君余韵所钟

传记昭君南郡人。今秭归有昭君村，凡生女者，必灼艾灸其面，虑以色选故。予宰当阳，去秭归二百余里，访诸父老，并无灼艾之说，或往古有是事，亦未可知。但其地产女，恒白皙多姿，殆亦昭君余韵之所钟欤？

皮囊

予邑楼子口农人王某，月夜独行，有物如犬，摇尾而前，王潜蹑其后。至路旁古庙跃入，顷有美好女子自庙中出，冉冉东去。异之，入庙遍迹，无所见，惟佛座后一皮囊

若蝉蜕者，挟之出。女已回，祈曰："还我物，当图厚报。"王悦其美，欲劫而私之。乃以皮裹石，掷诸井，女泣曰："失我物，栖身无所矣。"王曰："我尚无家室，如不相弃，盍偕我订百年好？"女不得已从之。居数年，家计充饶，连育二子。他日偕往亲串家，过庙侧，谈及往事，王曰："井中物应败朽久矣。"女强使取视之，毛茸茸如初。顾之色喜，曰："尚无恙耶。"即披诸身，倏成一黑狐，跳跃而去。王晚年贫且病，二子为予族人佣，数年前尚存。

却婚为尼

兰山溃堤，水大至，居民皆逃避。有村人女，插簪翘乘椟浮于水，冀人之援而赠之也。一少年泅水至，悉拔其钗环而去，女哀祈之，弗顾。寻漂值淤州，乃得生。逾年，出嫁邻村某氏子。吾乡婚娶行亲迎礼，新妇梳妆时，必延婿入，俟妆毕始启行。女窥婿即曩之少年也，愤填胸臆，痛数其罪而詈之，毁妆誓死，坚不肯行。父母劝谕百端，不听，竟却其婿，为尼以老。少年悔恨发狂死。

宋四君子墓

孝感白云乡，有绅士某，将治第基，已卜矣。夜梦四人，金冠朱衣，投刺请谒，刺书"宋四君子"，拜未及询而寤。次日掘土，见红榇四，而无前和可考，因忆所梦，遂不敢动。乃掩土筑坟，勒碑于上，即以"宋四君子墓"题焉。

亡夫助理家政

樊氏，竟陵程一模妻，生子甫一载而夫亡，矢以身殉。梦程谓曰："殉节固佳，但遗此呱呱者何托？吾后当昌，其勉抚藐孤，我助卿理家政，无过激也。"自是氏起居惝恍如有所见，习久亦不之怪。他日婢入室窃物，纳手箧中，若有人挼其腕不得出，婢惊而号，氏为之请乃释。有夜盗其禾者，刈毕而负归，见黑气隐约类人形遮于前，天晓犹旋转田畔，家人见而呵之，恍然醒乃奔。居三年，一夕梦谓樊曰："缘尽，从此别矣。"凌晨，有鸟冲檐去，踪迹遂绝。子鉉时，顺治乙酉领乡荐，任南丰令；孙翊中，康熙己丑进士，官检讨，果如其言。

宋玉宅

工部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注："宅在江陵城北三里，庾信避侯景之乱，自建康徙居于此。"又《入宅》诗："宋玉归州宅。"按陆务观《入蜀记》，秭归县东旧有石碣，镌"宋玉宅"三字，今酒家其故址也。《湖广通志》载，宋玉宅有二，一在秭归之巴东，一在荆州。与杜诗颇合。而《水经注》："宜诚亦有宋玉故宅。"又不止秭归与荆州矣。余宰天门，尝于役安郡，皆艳称宋大夫事，而《钟祥邑志》亦谓郡学即宋玉旧宅。昔李守曾得双珉于荆榛间，其右为兰台，所谓"玉从襄王游，披襟当风，俾之作赋，景差欽手"者，即其地也。学宫有井，亦以宋玉名。郡中水味率卤涩，惟此井最为甘冽。而石城之麓复有白雪楼，与郡治西隈

阳春台高耸相望，遗迹斑斑，视他处较详，是安陆亦有宋玉宅。然昔人鲜言及者，岂历览未经，故题咏不及欤？抑宋之旅寓无常，凡游踪所至，皆得以宅名也。故录之以备考。

姨娘井

郢郡有大姓某家，嫡庶和洽无间言。家中落，僮仆星散，凡役使皆妾任之。所居乏水，每汲必至邻村。嫡怜妾孱弱，欲分其劳，妾固辞曰："操井臼，躬箕帚，妾之分也。况主母老矣，妾又不能生男，以代劳勤，命实不辰，夫复何尤？"遂独任无难色。一日值盛暑，汲水愈甚，憩后园树下，忽有泉滃然涌出，惊而白诸嫡，嫡视之喜，且慰曰："汝服劳不怨，不啻孝子，此天所以惠汝，俾汝息肩也。"乃掘地储水，虽亢旱不竭，居人皆赖之，因呼为"姨娘井"。

蛇山灯笼神

江夏蛇山，旧传夏夜更阑时，尝有灯出现，由少而多，渐至不可纪极，土人呼为灯笼神。惟无意中或一见之，余未之信也。乾隆壬辰夏，于役会城，舍馆与蛇山相望。一夕纳凉庭院，漏已四转，见林际有灯，大可合抱，表里莹切，如世所燃琉璃灯状。旋转而出，势甚迅捷，甫数十武，若有所触，倏分为二，复交相腾击，则化为四，俄转击转增，盈千累百，往来熠耀。有一灯前行，一灯自后追逐者，追及之，忽合为一；有双灯并举，或疾或徐，两两相顾，既而百什排列，次序井然，若达官出行，卤薄前导者；有缀联一线，首尾相映，如常山之蛇者；又或分布林谷，隐约依稀，如晨星

之廖落，顷复络绎奔赴，合而成团，如行阵而肃伍者；又或忽亢忽坠，如蹴踘之腾跃；或层叠而上，如贯珠之累累，变态无穷，目不暇给。适偕观者失声诧异，倏然而灭。次夕复觇之，不可得，方知人言不谬。 亩事之，幻境之奇，有不可以常理测者。

许环贤能成神

许环者，施南人。赋性醇笃，以明经出宰某邑，有贤能声，尤良于医，邑绅士有女，及笄忽得奇疾，终日卧帐中，偶揭帐即昏晕若绝，诸医束手，皆不识为何症。绅榜通衢：能治者酬以产之半。许闻而往，甫启幔，女已昏不知人矣。家人皆泣，许止之。令榻前贮水十余斛，去其衾，自顶及踵悉沃以水，举家骇然，环而相阻，弗听，益沃之。移时水罄，而女已微有声息。乃命拂拭之，仍覆以衾，出谓人曰："愈矣"。少顷果大汗而瘳。某大姓生子，周身皮肤若蜕，因请于许。许以净黄土研末糁之，数日结痂，越旬痂落，肌肤完好矣。其治诸怪症皆类此。或诘许必有异书及秘授者，恒笑而不答。求其技，则逊谢之，以故术竟无传。后许以归田卒。其卒之明年，有同窗张宦，夜梦二役拘入城隍庙，觇之，则巍然上座者许也。怒数张曰："尔作民父母，枉致人命可乎？"命馘其耳。张痛彻肌髓，呼号乞贷，始叱逐之。既出，见一人以铁钩贯其背悬廊下，审视，乃族人子，骇极而醒。逾月，耳后忽生痈，溃延至颈，垂毙，而族人子固无恙。一日来省张疾，归而疽发于背，相继死。

草鞋道人

草鞋道人者，武昌诸生也。少习举子业，屡试不第，遁迹黄冠。拾取途间敝草履编葺成屋居之，因以得名。寒暑一衲，不饮食，常从人乞，鱼肉生啖之，或兀坐草室，经月不出，亦不食，偶发颠语多验。人问之则不答，咸莫测其崖际也。一日告于众曰："明午当别矣。"翌日，众往觇之，已化去。道人常言：草履可验阴晴，兼医百疾。每将雨，辄有云气布履上。殁后，人争取之，病者烧灰服之，立愈。

归太仆坟被占

许公治，云梦人。乾隆己未进士，筮仕宜君令，著廉能声，以母忧归。服阕，需次都门，梦归太仆有光持刺来谒，谓曰："庐舍遭邻人削而尽，祈公主持之，幸甚。"寤不解其故。寻除昆山令，抵任有归姓诉其祖墓被占者，阅其词，即太仆之后，恍悟前梦。立往经丈，凡所越占者，悉惩治而返之，并勒碑定界，祭告其墓。

风俗独异

慈溪以八月十六为中秋。一传宋高宗南渡，金兵追迫，值中秋避匿其地，居民不忍宴赏，改期次日，遂沿以成俗。一传钱武肃之子分封宁郡，十六乃其诞辰，令移中秋节于来朝，至今不改。固属齐东之语，而风俗独异，亦有不可解者。

端阳有大小

竞渡节，五月五日，直省皆然，楚俗呼为小端阳。至月之望，更置酒张宴，竞渡水滨，视五日尤盛，谓之大端阳。中元荐亡祀先，俗称鬼节，而当阳县则于是日接戚眷，通往来，是又谓之人节矣。习尚相沿，与宁波之以十六日为中秋，同一不可解也。

玉泉山三足兽

当阳玉泉山有兽，状类鹿而三足。上下陵谷，闪烁若电，猎人有即之者，辄失所在，惊而四顾，则于对峰层峦之上吃草自若。盖瞬息间已穿岩逾涧矣。声如牛鸣，鸣于涧谷则雨，鸣于冈阜有高轩经过，历试皆然。余于乾隆癸己岁由当阳署令兰溪，比反，兽不复见。询诸邑人，云数月前已不知所往。

梦神示兆

武昌郡西郭外观音阁，俯临大江，与晴川阁相耸峙，铜像高五丈许，额题“莲花净域”四字，为董文敏真迹。雍正丙午，有乘夜盗之者，僧梦神示以兆，起视，额已失，乃驾舟追之，至杨罗江边大士阁获焉。又寺前接引庵铜佛一尊，高丈余，当年屡铸未就。有乞丐数人来，投钱炉中，像立成。至今佛掌及肩臂间，钱形错落，轮廓皎然。予因公赴省，曾亲见之。

文庙改建

天门文庙，向建城内西北隅，前明佥事柯公乔始改建北郭外。先是有直指某行部，至城北仓基地，马忽鸣伏不进，异而掘视，得石碑，镌“先圣遗像”，吴道子笔也。后柯公至邑，见殿庑颓圮，地址湫隘，欲徙治之，而无基可卜。邑人以仓基地请，且告前直指事，柯曰：“数也。”遂改创于此。碑立尊经阁内，今现存。

渔人网得铁铃

嘉鱼渔人于江心网得一大铁铃，撼之，皆晕欲仆。持归，家人试之，则舍宇震摇，几至倾塌，惊而投诸地，乃止。遂持至故处弃焉。识者谓，禹治水时有驱山铎，当是此物。未知然否？

划水仙

航海者遇飓风骤起，樯柁倾折，智力皆穷。爰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详姓氏，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闾大夫，灵异昭昭，有求斯应。康熙中，王君云森，遭风折柁，舟腹中裂，舟师告曰：“惟划水仙可免。”及披发与舟人共蹲舷间，以空手作拨棹势，众口假为钲鼓，如午日竞渡状，遂顷刻达岸。又，顾君敷公，中流舟败，已半沉，共划水仙，舟复浮出。久之，有小舟来救，此舟乃沉，似有人暗中持之者。又，陈某遭风，舟底已裂，鹢首欲俯，转旋

巨浪中，危亡之势不可顷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试效之，沉者忽浮，穿浪如飞，俄抵一屿，乃得无恙。陈自言，当时虽十帆并张，亦不足喻其疾也。神之灵应如此。

褚摹兰亭石

黄冈王大宗伯吴庐，由运河赴都，水次舟浅，篙师入水祛淤，觉有石隐亘舟底，探取之。石纵横二尺有奇，厚三寸许，舁至舟中，摩挲久之，渐露字迹，告诸宗伯。宗伯见石质莹润，拂试审视，乃唐太宗褚河南摹兰亭本，宋米友仁跋，为小板兰亭第一碑。惊喜过望，宝而藏之，虽连城璧不易也。抵都有索观者，辄饰词拒之，久渐播扬，来观者众，乃裹囊置舆中，命妪载之归，藏于家。及解组旋里，建堂，颜曰“绳武”，嵌石于壁，非亲密者不轻以相示。宗伯殁后，家中落，田产鬻且尽，乃拆堂而货其材。前一夕，闻堂中隐隐有悲泣声，即之，声出石间，无何，为一老明经持十斛麦易去。明经故，子孙亦不知珍惜，乾隆癸巳，武昌吴明府闻而购得之，丙申致仕携归。今不知存否？吴，沾化人也。

义妾

义妾曹氏，郢郡人，石参戎佩玉侍儿也。石临殁，握氏手谓曰：“汝年少且无子，宜自为计。”氏以头抢地，呼曰：“氏虽卑贱，亦识大义，所以不敢从公死者，恐累盛德耳。”遂截指以示无他，石含笑而瞑。氏毁容持服，事嫡维谨。有以微词讽者，辄拊膺长恸，不发一语，人皆感泣，不

忍启齿。氏布衣蔬食终其身。

夜寐跃起或走或唱

余族人某，每寝至夜半，则启户出，绕村而走，顷复归卧，殊不自觉。他日随亲友航海贸易，恐其蹈前辙，夜则缚诸床。后偶懈，某遽启舟屏，步入海中死。又，余戚新招一仆李姓，夜寐忽蹶然起，抗声吟唱，唱毕旋仆，众问之，鼾齁如故，每夕皆然。一夕有偷儿入室，甫登墙，值仆跃起高歌，手足舞蹈若演剧状，偷儿大惊，坠诸地。众闻声起视，乃执之。仆歌喉宛转犹未歇也。

去职武弁祈雨

蕲州道士洑，有武弁某，缘事去职，贫不能归，寄寓僧寺。时亢旱不雨，天气炎蒸，农人刈麦田间，有片云布空际，众相谓曰："云安得长留为吾曹荫息地？"弁曰："易，易耳。"取镜置云影下，云竟日不移。众喜，告于官，官异而请焉。乃建坛，延僧道祈祷坛前，设大镜四，列五色旗各一，坛外竖长竿，掘穴宽尺许，内置虎头一。祈祷三日，命壮夫持木椿击虎头，入土尺余，甘霖立沛，连击之，大雨滂沱，四野沾足。官民厚酬之，得以旋里。

严震直并未自刎

世演《搜山》、《打车》诸剧，为严震直搜获建文君，感程济言，释而自刭者，人多不察而信之。郑晓《逊国名臣

记》："严震直奉使安南，至滇见建文君，悲怆吞金而死。"《永乐本纪》："甲辰，尚书严震直、王钝府尹、薛正言等巡视山东、山西诸省。"《严震直列传》："命以故官巡视山西，至泽州病卒。"纪载昭然。野史固非实录，而传奇尤失之诬矣。

截耳断势之报

汉阳五显庙，神颇灵验，居人奉之虔。有罗某者，赋性凶残，居近庙侧。适邻蓄一豕，将以祀神，触其篱，罗怒擒豕去，截一耳。邻往论，罗詈且殴。既而罗生子，缺一耳，及生孙亦然，始悟为豕报也。又富民邓氏，见犬交，以刃断其势，后生二子俱阉。

揣骨相

瞽者陈姓，善揣骨相，远近驰名。彰州镇某公延致之，先令相诸人，多验，后及公，陈揣摩久之，曰："此乞儿骨，不足道。"从人呵之，陈复遍摩，毅然曰不谬，及摩至首，遽跪曰："此总镇骨也，当贵。"公奇之，礼而厚赠焉。先是公未遇时，因贫行乞，路拾遗金，访其人还之。失金人分半以酬，拒不收，询其氏亦不告。是夜宿神庙，梦神易其首。后从军，遂至贵显焉。

牛触屠人胸

长沙南郭有无赖子，屠牛为业，中毙其手者数矣，里中

有"牛魔王"之号。一日其党解牛，牛不受缚，屠忿然曰："此畜必烦老夫耶！"攘臂而前，牛逆触之，贯入胸膈，遂以角负之而逸。其行迅速，追之不及，道路骇然，观者如堵。奔至善化邑治前，伏地不动。邑令魏君奇之，当闢门坐堂皇，牛即趋入跪阶下，如俯首认罪状。舁屠验视，则胸膈洞穿成穴，奄奄一息矣。谕牛曰："尔杀人，律应抵之。"牛点首下泣。越日屠毙，牛发先农坛耕籍老。

年长与贫命也

张氏，崇义人。父业屠无子，中年始生氏，虑不育，决之星士，曰："格寿而康，但夫星宜长，否则有刑尅之害。"邻人饶某，弱冠未聘，闻而戏谓曰："愿结丝罗，备东床之选可乎？"张惑星士言，许诺。比女及笄，饶年近四旬矣。家綦贫，父欲改婚富室，氏不可，父曰："曩仅片言耳，未通媒妁，且年长而贫，奚可为偶？"女曰："一诺千金不易矣，焉用媒妁？况人无不知儿为饶氏妇者。长与贫，命也，又将谁怼？"父知不可夺，乃赘婿于家。氏屡谏父改业，弗纳。乃与夫徙居于外，贷微息鬻陶器以存活。夫妇相劳苦，负戴于道，每饔飧不继，氏安之无悔。父怒其去，弗恤也。他日偕夫肩器，中途遇石蹶而颠，夫方嗟惋，氏曰："吾不惜器之碎，而虑石之踣后来者。"乃与夫掘之起，露微孔，阔之渐大，中有物累累，色黑而类铅者甚夥，悉运归。示邻人，不之识，持赴市，或告曰金也。熔之不谬，家乃裕。父年老业替，氏迎养以归。

昧良变畜

蓝某，蓉城人。与同里邱姓交相善，蓝贫，邱常假之金，不索券。邱卒，其子讨之不应，且盟神，有“昧良转畜”之誓。无何蓝死，邱牛产犊，色黄，独背有白毛，旋转成字，即蓝之名姓也。笔画皎然，观者如织。蓝子往觇，牛见之凄然欲语。请赎归，邱子不允，强而可。牛逾夕即奔去，再挽之，伏不肯行。力勤倍他牛，不须鞭策。越数年，牛将老，始贴然来。蓝子殷勤喂饲，不数日而毙。徐友亲见之，乾隆己丑年事。

吃烟口吐奇观

余友有茹火烟者，烟吸尽，徐徐自口中喷出，旋绕如环，蝉联不断，长竟数尺，观者咸啧啧称善。后见余世讲欧阳陟亭于密室内，吸烟数口，吐出一圈大如盘，腾腾直上，距承尘尺余即凝然不动。俄圈之四围垂细丝缕缕，缕末皆赘小环，如华盖璎珞诸状，久之乃灭，视余友为尤奇矣。及阅近人说部，有大僚荐艺士于某，有司者叩其技，答曰：“吾善吃烟。”众大笑，问：“能吃几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斤许，客吸之尽，初无所吐。又问：可益否？曰：“可。”复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尽。顷，自口中喷前所吸烟，或为山水楼阁，或为人物，或为花木禽鱼，如海市蜃楼，目不暇给。因知技艺之妙，虽一食烟之微，而层出不穷如此。

餐烟二次以斤为率

予堂叔疾，延一医至，食毕茹烟。烟房大如升，容烟斤许，尽吸入腹，即瞑目不语，倚椅仰卧，而气息阒如。众大惊，其仆曰：“无虑也，顷且苏。”俄唇动口翕，烟自口中喷腾而出，蓊然若云雾，数刻始息。乃欠伸而起，张目四顾，曰：“快哉！”晚食复如之。询其仆，云：“家居，朝夕餐烟二次，俱以斤为率，否则病。”家人闻其言，惧而辞焉。虽无幻化之奇，而量已异矣。

懒狗和尚

顺治初，浙潘吴公夫人临产，三日不下，诸医罔效，势甚危。适有僧称懒狗和尚者，踵门告曰：“闻夫人有产厄，特持药以献。”夫人服之，产立下，子母俱无恙。公德僧甚，延入，询其居址，以“楚人，主嘉鱼净保寺”对，欲厚酬之，忽不见。公大骇，遣使赴楚，至其寺访之，寺僧曰：“吾师也，殁且多年，现瘗塔内。”使归以告，公益骇，乃赍千金重修寺塔，镌梵经以报。异僧，前明人，姓张，名绍忠，中年祝发，号懒狗和尚。戒律精严，经年不火食，常乘白马出入，一黑犬为之导。或讽经默坐，犬伏其旁不稍离，后化去，犬亦不食死。寺有红牡丹一株，高丈余，粗如拱，传为僧手栽者。移他处则萎，还之繁茂如初。土人每以花之多寡卜岁之丰歉。乾隆戊戌，夏秋不雨，田禾无收，予时官楚省，询其邑人，云花仅发一枝，征验诚不爽也。

义门程氏

孝感程氏，为楚望族。始祖某，原籍江南新安，明初迁居孝感洪乐里。生兄弟四人，慕张公艺之风，折棠棣数枝丛植园中，祝曰："愿我子孙世世同居，无间言，有如树，树枯乃析。"自是发荣滋长，大数围。至三世，有怀贰心者，私以沸渖灌树，而树茂如故。犹弗悔悟，与妻谋赴汉镇，置釜另炊。中途天忽阴霾，为暴雷震毙，而妻亦同时毙于家。众惶惧，志益坚。悬钲鼓于中堂，每朝夕命仆人鸣击，呼曰："勿听妇人言。"郡守闻而造其庐，见母彘哺犬子，询知牝犬死而代哺者。异之，上其事，旌表义门。延至七世，子孙蕃衍，不下数百人，尝棠亦枯，乃析居焉。乾隆丁酉选拔程君行任，其裔孙也。与余善，得备闻之。

文人好名至死不已

唐处士陆羽《自传》云："负书从邹夫子游。"邹之所造，自非厚恒，惜名字失考。前明竟陵有张氏子，梦一叟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告之曰："予唐人，邹姓名坤，字户郎，陆羽称邹夫子者是也。"邹殁已数百余载，犹示梦于其乡。文人好名，至死不已，斯亦奇矣。

鸲鹆被鹰攫去

孝感有老妪，畜一鸲鹆，善言语，能于亲知家传音问，衔取针线。一日令往某家取针回，值邻村晒谷，置针碌碡上

啄食，为鹰攫之去。适遇一熟识妇，呼曰："寄言阿姥，吾不得见矣，针在碌碡上，可取之。"妪闻之泣，目几盲。

李奥几遇仙

李奥几，不知何处人，流寓汉阳，货鱼为业。一日黎明，肩鱼赴市，过土神祠，怠而假寐，闻神呼其卒曰："群仙将至，速迎谒。"惊悟伺之。顷有乞丐数人来，一跛而杖者踵其后，窃意必李仙也，乃执踞跪请曰："有缘幸遇真仙，愿列门墙，以脱苦海。"跛者笑曰："我辈乞人耳，且有疾，何云仙也。"几坚执不释，跛者乃遍体挲垢为丸，授之曰："持此纳鱼口中，沃以水，死者可活，一生吃著不尽矣。"受之，顿失所在。持归试之效，鱼虽经信宿，无不活者，人购之恐后。同侪异且忌，瞯得其故，伙众乘间夺其丸。几见众猝至，惶迫无以为计，遽吞之。遂发颠狂，歌哭市中，言语诞妄。或卧粪壤，终日不醒，予之食，升斗立尽，弗予，累月不饥。寒暑著一敝袍，经年未之易也。邑中有黄某者，事母孝，母病垂危，祷于神，梦谓曰："诘朝出朝宗门，遇李奥几来，求其救援，疾可瘳。"黄如神指，果遇几，呼救，几愕然曰："我何能医？"不顾而去。时隆冬积雪，徒跣履冰凌无寒色。黄尾至大别山岩中，仍固请不已，乃觅草一茎若兰者授之，曰："无多言，服此可延寿一纪。"自是远近传以为神，求者踵至。几辄箕踞漫骂，或擎秽撒之，否则瞠目不语。康熙乙未秋遁去，不知所往。

东郭王老

前明，余邑东郭有王老者，朴诚不苟，乡里重之。偶倚门眺望，见一人踉跄而来，跪其前曰："某有急难，翁其援我。"王诺之，未及询，遽窜入避焉。倏追者至，问曰："顷见有人过此乎？"王漫应曰："过已久矣。"其人急驰去。王呼出问故，曰："彼仇也，欲得某而甘心焉。幸蒙拯拔，恩重山嶽矣。"王饷以酒食而遣之。逾数载，历城有大盗攀王老为窝主者，王惊泣莫知所以，邻里皆代为申辩，县宰察其情无他，致书历邑，并嘱役善护之。比解至，所攀之囚，即前救释之人也。不觉愤填胸臆，涕泣诟詈，盗惟笑而不答。夜深，乃耳语曰："昔蒙大恩，未有以酬，今日暮旦死，曾埋金某岩穴中，欲籍以报万一。顾远隔千里，无由可达，故作诳语邀翁来赠之耳。庭讯时，我自为翁白，无害也。"王诮让愈厉，不之信。翌日，官鞫王，王称冤呼盗证之，盗熟视曰："误矣。"乃立释其罪。王往掘，果得金，为之纳橐饘焉。越载余，援赦出，王返其金，且规以大义。盗为之感动，痛改前非，卒成善士。

卷十五

范泥为夫像

马氏，江夏人。许聘刘姓子，于归有期而夫亡。氏年十八，闻讣绝而复苏，泣请于父母，往视含殓。欲留守志，翁姑不可，父母亦强之归。久之，讽令改适，妇截发自誓，独处一楼，范泥为夫像，供几上，朝夕拜奠，足不出户，虽童子罕识其面。家贫，以女工自给。一夕缝纫灯下，忽见泥像栩栩动，倏欠伸而下，骇，心愕，顾即已暴长如其夫，径至床前，谓曰："感卿苦节，幽壤酸辛，但俗缘未断，应偕伉俪。"氏曰"吾矢节冰霜，心如槁木，纵使复生，亦难苟合，况土偶邪？"仍相逼不已，氏怒，以剪刀刺之，蓦仆地无所见，夫像犹俨然几上也。乃悟曰："得非邪魅，凭之夺吾志耶？且吾已矢靡他，奚以土偶为？"立碎之。霜操益励，今现存。

文人以耳为目

《志异编》载："山东一道通高丽，中有二十日无人烟。祭山神，求豺狗相随，遇虎溺其背，而虎肉即溃。海旁居民无豆属，油不可致，有鸟如鸭，自呼曰'压油'，土人捕得压油为供。"考山东并无陆路可通高丽，惟登郡东与高丽一海之隔，然海禁最严，无敢私涉者。海滨离郡城四百余里，村落毗连，产豆最夥，并无鸟号"压油"，且亘古无虎患，豺狗亦未之见。余生长其地，知之最悉，说者不知何

据？文人好奇，以耳为目，率如是耳。

刘沧来能文而迂

吾乡刘沧来，康熙乙丑进士，能文而迂。及作宰东粤，日事帖括，簿牒堆案，弗之省也。诸生某与乡民讼田，讯之，生以窗艺呈。刘顾之喜，即案头评阅。民呼曰："公今听讼，岂阅文时乎？"刘弗应，阅毕谓生曰："文颇佳，但恐赝耳。"生请面试，益喜命题，授矮几坐檐下。民复呼曰："公必欲课某生，请俟诸他日。"刘以扰生文思呵之。顷卷完，点首称善，谓民曰："田系若田，但此生能文，科第可望，暂借尔田为膏火资，他年当倍偿汝"民呼冤不服，怒逐之，号詈而出，刘若弗闻者。及罢官里居，乡人骡逸入厩中，命仆执之，仆不可，刘曰："此飞来骡也，奚不可？"乡人贿其仆，仆曰："若第牵主人马去，骡可得也。"乡人疑其诳，仆强之。告刘曰："马走入骡主家，亦云'飞来者'，坚不与。"刘怅然久之，曰："彼言良是。吾老矣，以马为足，无马是无足也，奈何？"仆曰："以骡易之，谅无不允。"刘鼓掌笑曰："策善哉！"遂易而归。炕敝，欲新之，而不欲工匠入室，夫人言之弗听，乃令子侄辈伴其出游。夕还，炕已成，问故，曰："造自外舍，成时舆入耳。"年七旬余，犹终日操管作制义。会学使按临，同人欲戏之，汇岁试数题求拟程墨，刘欣然执笔。时暑且夜，裸体挥毫，蚊集如蜎，而刘弗觉也。

乞食遇弃妻

楚诸生某，家贫，舌耕为业。后授徒于巨馆，谷颇丰，以其余权子母。久渐饶裕，置田宅，蓄僮仆，居然素封矣。忽陋其妻，欲出之，日肆凌虐，妻不能堪，谓曰："妾之见绝于君者，以妾貌寝耳。金钗十二，任君自置，但得为炊下婢，免饥寒足矣。"弗听，且掷以离婚书，妇知不见容，而母家又无可归，碎其纸，号泣而出。某遂得以多金娶妾，相得甚欢。越数载，坐讼系狱，比事白，资产荡然，妾亦殁，贫窭如初。亲故鄙其人，咸莫之援，乃求乞他郡。一日至汉阳大姓家，有传黼人出者，见某诘里居，备述以对，讶曰："乃子耶？"某谛视之，即其所出妻也。先是妇被出时，或讽令改适，坚不许，以缝纫糊口。值岁歉，觅食汉阳，适汉邑有某商，早失怙恃，睹妇貌酷类其母，异焉。既而询知所由，悯之，且嘉其志，招至家。妇躬操纺织，兼及家政，无不井井，商德甚，遂母之。妇服饰华好，音容非昔，以故某猝遇之而不识也。于是愁悔投地，莫能出语。妇曰："狼子野心，死何足惜？但结发之义，余不忍忘。"乃闭诸空舍，给饮食，不令外出。居数日，某愧恨自缢死。

神　　力

前人说部载："王慷，海盐人。生有神力，常以指触屋壁穿之，而指无损。舟行遇劫，伴执炊不顾，第取大竹，用肋夹破之为薪，劫者敛手去。与人较艺寺廊，脱衣挟柱础压之，始就搏，众惊拜为师。"力至此亦云奇矣。然压

衣柱础，余族人某即能之。族某常虐其室，妻弟不平，与众人谋邀游古刹，群殴之以洩愤。某见众麇至，知其意，笑曰：“俟乃翁卸袍与若戏。”遂挟寺殿檐柱起高数寸，纳袍入，众咋舌而走，某遮之曰：“须为乃翁取袍出方可去。”众竭力扛举莫能动，某复笑曰：“若等螳臂亦当车耶？”仍挟柱础起出之，袍已片片碎如凿斫者。余邑有武生周姓，运气饵壮，臂力绝人。常行陇上，见力田牛，谓众曰：“牛虽健，吞能以掌断其项。”群斥其诞。牛主人曰：“果尔吾不怨，否当受罚。”周诺之，掌下而牛首坠。又，吾乡张与何常角力，张屡北，愧且愤，置豆一斛于座旁，终日槊以指，凡庆平往来，悉屏绝之，经一载乃出。何闻之惧，以镜护胸，藏袒衣内。他日遇诸途，张以爪槊其胸，铿然有声，镜中裂，何幸免。彼夹竹为薪，以指穿壁者，视此又逊一筹矣。但力亦练习而成，不可尽谓之神也。

不孝妇夹石隙中

会稽吴氏妇，性悍恶，不孝其姑。姑好佛，每伺妇归宁，辄褢米赴尼庵礼佛。他日姑甫出，而妇已回，见之怒，夺姑念珠及米投厕中，詈且殴，姑畏之而不敢言。忽雷霆大震，室中烟雾弥空，比消霁，失妇所在，举家惊骇，莫解其故。有人自郊外来，云万罗山前有妇人夹石隙中，呼号不得出。夫趋视之，妇也。泣谓曰：“妾不孝，上干天怒，应殛死，怜有呱呱儿，俟哺乳一载，即永坠地狱矣。”众掘其石思出之，妇即呼肤痛如磔不可忍。观者相望于道，平昔之不孝其亲者，无不战惧而改行焉。夫编茅覆其上，日饮食之，就乳其子。经一载石隙复合，而妇不知所往。事在乾隆丁酉

七月。

瓷盏

部郎赵公振续，于都市购得一瓷盏，绀色而有光，置案头以代水。中丞公子辈戏以莲实投之，逾夕抽荷盖如钱，异焉，戒勿动，信宿则出小菡萏数朵，次第开放，姿态亭亭，清芬满座，久之，花瓣褪落，结莲房如豆，数日始萎。易以桃杏诸核，亦萌芽含秀，本粗于韭，花叶皆称是，但不实耳。若梅菊之属，随意插置，弥月犹鲜，遂珍同拱壁。冬日偶插蜡梅一枝，为冰所凝，划然中裂，公扼腕累日。

老君像

江夏东关外长春观，枕山负郭，松柏参天，入其中者有尘外想。内塑老君像，奉祀甚虔。康熙中，殿圮像且颓，观主募修之，落成，欲易像以铜，屡铸不就。有执爨髯道人者，嗜酒，语多不伦，同侪皆厌之，忽谓众曰："若辈徒劳耳，盍饮我酒，为若成之？"众不顾而唾。观主素奇髯，姑任之。髯悉屏鼓铸物，取后园紫荆树根置殿中，索酒痛饮，饮闭阖扉，戒勿窥伺。及夕，众潜觇之，一无所睹，惟闻鼾声四彻而已。比明，推扉入视，装塑俨然，审之与髯貌毕肖，而髯已不知所往矣。像高三尺许，即就树根为之者，神采奕奕。人左右视之，觉目光皆宛转相顾。或谓髯即老君化身。语虽近诞，而事亦奇矣。

瘖也何害

王世泽妻向氏，安陆民向明女也。明与世泽父以名总角交，以名生泽，明适生女，遂与缔姻。泽长，明始知其瘖，不之悔也。女及笄归泽，泽生母已故，嫡母抚新妇背谓曰：“好新妇，奈吾儿不堪为偶。”向氏不答，复语者再，氏低问曰：“姑不以为子耶？”母曰：“王门宗祧恃此一线，奚云非吾子者？但痛其瘖，有负新妇芳年耳。”氏正容对曰：“儿承父母命为王门妇，纵恶疾不敢辞，瘖也何害？且儿早已微闻之矣。”于是合好无间，阅十载泽亡，翁姑在堂，子方襁褓，氏节哀强起，仰事俯育，备极辛勤，姑患风疾，数年不起，昼夜扶掖无倦色。姑体腐，蛆生衽席间，氏为哂蛆，蛆不复生。翁姑继殁，丧葬以礼，抚孤成立，年逾古稀。乾隆壬申春，大吏闻于朝，旌焉。

柩凭两凳若足行走

予戚吕游戎大智，因公赴都，失道，天且暮，遥见路旁里许有寺，隐约林际，趋赴之，扃钥严固。扶扉入，殿宇宏壮，然蓬蒿没径，似绝行踪者。廊西停一柩，东廊有厢室颇洁，而空洞无床几，仅一琵琶悬壁上，弗之异也，席地而寝，命兵役秣马殿后。夜半若有觉之者，惊寤，适月色横窗，辉耀若昼，见琵琶盘旋空际，铮铮有声，异之，危坐谛视，忽扑面来，挞其额，吕跃起，拔刀挥击，倏裂为二，复两相腾绕，往来如织，吕连击之，辄上下闪脱。莫能中。如是者数，久之乃无所见，吕亦倦极。甫就枕，闻院中格格作

响，穴窗窥之，见柩凭两凳若足，踯躅而前，已至户侧，抵触甚厉，墙宇震摇。亟破窗跳出，柩即折转尾其后，吕趋左，柩随之左；趋右亦随之右，骇极，奔避殿内。柩复踵至，乃踪登神龛，甫掀幔入，陡见一红裳妇人立龛内，向吕而啸，寒气刺骨，晕绝仆地。天明，兵役入救醒。柩仍停廊间，琵琶依然挂壁上也。

仙女洞

天门陈尉念祖，山阴人，乾隆壬辰摄郧县尉。查硝至一洞，俗名仙女洞，洞在山之半，高七尺，宽丈余，深二丈许。石乳累累下垂，或为菩提，或为罗汉，法相天然，虽雕镂莫能及。由右而转，宽广倍前，石乳滴地成塔形，色间红黄，宛如九级浮图，特欠玲珑耳。再转一洞稍狭，有水寸许，踏水而行，进数武，复有窦如圭，内则水深没膝，渐及腰，一望幽深，莫知所极，不敢入。父老相传，洞向无水，由窦进里许，有石门常闭，云仙女处其中，里人每祈借什物多应。须先期于石门外焚香褚拜祷，次晨往取，无不如意。用讫仍还故处，否且殃，或有求鸡者，赐鸡雏数只，长成倍常鸡。后有妄男子欲穷其异，还物时久伫不去，顷见石门微启，瞯之，朱楹碧瓦，楼阁参差，一缟衣艳妇凭栏独立，方疑眸窃视，忽闻风雨之声震耳，惊悸而走，水随之至，比奔出洞外，波涛汹涌，银汉飞流，洞门遂阻于水，而祷求无路矣。

董家寺大理石

赵州董家寺有大理石二方，一嵌佛座前，高尺许，横长八尺有奇，宛如苍山景色。九峰十八溪，历历可数，玉带云萦绕峰畔，璧月照溪中，郁盘飞动，虽善画者不是过也。其一嵌韦驮神案，宽长逊之，有黑鹰立石上，左足微拳，首右回喙拭其羽，神骏不凡，俨然如生。雍正中，有大力者见而羡之，贿僧移去。梦金甲持杵怒曰："石在寺已百余年，尔贪心觊觎，载此焉往？不异回，首立碎杵下矣。"其人惊觉，亟返诸寺，而焚香谢过焉。

关帝显圣书额

湖州昆山之麓关帝庙，前明潘司空季驯所建。潘治河称最，而夙奉关帝虔。其筑高家堰也，工屡溃，积诚默祷，梦帝谓曰："堤有蛟为祟，功故难施。可备石灰数千石，择某时日投诸河，勿失。"寤如关帝指。届期投灰河中，水鼎沸，俄见两蛟昂首起，倏有白光如虹，自云际下贯其首，河水尽赤，蛟蜿蜒而毙，堤立成。后归里，遂建庙以酬帝佑。落成，欲书额未就，忽一老农披蓑来谓曰："诸君欲书额也，我当任其劳。"众笑且斥，会圬者有墨沈置殿中，农以敝帚濡墨，振腕而书，众曳止之，力迅猛莫能阻，书毕掷帚而仆，乃"汉寿亭侯"四字也，末以帝讳为款。众方诧异，而公适至，视之笔力遒劲，英气郁勃，惊叹曰："是岂农人所能？殆帝显圣以成此额也。"顷农苏，询其事，茫然莫解。于是焚香再拜，悬额殿庭，至今皆瞻仰焉。

邵公神奇断狱

雍正中，豫省某县有富翁，老而无子，以其婿经理家政，凡资财悉付之，婿俨然以嗣子自居。后翁侍婢有娠生子，翁怜其少而惧婿生异心也，不敢言，将俟稍长而析其产。无何，翁以暴病殁，婿逐婢与儿。婢携儿鸣于官，婿贿嘱戚党，皆诬非翁子。聚讼数年，婢知力不敌，时儿已长成，乃含忿行乞他郡，每抚子而泣，悲动路人。一日至清苑县，或询知其故，谓曰："吾邑宰邵公青天也，何不诉之？"值宰出，妇哭诉舆前，邵细诘之，曰："尔情似实，可投状来。"好事者遂怂恿以状进。邵请于制军李公，公以越俎为嫌，邵曰："公第主持之，泾渭可立判也。"归取狱中大盗，指河南某巨室为窝主，讯成而关，取其婿。婿至，邵庭鞠之，婿极口呼冤，盗曰："尔翁起家，咸赖我辈，尔房舍、几楹，门窗何向，皆所熟睹，今尔享成业，令我辈在缧绁中耶？"婿惶迫诉曰："翁生前所为，实不知之，且我婿也，非子也。彼子不肖，久经飘泊外出，我不过代持门户耳。"邵曰："渠果有子，尔尚识之否？"曰："识。"邵令以妇儿见，婿大呼曰："是真翁子矣。"邵笑曰："子既非假，何不以家产给之？"婿俯首称罪，案乃定。李公闻之叹曰，"良吏也！"荐擢通州牧。

蒋太史梦游冥中

蒋太史士铨，铅山人。乾隆甲戌官舍人，请假南归。梦步月山凹中，见一人踽踽独行，恍惚似同年某宰南昌者，谓

曰："君官斯土，岂乏驺从，何简亵乃尔？"其人曰："余舆骑在此山后，请偕往观之。"携蒋崎岖而前。少顷，旌幢仪仗满山谷，其人升舆不顾而去。蒋愤其无礼，徘徊间，顿迷归路。峰峦崗岁，溪涧潆洄，莫知所适。山畔有僧，瞑目趺坐，就询之，曰："山名虎口峰，不可前进，宜南行。"如言行里许，遇巾服人拱立道左，云系书吏迎抵新任者。时惫甚，命备车马，吏曰："荒山中无地可觅，前山有寺可稍憩。"导之往，寺门左右各塑泥马一，皆有仆夫控驭。方向神展拜，仆夫已控马立阶下，吏请乘，疑惧未决，吏倏乘其一，凌空而起，仆夫随之，去如电。蒋无如何，试骑之，疾如前。顷落一山巅，马及仆夫俱杳，惟吏侍焉。山色类煤土，履之则簌簌下坠，势将倾跌，而暴雨猝至，徬徨莫措。忽山麓一人持伞而登，便捷如履平地，掖之下。至一处，宫殿嵯峨，类王者居，书吏等已不知何往。信步入大门内，东西列二井，东井洞若天日，其下房舍历历可数；西井则黑气迷漫如重雾，茫无所睹。左庑下设大甑，有妪执炊，火荧荧如豆，问之，曰："东井天堂，西井地狱也。"俄见一人披发徒跣出，径投西井中，妪曰："此自作孽者。"问何无械系？妪曰："阴曹不比阳世，有罪者知无可逃，皆行自投，无须缧绁也。"蒋始悟身入冥途。询己何以来此？妪曰："不知也。闻王今日宴阳间贵客，得毋君是耶？"言讫，闻内有呵殿声，妪曰："王登殿矣。"蒋欲入观，妪固止，自墙隙窥之，堂上坐冕旒执圭人，仪状雄伟，阶下鬼卒罗列，狰狞可畏。妪曰："可速出，勿累我。"蒋甫出，门尽闭，顷之，门复洞开，有吏前致词曰："王俟君久。"蒋入，王降阶而迎，谓曰："此地事颇繁，特屈君助理，君勿固却，届期当相召矣。"蒋不应，拍案而呼，蘧然觉，以为幻梦也。顷复睡

去，仍至其地，堂中列长几二，位皆虚设；左右悉列短几，半有人坐其上，内一人曰："子来乎？王亦荐贤美意，何辞为？"视之，乃房师冯君秉仁也。告以亲老子幼，冯潸然曰："吾未了事尚多，岂当来耶？"蒋大哭而醒。晨起，念梦兆不详，有卜者某居藩署前，占颇验，访之，不遇。时方伯为太仓王君兴吾，与蒋有旧，进署告以故，王曰："前人有类此者，诵《观音经》得无恙，盍归修佛事，以希神佑乎？"归遂病，详以告母夫人。母平时奉佛甚虔，命蒋处书室，己竭诚露祷，嘱至危急时诵佛号，不可忘。夜三鼓，神思惝恍，倏见珠旗羽葆充满庭院，请蒋登舆，甫举足，觉有异，欲返步，而左右环绕逼近，若将迫之登者。遂朗诵佛号，仪卫逡巡渐却，复连诵数十声，一时纷纷散失，乃苏。自此遂愈。

李氏守节自经

李氏，钟祥民人克辉女。赘婿周子，体素羸弱。婚夕，甫成礼即晕仆不支，逾月而卒，未合璧也。氏椎心泣血，誓以身殉，父母防之谨，不得间，乃强起视息，持三年服。服除，讽令改适，即断发剺面，吁天自矢，父母知不可夺，许其祝发为尼。氏念籍此可绝觊觎，恐有乖于礼，乃请命于宗之长，谓曰："守节固佳，而发肤所受，不可不爱。且一为尼，其如不能别嫌疑何？"氏呜咽曰："儿知所处矣。"沐浴更衣，阖户自经。

太素脉

傅之元，字木希，长寿人，少习举子业不第，弃而习医。遇异人授秘传，精太素脉理，谈祸福多奇验。顺治初，遨游公卿间，无不推重之者。豫抚丁公聘至署，诊其脉贺曰："公脉君相二气交和，荣擢指日矣。"未几，节制两湖。诊李廷尉，谓曰："秋得春脉，弦且长，草青时当痛左胁而终。"届期病发，医治不痊卒。张中丞湖阳闻其名，延致之，退而告人曰："抚军脉大粗且急，禄位虽显，恐他年有蹉跌之虞。"刘方伯缘事罹重谴，众忧不测，傅诊之曰："无恐，不过贬谪耳。"既而俱如其言。学使李公不信其术，欲试之，使二女子年相若者各出一手，隔帏诊之，曰："脉气清浊不一，缓急各殊，应出二人，且有贵贱之别。"李不觉喟然曰：神乎技矣。盖令其女与婢同诊故也。

弁山鲎怪

湖州弁山有鲎怪，种类甚繁，常幻人形往来村镇间，自言白姓，服饰翩翩，俨然世家子。或异而穷其迹，则入弁山中而没。近村禾麦将稔，恒遭掠取，其来必以午，有气如虹，色间黄白，俄顷弥漫阡陌，比散灭，刈割殆尽，村人望气辄鸣钲相逐，乃退。有归安某贾于川者，将治任，遇一少年，容服都丽，询贾所往，具以对，还诘之，曰："余弁山白氏，亦客于此，有书函希便致之。"贾许诺。少年即于袖中出一物类竹管，长五寸许，裹以红绫，两端皆用彩丝束缚，授贾曰："入弁山东行二十里，村尽有石门即余宅，以此付家

人，当不令君徒劳也。”贾归往访，村落鳞次，舍宇华好，果有石门如少年言，叩之，一美妇人启扉出，贾以寄书告，且持管示之，妇接受审视曰：“果吾郎君物。”延贾入。门庭雅洁，花树扶疏，迥非凡境。比出，妇持米碗许赠曰：“劳客远涉，薄物相酬，幸勿却。”贾鄙其啬而重违其意，勉纳诸囊，行数武，即倾弃道左。顷探囊取他物，得巨珠数粒，默念囊中焉有此，适所馈米得无有异？亟返故处寻觅，舍宇俱渺，第见白雾迷濛，而所弃米亦颗粒无存矣。

苗人蛊术

滇南苗人妇多蛊惑术。有北贾至其地，与一妇狎，越数载将归，妇挽留，不从，因曰：“蒙君眷恋，今远别，无以为赠，有药一剂，服之可以疗饥，无需饮食也。”其人服之而行。过逆旅，主人见其面色异常，问之，讳不肯言。主人正色曰：“君必有所私者，已中其毒，不言且殆。”其人恐，以实告，主人与一药丸，戒之曰：“服此入夜必吐，任其吐尽胸膈物，勿以烛视也。”及夕，如其言，觉有物自喉中出，及地有声，逾刻乃止。。天明视之，尖刃七柄卓立榻前，遂获无恙。

天罚我以报君德

中州有士人某，入闱神思瞀乱，竟日不成一字，及夕，梦人谓曰：“汝若做一字，便不能中矣。”醒而不解其故。至次日晡犹未成稿，忽闻邻号大呼可惜者再，惊往视之，则卷为墨沈所污，其人面色如灰，慨然叹曰：“余诸作颇费经

营，惜时追不及易卷，君如不弃，愿以相赠。”某喜而受之。及榜发，中魁选。越数日，同号生来贺云：“君必有大阴德，故造物令我为君捉刀也。”某曰：“生平无他长，惟某年月日山行，天将晦，见少妇策卫而驰，忽失足坠涧中，呼号无应者，彼时急于拯溺，不但不及于乱，即邪念亦未敢萌，送至坦途而别。”同号生抚然为间曰：“噫！此天罚我以报君德也。”先是妇归，以情告夫，夫疑莫释，遂离之，盖即同号生之妻也。时其妇尚未改适，归而亲迎焉。

狼食小儿

陕西洛南县，环万山之中，向不产狼，乾隆丁卯秋，狼忽麇至，大为民害。第在城西黄柏川三十里内，无越界他往者。所食惟小儿，若成童以上，虽遇诸途，即曳尾退，乡里患之。每置小儿于密室，狼辄破牖攫之去，遭其吞噬者不可胜数，猎人多方捕之莫能得，有老者曰：“六十年前，城东北鄙山巅建二郎庙，曾有此异，后拆毁患乃息。今闻寺仍建山巅，得毋因是乎？”众往论之，弗听；鸣于官，官因事涉荒诞，弗之理，而狼患益剧。监司张公坦行部至洛，居民环绕泣诉，乃立命毁之。寺甫拆，村人报获狼二，暨拆毕，狼迹杳然，不知所往。

王疯子奇术求雨

王疯子者，洛南西梁原人也，有奇术。适潼苦旱，副使闻其名，招之至署，问以祈祷事，曰：“不需他物，只妓女二三人同处空室，扃其户而自牖纳饮食，雨可立降。”副使

怪其诞，业已致之，俟无效将加之罪。越数日，旱魃愈炽，天无纤云。副使愧为所愚，遣使密瞰之，见其与妓赤身游戏，归白副使，副使怒命擒之，众甫排闼入，忽雷声轰然自内滚滚而出，响振墙宇，阴云四合，大雨如注，沟浍皆盈，乃礼而归焉。

一生阴隲畀汝

邵可立，商州人，万历戊戌进士。任山西布政使，多隐德，年八十余犹矍铄健饭。有侍婢悦之，受孕生男，弥月婢抱至邵前，邵摩其顶曰："儿生也晚，无产业可分，将余一生阴隲畀汝足矣。"乃于郭外构茅舍数楹，置田十余亩，使其母子居焉。盖邵已有两子，析居多年，察其无让产意，且恐见逼，居于外以远害也。明末流寇破商州，屠其城，两子靡有孑遗，惟此儿以村居免。大定后，田产尽归儿，迄今宗支蕃衍，书香不绝。

闱中老人示梦

海阳修某，赴乾隆庚寅恩科乡试，途遇夫妇二人，携幼子哭之哀，异而诘之，乃贷富室金，将鬻子以偿者，修恻然曰："尔鬻此子犹有他子乎？"对曰："夫妇四十余矣，只此一脉，计无所出，不得不割爱耳。"修乃计其所需，倾囊与之。两人泣且拜，愿求姓氏，修不告而去。及入闱，题为"孔子于乡党"句，属思未就，夜梦老人告曰："此题作两扇格必元。"遂惊觉，即以宋鲁分股。场后，见一人泥首于地，视之，即鬻子人也。坚请过其家，甫入门，见壁悬绘像一轴，

与梦中叟宛然无二，询之，为乃父之遗像。乃榜发，果登首选。

守宫坠几妇冤得白

汉阳有贾人妇，素坚贞，贾贸于外，数年不返，贾之族第常称贷于妇，妇厌之频也，未之应，某衔之。会中秋，贾适归，妇喜为烹鲜，于葡萄架下饷焉。食毕而贾死，通体青肿若中恶者。妇哭而告诸邻，适族某至，哗曰："兄中毒，必嫂不良，因奸毙之也。"鸣于官，搒掠备至，遂诬服，而终无实据。宰中夜徘徊，忽一守宫坠几前，心动。次日亲验其地，视葡萄根粗于拱，枝叶密蒙，盖数十年物也。令烹前物置原处伺之，顷叶底有守宫无数头皆下垂，而涎落于盎，饲犬，犬毙，妇冤乃白。

松萝茶能解猪首毒

北贾某贸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数人之量。有精于岐黄者见之，问其仆，曰："每餐如是，已十余年矣。"医者曰："病将作，凡药不能治也。"俟其归，尾之北上，将以为奇货。久之无恙，后细询前仆，曰："主人食后，必满饮松萝数瓯。"医爽然曰："此毒惟松萝可解。"怅然而返。

洪洞县尉

傅某，会稽人。操舟为业，夜闻二人语河干，一曰："明晨有跛牛过此可代矣。"一人称庆者再。起视无所见，异而伺之。凌晨，有汲水妇人蹩躄而来，问其姓，曰牛，乃

代为汲而止之。夜复闻聚语者曰："尔何不索替去？"答曰："被洪洞县典史救之矣。"傅讶且疑，亦弗以为意也。他日探亲暮归，见田畔一人往来撑拒，若格斗状，比近前，剧仆于地。询之，云："适为群鬼所困，急不得脱，一鬼忽称洪洞县典史来，倏然而灭，遂晕仆。"傅频闻预兆，乃慨然作出仕想。悉鬻所有，赴都为吏，期满考选，果得洪洞尉任。数两载以忧归。服阕，复选其地。凡三，任洪洞尉以终。

抱贞守义出于童稚

安宁吴氏女，生周岁而母殁。稍长颇慧，其父口授《千字文》及《女孝经》，皆能背诵。同里有陈姓子，年相若，亦聪俊识文义，因许字焉。女七岁以痘殇，陈子闻之，不辍泣者累月，陈异且怜，将另聘，子坚不可，曰："非儿偶，宁终鳏耳。"父呵止之，乃强委禽于许氏。逾年，有闻吴女墓中哭泣者，吴往觇不谬，掘之，女果活。言："初葬时实不死，母每以糕饵饲我。两日前忽曰：'汝父当至，吾去矣。'遂不复来，不意重见天日也。"既而知陈子另聘事，辄涕泣不食，父慰之曰："以儿才慧，何患无良缘，奚必陈氏子？"女拂然曰："女子之义，从一而终，苟逾初心，岂忍偷息人世？"吴往商陈，适陈子闻吴女之复生也，悲且喜，亟寻旧盟，父以业缔许氏婚难之，因以情告吴。吴转喻许，许愠曰："欲吾女为媵耶？否，则离婚可耳。"许女愿下之，弗听。女闭门而泣，目尽肿，各相持，久之莫能决。质于官，官廉其情，叹曰："抱贞守义，出于童稚，尤不可及，当两归以成其志。"乃题其闾为"贞义之门"。

卷十六

翁孝子

翁孝子蓼野，余姚人。父大环为邑诸生，偕友游粤，过楚，阻风新塘。一夕失其踪，同舟遍索不获，以夙有“弃儒冠，食烟霞”语，意其遁去。三载音信杳如，妻以忧卒，蓼野昆仲俱幼。既长，补诸生。同兄至楚寻父，久不返，其姊遗书责之曰：“汝两人俱无所出，今不归，可谓孝乎？”乃返。终日悲涕，废诵读，伯叔规之，乃强起应举。雍正癸卯成进士，思亲益切，刺臂书血疏祷神，祈签有“已分天涯成死别，岂知意外得生还”句，悲且喜，与家人诀曰：“此去穿云入壑，若不与父同归，誓不生还矣。”历山川，走风雪，险阻备尝，经数载终无所遇。复至楚，维舟新塘，若有所感，昼夜望河号痛，矢以身殉。一日，有老人郑海还者，言及其弟海生少时被溺，凭已溺者尸浮出，因舁尸葬日沙洲。询其状貌与父同，被溺期亦与父泊舟时合。适海生已殁，其妇出一钥云：“洲葬时，见钥袋制绣精工，解而珍藏之。”立命使持告其姊，果系昔年手刺奉父者。信乎，诚能通神，而“生还”二字应郑氏兄弟名更奇矣。乾隆癸亥，蓼宰武陵，建祠新塘，旋擢道州刺史，距新塘甚迩，足征至孝所感。寮寀宴会，有演《周瑞龙寻亲》剧者，声泪俱下，不终席去。同人哀之，不复演此剧云。

蛛落冠缨绕丝三匝

乾隆初，汉阳汉阴里有娶新妇者。是夕，新郎遗矢园中，偷儿逾垣杀之，袭衣冠与新妇寝。夜半，尽取其钗钏出，妇惊愕，不敢问。天明，翁见子被杀，诘妇，语其故。翁疑妇夙有外遇，鸣官刑鞫之，坚不承闻。令炳知妇冤，莫解其由。祷神，有蛛落冠缨，绕丝三匝，弃之，仍绕如前，异焉。微服出访，憩酒肆，问有朱三其人乎？曰某村有朱红丝者，行三，新设旅店，生计颇丰。往瞰之，方聚党呼庐，朱屡北，钱且尽，愤甚，出金钏为质，即妇物也。拘而讯之，置于法。

树能著异各有邪正

钱塘某帅欲伐黄相国茔木建署，梦金甲神求救，不允，忽惊叫曰"神射我矣"，遂以心痛死。苏松方观察国栋，造舟缺材，伐阳羡善卷洞前古木，梦七男子黑而伟，环跪哀乞，弗许。促斫之，血出射木工死，方亦惊悸卒。慈溪张昺令铅山，见大树妨稼，率众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叱之，忽不见。比运斤，血注，昺怒，立仆之。巢中坠妇人二，系妖魅摄去者。昺官至四川佥事。夫同一木也，皆能著异，而伐者所遭各别，岂人与木各有邪正欤？

蛇蟆含水吐雹

洛邑书堂山在县治西北二十里，村人入山采樵，见壑中

修蛇巨蟆，含水而吐成雹。顷，黄云起谷中，雷声殷殷，雹大如卵，西梁原二十里禾稼无存。白之官，值西北有黄云起，邑宰率武弁登城楼，枪炮击之，云返雹止。居人率以为法，雹不复为患。

汉阳王节妇

节妇王氏，汉阳人。家贫，夫代人操舟为活。生子女各一，俱幼。他日渡江舟覆，氏闻信奔赴江干，觅尸不得，沿岸哀号，声震波际。水忽中分，涌夫尸出。苦无棺，枕尸而哭，不绝声者信宿。乡里哀之，醵金殓其夫。氏以敝裙裹土，累积成坟，十指俱秃。或讽其再醮，氏痛哭曰："妾年甫二十余即失所天，忍隐作未亡人者，冀子女成立，慰夫灵于地下。尔必夺吾志，是速吾死也。"言讫，抢地呼天，血泪交迸，自是无敢言者。氏饮冰茹蘖，备历艰辛。子长，奉母孝；女适人，事舅姑有贤声，皆氏教养之力也。苦节五十余载，今现存。

劫数焉逃

余邑有数人行道中，风雨骤至，趋避古寺，雷霆大作，旋绕寺侧。众相谓曰："有应遭雷击者，当自首，聚死无益也。"适寺外有石磨，一少年指示曰："我辈各出，绕磨一周，以听天命。"互相推逊，少年挺身先出，雷声如故。众以次出，俱无恙，各趋入。独一老者战栗不敢前，群哗曰："劫数焉逃，速出，勿相累。"老者哀祈不已，众怒，举而掷诸外，忽轰然有声，殿宇倾塌，寺中人无一免者。

紫檀沉香为爨

余郡宦室某，家富有，及子孙贫乏，取祖遗花梨紫檀诸器毁之以供饮。或讽其易薪，则以为耻。又，余长兄东牟赴邻村饮，忽闻异香，迹至某旧宦家，香自灶中出，盖以沉香为爨也。询其家，祖遗颇多，皆长经二尺许，每薪乏，辄爇之，尚余其一，乃以柴数束易归。石崇以蜡代薪，不足奇矣。

彩罽

予戚张姓，有祖遗彩罽，纵横各丈许，鲜丽耀目，伸之可长数丈，缩之如故。传为前明魏珰籍没物，乃祖得自京邸者，后有人重价购去。稗史载倭船至浙贸易，欲登陆，众弗许，倭持毡径数尺，谓众曰："但得容此足矣。"众易而许之。及登岸，伸之渐阔，众毕登，遂为寇。足证所载非诞。

遣戍遇狐

前明浙江遭倭寇之变，绅士株连者众，太史某以末减遣戍。一日行失道，天且暮，路旁有小庵，虚无人，因憩焉。役谓太史曰："腹馁矣，吾欲投近村觅饮食，且以饱君，君勿逸。"太史曰："吾锒铛被体，将焉往？"役去，太史蹲佛座后。更余，佛座上忽有光烂然，一狐向佛九拜，席地一转，皮褪落，乃一绝色妇人。踞蒲团而坐，口吐莲花一朵，清芬袭人，娇冶可掬。吸而入，再吐成两朵，随吸随吐，九

次得莲花九朵，妇人意甚自得。遗皮距太史不数武，潜以足勾之藏于身。更阑，妇将去，取皮无有，突见太史，惊曰："君何人？乃在此。"太史曰："吾憩此久矣。"妇曰："吾物君藏之耶？如见还，感且不朽。"太史曰："若饷我以莲花即奉还。"妇曰："吾养内丹，百余年始得花一朵，今有其九，功行非易。君如夺其一，则吾之功行不完矣。"太史不允。妇不得已，吐莲花一枝，太史吞之，温暖达脐下。妇曰："可还矣。"太史坚不与。食其花过半，举体轻健，锒铛俱坠地。妇叹曰："吾苦修多年，乃为君有，吾亦不能生矣，不如尽与君。来日君觅至某林吾邱首焉，以礼葬我，即君所以报也。"悉以莲花归太史，得其皮急驰去。役回，见太史刑具尽脱，容光焕发，请其故，具以告。役拜贺曰："此天赐也。君不须赴戍所，吾愿终身为君执鞭。"太史不可。觅至某林内，果有死狐，葬以礼而去。太史赦还，徜徉山水间数十年，后犹有见之于终南山者。

铜　　鼓

浔州北江铜鼓滩，汹涌湍驶。万历戊午午日，白石山中人掘土，获铜鼓一；渔人于滩亦获其一，俱献之官。一置文庙，一置观风楼，寻俱失。雍正初，北流县农夫获其一，完好无损。滩下忽有物衔波啮浪，隐隐如跃。渔人纠众举之，铿然又一铜鼓也。权之，重百余斤，高一尺六寸，面径二尺六寸，腰微束，中空，面有蟾蜍叠踞，大小各六，中边圆纹六十二道，旁两耳如环。置城隍庙中，寻亦失。或传马伏波征交趾，舟载骆越二铜鼓，跃入八桂江中，即在此滩。《纲目汇编》："韩雍用兵两粤，军门设铜鼓数十。"或为襄毅

所遗，未可知也。

巨　　蝎

四川松潘，有猎户山行，见一青衣童子，背坐石畔。俄，鹿过其前，战栗而跪。疑为妖，举铳击之，狂风陡作，童子忽不见。遍人踪迹，一巨蝎死洞前，长丈二有奇，鸣官贮县库。

黄巢时猕猴

乐陵诸生郑某，后园有楼颇轩敞，人迹罕到。每闻笑语声，咤而登梯，见白髯叟徘徊其上，貌甚古，叱之，叟曰："此楼幽寂，暂假栖止，无碍于君，且备谈友，可乎？"词意和婉，有儒者风，不觉心折。诘所从来，曰："我猕猴也。黄巢时，同白鹤、师一道人炼丹劳山巅，数年后心颇灵通，口不能言。丹成，师曰：'尔随我有年，各给一粒，服之可仙，热极戒饮水。'师服丹后，习习风生，乘云而逝。吾与鹤各服其一，觉热自丹田起，俄顷，遍体若蒸。鹤不能耐，下饮涧水，立化为血。余惧甚，强持少顷，毛落身轻，可御风往来，而口亦能言矣。"郑富于学，询前代典故，言之如目睹，微与史传异。叩以休咎，不答。郑每暇辄携樽对谈，相处十余载。一日谓曰："吾将有海上之行，与君别矣。"未几，郑染病殁。

龟 报 怨

山阴有蔡瞽者，喜食龟。其法：以敝草履裹之焙火中，越宿取食，历年食无算。一日得龟颇大，如前法焙之。夜半火起，房舍尽毁，资财荡然。比明，有人过其处，见巨龟负零星草履蹒跚于地。盖自火中逸出，而余火遗入积薪致此灾也。咸以为龟能报怨。

吸 墨 石

黔省有贾人贷富室金者，还金验券，倍所贷数，贾以改券控官。审视无粘补痕，惟笔法稍异，鞫之得其故。盖以吸墨石吸其原数字迹而添改者。按吸墨石闻产自外洋。渔洋说部载晋阳人于古墓中得玉签一枝，以试字，墨迹顿脱。殆与吸墨石等。物性之相制，有不可解者。

服之不衷身之灾也

余郡巨室公子某，性佻达，好奇服。一日探亲他郡，屏仆从，独游巷衢，见演戏术者，探怀中金屡投之若粪土。时有剧盗未获，县役见其行踪诡异，恐为盗伙，执而私拷之。以实告，役唾其妄，益加搒掠。比仆知奔救，已奄奄一息矣。官闻之立械役重惩，而某公子竟死。又，江南有逸盗，官缉之急。捕卒见一人著奇衣冠，贸然独行，疑焉。尾至一楼，众欲登内，一黠者请先往觇之。其人方凭栏啜茶，卒潜立其后。饮毕，即举盏向后，令卒接受，若役仆隶然，卒急

退告众曰："此憨公子，非盗也。"既而访知为某宦子，几受辱。左氏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二公子可以为鉴矣。

二物破笼飞去

阌乡喻姓妻，产二物，具男女形，女三目，男四目。眉介其中，顶竖双角，毶毛遍体，脐下垂皮三寸余掩其私。家人欲毙之，喻曰："凡产怪异，固无有育之者，安见其必为人害也。况怀娠旬月，不能无情。"乃置木笼中饲之。月余，高与笼齐，声啁啾类鸟语，见父母有依恋状。一夕雷雨大作，破笼飞去。历数年，喻染疾垂危，妻侍药倦寐。炉内火起，延及房舍，而积薪满户外，夫妇呼号，谓无生理。忽大雨如注，火顿息。仰见云雾中有二物，宛然当年所产者，转瞬而没。

柳条击蛇

予族人某，偶折一柳条，遂酷好击蛇，蛇遇无能免者。凡墙孔地隙，垂条引之，即有蛇跃出，应手而毙，所杀不下千余头。视柳条如拱璧，不释手。他日浴溪边，忽见一赤蛇昂首而前，势甚猛，忘携条来，乃急奔，蛇尾其后，遇田夫锄杀之始免。惊悸成疾，愈后取柳条试之，不验矣。

仙人洞

徽郡黄山多深穴，传龙潜其内。每值旱，土人缒下取水

出，即投铁穴中，雨随至。雨足，取瓶水倾之，立止。乾隆辛未夏，经月不雨，众登山觅龙穴，遇一老叟指其处。有吴姓者下取水，绳断坠。穴内无水，但见亮光如月，迹之行里许，渐开朗，奇花异卉，目所未睹。有野果一丛，形如枣，色黑，采食之，甘芳满颊。复行里余，有物类水牛，狰狞可畏，络绎不绝若酣卧者，乃蹑足而过。光渐暗，路亦渐狭，蛇行数十步，顿觉天日晴朗，审视，已出洞外，众见之，竟呼以仙。吴愕然问故，众曰：洞名仙人洞，向无入者，今子自内出，非仙而何？询其地，属太平郡，去歙六百余里。木叶黄脱，已届深秋。奔归，妻女皆著缟素，见吴至，哗为鬼。吴述其由，乃惊定而喜。母以思子卧病，取洞中果奉母，食之病立愈。母子今尚在。

黑　米

康熙甲子，武昌郡广福坊掘地，得黑米数十斛，坚如石，炒研为末，治膈症如神。传为伪汉陈友谅积粟所。又天门学宫，前明改建北郭仓基地，亦掘得黑米，治疾颇验。乾隆丙申，黄州重修郡学，疏浚泮池，池地积米甚夥，色似漆而坚，治病效如前。人争取之，太守王公廷栋恐系前人镇压物，禁而掩之。

梦女子持桂花

荆郡诸生某，赴省试，宿逆旅。前夕，主人梦女子持桂花一枝立客舍中，而生适至，以为预兆，殷勤备至。生询其故，色顿变，即束装归。主人挽留之，竟去。盖生有婢名桂

花，遭其挞死。知冤孳相寻，必为祟场屋，遂决计归，终身不入试。

换　　足

沔阳民人某患瘫疾，两足屈而不伸，有某宦见而怜之，养于家。某人每岁以手代足，往朝武当，十余年不倦。一夕，梦入宫殿，见冕旒人谓曰："伸足来，为尔换之。"翌日，遂步履如常，夙疾顿瘥。

盐商负狐罹祸

江南盐商汪姓，富甲诸郡，晚年缘事获重谴，资财荡然。传其少时流落仪征，担盐为活。早行，遇少妇泣于路，询之，以新寡无归告，遂纳为室。汪患贫，妇发地得多金，籍之贸易，成巨富。妇居恒，谓汪曰："殁后，礼葬我，感且不朽。"许之，不解其故。一日雷霆暴作，妇震毙，裙裳如蜕，一狐死榻上。汪耻之，顿悔前约，弃郊外。未几罹祸，咸谓负狐之报也。

掘地求金

莱郡有张老人者，家富有，每掘地求金，无不应。众传其异，郡守闻之以为诞。九日登高，召至，蠢然一叟也。试其术，老人曰："环山皆石，无寸土，乌得金？"守怒曰："否，则妖也，当毙杖下。"老人窘迫，漫以足蹴地曰："金在此。"掘视，果不谬。老人殁后，诸子析居，启箱箧，

金悉化去。

绝粒不饥

汉阳王氏妻，素不茹荤，日采马齿苋、马兰头诸野菜煮食之。一朝绝粒，经年弗食不餐。神壮容腴，迄今三十余年矣。或谓偶食仙草，未知然否？又甘省某公子妇，患病年余，痊后不火食，终日惟食热水一二盏，或鲜果数枚。历数载，面色转少，连生二子，无他异。

驱蛇书

吾邑蒙师某，得驱蛇书藏箧内。徒俟师出，启诵之。忽见蛇无数，衔尾而来，惊悸莫措，蛇渐逼近，窘极，跃几上。蛇环其下，众惊告其师，师至曰："此不知遣法也。吾在外，法不能施。"书数语于衵衣上，谓曰："诵此可望活，不然，将及我。"掷与之徒，未及接，一大蛇昂首吞啮，师狂走，徒皮骨尽化，血水淫淫而已。

酬以三艺

江南诸生郭某，应雍正壬子乡试，文机顿塞，竟日未成一字。邻号一老叟，吟哦自得，顷之声寂，俄拍案大呼，趋视之，卷幅血迹淋漓。讶而询其故，云："三艺成，颇自喜，忽神倦，伏案而寐。见二人来，引至一处，宫阙嵯峨，有王者南面坐，责吾前世负郭某三千金，当酬以三艺。惊寤而鼻衄盈卷上矣。此行无望，但不知郭某为何如人？"郭闻

之矍然曰："我是也。"取卷面示之，名姓不爽，叟举卷授郭，遂冠多士。

丐妇呼冤

关中有老夫少妻者，日以絃讴行乞，晚宿山穴中。一日，夫为山石确礧伤足，不能行。同伴有黠少年，垂涎其妻，谬相款曲，夫不疑也。久之病甚，少年乘间扼其吭毙。强与妇私，绐之曰："夫死无依，从尔固便，但遗骸暴露，恐为虎狼食，曷掩之？"少年从其言，仍相逼，妇复曰："既永相合好，何草率若是？当乞市杯酒，作合卺欢。"少年欣诺，遂同行。及衢，妇乃持少年呼冤，众询其故，鸣诸官。

半载不罄非夫

徽有富室某，家累巨万，悭吝异常，坐无宾，厨无肉，敝衣粝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子喜挥霍，父在不敢肆。父殁，或戏曰："若翁所有，能守之十年乎？"子攘臂起曰："阿堵物不半载罄之，非夫也。"性好客，会食常百余人，意未足，使仆候道左，无论识与不识皆要致之。一日无客，客或稀，则悒悒不乐。夜闻歌声乃酣寝，稍间即寤。每夕演剧达旦，厌则易以新声，有佳音隔数百里必多方购致，千金弗惜也。闻有撒金之说，欲试焉。剉赤金为屑，旭日方升，登高扬之，霞彩缤纷，金光耀目，即狂呼称快。每午必出游，载白镪无算，抛旷野中，老幼男女争夺之以为乐，其它糜费类此。未及半载，室如悬罄矣。

武举刺狐

威县武举刘某，夜观书，忽来靓妆女子立灯下，心知为鬼狐，不少动，徘徊久之始去。虞其次夕复来，藏利刃以待。夜分果至，尽态极妍，蛊惑多方。刘观书自若，顷，出纤手掩卷，复偎傍刘怀而捋其须，刘持刃刺之，呦然有声，化红光一道冲门而去。天明，狐大小数百叫嗥踵至，瓦砾砖石忽如雹落。家人俱无所睹，惟刘见其形，麾众持铳击之，乃纷纷窜灭。

油米自两穴流出

建昌东鄙从姑山有两洞，穴大如钱，并列岩畔，油米自内源源而出，足寺僧一日用。每晨如是，不减不增。后有僧嫌其狭，凿而大之，油米顿竭。经月余仅流米合许，油涓滴而已。今尚然。

台湾玉山银山

台湾玉山，在万山中独高，远望如积雪，遍山皆美玉。番人不知，外人又畏番莫敢近。每遇晴霁，望之莹然可爱。又银山有矿，积镪皆大锭，不知何代所藏，康熙中有两人常往取之。台厦道王公闻而异焉，命仆挽牛车随两人行。既至，见积镪如山，恣取满车，迷不能出，尽弃乃得归。明日，更率多人，薙草开径，入失故道，寻之累日不达。后两人亦不得复入矣。

神泄雷击殿宇被焚

嘉兴守某乘舟赴任，夜泊河干，寻一官舫同泊水次，询之，亦嘉兴守也。讶焉，投刺造谒，有达官出谓曰："吾与君忝系同寮，但有幽明之别耳。"守心知其异，不敢诘。抵任后，常梦中往来，相得甚欢。凡有疑难，叩之立剖。一夕，守见神有不豫色，问之，曰："太夫人于某月日应遭雷击，奈数定不能为力何？"守闻之，泥首哀祈，神沉吟久之曰："人生衣食禄，冥间咸有主者，禄尽则夺其算。君可倍以奉之，俾得先期逝，厄可免矣。"守事母孝，如神言，未几病殁。逾旬忽雷霆大作，电光旋绕柩旁，守默计正届期，亟以身翼柩，呼天泣血。顷，雷电直向城隍庙而去，殿宇焚毁殆尽。

证记载之诬

说部载："武冈于梓人任登州郡守，部民有讼其家人被虎伤者。守命吏持牒焚山麓，顷，有虎自峰畔来，弭耳帖尾，随吏赴公堂，跧伏阶下。守数其罪，杖而遣之。"按登郡崇山峻岭，绵亘数百里，从不产虎，虎患何来？余登郡人也，录之证记载之误。

惑于风水败家

楚北杨某，业贾致富。耻未学，令子侄习举子业，从无入泮者。谋诸堪舆某，指其父墓曰："此绝地也。骨已朽，

富且难保，况贵耶？若移葬善地，富贵可两得矣。”杨惑其言，掘地尺许，有青红气数十缕滚滚而出，俄结联成片，弥漫山穴。堪舆曰：“此煞气也，正欲消除耳。”及棺启，貌如生，顷，肌肤顿化，惟余枯骨，追悔无及。杨体本丰硕，其子女如之，自是渐尫羸，子女亦然。未几杨殁，家渐替。俗呼其茔地为肥猪所，乃佳城也。遭怨家忌，贿堪舆败之。

道人降巫

甘省有巫某，精术数。凡新殁者，必延其视含殓，否则多不详。李生父殁，巫适外出，不及待，另延他人殓。巫忌且怒，谓李曰：“子不待我而误听瞽言，祸将不测。”生斥其妄，巫曰：“夜敢独宿柩旁，方知余言不谬。”生夙负气概，诺之。顷，有道人来，目生曰：“君神气晦暗，必有谋不利于君者。”生骇，以巫言告，道人曰：“如彼所云，堕其术矣。须潜卧柩底，患可免。”生遵道人数。夜半，柩忽砉然有声，尸蹶然出，瞋目四顾，往来婆娑若搜逻状，闻鸡鸣始退入。比晓巫至，生益斥之。巫以再宿请，生亦无难色。道人复来，生告其故，曰：“今夜可徙卧炕上，寂无动，慎勿复尔，致蹈危机也。”中夜，尸仍跃出，径趋柩底，觅之不得，瞥见生卧炕上，以爪攫之，莫能及，屡欲登而足若痿，久之乃寂。翌日，生扬扬自诩，巫愤然曰：“若敢三宿无惧，当甘拜下风。”生欲勿许，恐为巫所笑，且翼有道人援，勉许之。迹其所，道人已预知，谓曰：“子违吾戒，殆矣。今夕必竭其术逻执之，无地可匿，将奈何？”生求之坚，乃授爆竹三。令夜踞梁际，俟其来，燃震之。生受归，

屏息以待。尸仍闯然出，勇猛胜前，满室跳舞。仰视生，即跃起，将及梁，亟燃爆竹投之，乃退，如是者三，忽不见，柩闭如初。日晡巫不至，生往觇之，尚键户寝。排闼入，磺气满室，已焦灼死矣。

助金合卺赙西旋

段楠，浮山人。任兴国富池巡检，乾隆戊戌以计典休，贫不能归。妻复殁旅，殡富池，侨寓武昌郡。将鬻其童养媳，浼所善某友介绍之。会有扬州童大成者，收觅古玩至楚，欲娶妾，友告以故，童闻而往。段令媳出见，童睹之恻然，曰："拆人婚姻，衍己嗣续，心何忍乎？且恐不祥。愿备数金为令郎合卺费，再赠赙助君西旋，勿久作他乡客也。"段惊喜过望，愧不敢受。适吴君业洪为童居停，力赞之，且解囊经纪其丧。闻者莫不嘉童之义而多吴君之玉成其美也。

稻谷佛

萧刺史丹山，家藏稻谷佛一尊，颇有神工，系稻谷雕成者。中坐一佛，二侍拱立，须眉如绘。其佛龛即稻壳之半，佛光即稻芒也。

张烈妇梭击夫弟

乐陵张氏妇，家贫茹荼，守志多年。一夕，闻有启其扉者，视之，夫弟也，以梭击之去。晨白于姑，姑舐犊，反不

直之，妇愧而投缳。置柩屋西隅，每夜有光如炬，辉耀满室，厝后光乃止。

席氏负堪舆

洞庭席氏，仕宦巨族也，先世富而不贵。与堪舆友善，谓曰："此处有牛眠兆，葬之贵可立致，然不利于点穴者。"席谆恳曰："果尔，当酬以多金，且奉养终身也。"遂为点穴。未几，目双瞽，席竟食其言。越数载，有术者进曰："此山势成剑脊，煞气未除，若依法治之，贵登五等爵矣。"席惑其言，于穴前浚双井，甫及泉，瞽目复明。后篮仕者至四品，每有蹉跌。术者即前瞽子，衔其负心而凿损其脉也。

一猪二熊三虎

兽莫猛于虎，施南则不然，民间有"一猪、二熊、三虎"之谣。猪有群有独，群者年未深，无大异；独者经数百年无可群，而群亦莫敢近也。合抱木啮如拉朽，大石豚击之立碎，虎豹遇诸途，咸避去，莫敢与斗者。

洞流五色圆石水晶

施南大田所枚马洞有泉，每日流出五色圆石数枚，居民拾之，次晨亦然。又野猫洞，经水涨退时，流出八方水晶石，石现山水人物诸状。通天洞泉中亦有类此者。

蕲州古墓

乾隆辛巳，蕲州道士袱里人掘地，得古钱一窖。众争取尽，露石扉，启之，左右列磁缸二，一贮油，灯光荧荧；一贮米，洁白如新。比入，灯倏灭，而米亦顿失。中列长几，供铜鼎一，高二尺许，纹斑剥陆离，奇古不可名状。其内幽深莫测，众欲穷之，陡起寒风，砭肌骨，不能前，乃取鼎出。官闻而禁之。

二童丐

天门有童丐二，手足拘挛，蹩躃于地，余常见之，未审为何许人。一旦，闻俱能行，异而问之。一名周祖曾，邑东鄙人。幼患骸骨疼，久之，卷曲不能伸，成废疾。他日有道人过，询其甲子，谓曰："尔灾星已退，当强为善。"与药丸吞之，暖气达肢体，筋节格格有声，顷之，起立如旧矣。一名袁天祐，京山人。四年前登高坠地，筋骨损伤，遂匍匐乞食。见一人飘然来，目之曰："尔有夙孽，应遭此厄，幸与我遇。"授药一刀圭服之，陡觉四肢通利，步履如常。众迹其人不得，诧为仙。起沉疴于俄顷，洵非常人矣。乾隆庚子五月事。

巨富可期惜运未至

湖南任某，性倜傥，家贫，依舅氏。舅业贾，精五行术，谓任曰："推子星造，巨富可期，惜运未至耳。"一

日，命贩米汉镇，并赠金，嘱置货。任儒诸箧，夜半铿然有声，瞰之，银自箧中出，顷，破窗跃去。惊起视金，固依然在也。疑不详，欲弗往。会有鬻麻价廉者，舅以金代市，强其行。渡湖，风涛大作，舟子以载重，麻悉投诸水。抵汉，米价顿减，狼狈归，舅弗为意。阅月，复令载米往，辞不许。中途舟覆，仅以身免。流寓汉阳，鬻字为活。舅数招之，耻不返，乃亲邀之回。越载余，舅谓曰："子滞运已满，此行可获三倍利。"任欣诺。甫出境，遭盗劫，欲投水，盗怜而止之，以所掠漆百余桶授焉。任异至舟，桶底有渗漏者，倾视之，内藏金十数饼，他桶皆然。载归，舅不受，自是攸往咸利。阅数载，财雄一郡矣。舅常曰："吾子不才，他日必倾吾家，怜而拯之，即所以报我。"任惊讶不敢应。舅殁，子果荡其产，寄食于任以死。抚遗孤如己出，割产赒之，曰："聊以报舅氏也。"

勑勒术怡狐

余郡诸生于王某，遭狐媚，父母忧之，无如何。其戚武弁也，谓曰："我辈邪不敢近，今夕饮我酒，同寝处，若再至，当手刃以报。"夜分狐来，弁已颓然寐。王以足蹶之，罔觉，比寤，王昏卧，狐去久矣。次夕弁曰："当不寐以待，倦即引锥刺我股。"狐至，弁酣寝，王数以锥刺其臂，弁鼾齁自若。狐去，呼臂痛不可忍，烛之，血淫淫渍枕簟间，惧而奔。狐与王会合如初。有善勑勒术者，延治之。狐徘徊户外。詈曰："何薄幸若斯，已为君生儿，可抱入。"生视儿聪俊可爱，不敢出，狐怒，掷儿去。天明视之，碎泥升许耳。

周元钱治疟

顺治初，孝感多病疟，或于古钱中检周元通宝一文，持之即愈。远近喧传，每文价值制钱一缗。

卷十七

古　瓷

余郡宋皋使荔裳，康熙中分巡秦州。时城北寺基忽震裂丈余，得古瓷一窑，同人索取殆尽，癸卯入都，仅余碗二杯。一碗阔五寸，内外纯素；一碗差小，波纹动荡，似吴道子画。杯贮水可一合许。有鱼四头，亦凸起，游泳宛然。商邱宋中丞牧仲见之，叹为异物，载入说部。余友刘君，幕游颍州，闻邑绅刘吏部家藏古瓷碗四，内绘彩蝶，贮以水，蝶即浮水面，栩栩欲活。索观者众，遂秘不示人。

营卒遇狐

都门营卒张姓，愚而贫，咸以傻呼之。绝粮昼卧，有叟推扉入曰："子饥乎？食之。"卒恣意饱啖，不问食所自来，亦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每思食，叟辄至，往来数月。值上元节，谓曰："扬州今夕灯火甚盛，盍往观乎？"漫应曰："诺。"遂授竹杖夹股间，嘱闭目，倏凌空而起。耳畔风声飒飒，可炊黍时，曰："至矣。"开视，灯火荧煌，士女喧阗。每至景物繁丽，历历为卒道之。卒苦饥，叟引入酒肆，坐客聚饮无隙地。携卒登楼，俯视饮者，盘餐罗列。叟下楼任意取酒肴啖卒，筵中人莫之觉。卒见东南隅饮馔颇丰，欲取食，叟曰："此不食牛肉人，乌敢近。"卒默念"自今当戒食牛"。一注想，叟顿失所在，身坠楼下，饮者哗为妖。卒仰视，非楼，乃梁间耳，以实告，众释之，乞归。

关帝驱女怪

宝坻李姓孙氏女，披帷有三妇同坐，惊告家人，莫能辨。其母曰："吾女耳后黑子三，真赝可立判也。"视复相同。诉之城隍，经旬无验。他日婿自外来，闻室中语曰："吾姊妹与李郎有夙缘，妄控奚益。"入问之，互相推抵，莫知谁语者。一夕，父梦人告曰："女怪城隍不能制，盍诉诸关帝。"乃焚牒帝庭。次夕，父梦有黑而髯者，持刀绕室而去。天明，视两妇顿失所在。予宗人瑶过宝坻，曾见其控神状。

鬼图铺啜

山阴严姓，久客京邸。弟由浙来访，出游晚归，溺巷侧，神气顿变，兄讶之，未及询，忽瞪目语曰："我会稽钱某也，病故都门。偶行街市，尔弟遽溺吾顶，无礼甚矣。"兄斥之曰："鬼自避人，人焉能避鬼？且即属乡曲，何无桑梓情？反为厉耶？"有间，乃憨笑曰："我无他意，馁甚，图铺啜耳。"兄备物奠之，弟如梦觉。

婢作夫人

邱守恩荣，黄冈人。家贫而貌寝，幼聘黄氏女，既而女父嫌之，于归时易以侍婢。婢不敢当，夕以实告，邱笑曰："嘉礼业成，赤绳系足矣，婢也何伤？"遂成夫妇，好合无间。言未几，邱入泮，乾隆庚午举于乡，辛未成进士，历任

衡州守。生子四，俱成立。黄女另婚富室陈氏子，好博饮。不数年，田产荡尽，女悔恨缢死。

蛇山赤体妇

江夏道人某，夜归笼烛行，路经蛇山，风雨骤作，烛灭。见林中灯光闪烁迎面而来，视之，乃一赤体妇人。腹皤然如瓜，光自腹中出，表里晶莹，向之而嘻。道人惧，厉声叱之，不为动，窘甚，以履极力蹴之，砉然一声，腹顿裂，有白光一线如水银之泻，坠至山麓而没。道人踉跄奔回，未几卒。

李世富拯溺获报

李世富，武昌郡人，住保安门外新桥左。质直不苟，家贫，鬻蒜为活。他日见急流中飘一人过，众莫有救者，李毅然跃入拯之。其人问姓名，不答，肩蒜而去。逾年，途遇老叟，欲市蒜而囊无钱，李慨赠之。叟贾客也，嘉其义，相交好。适有急务归，贮粟不及售，谓李曰："君正人也，敢相托。以五百金为率，多则君自取之，载余当重来。"叟去五载始返，李藉其资营运，获金万余矣。李欲均分之，叟不应，惟问曰："子数年前有拯溺事乎？"李已忘前事，良久乃对曰"有之。"叟矍然曰："是吾子也。蒙君大德，未有以报，取原值足矣。"盖叟归，其子告昔年遇肩蒜人拯己溺，但不知名姓为憾。叟睹李状与子言合，疑是其人，询之果不谬。李家道日兴，子孙成立，今犹存。语云"济人胜造浮图"，信哉！

鸟自窗棂飞去

天门成衣王某生子，埋胎衣，得银无算，悉运藏之，贷米填其穴。方欣喜为经商计，忽风雷大作，举室顿暗，有鸟无数，自窗棂飞跃而出。比晴霁，子已惊殇，箱椟空如，仅存数十金，敷米价而已。邻人王生锦章目击其事，乾隆丁丑六月也。

呱呱鱼

余乡居，夏日散步河干，见柳枝垂荫，波间游鱼往来唼喋，有"柳影垂渊鱼上树"句盖比也。及作吏楚北，闻恩施有鱼四足，作小儿啼，能陆行上树，名呱呱鱼。世讲欧阳定庵云，枣阳亦见此鱼，事信有之。

旱龙

滇南有物名旱龙，鳞甲备具，类四足蛇，逢旱则见。余友奚君寅，乾隆戊子于役永昌。一日山行，天将暮，遥望丛山，半空巨石磊磊，一平台上螭形拱立，约长丈余，疑好事者凿石为奇观。舆人曰："向未曾有。"乃相与趋而前。离半里许，螭形者乃张口如瓮，其色殷红，跃起寻丈，竟入松岭去。从人相顾眙愕。比宿逆旅，土人告曰："此旱龙也。触人立死。"

古人咏物之工

杜诗“陇竹和烟滴露梢”，窃疑竹难称梢，又何必陇地为？然晤施南钟郡佐伟云，其地有慈竹，笋出高与林齐，箨全不解，弯弯一线如弱柳垂丝，经两三月方解箨，次年始见枝叶。又山深多露，傍午露珠犹滴。于此见古人咏物之工。

血蘸姑衣

广济胡氏女，小字媛，儒童张成聘室也。成病革，其母私往视，女如不起。是夜饮啖其弟如常，更为父母具明日餐。伺弟熟睡，沐浴整衣裳，自经死。母归，与其父哭之。目不瞑，姑至，抚其心，磔然有声，血直出蘸姑衣，遂瞑。

李公自述前世为猴

李公念慈，泾阳人。弱冠成进士，康熙丁卯宰竟陵。自述前世为猕猴，与一狐交，得其导引术，遂纵横如意，出没无踪。一日游某大姓园，见女郎美艳，蛊惑之。会有道人过女门，诧曰：“宅内妖气甚恶。”乃登堂作法，重门封闭。是夜来，不得入，腾跃屋上，从空下见道人危坐，不觉神摄，莫能动移，道人攫置坛中。坛逼仄不能容，伊唔有声，道人笑曰：“若嫌狭乎？可稍宽。”言未已，即宽数寸许，然无隙可遁。道人命埋深山中。多历年所，一旦蛟起，岩石冲塌，坛逐水浮出，土人见而击碎之，乃得重睹天日。怅怅

乎靡所骋适，复寻至迷女处，荒烟蔓草，杳无踪迹。前道人忽至，叱曰："尔将焉往？"引至一高山，迎面挞之，失声惊坠，如落万仞深潭。谛视之，骸质顿易，已成婴儿形，卧浴器中矣。余承乏竟陵，绅士多道及之者。传其祖父云："李公面戌削，举趾轻逸，宛然一猴也。"

萧进禄上元夜遇叟

天门田家湾有萧进禄者，性鲠直。上元夜步月郊外，遇老叟邀至家，备致殷勤，告曰："居址遇邻豪侵削，公长者，祈理谕之，感且不朽。"萧以与豪无素辞。叟恳之再，举杯劝酌，颓然而寐。天明起视，卧古冢旁，异焉，具以告豪。豪悚惧，祭墓谢过，尽反所侵地。萧一日晚归，值磷火簇拥不得前，忽来一叟，叱曰："鼠辈敢祟正人邪？"磷火倏灭。谓萧曰："我即上元所遇叟也，蒙恩无以报。君家有急事，可速归。"萧至家，妻与姑角口，方投缳，救之免。

刘孝妇割肝疗姑病

郧县刘氏事姑孝，夫出，姑病噎，医药莫能疗，氏刲股和粥以进，姑食之愈。旬余复发，氏仍丸股肉奉之，旋愈。但疾必间旬作，氏默祷，愿以身代。医怜其诚，谓此非凡药所能治，若得人肝一片，根可除矣。氏信之，即以利刃刺肋下，肝长数寸许垂于外，断之，遂晕仆。恍惚有老媪抚其体曰："儿苦矣。"以丸药敷伤处，遂苏。烹以奉姑，疾顿瘳。姑见氏举动恒以掌护肋下，屡诘不答，薄而观之，创痕宛然，惶骇问故，乃具以告。姑恸曰："子以我至此，我心

何忍？”哄传远近，观者踵相接，氏深匿不出。族长呈于邑令李君集，欲验视，氏不可，曰：“妾因姑病笃，故不惜余生，非希表扬，无烦过诘真伪也。”李肃然起敬，闻于大吏，请旌焉，乾隆己亥六月事。

南海大士救幼女

江夏西鄙某大家，夜作醮事，邻媪携幼女往观。从众中有巨人狰狞可畏，拉女入，闭诸厢室。女号且詈，众若罔闻者。苦腹疾，巨人取所供饼饵，令嗅其气，饥顿减。移时人声寂，巨人携女出，强之行。路径崎岖，天色昏惨，忽东南隅红光隐隐，巨人惶惧，舍女奔。顷，红光渐近，侍从林立，内一人璎珞被体，类观世音像，诘女所自，具述其故，且以里居姓氏告。问何省何县人，则茫然莫知。乃曰：“余南海大士也，可随往，再觅归路耳。”俄至一处，碧水丹山，楼阁缥缈，迥殊凡境。大士顾侍者，不知作何语。顷，侍者偕巨人来，大士叱之，巨人瑟缩恐怖，俄有金甲神捽之去。一日见黄冠人叩谒，云来自某村，与女居址同。大士指女曰：“识彼否？”黄冠人述其母奉佛，终身不茹荤。大士谓女曰：“尔母善行可嘉，当随往，令母女重逢也。”黄冠人嘱闭目，觉履空而行，风涛震耳。顷声止，启目审视，则故乡也。黄冠人已杳。女归，见母与家人皆蹙额默坐，屡问不答。榻上卧一人，与己类，疑且讶，恍若有自后推合者，遂如梦觉。先母与女看醮事时，忽晕绝，第胸膈温暖不类死者，月余始苏。备述颠末，乃知为大士救援也。女自此亦不茹荤，奉“观音经”弗懈云。

经验二方

予宗人鲁山，被酒仆石，面额俱伤，血流不止，或传水磨橄榄汁涂之，信宿而愈，毫无瘢痕。武昌范尉弟沸渖伤臂，皮尽蜕，昼夜呼号，百方莫能疗。有老叟谓曰："非猫头骨煅灰敷之不可。"如言治之，痛立止，经宿结痂，三日后痂落，完好如旧。二方皆医书所不载，录之以备用。

子孙昏弱不知贵贱

济南铜工李某，常工作旧绅家，索值无偿，以铜丝数十斤酬焉，熔之，金也。堆积尚夥，李探知之，尽市归。又旧绅某有铁狮二，高尺许，因贫鬻于市，为锻工徐姓所得。觉有异，磨视之，盖金质而漆饰者。此二物也，其祖父巧于留贻，子孙昏弱不知而贱售之。亦可为多藏者警矣。

霆震妖道

扬州某别驾饶资产，妻早逝，无子，妾七人亦无出。别驾以痨瘵卒，停榇未殡，诸妾咸有去志。一老仆素诚悫，恸主人殁而诸妾不安其室也。悲愤交集，遍求返魂术，咸目为颠，亦有怜其愚者。未几，遇一道人，貌甚古，谓曰："尔得毋有所思乎？"曰："然。顾何由知？"道人笑曰："尔不过欲主人复生耳，我颇能之。但主人生，我与尔皆不利，奈何？"仆惊且喜，跪而请曰："某老矣，苟利主人，死无悔。且主人蒙再造恩，必虔诚超度，不令吾师沉沦也。"道

人不许，请之坚，继以泣，始诺。仆素奉真武虔，诣庙诉其故。有赤须人自殿后出，叱曰："尔死期至，尚不觉耶？"仆仓皇莫知所对。乃以纸裹授之曰："念尔忠诚，来朝遇急难时，启之可免。"言讫不见。翌日道人来，张幕柩侧，令仆卧幕中勿动。键其户，戒外人勿妄窥。仆疑，潜觇之，道人披发徙跣，以剑划地，地裂，有二矮人闯然出，狰狞可畏，见道人顶礼毕，趋柩旁，扶主人起，即仗剑入幕。仆察道人状，似有害己意，亟折纸裹视之，内以红丝缚指爪一片。方惶惑间，道人已至，乃大呼"真武救我"，俄指爪化为龙，负仆腾起，直抵梁际。仆以手攀梁，龙遂没。道人怒，挥剑击之不中，益怒，履矮人肩层叠而上，将及，巨霆暴作，屋宇震摇，道人扑地，仆亦晕去。家人闻霹雳声，莫不股栗。顷之寂然，排闼入，烟焰满室，道人七窍流血死。仆拳曲梁际，抚之已僵。救苏，语所见，而柩固未启也。或谓道人有邪术，欲附魂主人体以踞其室，恐仆败露，杀之以灭口，故为神所殛耳。诸妾感仆义，择族人子立为嗣，终身无他志。

沈襄事与正史异

《明史》载：锦衣卫经历沈青霞炼，以攻严相得罪，谪佃保安。会捕白莲教党，总督杨顺、巡抚路楷希嵩指窜炼名籍中，弃宣府市。戍子襄极边，顺、楷俱受赏。意未慊，取炼子褒、衮杖杀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讯方急，适顺、楷被劾去，乃免。说部载：襄之被逮也，由绍兴拘至，有妾随行，中途计脱，反以卒谋夫控，久之莫决。嵩败，襄乃出。与正史异，殆好事者为之也。

苟反所为旧业可兴

江苏陈姓，家资巨万，子以不检荡且尽，仅余镂金床，为妇嫁时物。妇劝鬻床权子母，陈鄙而哂之。妇曰："贫富可常，争奢俭耳。向以奢故贫，苟反所为，旧业可兴。"陈以为然。得价四十金，贩蔗糖为业，适货舟未至，获善价。后每有所谋，利辄倍，数月获三百金。有贩乌梅者，遭母丧欲速售，陈利其价廉，顷囊易焉。亲友讪笑，妇亦嗤其愚。未几，疫大作，用乌梅无不效，药肆俱缺。陈故昂其价，利至十倍，获金三千余。遂深自损抑，洗涤前愆，不数年，家业复兴，且倍于旧。

硖州井塔

海昌硖州有东西二山，中流映带，曲折迂迴。西山有井，水色碧极，人汲以漂绸，名曰紫薇，颜色天然，非人工所能造。东山有塔，耸立峻岭，数十里外皆见之。每值中秋，月光皎洁，水面塔影，参差拱向，若来朝状，人呼为塔王。

盗鬼索命

会稽唐姓，精幕学而廉，隅不饬。乾隆初，作幕山左，有剧盗三人，贿数千金求其援，唐纳之，既皆作大辟。心悸辞归，一载余矣。他日偕友出游，神气顿异，如有所见，奔回，匿卧室中，自批其颊曰："既诳我金，何毕我命？踪寻

经年今始遇，将焉逃耶？”语讫投于地，顷复跃起，若有捽之者，移时，七窍流血死。

王明经授合肥城隍

陈大中，江阴人。乾隆癸未调任合肥，邑城隍庙向未有建，陈下车捐俸首倡，卜城东南准提庵废址创焉。鸠工日，大风骤起，庵前古柏高寻丈，大数十围，偃仆于地，众讶不详，陈弗为动。召工相木，雕行坐像各一。落成前夕，有舒城徐令绍鑑者，赴郡夜行，遥见仪从甚盛，笼烛书衔，则合肥宰也。命役往问，倏远倏近，追奔十数里，及一村民家，灯光忽灭，有号哭声。询知为明经王姓，年七旬余，方正不苟，梦冥王谓曰：“汝善行，上格穹苍，今授合肥城隍矣。”遂无疾而逝。徐抵郡语陈，陈告以建庙故，互叹其异。余友吴静香在陈幕，知最悉。

钱打笵

秀水有钱打笵者，卜多奇中。邑人李某素无疾，忽精神恍惚类痴迷者，医莫能疗。钱卜之曰：“魂已离舍，为物所覆，药饵安施？获病日经何所？至彼发其覆则愈矣。”李昏瞀不复记忆。仆云：“某日赴戚家问疾，戚治材落成，覆其盖，主见之，神若惊，归即病。”钱曰：“是也。当有物黑而翼者伏其中，启之，愈且速。”家人赴戚告以故。盖甫启，有蛣蜣鼓翼冲出，李爽然醒曰：“吾始得归矣。”钱自此名益振，今尚存。

鱼 乐 国

休宁万寿山名胜为一邑冠。山麓观音岩临大河，香火颇盛。河中有潭，深不可测，产鱼最夥。小者盈尺，大者丈余，鳞甲如金，鬐鬣皆赤，游泳潭中，从不远逝。游人投以饼饵，跳跃争吞；或戏以石击之，了无畏避。董思白题“鱼乐国”三字勒于石。庙祝云：“元旦昧爽，时有巨鱼长数丈，两两而来，望岩纵跃者三，若朝拜状，岁以为常，过此则伏而不见矣。”乾隆初，有于潜赵姓者，朝九华山回，观鱼而倦，坠诸水，鱼丛集浮起，托其体得不坠，榜人过而救之，获免。

关帝谕书庙联

夏大史力恕，孝感人。康熙庚子，梦谒关帝庙，帝谕之曰：“庙联多不惬意，如‘三分忠义’等语，适足增痛。好为作对，将元尔矣。”授以巨笔，夏书云：“英雄几称夫子，豪杰于斯乃圣人。”帝称善。。醒志之，敬书镌板，悬于庙。是科乡试第一。

重观察诚格水神

乾隆癸巳，大雨浃旬，汉水骤涨，漫溢安陆郡之老龙堤，将及城，势甚险。士民惊惶无措，安襄观察重公禄率所属诣城西北角，焚香拜祷，水势如故。公制祝文系石投诸水，文不沉溺，逆流而上。遥见波浪翻腾，突出一物，大如

牛，睛光闪烁，公再拜，物亦作答拜状，水消丈余。祝文即顺流而下，至城北系马椿，取视之，字迹毫无损。殆有神护，则公精诚所格也。

喷　沙　碗

固安王令焴章，山阴人。乾隆庚辰，渍水啮城闉，开沟疏泄，深二尺许，忽有沙冲起扑面，众哗以怪，惊走。令怒，亲督之，又掘许尺，沙飞益剧，弥漫空际，众力不能施。移时，露瓷碗一，底尖口阔，玉声莹然，取置书室。实以沙，即纷纷飞起，无颗粒存。每值大风扬沙日，纤毫不入。后被贾人重价购去，名曰喷沙碗。

嘉　兴　木　龙

嘉兴小西门，为漕艘停泊所。一日，狂飙大作，樯折落水失其踪。每逢乡会期，夜间水声澎湃，樯隐现波际，必有中式者。里人因其兆祥，呼为木龙。乾隆已亥恩科，现鸳鸯湖左，未经中式，咸谓木龙泄气矣。庚子恩科，汪君如详以会元大魁天下，始知巨兆必蓄极愈通也。

雄鸡腹内有小鸡

即墨杨宦家，畜雄鸡有年，一日杀之宴客，掷地腾翅而起，断其项，复飞立屋上。执而剖之，腹内一小鸡，羽毛丰满，与大鸡同。其家后亦无他。

朱竹垞先生食料

秀水朱竹垞先生，性嗜鸭。少时，梦行郊外，见大池内蓄鸭数千头，有童子守其旁，问之，曰："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恙，复梦游其处，池内存鸭二。寤后戒家人毋进鸭。适女归宁，烹二鸭献，叹曰："余食禄其尽于此乎？"是夕卒。

竹 林 埋 尸

醴陵东鄙有屠豕赛神者，业已茹刃，忽跃而奔，众追之，逾岭南竹林下仆焉。有爪发露土际，掘视，则嚇然死人也，鸣于官。官询竹主人，云久外出，拘其妇至，言辞闪烁，严鞫得其情。盖妇与人私，恐夫觉，杀而埋之，乃宥于法。乾隆戊寅十二月也。

洪泽湖瓮鸣

洪泽湖，周围数百里，烟波浩渺。风浪将作，三日前有若瓮鸣者，经时不止，榜人闻之即预为备。值春秋晴霁，或晨或暮，非烟非雾，云霞四起，城市楼观、台阁、车马，倏忽变幻，目不暇给，并隐隐闻鸡犬声，海市蜃楼不是过也。宁国庄守经畲令盱昭曾两遇之。

雄鸡卵治瞽

古北口叭哒岭有喇吗，令巡检张某市雄鸡卵，张笑曰："雄鸡焉能生卵？故相难耶。"曰："非也，俗有斯言，即有斯物，第觅之可得也。"张漫应之。语其役，役曰："闻前村民畜雄鸡连生三卵，众以为不祥，亟弃而藏之。"命役取送喇吗。收其一，给价五十金。张询所用，曰："能医眼疾。年远瞽者，得其汁点之即复明，与空青同。"

周翁降龙

京山富水村西石泉山窟中，相传龙潜其下，常兴云雾。有周翁者，求雨屡验。人传翁素习正法，能致雷声，有雷公之号。一日语其徒曰："洞有孽龙，将降之，可持我令牌候洞口，俟予手出即付，勿误。"周入洞，闻博击声，逾时有手伸出，大如箕，毛茸茸然。徒骇极，牌坠地。俄有声如千军万马，水势汹汹，自洞涌出，龙已腾空起，翁不知所往矣。土人德而哀之，建庙设祭，额曰"雷公庙"。龙去后，洞口宏开，好事者每于水涸携爆竹火光结伴入。石室空濛，有龙床、龙枕、珍珠撒等物，再入，则灯火无光，阴气袭人，莫穷其极。人以老龙洞称焉。

大孝陈海

陈海，孝感人。事母孝，鬻薪为业，约供一日甘旨即止，欲早归侍母也。母嗜音，每唱山歌娱之。年六十余，常

效老莱子作婴儿戏。凡得食不敢尝，必捧归奉母，有悯其情多与者，则跪以谢。母有疾，昼夜泣祷，乞以身代。及卒，哀恸几绝，葬邑之北泾嘴。结席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年老贫且死，乡人醵金置棺，葬母墓旁。余同年王君雯，乾隆辛未宰孝感，舟行遇风几覆，忽见大船自北来，有白须人挥众用钩攀舟，乃免。倏不见，记舟梢有旗，书“大孝陈海”四字。役指岸间二冢，即陈海母子也。拟建庙，未果。高君质义重其孝，为之立祠悬额。

天鹅抱卵

余姚唐姓最信堪舆，凡名流无不延致。一地师谓曰："遍阅无吉壤，惟屋后杨梅山有穴，名天鹅抱卵，佳城也。可置鸡卵于穴周，十二时验之，若产雏即不谬。"女窃闻之，私往掘视，卵已微啄孔，乃以他卵易焉。届期，父与地师往观，卵仍如故，置之。女缔邵氏姻，将嫁，告父曰："儿性嗜杨梅，屋后杨梅山给抔土可乎？"父允之，听其自择，女即择地师所指者。归邵载余，翁姑继逝，葬其地。夫服除补弟子员，旋联捷成进士。甲科累世，但寿不永耳。岂先时掘地泄气故欤？

宋汪进士墓

休宁汪进士接，宋时人，任昆山令，墓在小东门外珰琅乡，年久址无可考。子孙每值春秋期，惟于珰琅左近行祭奠礼。乾隆甲子，有少年锄禾田间，忽见峨冠博带者昂然而来，少年惊伏地。其人曰："毋恐，我宋进士汪某也。墓在

此，烦寄语家人。”少年起视，倏不见。奔告汪氏，引至其处，掘之果有墓碣，乃筑土封树，勒碑记其事。

两龙游戏

休宁小东门崇寿观，建自前朝，殿柱雕金龙二，爪鬣如生。他日主持外归，瞥见观前池内两龙游戏，奔告众，视之无所见。入观殿柱，两龙水迹淋漓若蠕动状，无不骇异。恐为祟，用巨钉钉之，血污满柱。乾隆甲申观重修，血迹仍现。

郑四友爱神佑

钱塘有同胞郑四、郑六者，家贫，肩舆为话。四鳏独，六娶妇，生二子一女，俱幼。未几六亡，四老且病，不能养弟妇子女，目睹饥寒，每拊膺流涕。吴山三仙庙，传仙人张三丰遗址，有坐、卧、立三像。四素奉之虔，力疾往祷。中途倦卧，见一道人如立仙状，出药一粒纳口中，芳香竟体。寤后筋力顿健，须发渐黑，固知神佑也。抚弟子女成立婚嫁，二子既壮，养伯父老。乡人嘉其友爱而感神之福善也，重新庙貌。

三声世家

桐城北鄙有史仲宏者，幼贫，采薪龙眠山麓，偶憩石岩下，见巨龟伏穴中，竟日不移，怜其饥也，以所携糗粮饲之。习以为常，如是者三载。一夕梦青衣人曰：“予穴中龟

也，受三载豢养无以报，来日数当化去，予死后泣必随出，按左右取以点睛，左可识天文，右可察地理。”忽以荒诞忘之。觉后往视，龟果死，余泣宛然。随取右眼泪点右目，痛楚异常，迟疑久之，复欲取其左，泪已干，乃瘗龟而返。及长，精堪舆，冠绝一时。母以父未葬为忧，史曰：“已择吉壤，恐福薄难得正穴耳。”除夕过其地，正穴露焉，方欣喜间，恍惚闻人语曰：“此三声世家穴，岂容觊觎耶？速去，勿干天罚。”史骇然返。中途闻书声、纺织声、小儿啼声咿喔相间，乃悟曰：“神所谓三声世家者，得非是耶？”叩门入，具述来意，指穴而定交焉。其人即制府问亭方公祖也。

偷节妇钱变驴

楚北节妇陈氏，家贫守志，纺织为活。积青蚨十余千，谋为子娶妇。夜有偷儿入窃之去，氏惊觉，见其状凶横，屏息莫敢呼。比明，诉告乡邻，曰识其人，不敢明言。众忆里中有某甲者，素无赖，因讽谕之。甲不服，攘臂叫号，指天誓日，且欲殴众。忽以手据地，满室旋转，众掖之不起，移时举体颤摇，衣衫脱落若被剥者。两股出黑毛寸许，倏遍四体，修耳巨尾，庞然驴也，惟口鼻及一掌未变。泣语妻曰：“余不合盗陈节妇钱，冥司嗔怒，罚我为驴，倍以偿之。钱存榻下，速送往。”言讫即奔至妇园中，子力挽不返，远近哄然，观者如堵。子诉其故，皆以钱投之，经旬足所盗数。踣于地，移时起，依然人也。乃并以偿陈而改行焉。

盗　魁

曹郡有富室来徙居者，颀身美髯，爪长五寸，好与文人交，乡里雅重之。豫省某巨姓遭盗劫，仆众且能，俱拘执。独一盗跃屋走，矫若猿猱，共逐之，屋尽登树，穿行树杪，如鸟移枝，瞥然不知所往。官严讯诸盗，逸者乃其魁，即徙居曹郡人也。多方始获，鞫之，服其罪。积年为盗，已改行，忽蹈故辙，遂罹于法。爪夜以沸沈沃软，缚诸指，攀援无碍，昼濯以寒泉，舒如故。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谓欤？

河豚白与子最毒

河豚性毒，海豚尤甚，橄榄、青蒿、荻芦芽皆可制。子与白毒最烈，无药可解，人皆弃抛幽僻处，恐鸡犬食之而毙也。予郡总镇御下严，有汛兵李姓者屡遭鞭箠，衔之。假归，适海豚之时，取子悬檐际，倏归伍献之以洩忿。忽拘疾数月，愈后伪以海族献，总镇食而甘之，呼赏，其人已逃去。又予乡某，贸易都门，与逆旅主人恶，谋贮豚白器中，携以馈。值子婚未行，虑人发之，埋土内。抵逆旅，夜赠主人，三鼓即驰。后往返其地，俱绕村过。一日遇于田，惊为鬼，急奔，主人挽其裾谓曰：“向蒙赐佳味，饱德至今，何见而却走耶？”力邀至家，厚款之。或谓二物过夏，得土气消其毒故耳。

卷十八

太白山神龙

王公嘉会，松江人，乾隆中任西安守。夏旱，祈雨太白山之龙潭。屏驺从，蹑草履，徒步入山。行数里，有巨蟒当道，公默祷，蟒避去。复行里许，见两物类水牛，交卧道旁，金光熠耀，双睛灼灼，公俯伏再拜，阴云忽起，两物夭矫，腾空而逝。顷至龙潭，有幅巾道袍者二人对奕，貌奇古，有出尘概，默念必仙也。长跪其前，两人若无所睹。日将晡，一人顾曰："尔何为者？"公告以故，且求施雨，曰："我世外人，不谙祈祷事，勿相混。"公以民命请者再，一人曰："天道东行，亢旱日久，汝不见东北黑云渐起，飓风将至乎？"仰视之，两人失所在。俄风雷交作，大雨沾溉，槁禾复苏。民感其德，立祠报之。

贵人能解天耗星

钱塘徐家宰青来，幼时就塾师于江干五间楼。对宇有老人业腐为生，每夕倾所售钱，计其数而利颇丰。青来公晚必倚窗外望，师诘之，曰："异哉。某翁之倾钱也，辄有长人白巾道服，从地槛出，攫翁钱纳怀中，仍从地槛没。"师过老人，问曰："翁业茂，积必盈矣。"老人蹙额曰："入虽多，其如不敷出何？"师笑曰："欲不负毋而益子乎？我有术能致之。"老人疑其嘲己。师曰："嗣后倾钱时，令吾徒来，定异畴昔。"老人如其言，不一载获利数倍。徐中落，

修脯不继，公父欲令改业，老人德公甚，厚助之，遂致通显。前所见长人，殆天耗星，公贵人，故解之。

三人各卧一冢旁

襄阳有薛、罗、张三人者，同学友善，县试不利，弃儒而贾，贸易湖南洞庭。舟覆，尸漂沙碛，居人瘗之，家无知者。三人子共矢寻亲，夜泊洞庭，登岸步月。有古刹横路，入见三叟秉烛饮，瓶插野菊，红、黄、白各一，三子至，箕踞不为礼，方欲返，内一叟曰："尔辈何来？"以寻亲告。曰："孝子也。"命共饮，三子辞，询姓氏，与三叟同，曰："千里同宗，不谋而遇，亦属天缘，奚辞为？"三子乃即席。谓曰："吾三人家此久矣。某年月日有三尸漂来，吾等怜而埋之，后三冢产野菊各色，瓶内所贮是也。距此不远，明晨当导往。"因留宿，设三榻，姓同者偕寝。晓晤，各卧一冢旁，发簪野菊花与冢花一色，咸惊异。识父冢，裹骸归葬焉。

欺哑占田产

粤西李令某，初莅任升堂，见一人奔至阶下，忽跪忽起，往来指画，气勃如若有所诉，隶卒摔之去，间日复来，令异而问之，左右以疯且哑对。命役迹之，云住城西鄙，已交其主约束矣。一日令有事西乡，径造其庐，问其主曰："哑系尔何人？"曰："雇工，新得疯症，怜其贫，故留养耳。"询主人妇，辞同。而其家颇饶，一女甫三龄，令绐之曰："吾馁矣。"命家人取果饵来。呼女至，与之食，食

已，取一枚与之曰：“给尔母。”女奉诸妇，令复取一枚曰：“给尔父。”女竟与哑者。令悟，讯知哑系妇夫，男子乃雇工也，与妇私，欺其哑，占其田产而役之。置二人于法，家资仍归哑者。

凤趋洞

崇阳南鄙有凤趋洞，洞前怪石层叠，一石长数丈，若凤翘然作入洞状。洞内铜锣铜鼓各一，土质，以石击之，铮然有声。又石纹纵横井井，宛如棋秤，手拂之则没，少顷复现。

名捕获盗

桐城巨室子，聘山东某太守女，亲迎。行李华焕，仆从众多，路人艳之。一日行至直隶界，旅舍俱满，惟一店余厢室数间，憩焉。公子散步庭院，闻正室有笙歌声，窃窥，首座类巨商，灯烛辉煌，诸妓罗列，水陆备具，丝肉竟陈。公子注目谛视，遽为商所见，趋迎入，让之上座，已侍立筵侧，公子逊谢者再，始就末座。商形容俊雅，指爪纤长，扣以诗文音律，无不精妙，遂定交。询所之，云往山东访友；问其籍，则江南也。公子曰：“吾亦往山东者，偕行可乎？”商故为谦让而允之。途中竭力奉迎，惟恐不得公子欢。一夕语公子曰：“天气炎蒸，当早起。”四鼓即促，行至旷野，商率从人各出器械，尽杀其仆，将及公子，公子哀祈，商意欲释，其党不可，并害之。一仆落后，潜匿林中，俟其散，奔告于官。遍缉无踪，官比之急，役曰：“案无左

验，虽置某等重谴奚益？庐州有名捕汪姓者，邻邑重案皆往聘。闻年老退役，恐不肯来耳。”令三聘始至，曰：“稍宽岁月，方可报命。”令厚给路费，悬千金赏。汪偕三人行，谓曰：“失事在直隶界，四月郑州大会，天下商贾辐辏，往缉之，或有机缘也。”比至，经旬无所见。偶从缎店过，有僧持银押绸缎，自柜内跃出，汪见之心动，谓店主曰：“僧乃巨盗，来时须羁留之，俟我回，纵则惟尔是问矣。”当驰诉任邱宰，添役往拘。僧适至，执送于官，讯之，乃众盗窝主。所供伙党俱获，惟盗魁不知所往，即长爪伪商也。复严讯之，有临别“欲朝峨嵋”语。汪偕一盗往迹，路经河畔，见画舫系柳阴下，有少年袒裼高歌，诸妓劝饮，盗曰：“舟中人即某也。”系之，一款而服。令问汪何以知僧为盗？曰：“僧跃出时，露桐绸小衣，非北地物。公子完姻，必携土产来，是以疑之。”令深加称奖，酬以千金。

空棺童尸

安陆村民有寄空棺僧寺者，母死启之，一童子死其中，惊骇，莫解所以。顷，有人仓皇来，视之哗曰：“是吾儿也。向屡寻无踪，乃死此耶。”鸣于官，拘僧严鞫，坚不承。一日令出行，有童子旋转道旁，若与人撑拒状，呼曰：“向不过一时误耳，何苦相逼？”讶而讯之，即殴死童子者。缘偕诸童子戏寺内，怒相詈，击毙之，抛置棺中，僧适他往，不知也。释僧定案。

梦黄叔度

金溪黄君含章为诸生时，梦峨冠博带者坐堂上，谓曰："余黄叔度也。"黄以为远祖，执礼甚恭，寤，不解为何祥。乾隆丁巳恩科成进士，丁卯授宜城令。抵任阅《县志》，叔度墓在邑西三里许。立往奠祭，缭以垣墙，建碑纪其事。

对联寓意有数

丁国士，字公能，绍兴人。雍正中任枞化令，挂吏议，罚修城垣。寓古刹，见壁悬镌板对联云："百堵原为民社计，公之所能者天；一心惟有鬼神知，士亦何负于国。"旁镌万历丁未某月，名姓与字俱载其中，且寓修城意，恍悟有数存焉。竭力修筑，工竣，归老于家。

猪道人

凤阳有贾某，贩猪为业，内一猪甚驯，似识人意者，某爱之，留为样猪。每猪结队行，此猪为前导，豢养十数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杀之，投尸眢井，人莫知也。鬻猪于屠，逸，追之。值州牧出，猪伏舆前啼，若有所诉。官异之，命役随所往，奔至眢井侧而嚎，探之，得一尸。诘屠，曰不知，问猪所自，曰买之某店者。往唤，以久出告。猪突入其室，啮主人衣不释。捕至，一讯而服。猪送庙，日给粟升许。牧升任去，新任者不复给，僧忧食乏，呼猪募化，猪点首若会意状。悬袋猪项，导入市，众

皆乐施。次日，猪即自往，已给者不复讨，未给者守之不去，众曰："此猪道人也。"自是风雨无间。有以猪道人呼者，即摇尾奔至，给瓜果不食，欲人并入袋中负归，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赖以话。乾隆戊子，猪老毙，僧以棺瘗庙后，表曰"义猪坟"。

仙 姑 洞

孝感金马山有洞，深不可测，游人必篝火而入。绵亘迂曲，广狭不一。蝙蝠大如箕，石乳滴菩提形。时虽溽暑，冷气侵人，历十余洞不敢前。明末，杨姓者遭寇乱，盍家入避，经四十余处俱幽暗。顷见石门启，有微光透入，行里许，则皎日当空，楼台绚目，花鸟迎人，有垂髫艳女据石床坐，谓众曰："劫已过，此地不可久留，迟则不能出矣。"众怖而返。及出，屈指已四十余年，洞中才一日耳。因名曰"仙姑洞。"

蛇 怪

康熙中，浙绍诸生李某妻为妖所踞，夜以继昼，李恚甚。鸣之官，官莫如何。牒于城隍，无验。诉张真人，请遣法官往治，曰："无如尔本籍陈某者，盍求之？"李归物色，果有其人，年七旬余，闭户独处，不与邻人通闻问，惟晨出市米蔬而已。李伺其出求援，陈笑曰："老夫耄矣，奚能为？"李恳者再始允。问所须何物，曰："一竹剑足矣，须东向者。"李如言制之。陈仗剑入户，须臾闻格斗声，继复波涛震耳，如崩塌状，而陈已跃出，泥泞遍体，曰："妖

吸水淹我，以土制之，今力尽摄伏矣。”李欲观其形，陈以米筛覆床侧，令观之，见一蛇粗如桶，盘伏床下，昂首向陈作乞怜态。李欲毙之，陈曰：“此千年物，且夙世冤，不可伤，驱之远去可耳。”俄狂飙忽起，蛇随风去，妇亦顿苏。次日往谢，陈已他适。

雷总戎

江夏雷总戎泽远，任漳州镇，与提督武公不合，将弹之。巨室戴某与武善，夜修书求援。忽见一僧着袈裟持尘尾立几前，又有红袍执笏人立户外，但不见首，僧指谓曰：“此尔前世身也。”雷素饶胆力，异而不怖，跪伏于地曰：“望师超拔。”举头所见杳如，粉壁书偈云：“当头一棒莫相惊，却忆沙场苦战征。兔尾但悬龙角上，依稀指点是蓉城。”墨迹淋漓，遒劲可爱，凌晨依然素壁。寻告归。语戚友曰：“兔尾龙角必卯末辰初之兆，吾值此其已矣乎？”乾隆己卯冬，偶抱恙，晨起沐浴，正衣冠，兀坐中庭。命家人备两筵，一置东偏，设虚座，一置己前。届午，命酌觞供东筵，曰：“和尚来矣。”瞑目而逝。

天怜孝子驱牛为助

徐光大，慈溪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声，以疾卒于官。子雅涵扶柩归，渡黄，忽风起冰合，夹舟不能行。诸人履冰登岸去，徐独拊柩长号，矢以身殉，众哀其志，谋以索挽之。甫数武，蹈冰坎中，力不能施。徐仰天狂呼，血泪交迸，众束手无策，皆为掩泣。岸隔忽来一水牛趋柩前，

以角承之起，众无不踊跃呼曰：“天怜孝子，驱牛为之助也。”竟拽之，立达于岸。盍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历四世矣。

愿以质库酬大德

新昌张姓，茹竹烟管四十余年，色如漆而光可鉴，珍同拱璧，虽戚好不轻假也。母病，无药饵资，质钱二缗。典主子患损疾，诸药罔效。或谓非多年竹烟管不可治，遂取张物截数寸，煎汤服之愈。他日张来赎，怒欲讼，典主谓曰：“儿疾赖君物获疗，虽万金所不惜，愿以质库酬大德可乎？”张归告母，母喜亦瘥。

瓜大可合抱

歙县吴某，贸易外郡，妻许氏独处，色颇丽。园产瓜大可合抱，众奇之，鸣官。官疑焉，掘得一尸，貌如生，众哗曰：“是许氏夫也。”鞫妇，吐其实。缘与邻人私，夫夜归，谋杀之。负尸弃诸河，失路，仍负回瘗园中，十余载矣。

夏烈妇

康熙中有烈妇夏氏者，孝感诸生任仕女也。年二十二，赘云梦儒童刘以勷于家，奉巾栉，进退以礼，有鸡鸣昧旦风。其慰安舅姑，事父母与祖母，更晨夕惟谨。逾年刘病殁，无子，女毁容绝粒，屡引刀自裁，父母泣曰：“家贫岁

歉，称贷无门，汝若死，累我一家矣。”祖母亦止之曰：“余以二十九称未亡人，顷年八旬矣，岂以老人为不足法耶？”女曰：“昔吾父已在襁褓，事固不同，儿何敢比？”父知不可夺，绥之曰：“三年服阕，死未晚也。”女曰：“从父命，但恐不及待三年耳。”自是寝苫枕块，昼夜悲号。甫周百日，告父母曰：“前强儿不死者为乏费耳，今新谷既升，可从儿志矣。”家人防之严，一夕偶懈，投缳死，三日貌如生。葬后，暴风撤所居室，拔古桑，咸谓节烈所感。

乞儿卜兆葬父

江夏感应祠，未建前有鸟数百，衔瓦叠叠若屋，复衔木观世音像置瓦内，咸以为神，建祠其地。顺治中，有丐者三人，不知所自，昼行乞，夜宿庙内，莫之异也。一日钟鼓撞击无声，居民骇异，有老者曰：“相传祠基为牛眠地，得毋有盗葬人乎？”众物色之，神座前砖迹参差，欲掘视，乞儿卧其上，垂泣哀免，诘之，曰：“我兄弟三人卜兆葬父，无逾此地吉，因改装来。土开八尺得黄雀二，即正穴，脉图所谓黄雀灵者是。甫及五尺，见金甲神，惧而止，遂葬焉。今遭败露，天也，容即迁，勿伤父骨。”众允之。至今庙貌如新，香烟不绝。

梦于鱼交

福建厦门夫妇二人，操舟为业。夫他适，有鱼长丈许，触舟来，妇以篙扑之，鱼昂首向妇三跃乃逝。后每梦与鱼交，有孕产子，体若鱼皮，欲弃之，夫不听，自是获鱼倍

常。越数载，资颇饶，子亦成立。苦体痒，时闭户浴乃快。家人窃觇之，宛然一鱼游泳盆中也。

胡 孝 廉

孝感有胡孝廉者，喜任侠，善骑射，膂力绝伦。途行，盗猝至，拔堤边柳毙数人，众各鼠窜。暴客闻其名，畏而忌之。赴公车，至豫省清化镇，见童丐貌岐嶷，诘之，曰："遭盗劫，无以餬口耳。"胡恻然，收恤之。童慧甚，起居服侍，先意承迎，胡待之如子。一日，童指道旁密林中谓曰："儿家迩此，祈辱临，且告母，拜谢大德。"复曰："须屏骑从，勿骇乡中耳目也。"从之，行数十里，巉岩危径，渺无人烟。山沟中转出数人，身躯雄伟，装束诡异，谓童曰："迎得贵人来乎？"童指胡示之。众环拜胡，询姓氏，众曰："我辈慕君久矣，到彼自知。"遂拥之去。又行数十里，抵一处，栋宅云连，入门则锦茵灿设，酒筵罗列，众举卮酬劝。胡性豪放，连饮十数觥，颓然而醉。夜半酒醒，转侧不能动，似有物缚之者，惶迫无计。门轧然启，一女子秉烛入视，曰："君非胡孝廉耶？"胡问何由识，女曰："不忆南阳旅店事乎？"胡曰："此何地？卿何在此？"女曰："彼皆巨盗也。与君有夙怨，使童子诱之来，候盗首归即毕君命。妾不幸误落陷井，屡逼污，以死自誓。君奇士，能相救否？"胡曰："速解我缚，觅弓矢良马来。"女如其言。胡张弓挟矢，与女累骑而驰。行十余里，火光照耀，群盗追至，胡连发数矢，殪其魁乃退。遂下骑，授女辔，送之归。先是孝廉客南阳时，有私奔者，拒之去，即此女也。

昼虎

善刀笔者，楚俗名为昼虎，取虎噬人意。汉阳高某擅其长，受害之家不可胜数。他日外归，甫入门，呼家人曰："室有虎。"独不畏而逐之。至中庭，以手护体，跃而泣曰："群虎争噬，痛楚难忍。"语讫晕仆，移时苏，犹呻吟呼痛。遍体红点斑驳，久渐成癞，肤肉片片脱落而死。

九曲望娘湾

山阴某氏，家寒，只一子，鬻薪供母。性爱山水，常作登仙想。一日采薪山中，见树果摘食之。归觉遍体痒甚，浴于河，久不返，母往觇之，已变龙形矣。母哭之哀，子曰："母无忧，日献水族数种，藉供饘粥，犹如儿在膝下也。"既去，复回顾者九，地成九曲，里人以"九曲望娘湾"名之。自是母晨起，必有鱼虾积户外，赖以存活。母殁，忽风雨骤至，失尸所在。龙隐萧山铜井山，遇旱，山顶有云雾起即雨。

手生股间足长肩际

雄县萧姓女，手生股间，足长肩际，步履以手，饮食以足，女工不异常人。家颇丰，父榜于门曰："愿聘者分产之半。"女闻而泣曰："天降废疾，信知前因，削发空门，以消夙孽。"父母不能阻，听之。独处一室，恪守禅规，二十余载矣。

舌生白肉线

黄陂农人，舌生白肉线数缕，痛楚废食饮，医皆不解其症。有摇铃市药者曰："是不难。"令病者脱衣俯卧，取灯火按背穴灸之，每灸一穴，舌线即落一茎，遍灸之，线尽落，立瘥。

石具蟾形

江夏大冬门洪修院有石，长七尺，宽四尺有奇，中具蟾形，宛然如生，顺治初掘土得之墙基下。一日忽移观外，众舁入，次夕复然，如是者数。道人凿池畜焉，不复出。康熙中，牛公抚楚，制栏杆为卫，云梦蟾求之者。

镌石表墓

绍兴田某，精刑名。乾隆初，江夏胡公格令晋江延入幕。园有鹿，众每戏逐之。田偶疾，梦一人盛服而前曰："予亦绍人，曾幕此，卒后葬园槐树下。逐鹿者蹂躏难堪，怜而迁之，感切泉壤矣。"问姓名不答。醒以诞置之。越数日疾剧，复梦其人持片纸谓曰："君谨识勿忘。"视之，书一绝："谁将墓碣姓名镌，阐发幽光尽在田。莫谓东西伴已失，尾头阡陌更相连。"惊觉，汗流浃背，寻瘥。掘地得棺，厝诸郊，绎诗意始悟，田字去东西王也，头尾申也，必王姓申其名，遂镌石表墓。归绍访之，果有其人，客死于闽。家极贫，乃厚恤之，令扶榇归。

到头万事总成空

前明绍兴范姓，家贫，代部吏作书庸。逾年，主人辞焉，无以为计。正阳门帝君签夙灵应，往祷，有“到头万事总成空”句，念此生已矣。愤欲投缳，遇友，诘其故，力阻之。友工部吏也。庸书人适病，以范易焉。值宿，闻窸窣声，起视，突有鼠衔物坠其前，烛之，乃永乐初建太和殿工程册。爱其估计精详，录而藏之。正德末，太和殿灾，册取入内，命部估报，屡以不合饬。范以抄册进，堂司俱蒙奖。范董其事，遂致富。“成空”盖司空之谓也。应亦奇矣。

两犊同宿

宜城王氏，兄弟不睦，因析炊，犹相牴牾。兄畜牝牛产犊，鬻于戚，继又产一犊而牝牛死。戚复鬻犊于其弟，同兄犊置牧场中。迨晚，两犊同宿兄栏内，弟力挽不出。自是往来迭宿，似识为同母者。兄谕弟曰：“牛犹若是，何以人而不如兽乎？”弟感动，和好如初。

洞贮杯箸可借

江夏纸坊团山有洞穴，外若门，内高敞，与夏屋等，贮各色石杯箸及金银杯箸甚夥。屋民有借之者，三日必还，否则疾。其乡富豪张某，携出月余，忽雷霆绕其户，张惧，立返故处，洞门遂闭。碑记明末事也。

节妇植荷

凤阳张某，家贫力学，补弟子员。往拜岳家，饮之酒，劝爵者众，不胜杯杓，竟醉死。氏年十九，尚未婚，闻之痛哭，以剪刺喉，救免。欲归夫家，父母不可，氏曰："薄命婿已到胶庠，敢有二心？且卒于我家，独不畏人之多言乎？"父母听之，扶夫榇归。祀夫主卧室中，朝夕哭奠，出簪珥治薄产奉养公姑。有童子持荷根掷地，拾栽瓷盂中，供主前，祝曰："愿荷岁岁花，以表予心，荷死吾亦死。"每岁必花两朵，结莲房子，甘如饴。数载后，荷忽枯，氏曰："死将至矣，所不瞑目者，翁姑事未毕耳。"寻卒。

半面镜

涿州乡民蒋某，每早行，辄见道旁红光冲起丈余，迹之，得半面镜于古墓中。晶莹耀目，寒气袭人，常现神佛诸奇形，再顾则无所见，宝之，时佩诸身。一日赴戚家，值其祀先，照之，有衣冠者数人立户外，如拱候状。顷，一敝衣人入，享毕，衣冠者方入。盖其先本乞养子也。后遭回禄，失镜所在。

图奸友妇雷击

崇安黄生登甲，幼失怙恃，娶王氏，甫亲迎入门。遭戚讼累，役立促之去，浼邻妪伴妇宿。窗友张某闻之，贿妪，晚假黄与妇寝。越数日黄归，妇知为人诳，羞愤自经。逾

年，邻妪及张同日为暴雷击死。王魂附张妻邱氏，奔至黄家，历叙前情，愿偕伉俪，惧不敢纳。鸣于官，判归黄。

指爪似可有无

四肢百骸皆关痛痒。爪浮指端，剪削罔觉，似可有无，然亦有足异者。五代陈章后，手爪长五寸许，色红，每有期功丧，一爪先折。《明史》："徐节妇夫亡，断指明誓，及殁，纳指棺中，爪染红色如新。"忆少时，赴都游白云观，见道人据案写经，左袂空若无臂者，或曰道人左掌掩脐，爪绕体三匝许。解视不谬，询之，二十余载矣。余著天津，贾遭尸爪攫其背。有以爪字为疑者，麻姑爪、长爪郎又何称焉？

嫠女能青乌术

江西有嫠妇某氏，色美，能诗，兼精青乌术。康熙中偕弟来楚，决墓有蚁者，于墓顶开微孔；有水者，旁疏小沟，以皮箑扇之，蚁水尽出。另筑罗垣，改作墓门，化凶为吉。或代人卜兆域，亦先以皮箑扇其地。请视墓者，必偕其家妇女往，否则不可。妇弟云："妇幼羸弱，读书聪慧。患头痛，有道人来，以葫芦枕之愈。授堪舆书数页，皮箑一柄，曰：'好女郎恐福薄耳，持此一生吃著不尽矣。'"诗不轻作，不轻示人。传其寓楚，《清明祭夫》一绝云："荒郊极目暮云低，缓步行来失旧蹊。纵使纸灰能作蝶，应知飞不到江西。"足见一斑。

杨 孝 子

康熙中，江夏有杨姓者，以孝闻，形若侏儒。年十五丧父，哀毁骨立，几至灭性。家贫，习青乌术养母，己食不再饱，而甘旨无缺。母晚年患疯疾，昼夜扶持，不解带者数年。及卒，负土成坟，庐墓终其身。每大风雷雨，辄绕墓号曰："儿在斯，儿在斯。"有蛇犬不知所自，驯伏墓侧，遇山魈则为之御。一夕，虎咆哮而来，蛇与之斗，力不胜，忽挺长丈余，绕虎三匝，蛇虎俱毙，犬亦失。当时识与不识者，皆称杨孝子。

寻父遇水宫

泉州张某，贸易外洋，赴吕宋久不返，讹传官于暹逻。乾隆丁卯，其子附洋艘访之。行数日，遭风舟覆，坠至一处，宫阙玲珑，如佛寺所图天宫状。光明激射，目不能视。有司阍者，即之其父也。父惊曰："儿何来此？可速返。"掖之登岸，倏抵厦门。计解维时，已月有余矣。

讼师子被杀

陈又昂，闽崇安人，善刀笔。有烟贾邱姓者与麓妇通，思出妻而娶之。商于陈，不可。饵百金，乃以诬奸告。妻素贞，邱有难色，陈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夜值市烟而醉者，诱入可图也。"夜果有款门人，启户，醉卧于地，乘势杀之。妻闻声窃瞰，见其将持刀入，即逾垣遁，觅妻不

得，走商陈，曰："速归葬之再为谋。"邱求往助。比至，视之曰："嘻，吾子也。"邱惊愕莫措，陈曰："是天之所以报我，夫谁尤？"舁而埋焉。妻鸣官，鞫之得其情。置邱于法，陈拟故杀子孙律。

冯侍御忠义感人

冯侍御恩，华亭人。以直言论死，子仕可血疏救免，遣戍雷州，事详《明史》。冯赴戍所，有黑而伟者六人，登舟求见，意其盗，谓曰："余孑然一身，囊无长物，恐徒劳此行耳。"六人再拜言曰："某等素行不义，蒙神叱责，云来朝有忠臣过此，求其收录，庶可消除罪孽。甫宰羊盟誓，而公适至，愿生死相从，勿悔。"冯不可。六人曰："请挽公舟抵雷然后返。"冯鉴其诚，许之。至雷仍不去，冯晓之曰："携来一仆，尚虞不支，岂能赡若？且若踪迹颇异，其如招物议何？"六人曰："公疑某等矣，愿死以明志，阴魂侍公左右耳。"语讫，俱投水死。冯恻然，瘗诸郊。逾年患目疾，竟瞽。一夕梦六人曰："公赐还有日，目盲何以跋涉？"群按摩冯目者数始去，次日目复明。未几遇赦归，隆庆改元，起大理丞。上疏备陈六人状，因逸其名，俱封明目侯。庙建冯第前，墙宇屡修辄圮，匠役梦六人谓曰："我辈何敢与冯公第埒？其远徙便从之。"庙立成，并塑羊庙左。祈祷颇灵，患目者以巾拂羊背拭目，效更速。然须求冯子孙刺书"忠孝后裔冯某"拜焚之乃验。俗呼为"罗神庙"殆"六"音之讹也。其耳孙广忠善绘事，尝备言之。

迁棺凌替

延津郑太史志鲸，祖父为张氏佃。祖殁，求张隙地葬焉。及太史贵，不欲迁，饵张重价，张觊地吉，不允，因迁其棺。圹启，夜有红气亘天，月余方息。张葬其地，业渐凋，郑亦凌替。

敢入庙宿

仪杞之间有庙曰高宫师，素多鬼，日暮无敢入者。无赖三人议曰："孰敢入庙宿，当醵金为寿。"一人应声往，至大殿月台中卧焉。反侧未成寐，闻闢门声，顷，灯烛辉煌，仪从罗列，有王者冠裳立门外，问曰："何有生人气？"左右以卧者告。命量之，一人持尺量讫，云高九尺，王者无言，越其身而去。五鼓回，仍越其身而入，灯火寂然。翌日言于众，不信。其一人晚入试之，所见同，量高七尺。第三日，又一人入，见如前，量仅三尺高，王者怒曰："彼二人寝此可，汝亦来相溷耶？"蹴其背，痛彻骨。后九尺者为总镇；七尺者为游戎，三尺者偏裨而已。

卷污被贴

嘉兴诸生李某，构园亭于梅会里，鸠工有月矣。梦僧谓曰："知公创建，特相恳。倘能迟数载后，必有以报。"寤而置之。掘土为池，深丈许，露石板，下有两缸对合。启视，下有一僧俨坐如生，发长被体，指爪绕身，未交者寸

许。顷随风飘化，杳然无踪。后李试棘闱，阴风骤作，黑云弥屋，见僧来，举袖拂卷，卷污被贴，屡试皆然，遂终身不试。

人巧鸟智

直隶诸生潘某，于长安见歌者五六人，笼鸲鹆数十，陈两琵琶于几，出鸲鹆十头，分为两队，立琵琶旁。歌声乍起，鸲鹆以喙爪按其弦，清浊高下，与歌声相应。曲终，纳已弹者于笼，复出未弹者，更迭为之。给钱多始尽其妙，否则一二曲而已。又凤阳有四人，亦笼鸲鹆十余头，置小戏台于几上，四人各执乐器，唱某古人，鸟即衔面具游行台上；或合唱数古人，即有数鸟衔面具以出。又悬小鸟枪，一鸟衔火燃其引，响声震耳，鸟毫无怖色。虽人巧使然，而鸟亦智矣。

烈女渡

马烈女，江夏人。父故，母再适李，李艳女美，调之，拒且防，盛暑未尝浴。李佯远出，甫就浴，遽归排闼入，女号呼乃遁，羞愤投缳，救免，夜溺于江。三日尸浮起，貌如生。康熙癸未六月也。里人哀之，建祠江干，名其渡为烈女渡。

三十岁生三十子

江夏胡公格宰晋江时，有役林姓误卯，诘之，林诉受多

子累，出觅乳媪，致愆期。问其子，以三十对；问其年，亦以三十对，问置妾否？对曰无。胡叱曰："岂孩提即娶妻生子乎？"役曰："年十五娶妻，每岁孪生，所育皆男，现存非诳。"命携来，自总角至襁褓，嬉笑满堂，面庞无不相肖。周之八士未足奇矣，爰录之，以志升平之瑞。

校点后记

《秋灯丛话》十八卷，作者王椷，字凝斋，山东福山人。其父王溍，官至雍正朝太常寺卿。性嗜书，每有善本，不惜倾家荡产而购之，故家中藏书甚丰。椷为王溍六子，从小即受家庭熏陶，手不释卷，好为文辞，著有奏议、诗词、古文若干，秘藏于家。早年随诸兄官游四方，足迹遍天下，凡名会大都、山川灵奇、风俗同异、人物嬗变无不尽收眼底，烂熟于心。后以父荫监生，举乾隆丙辰(1736年)恩科顺天乡试，历直隶临城、湖北当阳、天门县知县。为官清廉，颇著政声。于公务暇时著成《秋灯丛话》一书，轶闻遗事，多所撮录。其中所记“蜃楼海市，可愕可忻；山鬼女萝，欲歌欲泣。当夫孤灯小阁，冷雨幽窗，或一往而情深，或正容而起悟，其油然有所感而肃然知所惧”。时人称《秋灯丛话》为模仿唐宋名人说部的高品，倍受当时著名学者纪昀(纪晓岚)等人的称赞。

《秋灯丛话》所录故事五百余篇，短小精悍，颇具《聊斋》风格，其中不乏谈狐说鬼之名篇，可与《聊斋》相媲美。如卷九《狐假亡妇惧见黄生》一篇，记即墨周生与一女相爱，历尽波折方成眷属，而女不幸竟于新婚之夜暴亡，周悲悼万状，痛不欲生，有狐感其深情，幻其亡妻之形前来相慰，两情相洽，宛如生人。又如卷九《吴中才女》一篇，记吴中有十七岁才女不幸早逝，后其魂钟情金陵沈某，结为人鬼夫妻。不久沈某返归故里应试，女千里投信，寄书于沈曰：“细刺文绫记别言，殷勤留寄白门轩。残针点点传愁

绪，线笔行行隔泪痕。除却赠人桃叶渡，任凭贯酒杏花村。他年崔护如相忆，青冢持来招怨魂。”表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

作者身为名门之后，饱学慧识，仕途通坦，雅与名人学士相交往，诗歌酬唱，赏奇问难。所著《秋灯丛话》以“劝善惩恶”为宗旨，所谓“忠孝节义可以兴人之善心，邪僻奸淫可以惩人之恶意”，故书中有不少篇幅都宣扬了忠孝节义、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思想。这些虽是历代笔记小说的传统题材，但以此为己任，具有明确宗旨的当首推为《秋灯丛话》及稍晚出于它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著)。这些作品虽然在文学艺术上没有达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高度，但却以独特的思想影响了后人，特别是晚清笔记小说的创作。王缄、纪昀等人仕途上的经历，决定了他们必然要用谈狐说鬼的形式来讽谕人生、劝善惩恶，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这与蒲松龄以谈狐说鬼来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现实是大相径庭的。蒲氏《聊斋》与王缄《秋灯丛话》、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构成了清代笔记小说两种明显不同的风格，即通俗所称之“失意人”与“得意人”的差别。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象《夜雨秋灯录》、《里乘》、《醉茶志怪》等晚清笔记小说在创作形式、艺术风格上是直接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而在思想志趣上却更与《秋灯丛话》、《阅微草堂笔记》等暗合。晚清笔记小说几乎全部笼罩在一片“劝善惩恶”的声音之中，《秋灯丛话》无异是一个始作俑者。这种功利倾向极重的创作意识，虽然决定了晚清笔记小说的创作水平达不到前人的高度，但它却以特有的思想志趣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特殊的一种文学形式。

即便是以“劝善惩恶”为宗旨，书中也极少有板着面孔说教的场面，表现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字驾驭能力。

在严肃的叙述中杂以诙谐和幽默，使人们在一笑之中领悟深刻的道理，颇有点“寓教于乐”的味道。如卷十六《油米分别自两穴中流出》，说某寺山后有两穴，油米分别自两穴中流出，足够寺僧日需之费，后有某僧嫌其狭小，凿使之大，而油米顿竭。寥寥数语，巧妙地揶揄了一个贪心不足、弄巧成拙的世间俗人。又如卷九《冥中扣抵藏金》，记某中丞冥中八万藏金本应归其所有，因他在任中贪赃受贿，默合窖藏之数，冥中均如数抵扣，藏金化为乌有。辛辣地讽刺了贪赃枉法的封建腐吏，揭示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至于其他篇章，更是文笔隽永，读之朗朗上口，令人爱不忍释。如卷十《登州海市》一篇，描述蓬莱阁海市蜃楼的情景：“每春夏之交，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人辄见之……或城垣隐起，雉堞崔嵬，绵亘衺延，俨然都会；或倏为市镇之形，万瓦鳞次，千门洞启，摩肩击毂者，纷纷如织；又或大丛林，浮屠耸峙，殿阁峥嵘，莫不宏杰嵯峨，玲珑耀目；又或峰峦矗立，夏木千章，异卉珍禽，宛如图画。若远若近，乍离乍合，或移时而更一境，或转瞬而变其状，灵幻万端，莫测所自。”这样的文字，书中随处可见，足见作者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

作者生活时代，号称乾嘉盛世，文人墨客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者不计其数。但在《秋灯丛话》中却有不少天灾人祸、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记载，客观上揭露了“盛世”隐盖下的黑暗现实。如卷二《韩氏苦节》篇，记临川韩氏因岁饥，米价昂贵，无以为食，只好以观音土充饥，因食之过多，不幸得胀满症，临死前还不忘谆谆告诫其乡邻：“切勿语我食土故，恐伤姑(婆婆)心。”读后令人潸然泪下。卷十五《刘沧来能文而迂》，则鞭挞了一个不谙世事、迂腐可笑

的昏官。几句白描，两段对话，种种昏庸情状即若跃纸上，很是精彩：

> 吾乡刘沧来，康熙乙丑进士，能文而迂。及作宰东粤，日事帖括，簿牒堆案，弗之省也。诸生某与乡民讼田，讯之，生以窗艺呈，刘顾之喜，即案头评阅。民呼曰："公今听讼，岂阅文时乎？"刘弗应，阅毕谓生曰："文颇佳，但恐赝耳。"生请面试，益喜命题，授矮几坐檐下。民复呼曰："公必欲课某生，请俟诸他日。"刘以扰生文思呵之。顷卷完，点首称善，谓民曰："田系若田，但此生能文，科第可望，暂借尔田为膏火资，他年当倍偿汝。"民呼冤不服，怒逐之，号詈而出，刘若弗闻者。

这样的昏官腐吏把持着各级朝政，清王朝的腐败灭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也许作者是受清初考据学派的影响，书中有不少考证史书讹误的内容。象卷十三《仲宣楼在当阳》、《李杜死状传讹》就不失为精审之作。而《餐风吸露之说未确》篇则更说明作者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他亲察蝉之习性，从实践中得知蝉以树汁为食，从而纠正了古人咏蝉"餐风吸露"的谬误。另外，作者还雅好古玩，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卷十七《古瓷》篇记康熙时有一素瓷碗，贮水即可见游鱼，栩栩如生，实为世间罕见之物；另一篇则记有一瓷碗叫喷沙碗，贮沙则自喷，至颗粒无存，实是匪夷所思。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将神狐鬼怪、奇闻轶事、山川文物、考据拾遗融为一体，看似信手拈来，读则妙趣横生，遂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用为之作序的胡高望的话来说，那就是"俾世之阅是书者，想见作者之苦心，知其近于《史》，合于

《诗》，而无徒以小说目之也”。

诚然，受时代之局限，书中也有不少荒忽无稽之言，但读者若能以“漫谓姑妄言而姑妄听”的态度来对待它，自然也就不会受其所限了。

《秋灯丛话》最早刻本为乾隆庚子(1780年)积翠山房刊刻，嘉庆壬申(1812年)刻有巾箱本，道光戊子(1828年)有嘉庆壬申巾箱本的补刻本。这次校点，我们选用了最早的积翠山房刊刻本，并校以嘉庆、道光两本，除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外，一仍其旧。积翠山房刻本原无篇目，现据嘉庆刻本补入，以方便阅读。错误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华　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0MjAzNz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420370.zip",
"filesize": 19717756,
"md5": "b06db12f143a213e41dae46139d0fff5",
"header_md5": "8b65fb82c63431c1bcd6633519da362d",
"sha1": "be932c7e9da0a9439b0832584953919258b100ab",
"sha256": "e8cbbbb0981a0852af2bf4bca34afd5cb06beab52ff74e778419e6f5679df4a5",
"crc32": 60673627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454701,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5f\u03c3\u2524\u00b7\u2592\u2569\u255d\u255f\u2568\u00ed\u2566\u2561\u255f\u2229\u2561\u255e\u2524\u2558\u2557\u2591\u00ed\u2556_11420370",
"pdg_main_pages_found": 332,
"pdg_main_pages_max": 332,
"total_pages": 368,
"total_pixels": 11613962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